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
WHAT BUDDHISTS BELIEVE

作者
K. Sri Dhammananda

譯者
釋印海・張大卿

序

當我在四十多年前抵達新馬時，面對很多碰到問題的信徒。當時，很多佛教徒對正確的佛法和修行都缺乏理解和認識。他們提出了很多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如何在現代的世間修行佛法（於二十五世紀前，由印度開創的）。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我都收集在本書《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裡。本書於 1964 年出版，一面世就受到廣大群衆的歡迎；因爲本書滿足了那些充滿疑慮的人，爲他們指引了什麼是佛陀當年所覺悟的「法」和正確的修行方法。

本書經過四次的修訂，曾經以十四種語言翻譯，發行於全世界。本書已出版的版本有：英文、印尼文、馬來文、僧伽羅文、西班牙文、越南文、韓文、俄羅斯文、荷蘭文、華文等等。

本書的第三次修訂版於幾年前被翻譯成華文。這次由新加坡佛教坐禪中心，薩拉達法師所出版的是第四次修訂版。本書較前三版增加了許多篇幅，這些都是現代人對當前息息相關的問題。本書的出版正是在

群衆所需要的時刻。於此，特別感激薩拉達法師那無量的功德。

我們必須了解佛陀的教義——「佛法」是不會改變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佛法改變的是人類社會和行爲，當我們在修學佛法時，應該以個人的不懈精進與努力，突出佛法和了解佛法；從而爲人類尋求和平與幸福。

佛教經歷了很多科技帶來的轉變，可是它繼續的爲人類服務。佛法是佛陀慈悲的教誨，除了佛陀再也沒有人能提出這麼偉大的真理。如果能排除疑慮加以實踐，在這一世就能獲得成果。

佛陀教誨他的弟子們，單憑對他或他的教義的信仰，是無法獲得解脫的；一個人必須逐步的了解和實踐，才能解脫於生死。

本書的宗旨是迎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協助現代人了解和實踐佛法。個人的不懈精進和努力是必要的；佛陀說過：「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我的教義。」

薩拉達法師在佛教出版界裡，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對佛教文學的出版不遺餘力。全世界的佛教工作者都以擁有他的出版物爲榮。於此，我祝福他，也祝福這本《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的出版。我非常感激薩拉達法師和新加坡佛教坐禪中心的付出。希望

本書能成就一切衆生——證悟涅槃。

法樂常住！！！

達摩難陀　大法師

Ven. Dr. K. Sri Dhammananda Nayaka Thero

前　言

我很榮幸在出版了《無憂無懼過生活》的中譯版後，再度得到達摩難陀大法師的青睞，委託我們新加坡佛教坐禪中心，翻譯及出版他的另一部鉅作《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這是我的榮幸，也是新加坡佛教坐禪中心全體成員的榮幸。

《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是《無憂無懼過生活》的姐妹作。《無憂無懼過生活》的重點，在於面向廣大的群眾，使他們更了解生活的意義，全書以生活哲學結合佛教觀點，以淺白、生動的語言剖析了生活的意義。而本書《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卻著重於指導讀者如何面對科學時代的壓力，闡述了信仰的重要性。剖析了什麼是迷信，什麼是正信。

《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總共收錄了作者一百篇文章，分爲六部十七章。是作者四十五年來的心血結晶，也是他給予人類的最寶貴資產。本書曾經以十四種語言出版，本書所用的翻譯藍本是作者近年來第四次修訂的版本；內容上比過去所有的版本都更充實也

更簡潔。

本書所討論的是世人所關心的問題。在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下，宗教面對了極大的壓力，爲什麼佛教能屹立不倒，也不迎合科技做自我的調整，完完全全的保留了原來的面目。答案就在書裡。

新加坡佛教坐禪中心的宗旨，在於出版「好書」。雖然在弘法上，我們存在語言的問題；可是，我們並沒有忽略了廣大使用漢字的朋友；佛法要獲得廣泛的弘揚，就必需打破語言和文字的障礙。我們很清楚這一點，我們也在努力不懈的把一些「好書」，尤其是南傳上座部的典籍，翻譯成中文。希望《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中譯版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受惠。也希望廣大的讀者在閱讀本書後，把意見和感想反應給我們。

最後，我們要向達摩難陀大法師致敬。也希望他老人家能再接再勵的爲我們遍灑法雨。善哉！善哉！

共沐法雨！！！

維拉哥達・薩拉達　大法師
新加坡佛教坐禪中心　主持
Ven. W. Sarada Maha Thero
Chief Monk
Singapore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

目　錄

序
前言

第一部　佛陀的言教與生平

第一章　佛陀的本懷與生平

喬達摩佛陀……1
出家……7
佛陀的本懷……10
佛陀是不是神的化身？……15
佛陀的奉獻……18
歷史見證了佛陀……21
通過阿羅漢道度化世人……24
菩薩行……27
圓成佛道……30
三身……32

第 二 章　佛陀的言教

佛陀發給全人類的信息……37
神通……41
佛陀的沉默……45
佛陀對世間知識的態度……49
佛陀的遺言……52

第 三 章　佛陀入滅之後

佛陀死後還存在嗎？……57
佛陀的繼承人……61
未來的佛陀……63

第二部　佛教的本質與比較

第 四 章　永恆的眞理

獅子吼……67
什麼是佛教……70
究竟的真理……76
佛教的兩大部派……79

第 五 章　佛學基礎

三藏經典……83
阿毗達摩……90
心和物（名與色）……96
四聖諦……98
八正道——中道……103
萬物無常……111
業力……114
輪迴……126
涅槃……134
因緣法……138
常見與斷見……144
能知道第一因嗎？……147
不滅的靈魂存在嗎？……150

第六章　佛教與其他思想

佛教與當時印度宗教的異同……159
佛教與哲學……161
佛教與悲觀主義……165
佛教與無神論……169

第三部　佛教徒與生活

第七章　人類的道德基礎

生命的真正意義……173
佛教爲廣大社群而存在……180
佛教徒的家庭生活……184

第八章　佛教的道德規範與修持

佛教與道德……187
戒律……192
十善與十惡……200
持戒……206
慈悲心……211
布施……215
佛教對動物生命的態度……218
容忍……222
佛教的喪葬儀式……225

第九章　佛法與皈依

皈依……227
不要自我放棄……232
不是罪人……234
自己做……237
人類要對一切負責……238

自我囚禁……240
自我保護……243
自我拯救……247

第十章　佛教與修行

信仰——信心與奉獻……255
祈禱的意義……257
禪定……260
誦經……266
偶像崇拜……271
禁食……277
素食……279
宗教與月亮……283

第四部　人類的生活與社會

第十一章　生活與文化

傳統、習俗與節日……289
佛教與女性……292
佛教與政治……294

第十二章　婚姻、節育和死亡

佛教的婚姻觀……303
節育、墮胎和自殺……306
爲何世界人口會劇增……309
性與宗教……311

第五部　宗教與人類的進展

第十三章　自然、價值觀和宗教信仰

人類與宗教……315
正信的宗教……322
道德與心靈的發展……325
「神」的概念……327
臨終前更換宗教……334
天堂的捷徑……336

第十四章　佛教與文化

現代的宗教……339
科學時代的宗教……341
宗教自由……349
傳教……354

第十五章　戰爭與和平

世界和平……359
正義的戰爭……363
佛教徒與參軍……367
仁慈與殺生……370

第六部　此世界與他方世界

第十六章　環境與生存

宇宙的緣起……373
他方世界……377
天堂與地獄……381
「神」的信仰……384
「靈」的世界……386
功德與迴向……388

第十七章　占卜與解夢

天文學與占星術……393
占卜與符咒……400
靈媒……403
夢……405
信心與治療……410
迷信與教條主義……412

第一部

佛陀的言教與生平

第一章　佛陀的本懷與生平

喬達摩佛陀

佛教的創始者是喬達摩佛陀。

喬達摩佛陀（舊譯：瞿曇佛），這位佛教的創始者，於公元前六世紀生於生北印度。他的原名是悉達多，喬達摩是他的家族姓氏。佛陀是他在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後給予的尊稱。佛陀的意思就是醒悟者或正覺者。他稱呼自己爲如來 (Tathagata)，他的追隨者則稱呼他爲世尊 (Bhagava)。喬達摩佛或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稱號。

他一出世，就是一位擁有一切的王子。他住在一座金碧輝煌的王宮裡，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過著奢侈的生活。當他十六歲那年，和耶輸陀羅 (Yasodhara) 結婚。婚後生了一個兒子叫羅睺羅 (Rahula)。他的妻子是一位充滿正義感，整天笑臉迎人，尊貴又漂亮的女人。

王子對於這一切並不感到滿意，他覺得自己好像一隻小鳥，生活在黃金打造的鳥籠裡。有一天，當他到城裡巡遊時，他發現了「四種現象」，那就是一個老人，一個病人，一個死人和一位修行者。當他逐一的看見這些現象後，他尋思道：「生命離不開年老和死亡。」他問自己：「有什麼辦法能解脫生死？」這時候，那放棄欲望和物質生活的修行者，平靜的相貌浮現在他眼前，使他萌起了出家和尋求真理的念頭。

爲了尋求如何脫離世間一切苦的道路，他毅然決定出家。他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全人類。在他二十九歲那年的一個晚上，他站在寢室門外，注視著熟睡中的妻子和兒子後，靜悄悄的騎上心愛的白馬，離開王宮向樹林飛馳而去。

他的出家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當時他正當年輕有爲，從尊貴到平凡，從充滿物質的生活到一無所有；從擁有極高權力和財富的王儲成爲一位修行者，在山洞或樹林裡過著日曬雨淋的生活。他披上袈裟，只爲了遮擋強烈的陽光和風雨。他捨棄了他將來的王位、財富和權力，以大慈大悲的心，爲度化衆生而尋求前人從未發現的真理。

在漫長的六年裡，他努力尋求真理從不懈怠。他向著名的老師參學，他向所有的宗教導師學習。但他發現找不到他所追求的，他參與了苦行修士的訓練，

想通過折磨身體來證悟真理，當時他相信通過這樣的鍛鍊會尋獲真理。他以無比的堅強意志實踐苦行修士的教導。他禁食，每天以一點點食物充飢，結果瘦得剩下皮包骨，肚皮也貼上脊椎骨了；他的苦行已到達人類能夠忍受的的極限。最後，他覺察到這種自我折磨的苦行方式是枉費心機的；他終於放棄了苦行，轉而實踐中道。

在七月 (Vesakha) 的月圓之夜，在迦耶（ Kaya ，現在的菩提迦耶），他坐在一棵菩提樹下，進入大禪定。就在這時候，他證悟了無上正等正覺。當時他三十五歲，從一個平常人成爲佛陀——一位正覺者。

將近半個世紀，佛陀步行在印度泥濘的道路上，弘揚他所覺悟的正法。那些實踐他所教導者，都能獲得解脫。他成立了僧團和女僧團。他向傳統挑戰，提升婦女的地位；讓她們通過宗教而獲得自由和平等。他敞開了佛教大門，解放了所有階層的人，無論是高尚或低下的，聖人或罪惡者；度化了殺人無數、罪惡滔天的安古里瑪拉（指魔， Angulimala ），和妓女安巴帕麗 (Ambapali) 。

他浸濡於尋求知識和智慧中，所有的問題都被他一一的解決了。一切物體都由四種元素組成，一切都是四大（元素）的假合。沒有人能在辯論中把他駁倒。一位無可比擬的教師，他的學術和理論一直影響

到今天。他是歷史上的第一個人，他給予人類思想的動力，突出了人性，指示人類只要肯努力，就能獲得無上的知識和達到殊勝的覺悟境界。

除了弘法以外，他從來沒有離開那簡陋的村莊。他視名利、地位爲無物。他無私的幫助一切衆生，在他眼中沒有誰是渺小或低下的。經常有外來的窮人或殘廢者來尋求他的協助，他令他們的自尊重新獲得確認，使他們從鄙賤的生命中提升爲尊貴的人類。

佛陀的內心充滿了慈悲和智慧，他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層次和能力教導他們。他經常到很遠的地方去，只爲幫助某一個人。

他親切的關懷和愛護他的信徒，經常問起他們的起居和修行上的進展。當居住在寺院的時候，他每天都去探訪病院裡的病人，他的慈悲心從這裡展露無疑。他說道：「誰照顧病人，就是在照顧我。」他提倡秩序和紀律，使大家互相尊敬。波斯匿王不能理解佛陀如何維持一個那麼龐大僧團的紀律？以他身爲一個擁有懲罰權力的國王和他的法院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佛陀擁有大神通，可是他並不重視它。對他來說，最大的神通就是弘揚真理和讓人們理解真理。這位擁有大慈悲心的導師，他使人類脫離困苦，以真理解除人類的鐐銬，使人類獲得自由，指引人類正確的

生活道路。

佛陀並不認爲這世間的一切現象，或被稱爲達摩(Dhamma)的世間法，是被「創造」的。甚至就連被稱爲一切智的羅卡微度(Lokavidu)，他也不當作是支配世間的一切法。他認爲從無始以來，法已和世界並存；他絕對的認爲，這世間沒有所謂的造物者。世間一切的現象都是「法」的運作。佛陀就如過去所有古佛一樣，倡導絕對的真理和讓人類理解什麼是絕對的真理。在發現真理的同時，他找到了終止那邪惡和令人困擾的生死輪迴的解脫之道。

佛陀弘法四十五年，在他八十歲那年，於庫斯那拉(Kusinara)，在數千名信徒、比丘、比丘尼的見證下，離開人間。佛陀珍貴的教導遺愛人間，直到今天。

H.G. 威爾的著作《歷史上的三大巨人》中，對佛陀評論道：「在佛陀的身上，讓你看到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純樸、孤獨、追求光明，和散發出強烈的人性尊嚴，這些都不是神話。他也將這些信息傳達給全人類。到今天爲止，很多先進的理論和思想都和他的吻合。他教導人類以布施來克服吝嗇和不滿。一個人必須先停止感官的欲望，才能得到平靜安祥，才能獲得偉大的人性。佛陀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就以不同的語言教導人類放棄對「我」的執著。他非常接近我

們，我們也非常的需要他。他比基督更清楚的解決個別人士的重要問題，從不含糊也不模稜兩可。」

出家

悉達多太子的出家，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膽的行動。

外道非議悉達多太子的出家。認爲他是「拋開妻子和家庭」。然而，假使他不是靜悄悄的離開，而是以摯愛的心情，舉行一個隆重的告別會。那麼，他的親人會苦苦的哀求，改變他堅強的出家意志，這一幕將變得歇斯底里。同時也可能導致他的父親淨飯王(Rajah Suddhodana) 所統治的國家陷於混亂。就是因爲這樣，他不敢向父親和妻子提起有關他出家的計劃，避免被他們說服而放棄。當他二十九歲那年，正當血氣旺盛、年輕有爲的時候，他爲了尋求真理，毅然放棄了世間所有物質的誘惑。當他離開王宮前的那一刻，他到寢室門口注視著熟睡的妻子和剛出世的孩子，那拒絕留下來的衝動，給他帶來了必然的最後掙扎。在當時的印度，一個人放棄了家庭和摯愛的一切，出家成爲一位修行者，過著神聖的生活，是一件光榮和高尚的事。從各種角度來看，悉達多太子是大膽和毅然地進行他出家的計劃。

他出家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個人的自我解脫，而

是爲了解決人類的苦難。對他來說，人類就是一個大家庭。悉達多太子的出家，是前所未有的大膽行爲。

爲了達到覺悟的目的，出家是必要的；覺悟須要擺脫一切世間因緣的束縛。人世間的痛苦是因爲執著而形成的。我們的憤怒、憂慮、貪婪和怨恨及所有不愉快、緊張、頑固和悲傷都是因爲不能放下。如果你有任何的煩惱和困難，請自我反省；你會發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放不下。假如悉達多太子眷念於他的妻子、孩子、王位和世間的享受，他將永遠也不會發現治療人類痛苦的良方。所以他捨棄了一切，包括世間的榮華富貴。出家是爲了更自由的、沒有干擾的、更加集中精力的爲人類尋求解脫痛苦的真理。

在這位年輕太子的眼裡，整個世界都爲貪婪、瞋恚、欲望所燃燒；還有很多污穢的心念點燃了我們內心的欲火。他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兒子在內，都爲了心理或物質上的失調而受苦。因此，他決心捨棄一切，毅然的去尋求一個解脫人類痛苦的真理。

這裡有一首大家熟悉的詩歌，是最好的寫照。

他並不是討厭他親愛的孩子，
他並不是厭倦了他心愛的妻子，
令他震憾的是：
並不是吝嗇對他們的愛，
而是他更愛覺悟之道。
終於，
他突然的捨棄了所有的一切。

(德威・國達 Dwight Goddard)

佛陀的本懷

佛陀是世界之光。

應該了解的都已了解，
應該做的都已完成，
應該棄除的（煩惱）都已棄除，
梵志啊！所以我被稱爲佛陀。

《經集》

「兄弟們！如果這世界沒有太陽和月亮升起，就沒有光線；沒有了光輝的照耀，世界將變得極其黑暗，黑暗令人恐慌。沒有了白天和黑夜的分別，沒有滿月也沒有半月，更沒有一年四季之分。」

「然而，兄弟們！如果這世界有太陽和月亮升起，就有光線；也有了光輝的照耀，令人恐慌的黑暗也不存在了。有了白天和黑夜也有滿月和半月，更有一年四季的存在。」

「同樣的，兄弟們！如果佛陀不出世，這世間就沒有阿羅漢也沒有佛。這世界沒有光明，只有恐怖和黑暗。這世間如果沒有佛陀所宣教的佛法，就無法發現錯誤，沒有建設也沒有發展，不懂得分析問題，也

看不清四聖諦的存在。」

「什麼是滅苦的四聖諦？那就是苦（苦）、集（苦之因）、滅（滅苦）、道（滅苦之道）。」

「因此，兄弟們！你們應該清楚的了解：這是造成苦的苦，這是苦的起因，苦應該滅，這是滅苦之道。」

以上幾句話，爲佛陀來到世間，描述了一幅清晰的畫面。佛陀在世的時候，正是希臘在開創西方哲學的時候，由奧林匹亞山諸神的神話故事轉化爲新的宗教。也是希伯來人的先知耶利米 (Jeremiah) 爲巴比倫的猶太人傳教的時候。

這時候，正當菲大哥拉 (Pythagoras) 在意大利倡導輪迴學說；也是孔夫子在中國提倡儒家思想的時候。

當時的印度社會崇尚神權、天啓和苦行的思想，階級森嚴，腐敗、封建、重男輕女。婆羅門階層支配一切的恐怖時代。

就在這時候，一朵屬於人類芬芳的花朵綻開了。佛陀出現在印度，出現在聖賢們奉獻生命追求宇宙真理的國土上。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發揮了不尋常的影響力；他個人的魅力、道德、威望、自信以及他所證悟的真理，使他衆望所歸。他身爲一位導師，

很多人因爲得到他的教誨而覺悟。他吸引了貴、賤、貧、富、知識份子、文盲，男或女、僧或俗、貴族或平民。在他尋找邪惡的根源時，純淨和德行也找上他了。他將所發現的真理無私的奉獻給所有的人。他的追隨者中有國王、貴族、軍人、商人、富翁、乞丐和娼妓，也有不少的宗教人士和迷惑者。當人們發生爭執時，他出面爲他們調解；當人們愚昧的時候，他爲他們開導；當人們憤怒、欲火在燃燒時，他以真理的淨水澆息他們的無明火。當他們悲傷和痛苦時，他以大慈悲心給予他們無限的愛和關懷。

佛陀無意再塑造另一個世界，他擁有「一切智」，他對這世界太了解了，他不再對世間的本質有所幻想，他不相信人類的欲望可以獲得滿足，他了解這世間不是爲了人類的喜樂而存在，他了解這世間的因果，他了解生命的無常，他了解人類對世間的理想或幻想是不實際的，他不鼓勵烏托邦式的思想。他告訴所有的人，人類可以改變自己的世界——內在的世界，那是每一個人的私有領域。簡要的說，佛陀告訴我們，世界就存在於我們的內心裡，世界是以心爲主導，而心需要經過適當的訓練與淨化。

佛陀的教義簡短但是意義深長。

一切惡都不要做，

一切善都應該趕快去執行，
自我調整和淨化自己的心意，
這是所有佛陀所教導的。

《法句經》V.183

佛陀教導人們如何根除愚癡，他鼓勵人們自由思想和自由思考。僵化的儀式、呆板的教條、盲目的信仰和種姓、階級制度，在他正覺的生命中不佔有任何地位。在佛陀眼中，所有的人甚至一切衆生都是平等的。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驗證佛陀所言、所行，他確實是那個時代表現最傑出的人。他宣示了在信念上服務、在弘法上犧牲的觀念。他告誡人們，生命從現在開始就要向前邁進；在人類生命的開始，就肩負無盡的責任和義務，而這一切都不能靠他人來替我們執行或完成。

佛陀給宇宙一個新的詮釋，他提出了一個得到永恆的幸福，圓滿成就佛道的新概念。他指出一條從有限而達到無限的道路——涅槃；從無邊無際的痛苦世界達到最後的解脫。

佛陀生於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然而，直到今天，他那深廣的教義，和他身爲一個無神論者、歷史學家和理性論者，不但受到佛教徒的敬重，也受到所有知

識份子的稱頌。他們都承認佛陀是一位覺悟者，是解脫心靈和具有大慈悲心的偉大導師。

「佛陀的出現令我們得到快樂。」

《法句經》V.194

佛陀是不是神的化身？

佛陀從來未曾宣稱過他是神的化身，或是神的使者。

佛陀是一個普通人，他透過自己的覺悟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大智慧，沒有人可以宣稱他是佛陀的導師。經過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和獲得十種殊勝的德行——布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如、堅定、慈悲和平等。透過自性的淨化，他敞開了知識的大門，他擁有通曉世間一切的智慧；他教化一切可以被教化的，銷毀一切應該被銷毀的。這一點，其他的宗教導師是無法和他相比擬的。

佛陀的教義像閃電一樣的驚醒了大家，開始有人不屑的問道：「他是什麼東西？」尊重他的教義的人，也開始在尋思道：「他是誰？」。佛陀是多麼的神聖和超脫，佛陀從來未曾宣稱過他是神或是神的使者，他不須要代表神。佛陀說過：

「我不是天人、不是乾闥婆、不是夜叉也不是人類（manusya），我是佛陀。」

《增—阿含經》

覺悟後的佛陀，確實不能將他歸類於普通的人，他是佛陀，一位擁有正等正覺大智慧的殊勝生類——佛陀。

佛陀在這世間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很多人誤解以爲是同一位佛陀。其實，他們並不相同，要不然就沒有必要修學佛道了。佛教認爲任何人都可以成佛，只要發展自己的佛性，斷除不正確的見解，精進努力；當證悟無上正等正覺後，所有的佛陀都一樣能到達清淨的涅槃。

在印度，有些外道責難佛陀，因爲他那自由的教導改革了整個印度社會。很多人針對他，視他爲敵，企圖摧毀他。可是當越來越多人皈依佛教後，他們失敗了。在他們失敗後，開始接收了佛教的思想，並認爲佛陀是他們所崇敬的神的化身。因此，腐化和沒根據的佛教也出現在當時的印度——佛教的原產地。

即使在今天，某些宗教爲了擴展勢力，也將佛教歸納在他們宗教的範圍內。他們甚至鼓吹佛陀曾經預言，另一位佛陀即將出世，他將比佛陀更偉大。有一個外道教派聲稱他們的導師活了六百歲，是佛陀以後的真佛。日本一個教派說，佛陀於十三世紀已經在日本降世了。某一教派認爲他們的創始人與佛陀、基督是同一時代的人，是現任的佛陀，要佛教徒放棄原有的信仰追隨他們。感謝他們將佛陀的身份給了他們的

教主，汲取佛教教義爲他們的信仰，可是這一切的背後都有不良的企圖。

那些聲稱佛陀即將降世的人，是完全不尊重佛陀的言教，雖然佛陀曾經預言在將來的世界有佛陀降世，可是他也敘述了未來佛陀降世的種種條件，那是無數大劫以後的事了。

佛陀的奉獻

佛陀的出現驅走了黑暗，也指示了如何從痛苦中解脫的道路。

佛陀所傳授的教義，是他所有德行的再度體現，他在四十五年多姿多彩的弘法生涯中，他將所有的教義以行動表現出來，從來也沒有顯現過人類脆弱和不純正的情欲。佛陀的道德規範是這世間最完美的。

二十五個世紀以來，數千萬的人們，從佛陀的教義中得到鼓舞和慰藉。他的偉大仍然像太陽一樣散發出萬丈光芒，一點也不減當年。他的教義仍然在指引那些修行者邁向寂靜的涅槃。這世間沒有一人像佛陀一樣，爲了全人類作出這麼重大的犧牲。

佛陀是歷史上第一位宗教領袖，他告誡人類不要傷害任何生命，不要以牲畜祭祀鬼神。

對佛陀來說，宗教不是交易而是走向正覺的道路。他不要信徒迷信，他要信徒能自由的、智慧的思考一切。

佛陀的出世，讓所有痛苦的人類都得到他的祝福。

佛陀從來不會對人不友善，甚至連他的敵人在

內。一些對佛陀有成見，企圖殺害佛陀的人，佛陀並不把他們當作敵人。佛陀說過：

就像戰象在沙場上，
要忍受弓箭的傷害，
我也一樣要忍受毀謗，
因爲多數人是邪惡的。

《法句經》V.320

在歷史記載中，沒有一個人像佛陀一樣偉大，他奉獻自己的一生爲人類謀求福利。從他覺悟開始一直到他涅槃，他爲提升人類的素質而努力，從不懈怠，他一天只睡兩個小時。這偉大的導師已經告別我們二十五個世紀了，但他那仁愛與智慧的宗教，仍然存在於他那清淨的純樸中。他的教義一直在影響人類的命運。他是最慈悲的，他以大慈悲心照亮了這整個世界。

佛陀涅槃後，他所留下的不朽教義與我們並存，今天，世界的和平正受到嚴重的威脅；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中，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需要佛陀的教義了。

佛陀的出現，消除了人類的愚癡和黑暗，他指引人類如何從老、病及悲傷、痛苦中解脫。

某些宗教信仰認爲，當神祇來到這世間時，總會

懲罰那些邪惡的人和保護那些善良的人；可是，佛陀出現後並沒有那麼做，他只指引了人類應該走的正確的道路。

從人類有歷史以來，乃至佛陀時代，我們可曾聽過有哪一位宗教導師有如佛陀一樣，爲了苦難的衆生具備如此寬廣、包容的大慈悲心呢？當佛陀寂滅後的數百年，我們知道希臘出了些哲人，如：蘇格拉底、伯拉圖、亞里斯多德；但是，他們只是哲學家、思想家或尋求真理者，他們缺乏了佛陀那種胸懷，那種解救衆生於苦難的胸懷。

佛陀救度衆生的方法是教導他們如何自我尋求解脫苦難，他不致力於減輕衆生身心的痛苦，他認爲最重要的是如何啓發人類，自我修學邁向解脫的八正道。

讓我們舉出所有的大哲學家、大心理學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理論家、大革命家、大社會工作者和其他的宗教導師來做一個比較，以沒有偏袒的態度比較他們的偉大、德行、教化和智慧。如果與佛陀的德行、慈悲心、正覺相比較，我們就不難發現，爲什麼佛陀在這些大人物中有這麼突出的地位了。

歷史見證了佛陀

佛陀是這世界從未有過的偉大勝利者，他的教義像指路明燈，指引人們跨越黑暗的世界，脫離悲傷和痛苦，點燃了希望的燈，充滿了愛與快樂。

佛陀不是神話中的塑像，而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爲我們締造了今天的佛教。我們可以從以下歷史資料中證實這位偉大的宗教導師的存在。

一、同時代的人遺留下來的證詞。這些證詞都是與佛陀同一時代的國王或親近過佛陀的人所遺留下來的。這些證詞鐫刻在石碑、石柱或佛塔上。這些紀念碑證實了佛陀的一生，也爲後世留下佛陀曾經存在的有力證據。

二、很多當時所遺留下來的遺物和遺跡，無論在地點或結構上都吻合了有關佛陀一生的報導。

三、佛陀所創立的僧團，至今還完整的存在。現在的僧團還保留了佛陀的言教，一代一代的傳承，分布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裡。

四、在佛陀入滅的那一年以及隨後數年，僧團舉行了多次佛陀教義的編審、鑑定和結集。這些結集後

的經典，由導師傳授給學生，代代相傳一直到今天。

五、佛陀入滅後，遺體火化後的舍利，分發給印度八個國家，每個國家都建立舍利塔安放佛陀舍利。當時，阿迦他沙國的舍利安放在哈利王舍利塔內；百多年後，被阿育王分供於他所統治的國土內的舍利塔中，這些佛塔遺跡上的碑文，佐證了佛陀確實存在於當時的印度。

六、一部印度史書摩訶旺沙 (Mahavansa)，記載了當年阿育王的史實，以及其他與佛教有關的君主。明顯的記載了佛陀一生的行跡以及佛教的傳統和制度。

七、佛陀人滅後的數百年，很多國家接受了佛教，留下很多完整的史料，包括歷史、文化、宗教或文學上的，這些都吻合了當時佛陀在印度所弘揚的傳統。這些接收佛教的國家包括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緬甸、中國（包括西藏）、尼泊爾、韓國（由中國傳入）、日本（由中國傳入）、泰國、越南（由中國傳入）、柬埔寨和寮國。這些國家都完整的保留了確實的史料，證明了喬達摩佛陀的存在。

八、三藏十二部經典中，完整的保留了佛陀一生四十五年所傳授的教義，充分的證明了佛陀確實出現在人間。

九、三藏十二部經典中除了記載佛陀的言教外，

也確實的記載了公元前五到六世紀的印度歷史、經濟、文化和政治都受到佛陀深刻的影響。譬如頻婆沙羅王 (Bimbisara)，就把佛陀當作他的政治顧問。

透過阿羅漢道度化世人

透過阿羅漢道證悟涅槃，不是一種自私的行為。

某些佛教徒認為，修證自我解脫的阿羅漢是一種自私的行徑。他們認為必須透過證悟佛道而度化眾生。這種信念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佛陀從來就沒有說過他要度化眾生，他只提供他的幫助給予那些願意接受他那崇高生活方式的人。

「無死的大門敞開著，
那些願意聽到的人，遠離錯誤的教義……」

「現在我轉起法輪，
因為我來到卡西安城，
為這沉浸在黑暗的世界
敲響無死的大鼓」

《中阿含・聖度智經》

在原始的佛教教義中，並沒有提到「度化他人」的說法。佛陀所推荐的方法是：通過佛陀的教誨來消

除煩惱，精進、努力、淨化自己、解脫自己。不要忘記佛陀曾經這樣告誡大家：

「你應該自己努力尋求解脫，
佛陀只是教導你如何成就的導師。」

《法句經》V.276

那些人認爲必須證悟佛道然後度化世人的思想，並沒有出現在原始的佛教教義裡。這種思想就好像要求人人都成爲醫生，不但要治療自己還要治療他人，這是一種不大實際的想法。人如果生病了，就應該去找合格的醫生，不可以等到自己修完醫學課程後，才來治療自己。再說，這世界也不需要人人都成爲醫生，如果人人都是醫生，那麼誰是病人呢？同樣的，如果人人都成佛，誰來度化誰呢？

當然！一個人如果想成爲醫生，那也可以；他必須要有智慧、有勇氣去研究醫學。同樣的，不要強迫人人都求成佛道。如果某些人希望成佛也可以，他必需有勇氣、有智慧、肯犧牲個人的利益，修學種種的佛法和戒律，克制自己的欲望來完成佛道。所以說，通過阿羅漢道證悟涅槃，不是一種自私的行爲。如果說，通過阿羅漢道證悟涅槃，是一種自私的行爲，將得不到佛陀的祝福。

佛教有三種崇高的理想——正覺佛、獨覺佛和阿羅漢。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達到這崇高的理想。這好比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能達到愛因斯坦或牛頓的成就。但是，他們一樣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來協助這世間的發展。

菩薩行

菩薩是皈依覺性的人類

一個擁有慈悲心的衆生，通過自己努力耕耘，修學佛道，準備將來成爲佛陀；他就是菩薩。

爲了達到證悟正覺，他實踐超越的德行——波羅蜜、這些德行是：布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如、堅定、慈悲和平等。這些德行通過斷除私欲，以慈悲心和智慧獲得。佛陀透過無數次的輪迴轉世，體驗衆生的痛苦，爲一切衆生尋求快樂和幸福。在他求道的過程，他不斷的實踐波羅蜜，有時候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在巴利文經典裡，菩薩是悉達多太子證悟正覺以前的稱號，也是他過去無數世的稱號。佛陀以自己的菩薩行作爲例子，講解證悟正覺的道路。在巴利文經典裡除不同意只有擁有佛智的人才能到達涅槃。在佛陀時代，有志於證悟佛道的人非常稀少。但是，在一些記載中，有些信徒渴望成爲菩薩來實現佛道。

在大乘的教法裡，向菩薩禮拜、禱告是很重要的。在大乘思想裡，菩薩是抵達涅槃邊緣的人，他們自願發心不進入涅槃，是爲了乘願再來，度化衆生。

上座部同樣敬重菩薩，但是他們不要求衆生在覺悟前度化衆生。菩薩並不是人類的救星，人類要拯救自己，獲得解脫，必須實踐佛陀的教誨，追隨佛陀的教法，同時要捨棄個人的欲望和物質的需求，發展自己的德性。

上座部不認爲人人都必須成佛，才能達到涅槃。菩提 (Bodhi) 這個字眼相等於正覺佛、獨覺佛或阿羅漢，被解釋爲正覺智、圓覺智、聲聞覺智。大乘佛教提到的諸佛，並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佛陀；因此，上座部並不重視。他們的概念是有些佛和菩薩在淨土中等候那些禮拜他們的人。這種思想和佛陀的教誨背道而馳。有些菩薩聲稱他們自願留在淨土，不願成佛，是爲了等候所有的衆生都圓成佛道。可是，不止我們這個星球有生命啊！而衆生都被愚癡、自私和欲望所困擾，這是一項無邊無際、無法完成的工作。

菩薩一定是佛教徒嗎？我們會發現一些自發慈悲心的菩薩就存在於佛教界中，他們無私的爲佛教作出貢獻，可是他們並不意味到他們自己就是菩薩。菩薩不一定就是佛教徒，在其他的宗教一樣可以找到。在《本生經》中敘述了佛陀無數的往世，有時佛陀轉世爲畜生；這很難想像他曾在一世或多世中曾經降生於佛教家庭中。但是，無論他降生於什麼生類或什麼家庭中都沒有關係；在他的每一次生命中，都勤奮的發

展和培養他的德行，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生——成爲佛陀。這點很清楚的顯示菩薩和其他衆生的不同。

圓成佛道

圓成佛道是人世間最艱巨的工作。

佛道不是爲特選或超級的人類而設定的。任何人都可以圓成佛道。沒有一位其他宗教的創始者說過，他的信徒也可以和他一樣，達到他的境界。

圓成佛道是人間最艱巨的工作。一個人必須勤奮努力，犧牲自己的世俗享受，發展正覺而淨化自己的心、棄除邪見而達到覺悟；這要經過無數次的生死輪迴，淨化自己、發展自己的靈性而證悟成佛。爲了達到這崇高的任務，自我鍛鍊不懈的精進努力是必然的事。在這自我鍛鍊的過程中，要以自律、自修、超然的毅力、堅韌不拔的決心和意志，去承擔世間任何的痛苦和解救世間受苦的衆生。

這顯示佛陀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並不是通過簡單的膜拜、禱告或祭祀高等的生類而獲得的。佛陀以純淨的心，自我覺悟而圓成佛道。這只有當一個人堅強的意志和勇氣去克服所有的障礙、弱點、自私心後，才能達到境界。

悉達多太子不是在菩提樹下一夜就成佛的。當他在菩提樹下進入大禪定時，也沒有超自然的生靈出

現，指點他成佛的奧秘。在他覺悟前，有一段漫長的經歷和過程，這些都記錄在《本生經》裡。《本生經》裡很多故事告訴我們，他在過去世時，如何犧牲他的生命來達到成佛的理想。一個人如果要想成佛，必須實踐十種波羅蜜——布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如、堅定、慈悲、平等。實踐十波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甚至要在無數次生死中不斷的學習、鍛鍊。這說明了崇高的佛陀在這世間的出現，須要經歷久遠時代磨練的歷程。

所以佛陀告誡弟子要度化衆生，不一定要圓成佛道。他們一樣可以通過成就獨覺佛或阿羅漢而進入聖道。

獨覺佛出生在沒有正覺佛降生的時代，他們通過因緣法——緣生、緣滅而證悟宇宙的真理，雖然他們也一樣證悟涅槃，可是他們沒有正覺佛的智慧，不能對衆生弘法，只是自己孤獨的生活。

阿羅漢證悟涅槃的境界和佛陀一樣，只是不弘法度生而已。阿羅漢克服了所有的欲望和人性的弱點，阿羅漢接收佛陀的教誨和認識真理。他們也向世人宣告宇宙間的確存在著解脫生死的真理。

能降生在佛陀出世的時代是件非常殊勝的事。

《法句經》*V.182*

三身

三身就是法身、報身和應身。

大乘佛法對佛陀的人格有詳細的論述。根據大乘思想，諸佛具有「三身」——法身、報身和應身。

當佛陀覺悟後，他是智慧、慈悲心、快樂和自由的應化身。在開始時，佛教的傳統上只有一位佛陀，那就是人類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在佛陀生前，他也認爲自己的獨一無二的覺悟者，也是真理的化身。他自我覺悟到自己的肉體（色身）也就是應化之身（應身）。佛陀以身爲人類的理性的肉體證悟佛道，弘揚佛法，進入大涅槃。佛陀的「應身」或「色身」與衆生的肉身有所差別。

另一方面，覺悟使佛陀轉化爲代表佛法的「法身」，這是佛陀的真意，法就是真理。這種真實性，引申佛陀代表的是真如的覺性。這種思想很清楚的記錄在上座部的巴利文經典裡。佛陀對瓦色達 (Vasetha) 說道：

「如來（佛陀）就是法身，是眞理的具體化，已成爲眞理，由人轉變成眞理。」

《長阿含》

佛陀也告訴瓦卡伊 (Vakkai)：

「見到眞如法，就是見到如來。」

《雜阿含》

從這一點來看，佛陀就等於真理。諸佛一體，衆生與法身無二，因爲真理只有一個。

在佛陀生前，「應身」和「法身」對他來說是一樣的。可是當佛陀入滅後，發生了觀念上的差異，大乘佛教認爲佛陀的「色身」已滅，舍利存放在舍利塔內；但是「法身」仍然活著。

過後，大乘佛教又提出「報身」的觀念。這是就佛陀享有「一生果報」的身體，或佛陀享有真理而言。佛陀傳授真理，度化衆生，與衆生共享善與聖的境界。這就是無我、純淨的精神果報，這與世俗的欲樂不同。「報身」的概念並沒有出現在上座部經典中，但是上座部仍然可以不矛盾的接收這種概念。在大乘佛教裡，佛陀的「報身」是不具人格性的，也與「法身」的概念不同，認爲是從「人」到「非人」，成爲歷史人物。

「報身」和「法身」較後也因爲其他部派的學者

引進大乘或準大乘的思想而收錄在巴利文經典裡，並沒有敵視這種說法。覺音大師 (Buddhaghosa) 在他的清淨道論中，將這些都歸類到佛陀的身體。

「佛陀擁有完美的色身，呈現了八十種隨形好相和三十二種大人相，也擁有法身，一切都被淨化了，因戒、定、慧而光榮……充滿光輝和德性，證悟無法比擬的無上正等正覺。」

《清淨道論》

覺音大師的觀念非常清楚，他並非有意誇大佛陀超常的能力。在經典中也曾提到，佛陀在人間失蹤的三個月，就是在忉利天為母親講解阿毗達摩（對法、論）。佛陀能製造很多化身（應因緣而應化），這些「化身」無論在聲音、語言或從身體發出來的光，都和佛陀一樣，一般天人或人類都無法分辨，只有天王等較高級的天人才能分辨。

從這一切清楚的顯示，早期的上座部的概念，佛陀的「色身」和「報身」與人類的肉身沒有差異。佛陀的「法身」是真理的代表，也就是教義和戒律的集合體。

猶如扣牛乳
醍醐非速成
愚人造惡業
不即感惡果
業力隨其後
如死灰復火

《法句經》V.71

第二章　佛陀的言教

佛陀發給全人類的信息

佛陀是人類的花朵，雖然他已不在人間。但是，他的信息像甜蜜的花香一樣，散佈人間。

佛教是古老的宗教，到今天爲止仍然受到人類的尊崇。在古老的印度次大陸，在許多宗教已經煙消雲散的今天，佛陀的教義——佛法，仍然縈繞在我們耳邊，受到現代社會的認同。這是因爲佛陀只把自己當作人類的導師，他爲人類傳播了快樂和善良的信息。佛陀的本懷是要所有的追隨者，捨棄「我」的觀念和一切欲望而進入聖界。

實踐佛陀的教誨，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相同的成就。物質的誘惑深邃的在我們心中紮根，有些人能擺脫誘惑，得到很好的心靈發展；但是，每一個人都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決心和耐心才會對佛道有所了解。

即使在今天，佛陀那溫柔、甜美的聲音還縈繞在我們的耳邊。我們或許會感到羞恥，因爲我們並沒有真正的去了解佛陀的教義。通常我們只是讚嘆於他的教義和敬重他的爲人，可是並沒有去實踐佛陀的教誨。數千年來佛陀的教誨對全人類都是有效的，無論他是不是佛教徒；佛陀的信息是發給全人類的。

雖然佛陀——這朵屬於人類的花朵，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他那甜蜜的花香仍然在人間到處散播。這花香讓成千上萬的人獲得慰藉，這花香鼓舞了每個受到佛法滋潤的國家。爲什麼佛陀的教義能征服千萬人的心，因爲他完全以慈悲心作爲指導（不是以武力或政治力量）。在弘法的過程中，沒有沾染了一點血腥，佛陀以慈悲心征服人類而不是以強硬或恐怖的手段。超自然的恐懼或地獄的煉火，從來就不會在佛教裡出現。

佛陀入滅二十五個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王國不斷的興起和消亡。雖然在這世界已經遺失了許多古老的文明；但是，佛陀仍然活躍在千萬人的心頭。佛陀所建立的真理的王國，至今仍然屹立不倒。雖然很多佛寺、佛塔、圖像、經典和佛教標誌都已遭到破壞，可是佛陀的言教和他那完美的形象，仍然活在現代文明人的心中。

佛陀教誨人們，要征服的不是其他的一切，而是

自己。佛陀說過：

他在戰場上，
戰勝了千百萬人，
如果他能戰勝自己，
便是無敵的戰士。

《法句經》*V.103*

阿育王是實踐佛陀慈悲心的實例。在佛陀入滅後的二百年，阿育王統治了印度大部分的領土，他發動戰爭，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當他接受了佛陀的教義後，發現了自己邪惡的行徑；今天我們之所以還記得阿育王，是因爲他痛改前非，爲自己統治的國王帶來和平與穩定。他發動了另一場戰爭，一場爲人類帶來和平的戰爭。他證實了佛陀的教義是正確的，他不再對人類造成傷害，以愛心對待自己的臣民，不傲慢也不再殘暴。

阿育王將暴戾化爲慈祥，他甚至連小動物都不忍心殺害。他理解到盜竊是因爲貧窮，他盡量的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弘揚佛法，引導他的臣民都信仰佛教，尊重佛教。有哪一個國王不是以寶劍和人民的鮮血來統治國家呢？只有佛教能轉化暴戾爲祥和。

佛陀的教義，提升了社會的文明，讓人們生活在

和平與協調中。只要學習和實踐佛陀的教義，生活中的種種問題，也將得到全面的理解。佛陀爲人類解決困苦的方法是直截了當的。

佛陀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勝利者。他征服世界的武器是愛和真理。他的教義啓發了人類，使人類從瞋恚、痛苦的黑暗中到達光明、慈愛和幸福的彼岸。

神通

將一個不道德的人，轉變成正信的教徒，只有佛教能做到，這真是不可思議的神通。

我們經常聽到每一宗教的創始人或門徒展示神通或神跡。佛陀從降世到入滅就是一種神跡。佛陀擁有多種的神通（超能力），這些神通是從長期、密集、不間斷的禪定中鍛鍊出來的。佛陀的禪定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他從禪定中獲得心靈的淨化和智慧。這種禪定的修行並沒有什麼神秘，只要肯努力，每個人都能獲得同樣的成就。

通過夜間進行禪定，佛陀看到了自己的前生，以及許多詳細的經歷。他記起他的前生，和他如何花一生的精力去完成他的覺悟。他以慧眼看到這世間的一切都是「業力」和「輪迴」在作用。他看到這世間的衆生有神聖的也有邪惡的，有快樂的也有痛苦的。他看到衆生根據自己的「業力」，從一個生命形態轉到另一個生命形態（輪迴）。最後他發現了解脫苦的真理——四聖諦；苦的本質，苦的起因，苦應該滅和滅苦的道路。最後，佛陀覺悟到他已經完全解脫了，解脫於生死，解脫於天人及人的所有束縛。他清楚的知

道他該做的已經做完了，他不再輪迴了，這已是他最後的一生了。覺悟的大智慧衝破了無明和所有的黑暗；光明在他身上生起。這種心靈的力量和智慧，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證悟的。

佛陀和常人一樣都從娘胎誕生。雖然他生活在神聖的境界，可是他還是一個正常的人。但就佛陀的覺悟來說，他是一位特殊的人。一般人不去研究及欣賞佛陀那超然的智慧，反而想透過佛陀而獲得神通。然而，佛陀的大智慧已經足夠讓我們了解佛陀的偉大了。因此，不須要特別在意於佛陀的神通。

佛陀知道神通這種超自然的力量，可以透過心智的訓練和發展而得到。他也覺察到他的弟子，能透過訓練自己的心智而開發這種力量。因此，佛陀告誡弟子不可以展示神通，去教化資質魯鈍的人。佛陀擁有神通，能在水面行走、能驅趕精靈、能起死回生；佛陀能知一切過去未來的事。當那些沒受過教育的信徒，看到佛陀的神通後，加強了對佛陀的崇敬；但是，這些人只是攝服於佛陀的神通，對佛教存有幻覺，在名義上皈依佛教，其實並沒有真正的了解佛教。因此，佛陀要人們根據自己的正常和理性力量追隨他的教義，努力學習和鍛鍊。

以下的故事可以勾畫出佛陀對神通的看法：

有一天，佛陀在河邊遇到一位苦行者，這位苦行

者修行了二十五年，佛陀問他：「這二十五年來，你學會了什麼？」苦行者傲慢的回答道：「我能從水面步行到河對岸。」佛陀說道：「只要花一分錢，船夫便可以將你送到對岸，何必花二十五年的時間呢？」

某些宗教認爲展示神通，有助於令他被確認爲聖人。佛陀卻認爲神通是圓成佛道的障礙。圓成佛道是個人漸次努力的成果，需要經過自我不斷努力和淨化自己來完成。沒有人可以使他人變成聖人。

佛陀說，一個人可以透過心智的鍛鍊而獲得神通。佛陀教導我們，如果努力的發展自己的心智，就能獲得神通。如果我們沈迷於追求神通，那將是危險的。我們會濫用神通而取得世間的利益 (Pataligama Udana)。很多人被排除在正道之外，就是因爲缺乏心智的發展而濫用神通。很多人以爲自己挪用某些神通而屈服於虛榮的讚譽裡。

有些人自稱擁有神通，其實是自己的想像，或不了解事物的真相而產生的幻覺。很多人視神通爲不可思議的秘密，不想去了解真相。

佛陀嚴格的禁止信徒展示神通，來證明他優越的教導。在一次開示會上佛陀說，如果以神通來獲得認同，就好像是在利用美麗的舞女誘惑人們做某些違反道德的事。任何人遵循佛陀的教誨進行學習和鍛鍊，開發自己的心智，都能簡單而快捷的獲得神通。

佛陀說。對神秘的自性有了真正的了解就是獲得神通。當一個殺人犯、小偷、恐怖份子、強奸犯能真正的了解他所犯的過錯，決心向善，不再犯錯時；這時他們擁有超乎一般的力量，這才是真正的獲得神通。這種轉變是因爲真正的了解佛陀的教義，這是至高無上的神通，人人都能獲得的神通。

佛陀的沉默

當發問的人沒有能力了解答案時，或所問的問題存在根本的錯誤時，佛陀保持沉默。

經典中記載，佛陀在某些集會上，對發問者的問題，不給予回答，保持沉默。一些學者誤解了佛陀的沉默，輕率的下結論，認爲佛陀不懂得回答那些問題。的確，佛陀不回答那些有關形而上的玄學或猜測性的問題。

當佛陀了解到發問者還不能理解答案的時候，或所提出的問題在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佛陀就保持沉默，不給予回答。令佛陀保持沉默的問題如下：

一、世界是永恒的？
二、世界是不永恒的？
三、世界有終結的？
四、世界是沒有終結的？
五、靈魂是否與肉體一樣？
六、靈魂是靈魂，肉體是肉體？
七、如來死後還存在？
八、如來死後不存在？
九、如來死後即存在也不存在？

十、如來死後卽不存在也非不存在？

佛陀很清楚這些問題的本質，因此保持沉默。一個普通人在還沒有覺悟的階段，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只憑直覺或想像，會對這些問題產生爭議。

佛陀對這些問題保持沉默，事實上比回答他們要來得實際。有些現象因爲缺乏詞彙無法說得清楚。在某些集會上，佛陀非常耐心的應用人類有限的語言詞彙，來解說真理，只要真理是絕對正確的，不管用什麼語言或方式來表達都是一樣的，不需要特別的去造作。如果想這麼做，那麼以人類那有限的觀念，將會誤導事實。這就是七個瞎子摸象的故事，誰也不能真正的了解大象長得怎麼樣。一個先天視覺障礙的人，從來就不知道天是什麼顏色。

佛陀並不打算回答所有的問題——那些沒有意義的問題，或發問者目前尚未能理解答案的問題。佛陀是個很重實際的導師，充滿慈悲心和智慧。他以淺白容易理解的言辭向人們講述真理，讓他們徹底的了解，和讓他們主動的去開發智慧。如果發問者提出與自我修行無關的問題，佛陀不給予回答。佛陀解答問題是要協助人們證悟自我，而不是展現他那無上的智慧。

佛陀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解答各種不同的問題。

第一種解答方法。只須要直接的回答「是」或

「不是」。例如：「是不是所有事物都屬無常？」答案是：「是」。

第二種解答方法。屬於需要分析和思考的問題。比如有人問道：「安古里瑪拉在成就阿羅漢之前是一位殘暴的凶徒，他根本就沒有資格成爲阿羅漢。」凶徒是否有資格成爲阿羅漢？這是一個需要分析和思考的問題，不能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要不然，就不是正確的答案了。需要分析各種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經過思考後，才下定論，凶徒是否有資格在他這一生就證悟阿羅漢。

第三種解答方法。以反提出問題的方式，使發問者解決自己的疑惑。比如有人問道：「殺生爲什麼是一種罪行？」如果反問他：「如果其他衆生殺害你，你有何感想？」那麼這個問題就不需要再解答了。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如果解答了反而會造成混淆。

第四種解答方法。將問題擱置一旁，比如有人問道：「這個世界是什麼時候開始存在的？」這個問題人類至今都無法找到正確的答案，只能能靠推理或想象，沒有確實的答案。

佛陀給予的答案中，有很多和今日昌明的科學相吻合。羅拔・奧本海默說：「當我們問道：『電子的排列是否都一樣？』答案是『不』。當我們問道：『電子是否都靜止』，答案是『不』。或問：『電子

是否在運動』，答案也是『不』。」佛陀針對人死後的情況，曾給予相同的答案。但是，這些都不是十七、八世紀科學家所能了解的。

必須要認清楚，佛陀對某些問題不給予明確答案。可是在經典裡卻存在著佛陀許多驚人的科學觀點。這也就是爲什麼佛陀不願滿足那些好奇者，給予他們正面的回答。

佛陀對世間知識的態度

世間的知識無助於純淨的宗教生活和解脫。

世間的知識，只會給人類帶來世界末日。這怎麼說呢？人類利用世間的知識獲得地球上的資源，用以改善生活，開發電源來照亮公路和住家，經營工廠和從事商業活動，治療病患，建造樓宇和橋樑，烹煮美味的食物等等。世間的知識也讓人們製造原子和核子武器，投機於股票市場，合法的欺騙，左右政治，爲人類帶來動亂和傷害。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人類爲這種知識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使人類生活在永遠不滿足和精神崩潰的邊緣。沒有人可以解決這種人類自己造成的問題，更不要說爲人類帶來和平與幸福。因爲這種世間的知識並不具備建設性。

但是，佛教卻能透過心靈的解放，來開發智慧和精神文明，爲世間創造一個善的環境。對一個普通人來說，追尋世間的智慧是一件沒完沒了的事；但是，最終會發現這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如果我們無視於佛陀的教義，我們將掉入輪迴的陷阱。

佛陀說過：

「弟兄啊！從久遠劫以來，你們可曾遭逢喪失父

母之痛、喪失子女之痛、喪失兄弟姐妹之痛？你可曾失去了一切所摯愛的？可曾畏懼於疾病？這久遠劫以來，你們嘗遍了喪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痛。嘗到失去所摯愛的一切，嘗到疾病的纏繞，和不如意相伴隨，這一路下來，你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匆匆忙忙的從生到死、從死到生，所流過的眼淚比四海的海水還要多。」

《增一阿含經》

這是佛陀爲輪迴所作的開示。他只重視一件事，就是指點人類解脫於苦的道路。

佛陀爲何要對弟子們這麼說呢？爲何佛陀不直接解決問題呢？這世界是否永恆或將要終結了呢？這些問題或許會令人興奮或激發某些人的好奇心。但是，處理這些問題並不能使人類離苦得樂。佛陀拋開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爲解決這些問題的知識，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

佛陀不討論這些沒有實際價值的問題，這些知識欺騙了我們的理解力，浪費了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佛陀知道這些假想的問題，會引導人類走進死胡同，妨礙了精神上的發展。

世間的知識和科學研究，應該包含宗教的精神價值；要不然，世間的知識無法建設一個純淨的神聖生

活。今天人類生活在欲念的世界裡，滿腦子都充滿了先進科技的成果和儀器；沉醉於個人的成果、追求邪惡的力量和對物質需求產生飢渴。失去了神聖的宗教價值觀，世間知識和先進的科技，只能給人類帶來失落和毀滅；導致貪婪和帶來新的恐懼。話說回來，如果世間的智慧能應用在道德上，也能爲人類帶來最大的利益和幸福。

佛陀的遺言

當我入滅後，我的教義將成為你們的導師，繼續指引你們。

佛陀進入大涅槃的前三個月，他對弟子們說：

「四十五年以來，我傳授了你們很多教法，你們要好好的學習和珍惜。你們要實踐這些教法，並用它來教化他人。這些教法能為眾生帶來利益，也為追隨你們的人帶來利益。」

「我已老邁，時日無多，我很快就要離開你們，你們必須精進。僧眾啊！保持正念和建立清淨的功德！要不懈怠的追隨教法。這樣就能超越輪迴離苦得樂。」

阿難問佛陀：「佛陀入滅之後，誰來領導僧團。」

佛陀答道：

「僧團還須要我做什麼呢？阿難啊！我已經將眞理毫無保留的傳授了給你們。說到眞理——佛法並不是由誰來掌握的……。阿難啊！也許你們之中有人認為：『導師的話已到尾聲了，我們不再有導師了。』阿難啊！請不要這樣想，當我離去時，我的教法和戒律就是你們的導師。」

佛陀繼續解釋道：

「或許你們之中有人認爲他能夠領導僧團，或僧團須要仰仗他。這樣，他就以爲他應該出來領導僧團。但是我並不認爲他可以領導僧團，僧團也不須要仰仗他。我的時日無多，正如推動一輛破車，需要更大的力氣。即使我的身體繼續生存，也必須額外的照顧。因此，阿難啊！你想做一盞燈照亮自己和庇護自己，還是向外求庇護呢？讓眞理做爲你的燈和庇護所。此外再也沒有庇護所了。」

《大般涅槃經》

在他八十歲那年，在生日那天，佛陀入滅了。他沒有顯示任何超自然的能力，他所顯示的是諸法因緣和合的眞正本質。

當佛陀入滅時，其中一位弟子說到：

「一切生命都會消失——

凡是有生命的眾生，

都有因緣離散的一天。

是的，

即使如導師一般，

擁有大神通的智者、覺者，

也免不了要死。」

佛陀臨終時說到：

「精進、精進，因緣所生法，皆是無常。」

《大般涅槃經》

愚者自知愚
彼卽是智人
愚人自謂智
實稱真愚夫

《法句經》V.63

第三章　佛陀入滅之後

佛陀死後還存在嗎？

佛陀死後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在佛陀生前已經被提出了。

一群修行者向佛陀提出了這個問題，佛陀考慮到發問者的理解能力，於是不給予回答，保持沉默。當佛陀的弟子阿奴拉達（Anuradha）向佛陀匯報了弟子們的不滿。並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佛陀知道阿奴拉達有能力理解這個問題，於是回答道：

「阿奴拉達啊！你認爲色蘊（實體）是永恆或是無常的呢？」

「是無常的。世尊！」

「無常是痛苦還是快樂？」

「是痛苦。世尊！」

「當面對無常的痛苦和不永恆的東西，把它當作是『我』，我的靈魂或永恆的實體，這種觀念恰當

嗎？」

「不恰當。世尊！」

「受蘊（感受）是常還是無常？」

「是無常。世尊！」

「無常是痛苦還是快樂？」

「是痛苦。世尊！」

「把無常、痛苦和肯定會消亡的東西，當作是『我』或『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靈魂。這種觀念正確嗎？」

「不正確。世尊！」

「想蘊、行蘊、識蘊是常還是無常？」

「是無常。世尊！」

「無常是痛苦還是快樂？」

「是痛苦。世尊！」

「把無常、痛苦和肯定會消亡的東西，當作是『我』或『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靈魂。這種觀念正確嗎？」

「不正確。世尊！」

「所以凡是與自我、他人、聰明、愚蠢、高尚、低賤、遠、近等，有關的色、受、想、行、識，都應該以正確的知識理解爲：『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這也不是我的靈魂。』要這樣的理解，一位高尚而有學識的弟子，才能從色、受、想、行、識中解脫出

來，這樣才能完全的控制自己的心念和情欲，自由的擺佈它。」

「解除了情欲後，觀想於自身：『我是解脫者。』他將會覺悟到：『不生就不會死，我已通過修行做好一切準備，我不再受生的業報了。』」

「阿奴拉達啊！你認爲色是如來嗎？」

「不是的。世尊！」

「依你所見，你認爲色存在於如來之內嗎？」

「不！世尊！」

「你看見如來離開色嗎？」

「不！世尊！」

「你看見如來在受、想、行、識中嗎？」

「不！世尊！」

「阿奴拉達啊！你以爲如來中沒有色、受、想、行、識嗎？」

「不！世尊！」

「阿奴拉達啊！現在你自己想想看，既然如來不能脫離色、受、想、行、識而存在。你還能對尊貴的如來有什麼進一步的要求呢？你還會提出以下四個問題嗎？」

「如來死後存在？」

「如來死後不存在？」

「如來生前存在而死後不存在？」

「如來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在？」

「不會了。世尊！」

「很好！很好！阿奴拉達啊！以前和現在我都同樣的說過：『唯有苦諦和苦滅，才是眞理。』」

《雜阿含・阿奴拉達所問經》

佛陀與阿奴拉達尊者這段對話，非常值得玩味。但是佛陀的解釋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滿意。不是所有的人都擁有了解這些問題的知識；唯有通過禪定中來觀想才能理解這個問題。只要通過體現道德和正覺，證悟佛道並不困難。這是佛陀證悟的道路，是世間少有的瑰寶。

佛陀的繼承人

圓成佛道是修行者最高的理想。

很多人問佛陀爲什麼不指定一位繼承人。誰能安排人選來取代這位至高無上的覺悟者呢？圓成佛道是最高的成就，只有智者能達到。佛陀是人間綻放的花朵。要圓成佛道，需要一定的資格，他必須自我鍛鍊、自我持戒、培養道德性和超乎常人的大智慧，並以慈悲心平等的對待一切衆生。所以，一個人要想圓成佛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好比一位醫生，不能指定他的兒子繼承他的醫生資格，除非他經過醫學訓練。一位律師也不能指定另外一個人爲律師，除非他擁有律師資格。一位科學家也同樣不能指定他人爲科學家，除非他在科學領域有一定的成就。

因此，佛陀不指定繼承人。話說回來，如果佛陀這麼做，他的繼承人又沒有佛陀的資格，那麼他肯定會濫用職權，誤盡蒼生。

只有那些不懈的努力、心智純淨、正知正覺和過著神聖的修行生活者，才有資格被稱爲資深的教徒。這種資格不是擁有世間知識的人、被肉欲奴役的人或執著於物質生活的人所能獲得的。要不然，無畏懼、

無束縛和真如的宗教，就沒有意義了。

未來的佛陀

我不是世間的第一位佛陀，也不是最後一位佛陀，這世間有過很多的佛陀，只要因緣成熟，另一位佛陀將出世。

當佛陀即將入滅時，阿難和眾多弟子在哭泣。

佛陀說：

「阿難啊！夠了，不要再悲慟的哭泣了，不要使自己煩惱。我曾經告訴你們，萬物的本質就是如此；世間的一切都是生生滅滅的，我們必須和我們接近的人分離。愚癡的人執著於『我』，聰明的人放棄『自我』。因此，聰明的人對世間有正確的觀念，他知道所有因緣和合的事物將會消散。只有眞理永遠的存在。」

佛陀接著說：

「我爲何要保存這因緣假合的肉體呢？有關因緣法的眞理，已經流傳下來。我決定了，我已完成我的目的，我已做完了我的工作。阿難啊！你接近我的思想、語言、行爲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你已經做得很好。阿難啊！再精進努力吧！你將很快的解脫於種種束縛！你將解脫於貪欲、瞋恚和愚癡。」

阿難仰制內心的悲慟，問佛陀：

「世尊！當您入滅後，誰來領導我們？」

佛陀回答道：

「我的教義——佛法，就是你們的導師。」

佛陀接著說道：

「我不是世間的第一位佛陀，也不是最後一位佛陀。當因緣成熟時，將另有佛陀降世於此世間；他是純淨和卓越的覺者，他以智慧和慈心聞名於世，他是無與倫比的人天導師，他將為人間開示不朽的眞理；如同我教誨你們一樣。他會引導你們過神聖和純淨的生活，就如我一樣。」

阿難問道：

「他是誰呢？」

佛陀回答：

「他就是彌勒佛，也就是慈悲和親切的佛陀。」

《大般涅槃經》

佛教徒相信，如果能過純淨的宗教生活，累積功德，將來會有機緣降生於彌勒佛出世的年代，證得與佛陀相等的涅槃。在那時候，他們根據佛陀的教誨而得到解脫。佛陀的教誨是人類未來的希望。不過，只要依照佛法，努力精進，將來不管是否有佛誕生，都能夠證悟涅槃。

「只要我的弟子過著純淨的宗教生活，世間將永遠不會沒有阿羅漢。」

《大般涅槃經》

第二部

佛教的本質與比較

第四章　永恒的真理

獅子吼

聽了佛陀開示後，很多人放棄了原來對宗教生活的錯誤觀念。

佛教是一顆閃亮的寶石，他深深的吸引著人類。它能爲正見的人帶來福利和了解心靈的真性。

佛陀本來一位尊貴的太子，爲了解脫人類的痛苦，經過長年的實踐和追尋所覺悟的真理。當這位生活在榮華富貴中的王儲，了解到他被各種不同的煩惱所包圍時，他毅然的放棄所擁有的一切去尋求真理，去爲病態的社會尋找診治的良方，去尋找脫離「苦」的道路。在長期的摸索中，他發現傳統的宗教無濟於事。經過六年的心靈鍛鍊和思索後，他終於達到了目的——證悟無上正等正覺。他開始教導他所證悟的學問，這學問就是——佛法。

佛陀曾經說過：

「僧眾啊！獅子是百善之王。就算潮水從牠的洞穴裡湧出，牠還是行動自如。牠能夠這麼做，是因爲牠善於觀察四面八方，牠能發出『獅子吼』，牠能衝出浪潮尋找獵物。」

「僧眾啊！當百獸聽到了『獅子吼』，都心驚膽顫；趕緊找地方躲藏。水生動物沉入水底，森林動物潛入森林，鳥類飛上天空。」

「此外，在村莊、城鎮或王宮裡飼養的大象，也被粗大的皮帶縛緊，以防牠們因害怕而掙脫，或在恐慌中排泄。獅子有如此強大的威力，所以被稱爲『百獸之王』。」

「僧眾啊！同樣的，佛陀出現於世間，他是一位大阿羅漢、一位大覺悟者、一位德智完備的世間智者和穩健者，無人能勝的調御大夫，是人、天之師，是佛陀，是世尊。他弘揚佛法：『從認識自我的本質到捨棄自我』。」

「不管是什麼神，當祂們在聽佛陀說法時，都感到震憾，祂們說道：『我們以爲我們是永生的，其實我們也無常；我們以爲我們是穩健的，其實我們一點也不穩定；我們以爲我們是無終結的，其實我們也一樣有終結的一天；看來，我們眞的是無常、不穩定和有終結的。我們一路來都以自己作爲準繩。」

這是佛陀對人及人類的開示。

《增—阿含經》

什麼是佛教？

佛教就是神聖的眞理。

什麼是佛教？這個問題使人混淆和困擾。因此，人們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佛教是哲學？宗教？還是一個人生活方式？簡單的說：佛教博大精深，再巧妙的人也無法把它規劃到固定的、狹窄的範疇內。當然，佛教包含了哲學、宗教和生活方式；可是，佛教並不限囿於以上的範疇。

以固有的範疇或標籤來規劃佛教；就好像在張貼海報，告訴大家，他們現在正在傳什麼法。如果以藥房比喻佛教，我們將會更清楚。藥房的告示牌不能治療人們的病，而藥品確實是有治療作用，我們以藥品來治病，從來都不去理會告示牌上說的是什麼。同樣的，如果認爲佛教是有效的，就利用它，不要理會它的標籤和範疇。不要把佛教硬塞進一個簡單和固定的範疇內或任何廣告形式的框框內。

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和環境裡。對佛教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釋。對某些人來說，佛教可能只是一大堆迷信和儀式。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佛教可能是獲得短期利益的方便工具。有些人認爲佛教是古

時候流行的時髦玩意。而有些人認爲佛教僅僅是對知識份子有意義的思想體系。有些人把它看成是科學的發明。而虔誠的佛教徒，卻把佛教看做是他整個的生命，是值得他犧牲一切來完成的人生大事。

某些知識份子把佛教當作是古印度環境的產物，或認爲是印度宗教的另一類產品。事實上，佛教卻不是這樣的，佛教是神聖的真理。佛教是獲得正覺智慧的途徑。佛陀證悟世間的煩惱與困苦，並不純粹來自知識或理性的過程；而是來自心智的發展和淨化。以知識性爲立足點，使人聯想到科學態度；因此，終於使佛陀成爲有史以來獨一無二的宗教導師。當然，佛法的曙光在印度出現，是有其智慧探索和倫理建設的社會背景與條件。數百年來的宗教和哲學的發展，孕育了印度本土富饒的土壤，在這種肥沃的條件下，佛法的種子才得以萌芽。在同時代的希臘、中國、埃及及巴比倫，雖然都有其富饒的思想寶藏，但卻無法和當時的印度相比。思想啓蒙的種子，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從世界各地，數不清的遙遠時空，一齊飛到印度的東北角來；這獨特的種子，在佛陀身上獲得完整的發育和成長。

佛陀透過覺悟於正覺的經驗。他不以教條或神秘性來獲得信徒的追隨。他採取了一種有效的，你我都可以證實的經驗來闡明佛法。他用最正確的字眼來給

予佛法下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定義；那就是神聖的真理（聖諦）。我們要知道佛陀不是透過學術理論來教導我們，而是從他的覺悟，他的理解以及他所證實的真理的成就上，來教誨我們。

佛法開始於二千五百年前喬達摩佛陀的身上。佛陀在闡釋他的教法時，並不僅僅要我們理解生命和世界；而是指出他所發現的真理是正確而實際的解脫之道。

佛陀原始的教義，包括了宇宙和人生的真諦。佛教的開創是紮根於佛陀的教義（佛法或真言）。

佛陀的教義並非專門爲佛教而編制，而是爲了整個人類的文明。佛陀的教義成爲文化的主流；走進歷史，成爲許多國家的文化。他在文學、藝術、哲學、倫理和文明的建設上都取得輝煌的成就。在過去的好幾個世紀，無數的國家、社會和教育都和佛教扯上關係。在這些國家的歷史中，都光榮的記載了佛教友善和友愛。佛教徒信仰和實踐佛陀的教義，他們遠離物質生活，享有實際和科學的宗教生活，他們的靈性獲得充份的發展。在佛法的指引下，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佛教對文明的衝擊：

今天，佛教已形成了文明的主流。這股主流的文

明喚醒了無數自大和自我的人們。以心靈的發展喚醒了人類對權力的執著，提升人類的素質，使他們獲得宗教的自由，擁有銳利和純淨的思想，放棄了狹隘的國家和種族的觀點。佛教徒理解「我執」是一種自我欺騙，他們致力於發展自己的洞察力（觀想）以求獲得最高的境界。

二千多年來，佛教滿足了超過三分之一人口對心靈上的需求。今天的佛教比以往還要來得強大。佛陀的教義使人類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和發展。佛陀的人生觀普遍的被接受，佛陀的人生觀也使人類獲得超凡脫俗的成果。

佛教也令人了解這世間和生命的真正意義。佛教不鼓勵人類生活在愚癡的天堂，指示他們遠離畏懼和幻覺。佛教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宇宙觀，指引我們如何獲得真正的和平、平等和幸福的解脫之道。

人類的今天，依然從宗教中獲得道德標準。佛教是最有效的舟乘。佛教是屬於人類的宗教，人類從佛陀的教義中獲得生活的定律。當一個人成就於成功地控制物質領域時，他會回想他是如何的克服種種困難而獲得這一切；而最難克服是就是他自己。一個現代人，很容易的就能在佛法裡找到各種問題的答案和解決自己所疑慮的方法。

今天，佛教受到西方文明社會的歡迎，就是因爲

透明度高，充滿科學性和心靈性。他鼓吹放棄「我執」和一切不善的行爲，迎合了現代人的科學觀。佛教指出正確的人生，不在於自我造作和自我幻想的境界裡。而脫離這一切，就是佛陀的本懷。

佛陀那慈悲、關懷與和平的信息，引導著數以百萬計的愚癡人類，帶領他們走向宗教生活的康莊大道。

佛教對人類的貢獻：

佛教給予人類美好的希望和鼓舞。他孕育了社會組織中最值得稱頌的生活方式，以及心靈的和平與滿足的社區精神。它爲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

即使在政治上，佛教也留下了許多有意義的突破。包括了平等的對待一切生命，民主程序和基本的道德價值觀等等。佛教賦予東方國家一種光輝的特色。佛教爲人類提供精緻和道德性的基本人際概念。

事實上，對於那些只擷取部分佛教教義的人來說，佛教巨大的潛力一點也沒有體現出來。個人和一般的潛力已被佛教藝術和文學所隱蔽。佛教最大的潛力奠基於它對理性的實踐。理性卻經常被人們的瞋恚心所排除。理性是屬於人類的，理性可以爲人類帶來文明。不管理性如何被人類的情緒所蒙蔽，理性還是最大的力量。如果佛教的價值觀要獲得重新的肯定和

再發揮，也絕對不是透過世俗的權威或超自然的神祇啓示，佛教本身就具備了自我復興的種子。

佛陀對社會和人類精神領域的進步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佛陀的信息傳遍了亞洲許多國家。贏得無數人的愛和感情的奉獻。佛陀的貢獻是史無前例的。

究竟的真理

究竟的真理，可以在佛陀的教義中發現

佛教承認兩種真理的存在——普遍性的真理和究竟的真理。究竟的真理不是理論性或推測性的，唯有透過禪定的鍛鍊才能獲得。

佛陀的教義是這世間最究竟的真理。佛教不是一種天啓或有組織的宗教。他是人類首創以純粹科學探究終極存在的本質的例子。這種超時空的教義，是佛陀不經任何外在因素所發現的。這教義強而有力，足以面對任何挑戰，而不需要改變其基本原則來適應種種的變遷。任何宗教爲了適應現代社會，而被迫更改或放棄原有的教義；這是因爲他們的宗教缺乏固定的基礎和究竟的真理。在目前世界困難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佛教還是能夠照樣的保存佛陀原始的教義。

佛陀不曾介紹過與道德或宗教無關的個人或世間修持。對佛陀來說，這些修持都是沒有價值的。有些時候，我們必須區別佛陀所說的佛法和一般人所說的佛法，以及利用佛陀名義的修持方法是些什麼？

所有宗教的弘法，並非由創始人獨立完成的。有時候，弘法的任務也交由素質較高的弟子來執行。而

宗教的創始人，也未曾訂弘法章程或教育方案。但是後來的宗教領袖卻制定了種種方案來防止信徒的叛離。

就算在今天，佛教在形式上也已經和最初的佛教完全兩樣了。經過了數世紀的傳播，緬甸、泰國、中國、西藏、斯里蘭卡和日本的佛教，就完全不一樣了。但是，這並沒有引起混亂，因爲佛陀所教誨的究竟是真理。這究竟的真理體現，可以根據不同的生活方式顯示出來。

佛陀入滅後數百年，他的信徒們開始將他的教義組織起來，形成了宗教。他們摻雜了其他信仰，各種奇蹟、神秘、占卜、符咒、靈符、壇場、禱告和各種儀軌。這些未曾出現在原始佛陀的教義裡。當這些外來的宗教信仰被納入佛教體系中，很多人忽略了原始佛教中最重要的修持：自律、自制、道德的陶冶和心靈的發展。人們不再修持佛陀原來的教義，反而花費大部分的精力去向邪惡的神靈尋求庇護和追尋財富及運氣。漸漸的，他們對佛教失去了興趣，變成只是一昧追尋占卜、黑法，或擺脫惡運、晦氣或病魔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的修行與信仰，就局限於一般的、世俗的追求了。即使是現在，還是有很多人相信他們能夠通過外來的力量而擺脫他們種種的困擾。只要人們繼續追求這種信仰，他們就無法培養堅韌不

拔的意志、智慧與學識，以及其他有關人類的優良本質。換句話說，人們開始利用佛教的名義，濫用人類的智慧與學識去追求仰仗外力的信仰。他們也因此污染了原本純淨的佛陀教義。

我們可以在許多國家裡找到這些現代的宗教，這是因爲人類所居住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環境不同的關係。即使把佛教當作宗教，它也不是一開始就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很長的歷史，和在誕生的過程中加以發展的。在它演化的過程中，人們開始拋開佛陀原始的教義，而創立了許多不同於佛陀教義的新宗派。其他的宗教也面對同樣的問題。

我們不應該只觀察到那些掛著佛教名義的盲目信仰，就驟然給宗教下了一個不好的結論。要了解一個宗教的本質，必須研究和考據這個宗教創始者的原始教義。

現在我們面對後期佛教所發展的各種不同的宗派和思想。我們有必要回到正確和究竟的佛法。不管人們信仰和實踐的是什麼樣的佛教，佛陀原始的教義完完整整的保存在經典裡。

佛教的兩大部派

一個眞正的佛教修學者，不應該執著於任何宗派。

佛陀入滅後數百年，有十八個不同的部派以各自的觀點取代了佛陀原始的教義。這些不同的部派，基本上是因爲對佛法有各自不同的闡釋而成立的。過了一段時期，這十八個部派逐漸的合併成爲兩大部派：上座部與大衆部（小乘和大乘）。今天，極大多數的佛教徒都分屬這兩大部派。

基本上大乘佛教是追隨佛陀的教誨，以圓成佛道爲修行依止。上座部則透過自身的努力尋求解脫。大乘佛教認爲可以透過菩薩行來圓成佛道；對他們來說，菩薩就是未來佛。菩薩爲了悲憫衆生，發願救度衆生脫離苦海，因此延誤了成佛的時機。但是，這種說法並未見於上座部巴利文經典裡。佛陀教誨弟子要認真的看待佛法，只有在真正的了解佛法時，才能對它自由的發揮。但是，總的來說，上座部和大乘佛教都隸屬於尊貴的佛陀。

從以下數點，可以看出部派都能達到共識。

一、兩個部派都是以釋迦牟尼佛爲導師。

二、兩個部派都同樣尊崇四聖諦。

三、兩個部派都同樣實踐八正道。

四、兩個部派同樣以十二因緣爲基本教義。

五、兩個部派同樣反對有超自然的造物者締造世界和統治世界。

六、兩個部派所接受的無常、苦、無我和戒、定、慧的觀念完全一致。

有些人認爲上座部的思想較爲自私，這是因爲他們尋求自我解脫之道。但是話說回來，一個自私的人能證悟正覺嗎？兩個部派都接受三乘思想（正覺、圓覺和聲聞覺）和菩提（覺悟）。而上座部堅信菩薩是證悟佛道的前行。只有證悟正等正覺的佛陀，才能爲這世間的所有衆生帶來幸福和快樂。

上座部追隨正統的宗教傳統，盛行於兩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他們以巴利語作爲宗教活動的唯一語言；以達到涅槃，完成正覺（佛陀）、圓覺（圓覺佛）、或聲聞覺（阿羅漢）爲最終的目標。但是，在上座部大多數人都以成就阿羅漢爲目標。在斯里蘭卡、泰國和緬甸的佛教都屬於這個部派。

大乘佛教已經改變了這些古老的宗教傳統。他們以所處國家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從事宗教活動。他們修持的最後目標也一樣是涅槃（成佛）。因此，他們崇敬佛和菩薩（未來佛）。中國、日本和韓國的佛教徒

屬於這個部派。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徒屬於金剛乘（密宗），佛教學者大部分都認爲這是大乘佛教的一個支系。

國際佛教學者稍後終於接受了大乘和小乘的觀點。對歷史而言，上座部成立的歷史最久。上座部以佛陀原始的教義爲依止。在公元三世紀，阿育王時代，斯里蘭卡接受了從印度傳入的佛教。在那時候並沒有所謂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出現比較晚，大約是紀元初。佛教和三藏經典於三世紀傳入斯里蘭卡，當時並沒有大乘或小乘的存在。從這點看來，上座部的存在，較這兩種概念的存在要來得久。1950 年召開的佛教大會，明確的規定對南傳佛教的稱呼，無論在西方或東方一律使用上座部而不使用小乘。但是一些東南亞國家，還是繼續的以小乘來稱呼上座部佛教。在大乘經典裡，也明確的指出「聲聞乘」，在上座部或大乘佛教裡，對這三乘之一的「聲聞乘」的解釋都是一致的。

不同的部派對佛陀的教義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兩千多年來，並不因此而導致佛教分裂。這體現了佛教徒獨一無二的容忍精神。

若見彼智者
能指示過失
並能譴責者
當與彼為友
猶如知識者
能指示寶藏
與彼智人友
定善而無惡

《法句經》V.76

第五章　佛學基礎

三藏經典

三藏經典是結集了佛陀弘法四十五年的教義，以巴利文記錄的佛教經典。其中包括：律藏、經藏和論藏。

佛教的三藏經典是由親耳聽聞佛陀言說的阿羅漢們所結集的。

佛陀雖然已經入滅，但是他生前的教誨，毫無保留的流傳下來，一直到今天。

佛陀雖然沒有著書立論，可是他的教義，卻由他的弟子們以超凡的記憶，一代一代的以口頭方式流傳下來。

佛陀入滅後，五百名上座弟子即刻召集了結集大會，重覆的審核了佛陀的教義；當時，由阿難尊者誦出經藏，優婆離尊者誦出律藏。

在第一次結集一百年後，正當卡拉索喀 (Kalasoka)

王朝時，舉行了第二次結集。在集會上有部分的信徒認爲有必要修訂一些「小小戒」；但是，遭到上座弟子們反對，他們認爲佛陀所訂立的戒律是完整的，不須要做任何的更動。這決定最終導致僧團的分裂。這次的結集只討論了律藏，而且是不了了之；對經藏完全沒有更動。

到了三世紀，阿育王 (Asoka) 時代，舉行了第三次結集。在這次結集中，僧衆們對經藏和律藏都發表了意見，也一致的對經藏和律藏做了修訂。在這次結集後，主持莫噶里普塔・提薩（目鍵連子，Moggaliputta Tissa）尊者，從經藏中整理出第一部「論」《辨宗義論》(Katthavatthu)，讓信徒們更容易的理解佛陀的教義。上座部通過和接受了論藏（阿毗達摩，Abhidhamma）爲佛教經典的一部分；到這時候，三藏經典才完全的定了型。

公元 80 年，第四次結集在斯里蘭卡舉行，由國王瓦塔噶米尼・阿巴鴉 (Vattagamini Abbaya) 主持。這是在佛教史上，第一次將三藏經典以文字記載下來。

三藏寶典分爲三個部分：律藏、經藏和論藏。

律藏：

律藏記錄了比丘和比丘尼生活的戒律。它詳細的記載了佛陀所教化的戒律和道德生活的漸次進展。它

也記載了佛陀弘法的生涯，也間接的記載了當時印度的歷史、風俗、習慣、藝術和科學等有價值的史料。

佛陀證悟後的二十年內，並沒有訂立任何戒律。後來僧團逐漸龐大，所帶來的問題也多了；因此，佛陀開始爲僧團制定戒律。

在律藏中保留至今的五種：

一、廣分別律一類（重戒，Parajika）。

二、廣分別律二類（輕戒，Pacittiya）。

三、大品律 (Mahavagga)。

四、小品律 (Cullavagga)。

五、附錄 (Parivara)。

經藏：

經藏主要收錄了佛陀在各種場合所講述的教義。其中也包括了佛陀的弟子如：舍利弗 (Sariputta)、阿難 (Ananda) 和目犍連 (Moggallana) 等的弘法記錄。經藏是一套非常究竟的經典，佛陀爲了弘揚佛法，將這些教義善巧的加以解說，以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和不同性格或理解力的人。這點看起來有些矛盾，但是絕對不要誤解成佛陀爲了達到某些特殊的目的，而做的隨應機緣的說法。

經藏分爲五大部：

一、長阿含 (Digha Nikaya)。

二、中阿含 (Majjhima Nikaya) 。
三、雜阿含 (Samyutta Nikaya) 。
四、增一阿含 (Anguttara Nikaya) 。
五、小部阿含 (Khuddaka Nikaya) 。

小部阿含共收錄了十五部經：
一、小誦經 (Khuddaka Patha) 。
二、法句經 (Dhammapada) 。
三、自說經 (Udana) 。
四、如是語經 (Iti Vuttaka) 。
五、經集 (Sutta Nipata) 。
六、天宮事經 (Vimana Vatthu) 。
七、餓鬼事經 (Peta Vatthu) 。
八、長老偈經 (Theragatha) 。
九、長老尼偈經 (Therigatha) 。
十、本生經 (Jataka) 。
十一、義釋 (Niddesa) 。
十二、無礙解道 (Patisambhidamagga) 。
十三、譬喻經 (Apadana) 。
十四、佛本事經 (Buddhavamsa) 。
十五、佛行藏經 (Cariya Pataka) 。

論藏（阿毗達摩）：

論藏，對一個肯思考的人來說，是重要和有意義的。它包含了佛教所有高深的哲理，與經藏深入淺出的說教方式，剛好成爲一個強烈的對比。

經藏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屬於個人或衆生。但是，在論藏中不同於這些傳統的名目，我們面對的是一些探索生命本質的名詞，如：假合、名、色等等。

在經藏中所發現的是普通的教義（普法，Vohara Desana），在論藏中所發現的是絕對的教義（對法，Paramattha Desana）。

在論藏中，每一件事物都加以詳細的分析和說明，因此稱爲分析的教義（明法，Vibhajja Vada）。

論藏中包含了四種有關於生命終極的究竟法 (Paramattha)，它們是：心法 (Citta)、心所法 (Cetasika)、色法 (Rupa) 和涅槃法 (Nibbana)。

這四種究竟法，對衆生進行了細微的分析和詳細的解說，一切都是因緣條件和四大的假合。最後，它更將所有有關於達到終極目標的方法和細節都加以更詳細的分析和解釋。

論藏包括以下七部經典：

一、法集論 (Dhamma Sangani)。

二、分別論 (Vibhanga)。

三、辨宗義論 (Katha Vatthu)。

四、人施設論 (Puggala Pannatti)。

五、界論 (Dhatu Katha)。

六、雙論 (Yamaka)。

七、發趣論 (Patthana)。

另一種對三藏寶典的分類法是根據佛陀的論說，而分爲九類（九分教）：

一、契經 (Sutta)：

散文體，是佛陀在各種場合宣說的各種長、中、短的經文、如：《祝福經》(Mangala Sutta)、《珍寶經》(Ratana Sutta) 和《慈心經》(Metta Sutta) 等。律藏的全部經文都屬於這個體裁。

二、重頌 (Geyya)：

以散文體的論說於前，偈頌結尾，有重新宣示之意。如：《雜阿含經》等等。

三、記說 (Veyyakarana)：

即廣分別說，整部論藏都屬於這類；在三藏中除了其他八類外，都全部屬於這類。

四、偈頌 (Gatha)：

詩偈體，全部經文以詩偈誦出。如《法句經》、《長老偈經》、《長老尼偈經》等，這類獨立偈頌原本在經藏中是不收錄的。

五、自說 (Udana)：

是佛陀即興發表的言說。這類經文一部分收錄在

《小部阿含經》中。

六、本事 (Itivuttaka) ：

共有一百一十二部經。每部經都以「如是我聞」作爲開始。也是《小部阿含經》十五部中之一。

七、本生 (Jataka) ：

收錄了五百四十七個佛陀自說過去世因緣的故事。

八、稀有法 (Abbhutadhamma) ：

解說一切絕妙稀有的事，如：《稀有法經》（《中阿含》第 123 經）。

九、方廣 (Vedalla) ：

意義方正廣大的經文，如：《大毗陀羅經》（《中阿含》第 43 經）、《小毗陀羅經》（《中阿含》第 44 經）、《正見經》（《中阿含》第 9 經）等。這些都是佛陀回答發問者而令他們充滿法喜的經文。

阿毗達摩

阿毗達摩是分析物質的本質和元素的一門學問。

阿毗達摩（論藏）是收錄在經藏中佛陀教義的濃縮。

經藏中展示了對治「苦」的學識，使我們心靈得到訓練和發展。這種學識領導我們過著平穩、被尊重、不受傷害和神聖的生活；從學習佛法中，我們能明確的了解和規範我們的日常生活。在經藏中存在很多特殊名詞，這些特殊名詞需要通過詮釋，才能令人了解它的科學性。在經藏中要了解的是一般的「法」，而在阿毗達摩中要了解的是絕對的「究竟法」。對阿毗達摩的詮釋，就好像科學家在詮釋科學名詞一樣。

只有在阿毗達摩裡，充分的解釋了人類如何因自己的心念或外界的誘惑而締造「善業」或「惡業」。阿毗達摩清楚的分析了四大元素的本質與特性；這些都能在經藏中找到，阿毗達摩只是經藏的濃縮。

通過經藏了解佛法所獲得的知識，就好像在學習病理學；所獲得的知識，只能治療某些疾病。而一位合格的醫生，如果與擁有全面的知識。這種特殊的知

識，將能更廣泛的分析病因，和治療疾病。這種特殊的知識，令他處於更方便的位置，更有效地執行他作爲醫生的任務。同樣的，一個人通過學習阿毗達摩，將能更了解心的本性和心理分析的能力；他將不再犯錯並發展了對治各種邪惡的力量。

阿毗達摩指示了正確的信念和其他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如：「我」、「你」、「人」和「世界」等等。這些概念都是因爲不了解事物真正存在的真相。這些概念無法反映真正的歡愉、永恆或不永恆的因素，以及了解一切有生命或無生命物體的元素或動力的真相。阿毗達摩指示了絕對的「究竟法」，讓你了解人類或其他生物，這種對人類本質的分析，遠遠的超過從其他方面而獲得的學識。

阿毗達摩顯示了「究竟法」(paramattha dhamma)的真相，它共分爲四類：

一、心法 (Citta)：

思想或意識，與知識或經驗類似。心法是意識的瞬息境界。

二、心所法 (Cetasika)：

心所法是心法的衍生。

三、色法 (Rupa)：

物質的物理現象。

四、涅槃法 (Nibbana)：

一種無法以語言解說的最高境界。

心法、心所法和色法因條件而存在（因緣法）。如果失去存在的條件，它們就自動的消失；因此它們也屬於無常法。而涅槃法是非因緣法，它不因外在的條件而存在，它不曾升起也未曾落下。這四種法，通過我們所給予的名詞解釋，對它們有了一定的了解。除了這四種法以外的一切，包括或不包括我們自己？過去、現在和未來？粗或細？低或高？遠或近？這一切都不是我們要究竟的真相。

心法、心所法和涅槃法，也稱爲「名法」(Nama)。涅槃法是「非因緣名法」，心法和心所法是「因緣名法」。這兩種「名法」和「色法」構成了我們的物質社會，包括人類在內。「名法」與「色法」在阿毗達摩內分析得很清楚。就連「生」和「死」也一樣分析的很清楚。在阿毗達摩裡清楚的標明如何對佛法生起信念和了解真如；這讓我們更接近解放自己的道路。阿毗達摩引導我們和這個世界的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絕對的真理。

在阿毗達摩所顯現的真理，無法在東方或西方的學術論著中找到。意識從分析上被分類，並根據重點而下了定義，各種意識都被清楚的理解了；意識就像流動著的清流，這是威廉・占士的看法，他是一位對阿毗達摩有清晰認識的西方學者。一位真正認識阿毗

達摩的人，完全理解到沒有靈魂的存在 (Anatta) 。這點在學術立場上是非常重要的。

阿毗達摩解說了這世間生死輪迴的定律，支持了業力導致輪迴的說法。爲各種心法下了廣泛和詳細的定義，比如物質的本性、形態和因素，名與色（心和物）的關係等等。

《阿毗達摩・攝義論》(Abhidhammattha Sangaha) 裡，解說了因緣法。這是一種獨特的見解，無法在世間其他的學說中找到類似的見解；因爲這是經過分析後而發展的學說。阿毗達摩並不是爲膚淺或浮誇的讀者而設立的。

從哪一點可以看到阿毗達摩和現代心理學的異同？現代心理學受了一定範圍的限制，而阿毗達摩卻通過各種心理境界說明了各種心識；最大的不同是阿毗達摩不接受靈力或靈魂的概念。

阿毗達摩對心識本性的分析，並沒有透過其他渠道。阿毗達摩沒有現代心理學的成分，也沒有心的原動力或心的波動 (Javana Citta) 存在。

著名的心理學家各拉漢・豪威，在他的著作《無形的軀體》中提到：「就如心理學的先驅人物 G.H. 佐安一樣，很多心理學家發現他們更接近佛陀，學習一點佛法有助於讓他們理解二千五百多年以前那遙遠和沒有所謂現代心理學的年代，所提出的現代心理學問

題和解決方案。這充分的證實了古代東方人的智慧。」

有些學者認爲阿毗達摩並非佛陀的言教。但是，它確實是因爲詮釋佛陀的教義後，所發展而形成的。這些詮釋都是由當時一些有學問的僧人主持的。因此，在傳統上把它當作佛陀教義的一部分。

根據一些論著的記載，佛陀的母親死後往生天界，佛陀曾經在天界三個月，爲母親及其他天人講述阿毗達摩。主要的講題 (matika) 是善法 (kusala dhamma) 和不善法 (akusala dhamma)，過後，佛陀向舍利弗 (Sariputta) 尊者重覆的論述了這些「法」，後來這些法被記錄成六部經論。

從古至今，一直在爭論阿毗達摩是否佛陀親口言教。但是這些爭論也只引起一些學院派學者的興趣。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阿毗達摩的內涵。阿毗達摩是覺悟的根源，是佛陀所教誨的。所以阿毗達摩的內容，都可以在經藏中找到，這些都是在佛陀以前無法見到的論說；但是，有些人卻宣稱阿毗達摩並非佛說，阿毗達摩也沒有必要重覆經典的論說；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邪說。

根據上座部的傳統，阿毗達摩的精神、思想和整體都契合佛陀的教義；雖然這些詮釋和論述可能是出自後來的佛陀弟子之手。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它對我們個人的提升。佛陀應用阿

毗達摩的知識，解決了許多心理、生理和哲學上的問題。爭論於佛陀是否曾經親口講述阿毗達摩，對我們理解真理並無幫助。

另一個問題是：阿毗達摩的實質是否佛法的修行？這問題見仁見智，要看個人對修行的理解；有些人的悟性高，心靈和個性都獲得充分的發展，各種心識都能得到平衡。而有些人的修行是基於怖畏心，有些人是爲了獲得神通。阿毗達摩有助於那些想深入和清晰的了解佛法的人。它護持那些發展內觀禪定的人，使他們理解無常、苦和無我。阿毗達摩並非只對禪定的修行者有益，它一樣的有助於世間忙於日常事務的人群。我們通過學習阿毗達摩而對究竟法有所了解，因此而獲得利益。阿毗達摩對理解和教導佛法也有很大的幫助。比如對一些佛學專門知識或專有名詞的了解，如：「法 (Dhamma) 、業 (Kamma) 、輪迴 (Samsara) 、行 (Sankhara) 、十二因緣 (Paticca Samuppada) 和涅槃 (Nibbana) 等等，唯有通過阿毗達摩才能獲得正確的解釋。

心和物

（名與色）

什麼是心？不是物。什麼是物？不是心。

根據佛教的說法，生命是心和物的結合。心包括了受、想、行和識。物是四大元素的組合，包括了固體、流體、動體和熱。

生命是心與物的組合；老是心與物的失調；死是心與物的分解；再生是心與物的中心組合——當肉體死去後，精神力在一個不同的物質狀態或身體中形成一個新的組合。

心與物的關係，就好像電池與汽車引擎一樣。電池發動了引擎，引擎發動後爲電車充電；這樣的組合，促成了汽車的運行。同樣的道理，物使心作用，心使物活動。

佛教認爲生命不只是物質而已，整個生命過程依靠因果來持續和流動。精神和物質兩大因素組成了小至變形蟲，大至大象，乃至一切衆生包括人類在內。

雖然，有些人認爲生命只是物質現象。但是，有些前衛的科學家已經開始接受，心識於物質形成之

前，已經是生命的起源這種觀點了。佛教稱這種觀點爲：「再連接的意識」。

我們每個人都存在於心和物裡，除了心識範圍和物質現象，再也沒有別的。我們從心與物的範圍裡，認識到沒有「自我」和靈魂的存在。在精神上，我們也不是對一切都有所認識。比如當我們受傷時，感覺到痛的不是我們的身體，而是精神。當我們感覺到餓時，不是我們的胃覺得餓，而是我們的思惟。但是，我們的思維並不需要補充食物，卻能引導身體補充食物。這些都是心與物在作用，它們互相的依賴，相互的支援。在我們的生命中，心與物無時無刻的都在作用。透過對心與物的了解，我們洞察到：

一、我們到底是什麼？

二、我們找到些什麼？

三、是什麼與我們同在或環繞我們，又爲什麼？

四、什麼是我們所欲求達到的心靈目標？

洞察生命的本質後，我們了解生命有如夢、幻、泡、影，即生即滅。一切的生與滅都是因緣的條件反應。

四聖諦

我們在這裡做什麼？我們對生命感到快樂嗎？什麼是苦的根源？我們如何結束苦並達到永恆的寧靜？

四聖諦是佛陀教義的主導。是讓我們理解世間真相的知識和真理。當我們知道世間一切現象都是短暫的和苦的時候；了解到在這物質世界裡，根本沒有快樂可言。唯有通過心靈的淨化和智慧的發展，才能得到永恆的寧靜和快樂。

四聖諦是佛陀教義中最重要的一環。佛陀宣說四聖諦是爲了讓我們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根據《出轉法輪經》(Dhammachakka Sutta) 的記載：佛陀證悟後，於鹿野苑首次爲五比丘開示時，所宣說的就是四聖諦和八正道。

什麼是四聖諦？四聖諦是：

一、造成諸苦的苦，苦聖諦。

二、苦的起因，集聖諦。

三、苦應滅，滅聖諦。

四、滅苦之道，道聖諦。

在巴利文中 Dukkha 有多重含義，如：困擾、不滿足、疼痛、不和諧等意思；在四聖諦中，我們採用了意義更深入和廣泛的「苦」爲它下定義。「苦」包括肉體和精神上的「苦」，如：生、老、病、死。「苦」與舒適界限分明，永遠站在不舒適的那一邊。但是，很多人不理解當歡愉和快樂的時候，那也是「苦」；因爲歡愉、快樂是不永恆的，一旦失去時就轉化成「苦」了。因此，「苦」佔據了整個生存的空間。我們的快樂或悲傷，甚至我們的整個生命都是「苦」；只要我們活著一天，就要接受生命就是「苦」的真相。

有些人認爲生命就是「苦」是一種悲觀的看法。其實，這一點也不悲觀，而是一條正確理解人生的道路。當一個人生病時，不承認自己有病，不願找醫生診治。這是不正確的觀點，是一種愚蠢的行爲。因此，這種錯誤觀或悲觀，不能令人了解生命的真諦，無法解決生命中的問題。四聖諦清楚的解釋和分析「苦」，並指示了對治「苦」的方法。如果佛陀只限於分析「苦」的真諦，而不指示對治「苦」的方法；那麼，人類將是無助和沒有希望了。佛陀不止爲我們分析了「苦」，也爲我們提供了對治「苦」的方案。當佛教徒都知道如何對治「苦」時，它們又怎麼會悲觀呢？佛陀的教誨，令人類充滿了希望。

另一方面，生命是「苦」，並不表示人類因此就沒有快樂、歡愉、榮幸等情緒。佛陀的教誨，也能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充滿法喜。當我們深入了解時，一切樂受都是不永恆的。當我們在享有快樂、友好、摯愛、青春、健康時，要了解到這一切即將轉化爲「苦」。因此，當一個人在快樂時，不要忘記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勤奮的尋求解脫之道。

我們要對治「苦」，就必須先了解「苦因」。根據佛陀所說，欲 (tanha) 和貪 (raga) 就是「苦因」（集）這是四聖諦中的第二聖諦——集聖諦。人類追尋欲樂、追尋物質、追尋永生、追尋不死，但是，這一切都會讓他們失望。人類所追求不止於物質方面肉欲上的快感、財富和權力，也追求於精神方面的，如：想法、看法、意見、概念和信仰等等。貪欲帶動愚癡，使人蒙蔽，看不清真相。認清楚「我」，了解「無我」(Anatta) 的道理，思考於不永恆、變動和死亡；那麼，「苦」就開始遠離你了。

自私的危險：

欲望是火燄，能燒毀一切生命；人類的任何一種活動，都是由欲望生起的。從人類到各種低等生物，在本性上都充滿了欲望。從動物侵襲對方，到人類的戰爭、殺生、欺騙、撒謊等不良的行徑，可以證實這

一點。欲望佔據了一切生命，是生命中最大的弊病。是欲望導致衆生輪迴不息。

當我們明了「苦」的真諦後，就應該消滅「苦」。我們應該如何滅苦呢？滅苦的根源就在於捨棄欲望。這是第三聖諦——滅聖諦。沒有欲望的清淨境界就是——涅槃 (Nibbana) 。涅槃的巴利文 Nibbana 是由字根 ni 和 vana 組成，原意就是捨棄欲望。這是一個沒有苦受和輪迴的境界，也沒有生、老、病、死。這個境界並非人類的語言可以解釋得清楚。涅槃是一個無生、無因緣、無造作、無組織的境界。在我們居住的世界裡，要造就一個無生、無因緣、無造作、無組織的環境是不可能的。

涅槃是一種理想，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思維方式來究竟涅槃；但是，這並不是正確了解涅槃的方法。要正確的了解涅槃，必須先認識「八正道」，同時要勤奮、有耐心和淨化自己。通過心靈的發展和道德的培養，我們正確的認識了第三聖諦——滅聖諦。

「八正道」是第四聖諦，是引導我們邁向涅槃的聖諦。通過八種正確的生活方式，我們走向正道——苦滅之道。佛教徒學習和了解生命中任何細節，「八正道」也是爲我們帶來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徑；不但爲自己帶來幸福，也爲他人帶來幸福。但不是所有自稱佛教徒的人，就能理解這個真理，他必須深入的去了

解和實踐這個真理，才能過著神聖的宗教生活。

八正道——中道

八正道是不走極端的中道，是領導神聖的宗教生活的正道。

八正道是佛陀教義中最傑出的真理，是指引生活的正道。八正道也稱爲中道。佛陀教誨弟子們，正確的修行方法是避免兩個極端——縱欲和自我苦行。中道是正確的生活方式，不存在外在的影響，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爲作爲引導的一種修行方式。實踐於正道，不畏懼任何外在的力量或神、魔。根據八正道修行是一種正確的修行方式；正當的行爲，是一種自我的要求，目的就在於淨化自己。

中道是一種有計劃的內心訓練和發展的過程，一個人可以透過對中道的實踐來訓練和發展自己的心靈，而不是通過膜拜或祈禱。佛陀說過，任何人只要根據佛法而生活，將獲得佛法的護持和指引。當一個人根據佛法生活，他也同樣的生活在和諧的世間法裡。

每一個佛教徒都被鼓勵以佛陀所宣教的八正道過生活。依八正道的生活方式，可以脫離今生或來世的憂苦和災難。他的心識也將獲得發展，因此而遠離邪

惡，獲得道德修養方面的增長。

八正道就好像一張地圖，指引遊人到正確的目的地。我們需要八正道來指引我們邁向涅槃——人生的終極目標。要達到涅槃境界，就要修證八正道。信徒們需要發展八正道的三種特性——戒 (Sila) 、定 (Samadhi) 、慧 (Panna) 。透過戒、定、慧三學的發展，才能獲得心靈上的全面發展。首先，必須持戒，使自己的行爲利益衆生，持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當戒學獲得發展後，他已完全能控制自己的心識，這時，他開始發展定學；通過定學的發展，智慧自然生起。

逐步進展：

透過那無盡的智慧，佛陀知道不是所有的衆生都有相同的根基來獲得心靈的發展。因此，他宣說了八正道，指示了心靈修行的實際道路。他知道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這一生獲得圓滿的心靈發展；因此，他宣說了戒、定、慧三學，讓衆生能在多世的生命中獲得精進。八正道引導修行者進入絕對究竟和無苦的境界。

正道的生活：

八正道的內容如下：

戒 Sila	正語	Samma-Vaca
	正業	Samma-Kammanta
	正命	Samma-Ajiva
定 Samadhi	正精進	Samma-Vayama
	正念	Samma-Sati
	正定	Samma-Samadhi
慧 Panna	正見	Samma-Ditthi
	正思	Samma-Sankappa

慧學：

什麼是正見？正見就是對四聖諦有所認識，或了解事物的真相。正見也指明了各種善業和不善業，及它們對人類身、語、意的影響。認識「業」以後，人們就懂得遠離邪惡和向善，締造美好的生活。當一個人擁有正見時，他了解人性的三種本質：無常、苦和無我，也了解十二因緣法。當一個人發展了正見之後，覺悟於真性，斷除邪惡之根，因此而獲得解脫。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發展智慧，從智慧中獲得對自我、對生命和對一切現象的正見。

當一個人獲得正見後，他將進一步發展正思，這就是擁有不動搖的心、正確的抱負和正確的思想。在精神境界上放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培養通往涅槃的

道德戒行。正思就是棄除邪惡的思想和培養純正的思想。正思是非常重要的，它影響了一個人思想的淨化或污染。

正思有三重意義：

一、放棄私心，爲世間謀求幸福，利益他人。

二、發展慈心，以慈心對治邪惡和傷害。

三、發展悲心，以大悲心對待一切衆生。

當一個人心靈之道獲得發展，在思想上，仁慈之心日益增長、不再傷害、不自私充滿了愛心和慈悲心。

正見和正思是屬於慧學，它培養善與道德的真性。

戒學：

戒學分三類：正語、正業、正命。正語即尊重於真理及他人的福利。也就是不撒謊、不毀謗、不造謠、不奉承及不胡言亂語。我們經常忽略了語言的威力，因此不關注於語言。但是，我們無時無刻都受到語言的傷害；語言有時候比武器要來得厲害。有時候，因爲一句話改變了你的想法，或因此導致犯罪。要發展和諧的社會，就必須先控制不良語言和使用正面的語言；只說一些真實、平和、善良和有意義的話。佛陀說：「令人愉快的言語，像蜜糖一樣甜；真

實的言語，像鮮花一樣芳香；不正確的言語卻像污穢物。」

正業是戒學中的第二項。正業就是珍惜生命、珍惜財物和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業和五戒中的前三戒息息相關，那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生命比一切都珍貴，大家都害怕被懲罰，珍惜生命畏懼於死亡。我們在珍惜自己生命的同時，也應該更愛惜其他衆生的生命，不要對其他衆生造成傷害。珍惜財物就是：那些不屬於我們的財物，不要據爲己有，比如：偷盜、欺騙或搶奪。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不要瞎搞正常婚姻以外的性關係，要信任和愛護自己的配偶。通過正業，我們能締造一個更平穩和更適合人類居住的社會。

正命是戒學中的第三項。正命指示了人類在這個社會中如何獲得生存的權力。正語和正業之道爲我們如何珍惜真實、生命、財物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命卻指示了我們如何在不違反道德準則中生活。佛教徒應該遠離五種不道德的行業：人口買賣、武器買賣、肉類買賣、酒類和麻醉品買賣和毒品買賣。有些人說，他們從事這類的買賣是爲了生活，所以他們並沒有犯錯。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說服力；如果他們沒有錯，那麼，小偷、殺人犯、歹徒、凶手、走私犯和騙子，也可以這麼說：他們從事這些不正當的行業

並沒有錯，同樣是爲了生活。

有人認爲釣魚和狩獵是一種高尚的娛樂，屠宰動物是爲了食物，因此並不犯戒。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是因爲對佛法缺乏認識的緣故；這些都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任何生類都不應該對其他生類造成傷害。這些傷害都是一些沒有必要的傷害。對生命抱著錯誤的觀念，並非佛陀所教。佛陀說：

「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在不安定的日子裡活了一百歲，不如一個持戒和有禪定修養的人活一天。」

《法句經》V.110

寧可死得有道德和值得尊敬，也不要活得像一個邪惡和狡猾的人。

定學：

定學共有三項：正精進、正念和正定。通過定學的鍛鍊，可以淨化自性和獲得智慧；也能夠更有效的控制我們自己的心識，從而獲得真如和善性，並爲我們打開了證悟和解脫的大門。

正精進，就是正面的發展，如：通過不懈努力、堅韌不拔的意志，學習和實踐佛法，而獲得各方面的進展；這就是正精進。正精進有四種屬性。

一、已生惡令滅。
二、未生惡令不生。
三、已生善令增長。
四、未生善令生。

正精進於我們的生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令我們的精神境界獲得充分的發展，讓我們更清楚的認識我們的自性。

正精進和正念關係密切。身爲一個佛教徒，培養正念是必要的。佛陀說過，正念是唯一滅苦的途徑。正念有四種屬性：

一、正念於身（身念處，觀身不淨）。
二、正念於受（受念處，觀受是苦）。
三、正念於心（心念處，觀心無常）。
四、正念於法（法念處，觀法無我）。

正念體現於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一切受、想、行、識都受到「念」的支配。因此，我們生活中，應該非常關注於「念」，使「念」清晰，培養正念。

正念影響了我們的身、受、心與法，及其他一切的有關行爲。因此，導致於我們嚮往「正定」。正定導致我們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都能獲得「專注」

（心一境性）的能力；心識關注於一個目標，不受外在所有因素的影響。通過正確的途徑鍛鍊正念，可獲得兩種利益。

一、在身心方面獲得平靜、舒適和歡愉。

二、提升心的洞察力，生起觀想事物本性的能力，進而引發智慧。

八正道是佛陀教義中的精粹。是完整的心靈發展的原動力。是佛陀爲衆生找出的病源——苦，和診治的唯一方法。「苦」的根源就是欲念和貪；當消除欲念和貪後，就能輕易的進入無苦的涅槃；這就是八正道的真正定義。當一位高明的醫生在爲病人診治嚴重的疾病時，他不單治療病人的肉體，也給病人做了精神上的輔導。八正道是滅苦的唯一途徑，同時也是對治輪迴的良方，發展我們的心識和提升我們的本質；它指示了如何獲得心靈純淨和通往無苦境界的道路。

萬物無常

凡是存在的都在變化。永恆不變的，根本就不存在。

當我們正視我們的生命時，我們會發現它無時無刻都在兩個極端和對比間，不斷的流動和變化。我們注意到世間的一切浮沉、起落、成敗、得失；我們受到尊敬和侮辱、讚譽和譴責；同時，我們也感覺到我們的心反應了幸福和憂愁、愉快和沮喪、得意和失意、希望和恐懼。這些情感的浪潮將我們托起又將我們摔下，不讓我們有片刻的休息，繼續受到新浪潮的衝擊；我們期望如何能站穩在這些浪潮裡頭？我們如何建立我們生命的大廈於此永無休止的浪潮中？

這世間的任何一種快樂，都是來自許多的失望、失敗和挫折之後。這世間的快樂都是病態的，在拼命和死亡之間成長。這世間在不久前和我們一起悲憫，不久後又需要我們的同情；這樣世界需要寧靜。在這樣世界裡，我們的朋友，第二天就變成了傷害我們的敵人了。

佛陀形容這世界是永無休止的變化和消長的。一切都屬於無常、變動的，有如流水一般，一切都在不

停的變化、浮沉、盛衰。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聚散於無常之中，反覆的生滅，反覆的輪迴。生命不斷繼續的運行、變動而到死亡。物質或其形式在生命中，無論有沒有表現出來，也都不斷的在運行、變動乃至毀壞。這種萬物無常的本質，是佛陀教義的重點之一。絕對的真實並不屬於這個世間，有絕對就不可能有生死。不管任何事物有起源就有毀滅，無常是事物的真正本性。

當認清楚無常的定律後，就會理解到爲什麼佛陀否定這世間有永恆的實體存在。物質和精神都屬於虛妄和抽象的，一切都是因緣假合，相互依賴而生起的作用。

今天科學家們正開始接受佛陀對於無常的定律。科學家認爲世界上根本沒有實體或穩固的東西；每一件東西都屬於一個流程，由兩個點聯繫在剎那間產生的作用。沒有一件東西是相同的，整個世界都存在於這迅速運行和變動的流程中。科學家並不因爲這種論調而感到恐慌。佛陀說過，宇宙或我們居住的世界是循環不息，永無休止的生滅；正如人類的生命一樣。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會結束，以前發生過，將來也一樣會發生。

「世界是一個過渡的現象，我們屬於時間的世

界。每一個寫下來的字、每一件石雕、每一幅圖畫、每一件人類文明的創作、每一代的人，有如夏日的落花、落葉一樣的被遺忘。有存在就有變化，沒有變化就不存在。」

《雜阿含經》

宇宙的一切，如：神靈、人類、動物和一切物質，都受到「無常」這一定律所支配。

佛陀說：

「身如泡沫，
受如水花，
想如霧氣，
行如芭蕉，
識如戲法。」

《雜阿含經》

業力

業力不具備人格性，它是根據我們的行為而運作的自然法則，這法則本身沒有立法者。業力自行運作，不受任何外力或主宰的干預。

有一首童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用來解釋業力是最恰當不過了。

對農人而言，業力就是：「種下什麼種子，獲得什麼收成。種下壞的種子，得不到好的收成。」

對科學家而言，業力就是因果律，有什麼「因」就獲得什麼「果」。業力也稱為道德因果律，在道德範圍內因果律的運作，與在物理範圍內的運作是一樣的。

「一切善法，以心意為主導，一切事物的形成，都是心意在造作。如果以污染的心意發諸於語言、或行動，那麼苦惱將緊緊的跟隨他，好像車輪隨著牛的腳印一起前進。」

《法句經》V.1

「一切不善法，以心意爲主導，一切事物的形成，都是心意在造作。如果以純淨的心意發諸於語言、或行動，那麼安樂將緊緊的跟隨他，好像影子跟隨著我們的身形。」

《法句經》V.2

業力是一種本能的行動。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一種原動力，叫做本能的傾向或意識等等，以固有的本能（業習）推動每一個意識（包括推動心理或生理），意識轉化爲行動；行動的重覆，就變成習慣；習慣轉化爲個性。在佛學裡，這整個過程就叫做「業力」。

就業力的本義來說，它擁有善性和不善性。可以是心智活動，也可以是意志作用。佛陀說：「業力就是意志力。」業力不是實體，只是一種過程、一種行爲、精力和力量。有人爲業力下了這樣的定義：「行爲的影響力」，是我們的自作和自受。人類所經驗的苦樂，都是自己身、語、意活動的結果。成功、失敗、愉快、憂愁等，都是由我們的身、語、意的造作而生起的。

業力不具備人格性，它是根據我們的行爲而運作的自然法則，這法則本身沒有立法者。業力自行運作，不受任何外力或主宰的干預。因爲沒有潛在的管理員和執行賞罰的執法者，所以佛教徒不需要依賴對

超自然的力量或神靈的祈禱來影響業力。佛陀說：

「業力不是前世命運注定的，也不是一種需要讓我們無條件的交出自己，讓那些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來做裁決。」

佛教徒相信：「人類種下什麼因，就獲得什麼果。」我們現在所得到的，是基於過去所製造的因；我們將來所得到的，是基於現在所製造的因。換句話說，人的現在不等於他的過去，人的未來也不等於他的現在。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一直都在流轉變化。

業力不是絕對的，佛陀說：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已經注定，那就無法擁有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精神生活了。我們必定成爲過去的奴隸。」

假使每一件事情都是注定的，我們將無法培養道德和增長心靈的力量。因此，佛陀既非「宿命論」者，也非「非宿命論」者。

不要誤解業力：

不要誤解業力，也不要以不理智的觀點來看待業力。在《增一阿含經》中，建議智者要研究和放棄以下觀點：

一、相信一切事物都是過去世所造的業。

二、相信一切業都是超自然的靈力或神所締造的。

三、相信諸法的生起，是無因、無果的。

假如一個人成爲殺人犯、盜賊或奸淫犯，是因爲過去的業力造成，或是一種超自然的定律構成，或只是一種偶然發生的事，那麼他就不需要爲自己的邪惡罪行負責了。

另外一種對業力的錯誤觀念是：以爲業力只執行於某些擁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身上。事實上，人類的命運，一點也不受他所選擇的宗教所左右。不管他選擇什麼宗教，他的命運還是完全由他的行爲、語言和意識所決定。只要他造善業和過著沒有污染的生活，他來生一定會重生於快樂的境界。如果他造的是惡業，同時心中充滿邪惡的意念，他的來生肯定在惡趣（三惡界）中渡過。因此，佛教並不認爲，只有那些以祈禱爲宗教的人，可以在死後上升天堂。一個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麼，只有他的心識能決定他今世或來世的命運。業力的重點，不在於死後獲得正義；佛

陀沒有秘密，也沒有私人的動機，他沒有向我們承諾，實踐他的教誨，將會在來世獲得虛無縹緲的幸福。他也沒有以業力這一定律來保護富有的人或慰藉窮人，保證他們在來世獲得幸福。

佛要對業力的詮釋，說明了人類不平等的現象。這些不平等現象不單是自遺傳、環境或自然形成，同時也是我們的業力或是我們自己的行爲導致的結果。然而，我們必須了解——業力是決定我們一生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業力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我們無法以肉眼來觀察它，和了解它如何作用。以種子爲例：業力的結果潛藏在意識中；如同枝幹、葉子、花卉、果實蘊藏在種子中一樣。在良好的因緣條件下，如：陽光、土壤、水分都具足時，種子開始萌發，枝幹、葉子、花卉、果實將會從很小的種子開始茁壯成長。

業力的作用，也可以用銀行的戶口來作比喻。一個人在今生的德行、慈悲、仁愛，就會令他的善業增加；這有如戶口裡的儲蓄，然而他必須不斷的儲蓄，要不然戶口裡的積蓄用完了，他就會破產。到時，他將歸咎於誰導致他造成悲慘的環境呢？他既不能責備別人，也不能抱怨命運，他要爲自己負責，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做爲一個優秀的佛教徒，絕不會是一個逃避者，他必須面對生活。業力不是逃避就能擺

脫的，積極的行善和個人的幸福是分不開的。不造業就無業是一種錯誤的觀點，終究逃避不了業力的牽絆。

佛陀說：「想要逃避惡業的人，在這世間是無法找到躲藏的地方。」

《法句經》V.127

對業力的理解：

理解業力，就會讓我們了解到，我們要對自己的悲傷或快樂負責；我們是自己業力的締造者。佛教認爲人類有一種塑造自己的業力來影響自己生命的本能。另一方面，人類不是自己行爲的囚犯，也不是業力的奴隸，也不是受業力操縱的機器；反而我們是業力的主人，業力自動自發的爲我們服務。人類不是自然的產品，人類具有強大的能力去控制業力，人類心識的原動力比業力更強大，因此他可以完全控制業力，讓業力爲他服務。人類不需要臣服於自己所締造的業力，而放棄了自己的希望和努力；他可以累積善業來抵消惡業，他可以用善行和德行來使自己的心識獲得淨化；不須要靠禮拜、祈禱或其他宗教儀式來消災去惡。人類只要以智慧去嘗試過崇高的佛教生活，

必定能自我解救和心靈上的解放。

人類必須應用後天的一切條件來達到自己的理想；命運就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一切都不是我們最初自覺性的選擇，但卻能追溯到我們過去的業力。目前，如果我們放縱自己的行爲，根據現有的因緣來行動，我們將可能有得亦有失。

業力等於人類的行爲，人類的行爲締造了業力。人類的行爲並非全部都帶意識性的；業力也一樣，無法全部都以善業或不善業來區分。佛陀因此宣說了業力與心識活動的關係。無論是善行或惡行，如果當初是在沒有任何意識或任何意圖之下實行的，就不一定在來世獲得強有力的果報。然而，這些非意識性的行爲，如果其本質是屬於愚癡的，就免不了果報。無知的小孩子也和成人一樣會種下惡因，只要他們的行爲是屬於有意識性的惡行，就逃避不了惡報。比如，一個小孩子碰觸一根燒紅的鐵棒，他不可能不被燙傷。業力的作用也是一樣的，不偏不倚，就如地心吸力一樣。

安古里瑪拉（指魔， Angulimala ）和阿育王的徹底轉變，說明了人類的潛力足以控制業力。

安古里瑪拉是一位攔路大盜，殺害過數千人；我們能以他的惡行來爲他下定論嗎？他在有生之年，證得阿羅漢果。就這樣，他跨越了他過去所造的種種惡

業。

阿育王是印度中興的帝皇，他爲了擴張版圖，在戰爭中殺害了成千上萬的百姓。然而，當戰爭結束後，他完全改過自新，也因此轉變了他一生。著名的歷史學家 H.G. 衛爾斯，給他下了這麼的評論：「歷史上無數的帝皇，有不少人締造了文治武功，但其中有阿育王的名字，如星星一樣照耀千古。」

其他與業力有關的因素：

佛教相信人類能控制業力，但不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業力所導致的；但是佛教並不忽視自然界其他的力量。根據佛法，有五種過程或自然規律，運行於我們的身心世界。

一、有關季節性轉變的自然規律。

二、有關胚胎或種子順序生長的自然生物學規律。

三、有關道德行爲和因果的業力法則。

四、有關電力和潮汐的物理現象。

五、有關潛在意識過程的心理規律。

業力被認爲是五種自然規律中的一種，用以解釋世間的種種變化。

業力能被轉化嗎？

業力經常被環境所影響，善業或不善業的形成力量支持或反對這種自我運行的業力規則。其他促成或妨礙業力的是：出生背景、時間或環境條件、外表、個人的才智和努力。

一個有利的出生背景 (gati Sampatti) 或不利的出生背景 (vipatti) 能發展或阻礙業力的實現。舉個例子來說明：當一個人出生在高貴和幸福的家庭中，他生活得很愉快，他那幸福的生活背景，爲他提供了一個善業運轉的機會。即使他並不聰明，因爲善業的果報而令他出生在富貴之家，他將因爲他的家庭、他的父母而受到他人的尊敬。同樣的，當一個人出生在不好的生活背景，他就不會有同樣的待遇了。

美好的外表 (upadhi sampatti) 和不美好的外表 (upadhi vipatti)，也是兩個重要的因素。它可以妨礙或協助業力的運作。有人因善業的果報而得到好的出身，可是這好的出身又被某些惡業所阻擾；那麼，他將不能充分的享用他的善報。這好比一位王儲，因爲身心的缺陷而無法繼承王位。外表美觀也是一種善報，即使他生長在貧窮的家庭，他一樣能發揮影響力；我們會發現，有些人從低賤或貧窮的生活背景中，崛起而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

時間和環境條件也是影響業力的兩大因素。當生於飢荒或戰亂的時代，大家都被迫生活在同樣的生活背景，接受同樣的苦難和同樣的命運安排。這種不如意的生活背景也可能是惡業的顯現。在另一方面，好的時間或好的環境條件也可以阻礙惡業的運作。

努力和才智是影響業力運作的最主要的因素。沒有努力，無知和精神方面都不可能獲得進展。一個人如果不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困難和治療自己的疾病，或勤奮的使自己精進；那麼，他的惡業種子將得到適當的因緣而萌芽。如果他努力的去克服困難；那麼，善業將協助他，讓他獲得全面的發展。在佛陀《本生經》故事中，在佛陀的某一世，佛陀還是菩薩的時候；有一回，這位菩薩乘船出海，遇到海難；全船的人都在祈求神明的保佑，而菩薩卻努力於尋求自救和救護他的母親；結果船沉了，全船的人都淹死了，只有菩薩和他的母親得救。

業力的運作與出生背景、時間或環境條件、外表、個人的才智和努力息息相關。雖然有些人嘗試透過其他種種的方法來抑制業力的運作；但是，只要他還處在於生死輪迴的境界裡，他就無法脫離業力的束縛。只要因緣一成熟，他以往所抑制的業力照樣萌發。這是世俗生活中不可易變的定律，就連已是最後一生佛陀和阿羅漢，也無法避免；還是一樣要受到業

力的召感。

時間是人們體驗業力的另一種因素，人們只能在這一世體驗某些果報，有些果報要到下一世才會成熟。有些果報要等到停止生死輪迴證悟涅槃後才消失。這主要的原因在於最初的發心和願力 (Javana Citta)，導致他的心識向善或向惡的方面發展。

業力是一種人類的原動力：

那些不相信業力的人，應該了解業力不是藉由各種不同的宗教所產生的。雖然興都教、佛教和耆那教都承認業力，也爲業力做了詮釋。但是業力是一種宇宙規律，並不屬於任何宗教所擁有的。不管他信仰什麼宗教，他一樣受到業力的牽制。那些一生安住於這宇宙定律的人，將會體驗到和平與快樂。業力不偏不倚的對待每一個人，無論他相信或不相信，無論他有無宗教信仰，業力作爲一種宇宙規律與他同在。請認清楚，業力並非完全屬於佛教的財產。

如果我們了解業力，知道它是一種無始的動力；業力和電力一樣，無法找到它的起始點；業力只是一種因緣的假合。如果說業力的源頭是意志力，這是一般世俗的說法；就好像一般人都認定河流之水來自山頂一樣。

好像浪濤融匯於海洋一樣，一個意識流向另一個

意識，一個意念併入另一個意念；這就是業力的作用。佛陀說：

「生命是每一個衆生的動力，在業力的啓動下自性運作。」

業力是一種能量表現，不能在意識或身體中找到；就好像芒果並不是事先收藏在芒果樹裡，而是根據某種特定因緣的結合而產生的，這就是業力。業力有如風和火，它不蘊藏在宇宙的任何地方，只在某種特定的因緣下而存在。

輪迴

感官的不滿足是造成輪迴的最大原因。

輪迴對佛教來說，不僅是理論而且還是可證實的事實。信仰輪迴成爲佛教的基本教義。然而輪迴的信仰不僅存在於佛教，在其他國度、其他宗教裡，甚至以下自由的思想家裡，都有信仰輪迴的人。希臘的費達格拉斯 (Pythagoras) 能記得起他的前世；伯拉圖 (Plato) 也能記起他好幾個前世，伯拉圖相信人能輪迴十世。同時也會輪迴到畜生界裡。在古代的中國和埃及，一般都相信貴族和帝王能轉世輪迴。一名基督教權威奧里根 (Origen, 185-254) 也相信輪迴，他認爲沒有永遠受苦的地獄。十六世紀的意大利哲學家果拉那・布魯諾 (Gorana Bruno)，相信每一個人或畜生的靈魂都是由另一個衆生的轉世。在一七八八年著名的哲學家康德 (Kant)，批評了「永久的懲罰」，康德也相信輪迴於其他天國的可能性。另一位哲學家叔本華 (Schopenhauer, 1788-1860) 認爲：「只要有生存的意志，就必然有生命；就是生存的意識令生命得以持續運轉。」佛陀詮釋這種「生存意志」爲：對「生」的「執著」。

要實際驗證我們的過去世，是可能的，但並不容易。心的本質的轉變，使大多數人無法記憶起他們的往世。我們的心被貪、瞋、癡、慢、疑五種障礙所左右；因爲有這些障礙的存在，我們的「識」受了限制，因此無法識別往世。這有如一面鏡子被灰塵蒙蔽，照不出影像一樣。因此大多數的人不能回憶前世。白天，我們看不見星星，並不是星星不存在，而是太陽的光比它們還要強烈。同樣的，我們無法回憶起我們的往世，是因爲我們現在的「心」一直負荷過重；我們對每天遇到諸多的事故，生起了種種的思慮；因此，導致「心」的真性被蒙蔽了。

思考於「我們在世間的壽命是短暫的」，將有助於我們培養正確的輪迴觀。如果我們考慮到生命的究竟意義和目標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生經驗時，我們就能推斷在「人」的短短一生中，實在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他所想要做的事。經驗層次的範圍非常大，只要因緣成熟，人體所擁有的巨大潛能就可以獲得充分的發揮。知識是無限的，並以各種形態出現在我們眼前；特別是今日，我們只要稍加觀察，我們都會發現我們自己擁有高度的抱負，但是沒有時間去實現。同時，有一大堆激情、欲望、自私的動機和野心一直在於我們的內心中交戰，或與他人交戰；這種力量必須去嘗試、去征服、去壓制和去利用。一次的生命，不

夠力量來達到我們的理想；如果說我們只擁有一次的生命，又要用它來完成這麼多的事，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這無疑是開宇宙和生命的一個巨大而殘忍的玩笑。

佛教所闡述的輪迴學說，應該和其他的輪迴學說區分開來，佛教否定永恆的神創造存在的靈魂，也否定在無數的輪迴中，有一個不變的實體。

沒有「自我」或「靈魂」的存在，也由「因果」相對的不斷循環而獲得證實。因此，死亡後可以不通過「靈魂」的轉世而獲得重生。在生命中，每一個「念」都是生生滅滅的；嚴格的說，這種剎那間「念」的生滅，就是一種生死。因此，在我們一生中的每一秒鐘，都經歷了無數的生死。只因爲一個肉體，在支撐著心理路程的延續；因此，我們認爲身和心的結合，就構成單獨存在的「生命」。

一般上，我們以爲「死亡」就是身體活動力停止作用。當身體失去了活力，它就不再支持意識的流動；可是，只要對生命有一點點執著，有一個想繼續生存的貪念；那麼，意識之流就不因爲身體失去了活力而從此停頓。當死亡一發生，身體開始毀壞時，意識之流在渴望生存的驅使下，再度進入一個精子與卵子結合的生命體中，就這樣，當死亡後，重生的現象就即刻發生；記憶之流或許中斷了，感官意識也轉變

成另一個新的形態，而本質經驗的累積卻轉入一個新的生命體中；生命的循環又找到一個新的起點。

因此佛教認爲：「死亡既非永生，也並非絕滅。」新的生命開始後，接著是成長、衰老，然後又是另一個死亡。

當意識死亡之時，生理功能也跟著死亡。這就好像汽車鬆開了油門，引擎得不到新的動力而終止運作。同樣的，業力的生起或運作是沒有物質現象的。

佛教不相信「生」是在幸與不幸這兩個永恆點之中。也不相信死後有所謂的天使接送到永恆的天堂或地獄。佛家相信「生」是無數世間生命輪迴中的一段小插曲。佛教相信只有業力留在「心的潛在意識」裡。所有的衆生都將因爲自己所造的善業或惡業，在某段時間，輪迴於某個生界。這裡所提到的「心的潛在意識」，並不是現代心理學所提到的「潛意識」。

什麼是輪迴緣起的因？佛陀說，輪迴肇始於無明所緣起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就造成輪迴，當所有的欲望都消失殆盡時，就不在輪迴了。因此，要了斷生死，必須先滌除欲望，要滌除欲望必須先消滅無明；當無明被消滅後，輪迴就因失去了翼護而失去價值；因此，也就沒有再「生」的需要了。

無明導致人類以爲生命只有這一世的錯覺和不合理的觀念。另一種無明所導致的觀念，是以爲死後將

能得到永生或永滅。

佛陀說，只有四聖諦才能消除愚癡和「苦」，一個人要消除愚癡，必須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學習一種包容性強的利他行法；在行爲、學識和智慧上要有同樣的精進；同時，要降伏各種層次的欲念——包括個人的欲樂和自私心。

輪迴是如何產生？當身體不再具有活動的能力時，「生命源」並不與他同時消失，他會繼續以另一種生命形態出現；業力可以使這生命形態轉化爲人類或其他衆生。如果，一個人不全面的去發展業力，那麼輪迴就產生了。這種業力——包括貪、瞋、癡、慢、疑的存在，並不因爲身體的死亡而消失；它們繼續以不同的形態而重生，這就是輪迴。

今天，在很多國家裡，不斷的傳出有人開發了前世的記憶，這些人的經驗被完整的記載於新聞或刊物中。這些人，有些是從來都不相信輪迴的；卻因記憶起前世的瑣碎、片斷的生活經歷而相信了輪迴學說。很多資料顯示，他們的回憶的確和過去世的經歷相符。

通過催眠術也能獲得過去世的經驗，有些人能透過催眠而喚醒對前世的記憶。

輪迴是一種循環性的自然規律，它不屬於任何宗教的創造；因此，無論你信或不信有輪迴的存在，都

同樣避免不了輪迴的發生。只要心中渴望於生存，渴望於感官的欲樂或任何對心靈的執著，輪迴就會發生；這種強烈的意志力，存在於宇宙間所有的生靈。如果冀求擺脫輪迴，就必須做到不攀緣、不執著。在世俗的條件下，曾經看過或經歷過不確定或不滿意的生存經驗後，聰明的人定決定以正確的方法來排除輪迴，而那些不能減少自己的欲念或執著的人，就必須面對永無休止的生死輪迴。

輪迴是否與生死並存？

另一個難以理解的事，就是輪迴是否與生死並存？這是一個爭論性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爲人死後，輪迴現象即刻發生，不需要任何中斷。而有些學者確認爲人死後，在重生前，以一種類似靈魂的形態（中陰身）存在一段時間。而另一種說法是，否認了靈魂的存在，認爲人死後意識力或精神力繼續存在於自己的貪欲或執著的支持下。無論如何，輪迴是遲早要發生的事。轉世爲鬼類 (petas) 是最不幸的，它們的精神生命不能持久，在短暫的生命結束後，繼續輪迴。

另外一個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觀念是：一個人或許轉世爲畜生，而畜生也可以轉世爲人類；人固然不可能在其生理形態上變成畜生；但是，人類心理形態擁有畜生的本質，也有些人採取了畜生的生活方式；

就這樣，促使他轉世爲畜生。「心」和「行」的因緣，必須爲來世負責；有些人，可能由於前世對某種「心識」的濫用，而導致今世輪迴爲畜生。而有些畜生因不造惡業而轉世爲人。我們都知道，有些畜生非常聰明和善解人意，這點清楚的顯示它們傾向於人道的生命。

臨死前的片刻：

在臨死前的片刻，有三種潛在的意識 (Vinnana) 在作用——聯繫於重生的意識、被動的意識和生命延續的意識。當意識與生命分離時，聯繫於重生的意識開始生起，產生三種不同的信息。

一、聯繫重生的意識逗留在「識」的過程中，產生五種細微的意念，然後沉沒於生命中，也就是這一世生命結束的時候。

二、生命分離的意識生起，它中斷了生命與意識，也就是在這一剎那間，結束了目前的生命。

三、在一個生命結束之際，另一個聯繫於重生的意識生起於另一個生命之中，就在這一剎那，新的生命開始了。

這是佛陀所闡述的生死輪迴的過程；也只有在佛教裡，才會對這種自然現象，做出如此詳細的詮釋。

佛教徒面對死亡時，不認爲是生命的危機，反而

當作是一件正常的事；因爲，他們知到有「生」必有「苦」、衰老乃至最後的死亡。有些人形容的很恰當：「每個人一出世，就擁有死亡證明。」倘若，我們對死亡的看法如此理性及明智，我們就不會攀緣和執著於生命了。佛陀說：

「這是我的最後一生，我不再輪迴了。」

《法輪經》

涅槃

涅槃是最高的境界，它是願力塵世的永恆幸福，涅槃的幸福，不是那些沉迷於感官欲樂的人所能體驗得到的；涅槃是由寧靜中獲得。

涅槃是佛教徒的終極目標。什麼是涅槃？要知道涅槃是什麼並不容易，要知道涅槃不是什麼反而容易得多了。

涅槃不是空洞的寂滅；否則佛陀離開家庭、王國以及四十五年的弘法生涯——整個都是空洞的。

涅槃不是極樂世界，佛陀入滅後的幾個世紀，有些佛教徒把涅槃形容成極樂世界。他們將涅槃與外道的天堂劃上等號，是爲了吸引資質較差的信徒和堅定他們的信仰。結果，涅槃變成一個很美的地方；在那裡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每一個人都獲得永恆的幸福；這種論調非常動聽也非常吸引人，可是這並非佛陀原本所介紹的涅槃。佛陀住世時，並沒有否定早期婆羅門教所嚮往的天堂觀；但是，佛陀知道重生於天界，還是一樣免除不了輪迴；要獲得解脫必須超越它。佛陀證悟的涅槃是超越天界的。

如果涅槃不是一個地方？那麼涅槃到底是什麼？涅槃和火一樣的存在，但是和火一樣沒有貯存的地方。當你用兩塊木頭摩擦時，摩擦和熱是火生起的因緣；同樣的，當人滌除了心中本質上的所有污穢，那麼涅槃的喜悅將會出現。

你能體會到涅槃，在你體會到涅槃的超越和真正的喜悅之前，你能推斷涅槃到底是什麼嗎？如果有人堅持要從理論上探索涅槃的真相，經典中也提供了線索，根據經典的記載，涅槃是超越塵世、真正幸福的狀態。

就涅槃本身來說，它是非常難以理解和難以說明的。就如黑暗，只能以其反面——光明來加以說明；靜，也只能以動加以說明。同樣的，涅槃等於消滅了所有的「苦」；這是一種反面說明，「苦」是衆生在輪迴中所必須忍受的。被黑暗占據的地方，就沒有光明；在靜的地方，就沒有動。因此，涅槃是「苦」、「無常」和「不淨」所不能存在的地方。

一個受苦者，在撫摸傷口時，會覺得痛苦暫時得到舒緩，這種暫時的舒緩現象很快被傷口的痛苦所抵消，並導致病情加重；因撫摸傷口而得到的短暫舒緩現象和病情痊癒的舒暢現象，是完全無法相比的。同樣的，滿足於感官的欲求，也只能帶來短暫的喜悅或幸福，無法脫離輪迴。只有涅槃能根治輪迴；涅槃是

貪欲的結束，貪欲導致生、老、病、死、悲傷和苦惱；涅槃所帶來的快樂，不是在短暫的輪迴中，充滿感官所帶來的欲樂，所能相提並論的。

揣測涅槃是什麼？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必須先要理解，達到涅槃所需要的因緣和條件，如何獲得內在的平和？如何以清楚的思維導向涅槃？跟隨佛陀的告誡，修學佛陀的教義，消除貪、瞋、癡等污染，過著道德持戒的生活，進行禪定的鍛練，致力去棄除所有的私心和妄想。這樣，你就能達到涅槃；達到涅槃後，你就能體會到涅槃到底是什麼了。

涅槃與輪迴：

爲人景仰的大乘高僧龍樹大士說過：「生死就是涅槃」。這句話很容易產生錯覺和被人誤解。根據巴利文三藏聖典的說法：

「輪迴是說明四大、五蘊、十二處，或心識之源的完整不斷的過程；而涅槃只是相對於身心因緣消失而言。」

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有人能在生死中獲得涅槃的喜悅；但是，當它們一旦死亡後，這一切也跟著消失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涅槃已無因緣的存在，既不相對，也不相互依賴。如果說，涅槃之後還有什麼？那就是「絕對的真理」。

你必須學習願力所有的世間法，假如你執著或厭惡於任何人或事，你將永遠無法證悟涅槃；因爲涅槃是超越相對的執著或厭惡、喜歡或討厭。

當你獲得那最究竟的境界，你就已充分的了解你現在所貪著的對象，你也將體會到所有衆生的「苦」、「無常」和「無我」。

沒有任何一位老師或書本能傳授你這種經驗。你必須以正確的方法精進和努力，衝破重重困難去理解涅槃。你的夢覺醒了，空中樓閣消失了，騷動中止了，對生命的掙扎已成過去，自然的過程停止了；所有的憂傷、責任、困擾、負擔和身心的各種情緒和煩惱都已經消散了；這就是獲得涅槃後的喜悅境界。

要達到涅槃，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必須放棄對五蘊的貪著；貪著於五蘊，將使你蒙蔽，無法認清涅槃的真相。

今生就證悟涅槃。這是所有佛教徒最崇高的理想。在今生以肉身所證悟的涅槃，叫做——有餘涅槃(Sopadisesa Nibbana)；阿羅漢肉身還存在時，所證悟的是殊勝涅槃(Pari Nibbana)，當肉身滅寂後，就進入——無餘涅槃(Anupadisesa Nibbana)。

因緣法

不是任何神或婆羅門所能尋獲的，生命之輪沒有跡象。當你理解它的運轉時，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緣法。

《清淨道論》

因緣法是佛陀教義中最重要和最珍貴的一項。佛陀以他那寶貴的覺悟體驗教導弟子們，要獲得覺悟，有兩條道路；一是通過理解四聖諦而獲得正覺，另一是通過理解因緣法而獲得圓覺。雖然，大多數人願意去了解四聖諦，而忽略因緣法；但是，因緣法相對於四聖諦，是一樣重要的。

通過對因緣法的觀想，能獲得心靈的發展；因此，因緣法是覺悟的重要關節。因緣法是闡述生命與宇宙錯綜複雜的關係；某些因緣的生起，必須依賴某些因緣的條件。以下「四句」是因緣法的重點：

此是，故彼是。
此生，故彼生。
此非，故彼非。
此滅，故彼滅。

通過這「四句」，我們理解因緣的生起、延續、轉變和消失；這就是「因緣法」(Paticca samuppada)。因緣法，讓我們理解到宇宙的一切離不開因緣，這世間的一切都依賴於各種因緣。一個現象的生起，是依賴於各種的因緣條件。一個現象的消失，也因爲各種因緣的變化或消失。支撐目前的因緣條件，卻依賴其他因緣條件的生起、維持或消失。

因緣法是唯一了解宇宙和佛教宇宙觀的關鍵。通過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物質世界；這世界的本質本來具無，一切都是因緣條件的結合。既然一切都是因緣條件的結合；那麼，這世間根本就沒有一件東西是永恆的。甚至，很多人都認爲永恆的靈魂，實際上也不存在。

這個被我們理解的世界，是一連串因緣條件的組合。但是，這是不是我們對這世界的一般性觀念呢？我們根據自己的心念，給予這些現象一個虛擬的永恆概念（假名）；這幾乎和人類共同對於這些現象的一種美好的意願。人類被這些貪婪的力量傷害，被妄想欺騙，被永恆的假想蒙蔽了真性。因此，我們很難理解，也不願意去理解，這個世界就是夢幻、泡影的真相。這就好像一團火球，迅速的在環繞我們，到一定的時候，爲我們再創造一個輪迴。

因緣法的主要是靠因和果的運作。在因緣法裡詳

細的闡述了各種「因」的要義；讓我們清楚的觀察到環繞我們的各種因緣的本質。讓我們以油燈作爲實例，油燈的點燃靠的是油和燈蕊；當油和燈蕊的因緣和合時，油燈就能夠被點燃，就能發出光亮；當這兩個因緣條件缺少一個時，油燈就無法點燃了。透過油燈，我們清楚的了解因緣法的運作。再以植物爲例子，植物的成長，靠的是種子、土壤、養分、空氣和陽光，這些因緣條件缺一不可；這更清楚的讓我們了解什麼是因緣法。

在佛法裡，讓我們清楚的理解造成「苦」和輪迴的因緣法。因緣法爲我們解釋了爲何我們還要受困於輪迴，爲我們標明了「苦」的定義，及如何解脫於「苦」的正確途徑。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逃避各種因緣，也不要對因緣法生起錯誤的觀念。在因緣法裡闡述了什麼是第一因，一切事物的生起有賴於因緣；生起事物的「因」，就是第一因。

因緣法是闡述十二連續生起的因緣；因此，也稱爲十二因緣法。

一、通過「無明」（貪、瞋、癡等煩惱）而「行」（造作諸業）。

二、通過「行」（造作諸業）而「識」（業識）。

三、通過「識」（業識）而生「名色」（物質與心理現象）。

四、通過「名色」（物質與心理現象）而「六入」（眼、耳、鼻、舌、身、意）。

五、通過「六入」（眼、耳、鼻、舌、身、意）而「觸」（外境接觸）。

六、通過「觸」（外境接觸）而生「受」（苦、樂的感受）。

七、通過「受」（苦、樂的感受）而「愛」（對境生愛欲）。

八、通過「愛」（對境生愛欲）而「取」（追求造作）。

九、通過「取」（追求造作）而「有」（業因完成）。

十、通過「有」（業因完成）而「生」（在受於身）。

十一、通過「生（在受於身）而「老死」（未來身之老死）。

這就是生命的生、滅和延續的規律；也是「苦」的生起。十二因緣讓我們了解生命在三世（過去、現在、未來）的循環規律；在十二因緣裡，「無明」和「行」屬於過去世二因；「識」、「名色」、「六入」、「觸」和「受」屬於現在世五果；「愛」、「取」和「有」屬於現在世三因；「生」和「老死」屬於未來世二果。

在十二因緣裡的第一因緣「無明」，導致各種煩惱的生起，如：貪、瞋、癡等。「無明」使我們迷失了本性，「無明」使我們不斷的在製造善與惡業（行）；因此，導致不斷的輪迴，根據自己的業力而重生於人界、天界或其他生界。當一個人死後，根據自己的業力而重生，重心與「識」聯繫；因此，「識」是新生命的重新開始。

新生命因「識」而開始，根據因緣法而生起「名色」（思維與肉體），新的生命正式誕生了。因爲「名色」的（思維與肉體），新的生命正式誕生了。因爲「名色」的作用，因而生起了「六入」（眼、耳、鼻、舌、身、意）；於是，色身的感官開始形成，思維上也開始有了感官的認識。感官形成後，開始與外界接觸，接觸些什麼呢？就是色、聲、香、味、觸、法。

色、聲、香、味、觸、法，產生了「受」——樂受或苦受。對「受」產生了執著或貪戀就形成「愛」。因爲「愛」而生起貪欲，想進一步的擁有；因此生起了「取」（一切造作和追求）。通過「取」而執著於「有」，這時候，輪迴的業力已經形成了；因此，導致再「生」的果報。

當再「生」的業力形成後，就墮入輪迴中，生命又開始循環了。最後還是免不了「老死」，跟隨「老

死」的就是一切「煩惱」和「苦」。

生命就在十二因緣的作用下，不斷的從「無明」到「行」，從「行」到「識」，從「識」到「名色」，從「名色」到「六人」，從「六人」到「觸」，從「觸」到「受」，從「受」到「愛」，從「愛」到「取」，從「取」到「有」，從「有」到「生」，從「生」到「老死」，一次又一次不斷的輪迴於生死之間。

佛學對十二因緣與生、死的關係分析的非常認真和清楚。闡明了「苦」和「輪迴」的因緣。在十二因緣裡的「無明」，和四聖諦中的「無明」是一樣的。因此，對四聖諦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無明」導致我們墮入無休無止的生死輪迴。

佛陀對阿難尊者開示道：

「不理解十二因緣的人，就像被綿球糾纏一樣，無法看清楚眞相，因而導致悲慟。生是悲慘和可怕的，導致紊亂和無休止的苦；而他們卻不知道要如何脫離這個境界。」

常見與斷見

佛陀反對常見與斷見這兩個極端。

要了解什麼是正見？首先必須先認識到「常見」和「斷見」，這兩個極端都是不完整和不正確的。

「常見」，是一種認爲生命或萬物可以永恆存在的信仰。在佛陀降世之前，這是一種主流思想；認爲宇宙有一種持久存在的本質，能導致萬物永久的存在。因此，人類稱這種思想爲「常見」(sassata ditthi)。「常見」，源於人類「永恆」的期望，即使在今天還是一樣存在。

爲何佛陀要否定「常見」？當我們觀察一般人認爲真實的世間一切事物時，我們無法發現有任何事物是永恆的，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導致事物不停的變化就是因緣條件。當我們分析事物到最後的單元或最後的真實性時，我們不難發現，根本無法找到任何持續性的本質或永恆的事物。因此，「常見」被認爲是不完整和錯誤的。

「斷見」，就是指斷滅論。有些人認爲人死後就一了百了；這些是屬於唯物哲學的錯誤觀點。唯物哲學家們拒絕接受心智緣起的知識，以唯物觀點來了解

生命；因此，它們只說對了部分而不是全部。佛教重視心智緣起的部分；如果有人主張任何事物在停止或消失後，就不復存在；那麼他等於在否定心智緣起。我們必須了解所有的緣起包括心識和物質兩方面。當我們了解了心識與物質的緣起條件後，我們就不可能再說「死後就一了百了」了，或東西消失後就不復存在了。「斷見」是錯誤的觀點，因爲它不全面。因此，佛陀否定「斷見」。佛陀對業力的闡述，充分的證明了「死」並非滅絕。佛教認爲死後還存在，但不是永恆的靈魂，而是「識」的重新開始。

佛陀在四十五年的弘法生涯裡，遇到不少人提出有關生命的真相或緣起等問題，他都一一的把問題給解答了。在公元前五世紀，印度的文化空前的發達。出現了很多的學者、瑜伽行者、哲學家、國王，甚至一些普通的在家人，他們提出了有關人類存在的哲學問題；有些人甚至還帶著嘲弄或刁難的心理。有些人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這些課題，可是它們的研究卻遠離了人性本質、緣起性空的範圍。

佛陀不願回答宇宙緣起的問題。佛陀認爲人類所面對的問題，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現在的問題。明了「常見」和「斷見」，將能引導他破除各種煩惱與障礙，了解存在的真相，和各種因欲望得不到滿足，而生起不滿情緒的原因。佛陀聲明要證悟涅

槃，必需先要擁有「正見」。唯有擁有正確知見的人，才能證悟涅槃。

能知道第一因嗎？

我們很難理解，如果沒有第一因，世界如何存在呢？但是，更難理解的是：第一因是如何成為存在的開端？

根據佛陀的看法，為生命或事物尋求第一因，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根據一般的經驗：因變為果，果變為因，在因果循環中，要找到什麼是第一因，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有關生命的緣起，佛陀這麼說：

「在生死輪迴中，沒有可以被認定的目標，人被愚癡所阻撓，被貪欲所束縛，人的開始是不可知的。」

《雜阿含經》

生命只要不離開貪和癡，將是無止盡的。唯有斷除貪和癡，生命之流才不會泛濫。也只有到那時候，輪迴才會結束。

我們很難理解空間的盡頭，我們也很難理解時間的本性，更難理解的是：一旦沒有時間，時間又將如何？同樣的，我們也無法理解：世界是如何由第一因而存在的？世界一開始時，第一因是如何導致世界的

存在？如果說，第一因是不被創造而存在的；那麼，就沒有理由說明宇宙的其他現象，因爲不被創造，所以不能存在。

我們不禁要問：何以沒有第一因而有衆生呢？佛陀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因爲問題本身，是由於人有限的理解力而引起的。假如，我們能理解時間相對性的本質，我們就可以理解爲什麼世界可以沒有開端。有關這個問題的解答，本身就出了問題。我們假設：每個生命的存在都必須有一個創造者；那麼，誰是創造者之前的存在者呢？依據邏輯：創造者本身也必須有一個創造者；這樣的推理，最終是無窮盡。如果說：創造者不須要因（以前各種形態的創造者）而存在；那麼，問題就不能成立了；整個爭論也就沒有了結果。創造者的理論，不能解決問題；只能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佛陀不願意討論世界緣起的問題。無論世界是被神所創造的，或是自發而生起的，都無關重要；佛教徒的修持也不會因此而不同。無論宇宙是有限或無限，佛教徒依然是佛教徒。佛陀告誡人們，要不斷的努力精進，尋求自我解脫的道路，不要做無謂的推測。

雖然科學家已經發現了許多形成生命、植物、星體或其他事物的原因；可是依然無法爲它們的存在，

找出第一因。如果他們繼續的尋求第一因，在一個接一個的過程中，他們可能回到起點；因爲「因」變成「果」，「果」又變成另一個「果」的「因」。所以佛陀說：

「第一因是不可思議的，宇宙是無始的。」

不滅的靈魂存在嗎？

相信不滅的靈魂存在，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靈魂學說：

在這世間，有三種不同的靈魂學說：

一、認爲「人」死後仍然存在一貫永恆的自我本質——靈魂，在佛學上稱這種思想爲「常見」。

二、認爲「人」只是暫時的本質，死後就一了百了；是一種唯物思想，佛學上稱這種思想爲「斷見」。

三、認爲「人」的自我本質，既非永恆，亦非不永恆；這就是佛陀的學說。

佛陀認爲我們妄稱「人」爲「自我」、「自己」、「靈魂」或「人格」等等，這些都屬於「假名安立」，並沒有提到真實、獨立的本質。佛教徒沒有理由相信，有一個永恆不滅的靈魂，來自天堂或自我的創造。死後將「移民」天堂或地獄。佛教徒不相信這世間或其他世間，有某些事物是永恆的。我們經常執著於我們自己，希望能發現某些事物是永恆的。這種行爲，像小孩子想攀上天上的彩虹；對孩子們來說，彩

虹是美麗的、真實的；可是成人都知道，彩虹是光和水因緣和合而組成的幻象。就彩虹的本質來說，它只不過是一連串的光波罷了。

發現沒有靈魂存在時，人類的表現也很正常。人類並不因爲沒有靈魂的存在，而表現失常或急躁不安。也不因爲假設或想像靈魂的存在及靈魂如何作用，而產生震憾世界的心發現。尋找靈魂或企圖發現靈魂的存在，有如在暗室裡尋找東西，什麼也找不到。但是，一般可憐的人，從來不理解這一點，他們所要尋找的東西根本就不在暗室裡；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努力是白費功夫，那簡直太難了。

某些人相信靈魂的存在，可是卻沒有能力解釋靈魂到底存在於什麼地方，以什麼形式存在。佛陀告誡信徒，不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無謂的事情上；要專心的尋求解脫之道。當我們獲得大成就後，就會知道靈魂到底存不存在。

一位苦行修士瓦差哥達，來到佛陀眼前，問道：

「尊敬的喬達摩先生！到底有沒有『我』的存在？」

佛陀沉默不回答。瓦差哥達再問道：

「尊敬的喬達摩先生！到底有沒有『我』的存在？」

佛陀還是保持沉默。瓦差哥達放棄了，他轉身就離開了。

當瓦差哥達離開後，阿難尊者問佛陀：

「世尊！爲什麼不答覆瓦差哥達的問題呢？」

佛陀向阿難尊者解釋了他的立場。

「阿難啊！當瓦差哥達問我到底有沒有『我』的存在時，如果我回答：有『我』的存在，那就等於承認了外道的『常見』觀點。」

「阿難啊！還有，當瓦差哥達問我到底有沒有『我』的存在時，如果我回答：沒有『我』的存在，那就等於承認外道的『斷見』觀點。」

「阿難啊！還有，當瓦差哥達問我到底有沒有『我』的存在時，根據我的智慧，所有的『法』都是『無我』的。」

「確實是『無我』。」阿難尊者回答道。

佛陀又說道：

「阿難啊！還有，當瓦差哥達問我到底有沒有『我』的存在時，如果我回答：沒有『我』的存在，那麼，將令瓦達哥達感到困惑；他可能會誤解：以前確實有『我』的存在，怎麼現在『我』卻沒有了。」

《雜阿含經》

佛陀認爲對靈魂的臆測是無用的，靈魂只是一種

幻象。佛陀說：

「愚癡和妄想使人們沉迷於幻覺中，他們把靈魂當作是自己存在的實體，並認爲靈魂可以和自己的身體分開存在。他們心中執著於自我，他們渴望天堂的存在，並尋求在天堂中的自我享受。因此，他們無法發現正知正覺的無上幸福和不朽的眞理。」

《雜阿含經》

自私的觀念之所以出現在人們心中，就是因爲人類對自我和存在的執著。

無我論：

佛陀以「無我論」反駁了一切靈魂和靈魂思想。無我 (Anatta)，可解釋爲沒有自我或沒有靈魂的存在。

要了解無我，必須先了解「常見」——認爲有永恆不滅的靈魂存在，和「斷見」——認爲沒有靈魂的存在。「常見」的「斷見」都是由「我執」生起的「不正見」。要了解「無我」就不要執著於任何靈魂學說或思想。相反的，我們必須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去了解事物的本性，不要憑感覺而捕風捉影。一個人必須先要了解「我」、「我執」、「靈魂」到底是什麼？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緣條件的假合和變化罷了。這

一點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佛陀教導我們：那些我們認爲永恆的，其實是名色和五蘊的因緣假合，身體是色（物質）、名（心識）和五蘊（色、受、想、行、識）所組成的，這些力量一直在發生作用和不停的變化，它們沒有一個片刻是相同的。它們組成了身、心和感官。當佛陀分析身、心和感官時，他只發現了五蘊中「識」的力量，並沒有發現靈魂的存在。但是，很多人對「識」產生錯覺，以爲「識」就是「靈魂」。佛陀分析的很清楚，識是依賴受、想、行而存在，「識」無法單獨存在。

「僧眾啊！色中無我、受中無我、想中無我、行中無我、識中無我。僧眾啊！了解了這一些，就不會把價值觀建立在色、受、想、行、識上面。就這樣，他能棄除煩惱而獲得解脫，解脫的智慧也因此而產生。跟著，他清楚的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爲，修行的基礎也奠定了，以後不再有輪迴了。

《萬法無我經》(Anattalakkhana Sutta)

佛陀的「無我論」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提出，和今天的科學思潮是一致的。在現代科學家眼裡，人類只是一堆一直在變化的感受。現代物理學家認爲，宇宙堅實的外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宇宙只不過是一種

「能」的流變。現代物理學家了解，宇宙的整個轉變過程是由許多物質聚集而成的，而人類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這一切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了解了。

一位杰出的作家 W.S. 維利說過：「在現代思想的主要學派中，人類不滅靈魂的存在已經受到懷疑了。」靈魂不滅的信念，是教條主義；它抵觸了可被證實的真理。

靈魂不滅的信仰，相信在我們死後還有某些東西存在。可是這存在物到底能不能令我們永恆的存在？除非，我們有能力知道那存在物到底是什麼？並且，我們還要證明我們到底是不是存在於那存在物裡面？可是，大多數人寧可相信死後有不滅的靈魂的存在，他們頑強的執著與攀緣於肉體或人性上的某些因緣假合的東西，並錯誤的認爲靈魂是生命的基本形式。

現代科學家通過研究後，給靈魂下了這麼的定義：「靈魂只不過是一些感知、感受的情緒，與生理的經驗互相作用的關係。」詹姆斯教授說：「靈魂這名詞，最多是代表語言的一種圖象，並不反應任何事實。」

佛陀的「無我論」在大乘佛教裡，稱爲「空性」或「空義」。這觀念是由大乘著名學者龍樹 (Nagarjuna) 大士提出的。但是「空性」(Sunyata) 並非有別

於「無我」，也不見得比佛陀原始的教義「無我論」來得高明。

相信靈魂、自我或造物者的存在，已成爲一般的的想法。佛陀爲何不接受這種多數宗教都認爲絕對必要的說法？事實上，當許多外道得知佛陀拒絕這種觀念時，感到十分的驚訝。但是，很多對佛教存有偏見的學者或心理學家，在深入的研究和比較後，都與佛教站在同一立場上。也有一些學者，他們固然非常欣賞佛教，可是卻企圖將靈魂或自我的觀念推荐給佛教，曲解了「無我論」，以爲這樣就可以把佛教發揚光大。可是，佛陀早就覺察到，這種思想是一種邪見，對人性的提升一點幫助也沒有。

一切行無常。
一切受是苦。
一切法無我。

《法句經》*V227、228、229*

在佛經裡，有一則關於靈魂的寓言故事：「有如把一條動著的繩子當作是一條蛇，因此內心產生了不必要的恐懼；當他發現那是繩子時，那種恐懼就完全消失了。」相信不滅的靈魂，就好比那個人對繩子產生的錯覺——其實，只不過是個人心中的想像罷了。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法句經》V.183

第六章　佛教與其他思想

佛教與當時印度宗教的異同

佛陀所宣說的佛法，是以前從來沒有人說過的。

佛陀初轉法輪時，所宣說的《法輪經》是前人所從來沒有說過的。這很清楚的標明了佛陀的看法、佛陀的學識、佛陀的智慧，以及他敏銳的觀察力和無法比擬的覺悟力。

有些人認爲佛陀並沒有宣揚什麼新的教義，只是把印度當時存在的古老教義，重新整理和加以組織而已。然而，佛陀不是當時印度宗教的改革者，而是重新締造者。佛陀所鼓吹的生活方式和教義，本質上與印度當時一般人所信仰的宗教不同。佛陀從出世到弘法、入滅都可以證明他與當時印度的婆羅門教無關，也無法找到佛陀承認他曾經受惠於印度其他宗教的證據。佛陀自己承認他創造了一個新的宗教，打開了一

條新的宗教道路。

在當時的印度，很多宗教團體或個別的宗教師都反對佛陀的觀點。佛陀經常被外道宗教師刁難、批評、指責，或以惡毒的字眼加以侮辱。可是當佛教的基礎奠定後，婆羅門教卻把佛陀說成是他們神的化身；婆羅門教之所以這麼做。無非是想破壞和併吞佛教，把佛教和佛陀的教義據爲己有。

毫無疑問的，佛陀糾正了當時社會的風尚和弊病；無論在宗教職責、儀式或個人的倫理觀念和生活方式。還有如以針刺破了錯誤的信仰與修持的氣球，使裡面空泛和不實際的東西洩漏一空。

無論以基礎學、哲學或心理學上來說，我們都找不到佛陀抄襲當時宗教的證據。四聖諦、八正道和涅槃思想，在佛陀以前，從來不爲人所知。雖然業力和輪迴思想，在當時相當的普遍；可是佛陀給予了全新的、邏輯的、合理的詮釋。佛陀並不嘲笑或蔑視當時存在的宗教。佛陀很珍惜它們，也從它們那裡發現了真理，並且給予更合理的詮釋。所以佛陀說：

「無論眞理在何處，必然會受到重視。」

佛陀從來就不畏懼於面對虛僞和不眞實。

佛學是哲學嗎？

佛陀的覺悟，不僅僅是智力的產物。

在佛陀的時代，印度有很多學者，他們各自發展自己的思想和學說，有些甚至到各地去弘揚他們自己的思想和學說，或與其他思想家辯論。但是，佛陀認爲這些人並不理解宗教的真諦，雖然他們都很聰明；可是，卻沒有真正的對治貪、瞋、癡的智慧。他們那自我主義的概念，混淆了清晰的宗教思維。

根據佛陀所教，一個人必須先了解自己的心智；要了解自性的真相和專注的發展內觀智慧。內觀智慧並不是一般世俗的哲學，而是個人真如的實性。

佛教是世間衆生和平、幸福與正確的生活之道；是一種消除煩惱而最終達到解脫的方法。佛陀的教義並不限囿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佛陀的教義不是教條也不是信仰，而是對全宇宙的開示，而這開示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佛陀的教義是一種無私的奉獻，爲人類尋求友善、和平，及滅苦的獲得解脫自在的道路。

解脫，對佛教徒而言，是個人份內的事；你必須自救，就好像你必須吃、喝和睡眠一樣。佛陀教義的

宗旨，就是在指示什麼是解脫之道。我們不要把佛陀的教義當作是一種理論或哲學。當有人問及佛陀提倡何種學說時，佛陀回答道，他所提倡的不是哲學，而是他個人覺悟的經驗。佛陀的教義不是哲學，哲學不能帶給人們精神上的突破。哲學本身有很多的局限性，甚至阻礙了我們精神上的進展。佛陀說：

「智者不依據學說，他們不羈縛自己，他們只是仔細的觀察和聆聽。」

理論是學識的產品，佛陀了解人類學識的局限性；因此，佛陀的教義不是學識的產品。一個人不會因學識而獲得覺悟；這說法好像不合邏輯，但卻是真實的。知識份子花太多的時間去研究、分析和辯論；可是，在修持上所花的時間卻太少了。

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玄學家），也可能是一位聰明的笨蛋。他可能擁有聰明才智，有很強的理解力，能夠清晰正確的表達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他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也不注意自己言行的結果，甚至一心一意執著於自我或自我的理想；像這樣的人，就是一位聰明的笨蛋。一位智慧未開發的聰明人，會深深的影響他自己今後的進步。

佛陀的教義包括智慧的鍛鍊，並不局限於一般的

哲學或理論。哲學只是一種學識，無法應用到實際的日常生活中。

佛陀強調的是實踐和體驗。哲學家雖然看到人生的悲慟和不如意；但是，卻無法提供實際的方法，來克服我們生命裡所遭遇到的挫折和不如意。哲學家把他們的思想推向牛角尖；哲學本身是有益的，可惜不能解決人類精神上的飢渴；哲學能豐富我們的知識和想像，減少我們在思想上的閉塞和不執著於教條主義。就這些而言，佛教對哲學是肯定的。

佛教主要的目的是達到覺悟和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脫。覺悟克服了「無明」這一生死根源。然而，要克服「無明」，唯有靠個人的努力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力；任何純知識性的努力都是徒然無功的。佛陀曾經這麼說過：

「那些形而上學的純理論思想是不會獲得任何利益，它們與眞理毫不相干，它們不能領導正行，滌淨煩惱、執著而獲得寧靜、安穩、眞如、內觀智慧或究竟涅槃。」

《中阿含經》

佛陀排除形而上學的不實際思想和臆測，他要我們專注於他所發現的「四聖諦」及其實用性。「四聖

諦」告訴我們苦、集、滅、道的真理，及如何棄除苦而達到最後的解脫。任何人要成就於解脫，就必須先了解什麼是「四聖諦」。

「覺悟」是驅逐「無明」；這是佛陀對生命的理想。當我們了解學識不能令我們獲得覺悟時，就應該更重視佛陀的教義；能不能在實際生活中做到是另一回事。因此，佛陀強調這是他個人親身的經歷。禪定是實際並具有科學性的，它能驗證個人親身經歷的真理。通過禪定，我們的意志力能透過因緣的範圍而有所覺醒。一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只能令我們更加困擾，生活在糾纏與混亂中。

佛教與悲觀主義

佛教既不樂觀，也不悲觀；佛教是眞實的宗教。

一些批評家認爲佛教是不健全的、悲觀的、憤世嫉俗的宗教，徬徨於昏沉與黑暗中，以無害的快樂爲敵人，無感受的飄泊在單純的生活中。因而斷言，佛教是在悲觀中孕育一種對生命絕望的生活態度，鼓勵一種模糊籠統的概念，認爲人生被痛苦和邪惡所占據。這些批評主要基於他們誤解了四聖諦中的苦聖諦，以及實踐一切緣起無不是苦的看法。

假使佛教的創始人——佛陀，眞的是一位悲觀主義者，對他的描繪將更加惡劣。事實上，佛陀的形象是和平、莊嚴、充滿希望和善意的。佛陀那身材煥發的微笑和吸引力，據說是不可臆測和難以理解的；也可以說這就是他的教義的縮影。對灰心和苦悶者而言，佛陀那充滿希望的微笑，是一種永不失敗的力量、是一種振奮劑和令人欣慰的芳香。

佛陀慈悲的光輝普照十方；像他這樣的人，不可能是一位悲觀者。當劍喜王和他的太子在聆聽了佛陀的開示後，他們了解唯一獲得眞正自我的征服，和獲

得民心的最佳方法，就是佛陀真理的教義——佛法。

佛陀擁有高度的幽默感，他經常發出會心的微笑，令他的敵對者因此而消除敵意。佛陀擁有一種特殊的力量，他能消除信徒的危險和邪惡的心識，並令他們心甘情願的追隨他。佛陀在弘法、辯論或和信衆們討論問題時，總是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平和的態度，因此贏得廣大信衆對他的崇拜和景仰。像這樣的一個人，我們能說他是悲觀主義者嗎？

佛陀從來都不希望信衆過著痛苦、憂愁和焦慮不安的生活。他指示了痛苦的真相，和克服及消滅痛苦的方法和道路。要成爲一位覺悟者，必須快樂。快樂是佛陀要我們培養證悟正覺的條件之一。快樂絕對不是悲觀的。

有兩部經典：《長老偈經》(Theragatha) 和《長老尼偈經》(Therigatha)，裡面記錄的都是佛陀的弟子們快樂的言辭；男、女衆弟子們，以佛陀的教義爲修持的方針，在生活中找到和平與幸福。根據《中阿含經》的記載：「有一回，拘薩羅國王 (Kosala) 告訴佛陀：他不喜歡其他宗教的弟子，他們看起來憔悴、粗俗、蒼白、孱弱，無法給人一個好的印象；而佛陀的弟子則充滿喜悅、歡愉、振奮的享受著精神生活，並以嚴肅、平和、輕鬆的心情生活著。過後，他又補充道，他相信佛陀的弟子們這種健全的氣質是由於：

佛陀的弟子們，深切的體悟到佛陀那偉大和意義深遠的教義。」

有人問佛陀：他的弟子們，日中一食，過著簡單、純樸、寧靜的生活，因何會有如此的光輝呢？佛陀回答：

「他們不懊悔於過去，不憂慮於未來，他們只生活在現在；因此，他們如此的容光煥發。愚癡的人，懊悔於過去，憂慮於未來；他們如乾枯的蘆葦草一樣，折斷於烈日之下。」

《雜阿含經》

佛教是一個宣傳世間諸多不如意的宗教。然而，不能因此而把佛教列入悲觀的宗教。因爲佛教的實質是教導我們如何消除這諸多的不如意。佛法告訴我們，即使是最邪惡的人，在接受果報之後，還是一樣可以獲得解脫。佛教爲人類提供了達到解脫的希望。但是，其他的宗教卻認爲壞人將永遠的壞下去，並且有一個永久的地獄在等候他們。佛教基本上否認這種教義的說法。

佛教既不悲觀，也不樂觀。佛教不鼓勵一個人在這世間，由於悲觀或樂觀而改變他的思想。相反的，佛教鼓勵我們要活得真真實實，同時必須去學習了解

事物的真實面目。

佛教與無神論

無神論與唯物論的思維方式一致，他們的知識並沒有超越這世間的知識。

佛陀反對無神論，因爲無神論者否定了禮敬聖賢、否定了出家，否定了道德與社會義務，也否定了宗教生活。

佛陀特別強調道德和精神價值的存在，佛陀推崇道德的超越性。如果說佛陀也是一位無神論者，這僅僅是針對佛陀否認有一位全能的造物者——神的存在。但是，這種「無神論」經常帶著譏諷和毀謗的含義；事實上，這絕對不是佛陀的教義。一般人把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擰在一起，唯物論者主張，沒有什麼能超越對這世間的知識；他們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少許成就。佛教並不支持這種短視的做法。

我們不能因爲佛陀不相信這世間有一位全能的造物者——「神」，就把佛陀當作是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佛教對「神」的觀念，不同於其他宗教。其他宗教不能因爲信仰不同而使用不合理的辱罵或中傷的字眼。

佛教同意其他宗教所說的真實性和永久性的幸

福，無法在這物質性的世間裡找到。佛陀也認爲，真實性和永久性的幸福，無法在較高或較低的生界（天堂或地獄）裡找到。佛陀所提倡的精神價值，是超越世間的境界（涅槃）；這是不分來世、此時或此地的。涅槃紮根於這世間，是追求人世間最高成就的境界。

一切行無常
一切受是苦
一切法無我
若以慧觀照
得厭離於苦
此乃清淨道

《法句經》V.277, 278, 279

第三部

佛教徒與生活

第七章　人類的道德基礎

生命的真正意義

人類是進化樹上的果實。人類有這種成果、更應該去了解他在自然界的地位和生命的意義。

假如你希望了解什麼是生命的真正意義？你必須通過自己的體驗和從內觀的洞察力去發現。你必須親自去發現你自己生命的意義；以其他人做爲嚮導，只能爲你提供部份的必要條件。

要了解生命的真正意義，必須先了解人的本性和生命的真相，也必須接受宗教做爲嚮導，並學會如何使你的心寧靜、平和。當這些條件都具足時，答案就在你身邊。這有如因緣成熟時，雨水就會從天上降落一樣。

了解人類的本性：

人類已經有足夠的智慧登陸月球了；可是仍然無

法通過內觀的洞察力了解自己的本性；因此誤解了這世間的一切，而這一切見解都建立在誤解上；這種錯誤的見解使他自我膨脹，提高我見；做出一些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的事。

人類應該摒除愚癡的無明，努力去了解自己的本性和發展正覺。所有的偉人都和我們一樣從娘胎出生；但是，他們根據自己的道路發展而成爲偉人。真性或正覺不能像水一樣灌入我們的大腦裡。就算是佛陀，也跟普通人一樣，必須通過正常的途徑，去體悟真正的人性。

一般人，只要他能從自己無明的夢幻中覺醒，都能證悟成佛。一個人必須明白，他的今天是無數的思維和行動，不斷反覆作用的結果；不是現成的，而是經過不斷的變化而形成的，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中。人格也是通過自己的身、語、意的抉擇後而奠定的；因此，一個人的思維和行動是自己的決定。人類是進化樹上的果實。人類有這種成果，更應該去了解他在自然界的地位和生命的意義。

了解生命眞正的目的：

大多數人無法面對生命的真相，他們寧可沉迷於美夢或幻想；把虛幻當作事實。他們不願去了解生命的無常，而死卻是必然的事實。了解生命的無常，就

能輕易的面對死亡。一般人對死亡有恐懼感；但是，無論你喜歡或不喜歡，都無法阻止死亡的到來。以正確的心態來面對死亡，可以給人勇氣、安寧和了解生命的本質。

在了解死亡的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並非按照我們的意願一帆風順的。我們經常碰觸很多問題的困擾。我們不需要害怕或逃避種種的問題和困擾，這一切同時爲我們帶來對生命的洞察力。大多數人在財富、權勢、地位中尋找幸福、這種物質文明的發展造成人類追求虛幻的幸福；同時也造成了安眠藥的銷量直線上升，精神病院病人的增加和自殺率不斷的上升。

宗教的需求：

要了解生命的真正意義，必須鼓勵他追隨一種倫理道德的系統，讓他從邪惡變成善良，使他淨化自己的思想。這個系統就是——宗教。

宗教是奮鬥者的表現，宗教是人類最偉大的力量，宗教引導人類逐漸的去了解自我。宗教化卑賤爲崇高、化自私爲慷慨、化傲慢爲謙虛、化揮霍爲節約、化貪婪爲布施、化殘暴爲善良、化主觀爲客觀。每一個宗教都希望能將人性提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雖然無法盡善盡美。從早期的宗教可以看到，宗教是

人類藝術和文化靈感的泉源。雖然很多宗教已經在人類歷史中被遺忘了；但是，每一個宗教對人類的歷史都曾經做出貢獻。基督教帶給西方文明；但是，在東方卻發揮不了影響力。東方從古至今都一直在受佛教的影響；甚至科學昌明的今日，佛教還是繼續發揮它的影響力。佛教並無一點與現代科學發生抵觸；不但如此，佛教還包容和超越了現代科學知識；沒有任何一種思想體系能做到或曾經做到。西方人征服宇宙是爲了物質的目的，而佛教及東方哲學，則努力與大自然協調，以尋求精神上的解脫。

宗教教導人類如何冷靜的使自己的心識獲得平靜。使我們獲得平靜的秘密就在於如何使煩惱消除。如何獲得滿足，對人類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追求物質的同時，帶來了更多的煩惱，物質並不能使人快樂。今天，生活在世上的許多大富豪，同樣必須面對更多生理或心理問題所帶來的困擾；金錢，解決不了人類的問題。反而，一些貧窮的人，他們懂得如何滿足自己，他們生活得更快樂。著名作家瑞伊敏這麼說道：

擁有太多的人，還在不停的追求，
我只要求一點，不求多，
擁有太多的人依然貧窮，

擁有一點的我，卻很富裕，
他們貧窮，我富裕，
他們索求，我付出，
他們缺乏，我有餘，
他們憔悴，我精猛。

尋找生活的目的：

生活的目的因人而異；畫家的生活目的，可能只是創作傳世作品，希望在他死後，仍然能永垂不朽。科學家的目的，可能是開發新的定律、公式或理論。政治家冀求成爲總統或總理。年輕的行政人員、嚮往成爲跨國公司的經理或總裁。但是，當你問及畫家、科學家、政治家或年輕的行政人員，爲什麼他們會有這種理想時；他們會毫無猶豫的回答你，他們是爲了使生活過得更美好更幸福。每個人都嚮往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經驗告訴我們，要達到這些理想是不容易的。

生命的眞相：

當我們了解生命的真相（苦、無常和無我）時，我們還會像一般人那樣，追求欲望的滿足嗎？我們理解追求虛無的幸福就好像在水中撈月；對欲望的渴

求、無法獲得真正的快樂。當人們無法成功的累積財富、滿足於權力、地位和榮譽時，他們感到痛苦和憔悴；就算是那些「成功人士」也一樣要面對這些問題。他們害怕失去所擁有的一切，他們希望擁有更多的財富、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榮譽，他們的欲望永遠也無法得到滿足。這就是爲什麼了解生命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宗教信仰，對人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讓人類看清楚感官的欲求和自我的執著。譬如佛教，它告訴我們「業力」控制了我們的命運。要獲得更大的快樂，就必須放棄短暫的快樂。如果一個人不相信有來生，就算他今生過著善和神聖的生活、享受著寧靜與幸福；可是這一切善的果報卻利益了他人。擁有這些正面生活條件的人，能爲自己帶來幸福；勝於那些只想滿足自我和欲望的自私者。

如果，一個人相信有來生，他會根據自己的業力而獲得重生。一個人如果擁有很多善行，他將往生於善界；他將擁有財富和成功，俊俏和充滿精力，健康和擁有良師益友。善行導致往生善界，惡行則往生惡界。當一個人了解「業力」後，停止惡行，努力於善行；最後所獲得的果報，不僅是利益今生，也利益了無數的來生。

當一個人了解人類的本性後，就能生起正知。他

深知人類不是沒有生命的石頭，他意識到必須自我發展潛能、增長智慧和慈悲心。他同時也理解到，身爲人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當有機會接觸佛法時，他完全明瞭生命是無常的；於是，他開始實踐佛法。他意識到實踐於佛法能斷除困擾他一生的無明和貪欲。

當了解生命的真相後，他更加注意於他自己的身、語、意三行；他知道透過善的身、語、意行，能夠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他清楚的了解到自我價值發展的道路——八正道。實踐於八正道，能協助一個人發展「戒」(sila)——將一個人的負面行爲轉化爲正面行爲，獲得精神與心靈的力量，淨化思想，發展心識，從而改變整個人生。實踐「定」(bhavana)——能夠獲得人生的真正經驗，了解宇宙、生命一切現象的真性。當「定」獲得全部的發展後，就會生起「慧」(panna)。當「慧」生起時，就會獲得善心、歡愉和慈悲。這時，他更加了解生命的所有組成部分和自己的思想、感受和動向了。

當一個人獲得自我的發展後，就不再執著於生命及無盡的欲望；他把理想訂得更高，他以佛陀那純淨的人性境界爲榜樣，努力爭取證悟於涅槃。他發展了對三寶的崇敬，以佛陀爲精神支柱。他棄除貪欲，開發智慧和慈悲心，完整的從輪迴中獲得自我的解脫。

佛教爲廣大社群而存在

佛教不僅爲修行者存在，同時也爲廣大社羣而存在。

有些人認爲佛教是高尚和莊嚴的，並不是一般的人能理解的；因爲想要成爲一名佛教徒，就必須隱居寺院或清淨偏僻的地方。

這是由於對佛陀的教義缺乏了解，而產生的可悲錯誤觀念。這是由於閱讀或聆聽了一些有關佛教的教義，而這些教義並非全面的佛教觀點。一些現代的學者或作家，由於對佛陀的教義缺乏全面的認識；因此，造成錯誤的印象。佛陀的教義，不僅意味著只有出家人才可修持；任何在家的男女信衆一樣可以修持。八正道是所有佛弟子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適合於全人類。

這世間絕大多數的人，都無法出家爲僧，或隱居於山林洞穴中。如果，他們不能在生活中體現八正道的精神，那麼佛教對他們是毫無作用的。但是，一旦了解佛教的真正精神與價值，你就會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佛陀的教義。

或許，有些人會發現，在僻靜的地方修持佛法，

比較容易或更方便；也就是說，斷絕了一切的人際關係和往來。可是，某些人卻發現，這種修行方式，減少或降低了整個身、心的全面發展，對精神或知識上一點幫助也沒有。

真正的出家，並不意味著身體將遠離社會。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說：

「一個人隱居山林，可是心中充滿了污染雜念；而另一個人，居住在城裡或村落裡，嚴謹的修持佛法，遠離污染雜念。這兩個人相比較，居住在城裡，過著清淨生活的人，遠比隱居於山林的人，來得高尚和偉大。」

《中阿含經》

一般人相信學佛必須脫離正常的家庭生活，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這種觀念是拒絕和阻止在家人學佛。在佛教文獻中，多處提到人們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成功的修持佛法而證悟涅槃的例子。有一回，苦行者瓦差哥達 (Vacchagotta) 很真誠的問佛陀：「在家的男女信衆，真誠的奉行佛陀的教義，是否能成功的達到精神上最高的境界。」佛陀明確的回答：「在家的男女信衆，只要能真誠的奉行佛陀的教義，一定能成功的達到精神上最高的境界。」

我們不反對某些人在寧靜偏僻的地方過隱居的生活。但是，更值得稱讚和鼓勵的是，那些和一般人打成一片，又嚴謹的修持佛法、幫助社會、服務人群的人。隱居一段日子，增益心靈和個性的修養，當獲得道德與心智的發展，和堅定、充實自己之後，再回到社會，服務人群，也不失爲有效的方法之一；假如，一個人整個人生都脫離群衆而獨居，只爲自己的安樂和解脫著想，不願利益他人；這與佛陀的大悲心和服務人群的精神背道而馳。

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在家也同樣可以修持佛法，爲何佛陀要成立僧團，披剃僧衆呢？」僧團和出家制度是爲那些肯獻身、肯犧牲的人而設的。他們不僅爲了個人心智修養，同時也爲了服務大衆。換句話說，出家人沒有家庭責任，沒有社會拖累；他們可以無私的奉獻，甚至奉獻生命，爲更多的人謀求福祉。

爲什麼說，出家能利樂衆生呢？僧衆雖然不能給予信衆物質上的滿足；可是，他們引導信衆在心靈和精神上的修行，解決信衆精神上的困擾。出家人追隨和實踐佛陀的教義，再把自己所學到的教育群衆。如果信衆擁有大智慧，也一樣可以和出家人研究，切磋佛陀的教義和自己的心得。

在佛教國家，僧人負起了教育的責任；在佛教國家佛學的普及，精神及道德價值的提升，都是僧人做

出的貢獻。

另一方面，僧人並無金錢收入，他們的衣著、住處、食物和藥品，都有賴在家人爲他們提供。在佛教的修行上，在家人有義務維護出家人的健康；出家人同樣有義務協助指引在家人精神上的需要，及教導他們如何淨化心靈。

佛教徒的家庭生活

佛陀認為經濟利益是人類幸福的泉源。但是，只有道德和心靈的發展，能讓人活得更快樂、安祥和美滿。

有一回，一位名叫迪噶伽努 (Dighajanu) 的人，問佛陀：「尊敬的佛陀！我是一位擁有妻子兒女的普通人，請您指示我如何使我現在的生活過得更有意義、更快樂，及如何獲得未來的幸福。」

佛陀告訴他，在這世間有四種方法，能使人活得更幸福。

一、要有一技之長，工作要有效率、有熱誠、有幹勁，對自己從事的事業要有認識和內行。

二、要辛勤的勞動，以正確的方法賺取及保護自己的收入。

三、要結交耿直、有智慧、有道德，能夠協助自己棄除惡習，輔佐自己走上正道的良師益友。

四、理智的處理自己的收入，不奢侈也不吝嗇；要布施，不要浪費；要適當的節制自己。

佛陀也推荐了四種有益於在家人未來幸福的修行方法：

一、信心 (Saddha)：一個信徒應該對道德、心靈和智慧的價值，具有一定的信心。

二、戒行 (Sila)：信徒應該持戒，不殺害生命、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喝酒。

三、仁慈 (Caga)：信徒應該學習如何仁愛、慷慨、不執著也不揮霍自己的財富。

四、智慧 (Panna)：信徒應該發展智慧，通過智慧的發展，進入無苦、無煩惱的清淨涅槃。

有時，佛陀也開示了有關節省和消費方面的問題。有一回，佛陀對一位年青人夏嘎拉 (Siagala) 說：「應該把收入分爲四份，一份做爲家庭的正常開支，一份發展自己的生意，一份做爲應急之用，一份用來布施。」

有一回，佛陀對給孤獨園長者（Anathapindika，一位富翁，佛陀忠實的在家弟子，祇園精舍的創建者）說，有四種幸福等待人們去發掘。

一、享用以正當手段賺取的財富。

二、以寬容的心對待自己、家人、朋友和眷屬。

三、不舉債度日。

四、不要犯身、語、意三業，過著清淨無瑕的生活。

請注意，這四點中的前三點，都是物質或金錢帶

來的快樂，這些都不是提升精神生活，以臻完美境界有價值的部分。

從以上的舉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佛陀認爲經濟利益是人類幸福的泉源。但是，佛陀也認爲，只有通過道德和心靈的發展，才能讓人們活的更快樂、更安祥和更美滿。假如只有物質上的享受，缺乏心靈和道德的基礎，就無法了解真正生活的意義。在鼓勵物質生活的同時，佛陀爲了社會的安寧與幸福，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促進人類精神的文明與道德的發展上。

有些人認爲，要成爲一位真正的佛教徒，就必須放棄一切物質的需求，這是不正確的觀念。佛陀認爲我們可以享有物質帶來的快樂，但是不要過於執著。在享受物質帶來快樂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心靈的發展。唯有心靈充分發展的人，才是真正的佛教徒。佛教徒不偏執於物質或心靈，這就是中道，也就是八正道。

第八章　佛教的道德規範與修持

佛教與道德

佛教的道德規範，並非人類功利主義所締造的道德規範。

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亂，傳統的價值觀被全面的推翻了；唯物主義無所不疑的精神，破壞了傳統道德的本質。但是，還有不少關心傳統道德和生活文明的人，注意到實際的道德問題。道德是人類行爲中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是有關我們自己和全人類的切身問題。

人類並非天生就完美的；因此，有賴於道德的扶持。一個人必須訓練自己以臻完美；因此，道德就成爲人類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佛教的道德標準，不是以人類功利主義的目的爲

基礎而創造的，也不是某個獨裁者的任意發明，更不是無緣無故自由設定。人類的法律和社會習尚，不足以成爲佛教的道德規範。舉個例子來說，人類的服裝是爲了適合氣候、時代和文明而設計的；對不同的氣候、時代和文明就不適合了。這就是社會風尚的問題，並沒有絲毫道德成份在內。但是，人類爲社會所累積的風俗習尚，卻不斷的混淆和破壞道德的原則。

佛教的道德基礎是一種恆久不變的自然規律，它不斷的改變社會不良的習俗和風尚。佛教的道德價值根源於自然界不變的因果律；佛教的道德觀，實際上就是紮根於自然界的自然法。佛教的道德規範，有效的改變了現代的世界，而且能令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事實告訴我們，超過二千五百年歷史的佛教道德，並未因時間的消失而有所減損。

佛教的道德規範是講求實際的，是引導我們邁向永恆幸福的最佳工具。對佛教的解脫目標而言，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幸與不幸負責，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在不依靠外力的情況下，爲自我拯救而努力奮鬥。佛教所提倡的自我拯救，是以自我堅韌的意志力來克服業力的結果，既不能加強於人，也不能接受他人的贈與。佛教的使命，在於啓發人類生存的本質，並告誡人類如何利益自己、利益他人。因此，佛教不以教條強迫信徒遵守；佛陀只告訴世人，什麼樣的因

緣能獲得長期的利益。佛陀不用諸如：無恥、邪惡、卑鄙、廢物、褻瀆等教訓罪人的字眼，他只是這麼說：「因爲你的愚癡，所作的事情，給你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

佛教的道德倫理，表現在不同的戒律和修持上；這些戒律或教誨的最終目的，是要引導人類獲得終極的解脫。雖然很多戒條表現的很煩瑣；但是，我們不可因此而認爲佛教的道德觀是既不作惡，也不行善。

佛教的道德原則，可濃縮爲三點：

停止一切罪惡的造作，
奉行一切善事，
淨化自己的心識，
這是諸佛的教誨。

《法句經》V.183

佛教對善惡業行的區別分常簡單；所有的行爲，基於自私心而生起的貪、瞋、癡，以及所衍生的種種損害和自我的錯覺，都是罪行、不善巧或壞的，這些就是造就惡業的惡行。所有基於道德和智慧所做出來的事，就是造就善業的善行。善行與惡行都是基於身、語、意的行止。

佛教的道德價值奠基於意圖與意志力：

佛陀說：「業就是意志力的作用」。行爲本身並沒有所謂的善與惡，善與惡是我們思維的造作。但是，佛教的道德觀並不同意，當一個人犯了傳統的罪行時，同時又認爲他的出發點是基於善意。如果佛教採取這種立場，將受到心理的困擾，同時也使佛教的道德觀失去意義，解脫也變成沒有價值了。思想和行爲緊密的聯繫在一起，身和心的一切行爲都是思想的延續。一個人不可能帶著善心去犯謀殺罪，因爲殺害生命是以內心瞋恚爲主導的外在表現。行爲是思想的壓縮，就好像雨水是蒸汽壓縮而成一樣。行爲表現思想的造作；一切行爲的表現，其實在內心已經醞釀很久了。

當一個人有不道德行爲的造作，等於宣布他無法擺脫不健全的心智。同樣的，當一個人擁有純淨和明晰的心智，斷除了一切污染的意念和感受，他就不可能犯下任何不道德的行爲。

佛教的道德範圍，同時也包含了客觀的道德價值。換句話說，果報的產生是按照自然業力的作用，不關係到個人或社會對這行爲的態度。舉個例子來說明，醉酒有它一定的業力果報，這是一種罪行，它助長了個人的不愉快，也導致他人不愉快。不管醉酒者

或社會對喝酒的看法是如何，對佛教來說，喝酒就是一種惡行。流行的觀念和態度，無法改變喝酒就是惡行的客觀性。這種不道德的行爲，無論在社會上、心理上或業力上，都與判斷的心態無關。佛教的道德觀，雖然不是絕對的；但是，無損於佛教道德價值的客觀性。

戒律

戒律是佛陀為僧眾和尼眾所制定的紀律制度，持戒能引導他們獲得道德化的人生。

佛陀並不是一次過程把戒律完備。佛陀在某種情況下制定某條戒律。在《律藏》中詳細的記載了每條戒律制定時的故事。對佛陀而言，最佳的戒律是控制自己的身、語、意三業行。佛陀早期的追隨者，都有很高的覺性，因此根本不需要戒律。當僧團發展到越來越龐大時，由於良莠不齊，有些甚至還從事一些在家人的活動；因此，佛陀才為僧眾、尼眾及在家信徒制定了戒律。這時，僧團才真正獲得全面的發展，信徒們也依據戒律過著神聖的宗教生活。

佛陀為僧團制定了一切必要的戒律。當佛陀入滅後，信眾們都以戒律為師，遵循戒律而生活。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所有的信徒，包括在家和出家信徒都必須奉行的「廣戒」(Lokavajja)。第二部份是有關文化，或社會習俗的戒條，稱為「分別戒」(Pannati Vajja)。「廣戒」制約一切對世間的傷害、不道德和邪惡的行為。「分別戒」對在家人不起制約作用，而出家人則必須嚴格奉

行。觸犯「廣戒」會破壞個人的名譽和締造惡業。觸犯某些「分別戒」雖然不締造惡業，可是污染了個人的淨修，也對僧團造成名譽上的傷害。要知道戒律制定於二十五世紀前的印度，雖然佛陀在《大般涅槃經》(Maha Parinibbana Sutta) 提到，一些「小小戒」可以捨；但是，這些並未包括那些不道德或造成傷害的行爲。在佛陀生前，一些「小小戒」在僧衆的提議下，佛陀也同意放棄。佛陀也同意生病的僧衆可以暫時捨棄某些戒條。在佛陀入滅後的第一個月，由僧衆自發組織的第一次結集大會，所結集的戒條，卻沒有人同意刪除或更改。所有的信徒都同意奉行佛陀生前所制定的戒律。從那時候起，佛教徒就以戒律爲引導精神生活的唯一依歸。佛陀並沒有指定繼承人；佛陀說過，任何人只要理解佛法，奉行佛法，就已經足夠引導他自己進入神聖的境界。另一個佛陀早期信徒不願更改戒律的原因，是不想在佛陀入滅一個月這個短的時間內，對佛陀的言教有所更動；這也是出於他們對佛陀的忠誠和深切的敬愛。後來，社會風貌改變了，佛陀也傳播到世界各地去時，佛教徒依然不願意更改第一次結集的佛教戒律，是因爲不願意附膺於政治或經濟的流變。

僧團的發展：

僧團是經過長時期，由小到大，不斷的自我約束、自我發展；最後，才在印度正式成立的。佛陀爲僧團制定了很多戒條，也曾經想捨棄一些「小小戒」。上座部佛教是僧團的代表；大衆部和其他部派卻顯得太放任了。上座部佛教是唯一嚴格遵循傳統僧團戒律的佛教部派。上座部雖然也更動了某些戒律；卻是在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以後才做出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卻沒有獲得僧團的正式承認。譬如：非時進食（僧團戒律，過午不食），就是一個證明。上座部沒有明確的規定，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暫時捨棄哪些戒條。其他部派的僧人，穿上顏色和式樣不一的袈裟；上座部僧衆卻堅持穿著傳統的橙黃色袈裟。這些僧人都清楚的理解，唯有接受傳統的佛教文化，對聖道才能有所成就。

在另一方面，某些僧人卻認真的研究每一條戒律及它的精神；通過這些研究，他們吸引了很多的信衆。越來越多的僧人被邀請到社會習尚、文化與東方截然不同的西方國家去弘法；這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只是對外來的文化的好奇，僧衆也必須以自己的智慧來斷定他們是不是被愚弄。戒律的宗旨在於消除不道德、殘忍、傷害及防止一些下流與敏感的問題。如果一名僧人能自我節制，過著誠實、慈善、不傷害，及了解人類是以高尚的品質和道德爲生存的目的；他們

這種品質，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受到歡迎。佛陀的教誨，就是要他們維護佛教傳統和尊重自己所在的國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信徒，特別是西方的信徒，閱讀了有關戒律的經文，認爲僧衆必須嚴格的遵守經文內所陳述的一切戒律，因此而誹難僧衆。我們必須清楚的理解，經典所陳述的戒律是根據二十五世紀前，印度當時的文化與社會背景而制定的。佛陀爲當時印度的僧團而制定這一系列的戒律；當時的僧人並沒有生活於其他國家的經歷，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減輕他們所生存的社會帶來的煩惱和混亂，從而獲得自我心靈的解脫。如果他們生存在今天的世界，他們將會碰到各方面的問題；如果他們生存在不同的國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地方，嚴格的奉行僧團戒律，他們將面對不必要的麻煩和誤解。

戒律引導信徒們過美好、神聖，同時不放棄世間的生活。佛陀鼓勵信徒們多閱讀經典，如：《吉祥經》、《壽生經》等等。

很多戒律只對那些放棄世間生活的出家人有效。當然，這些出家人也必須根據戒律來發展最大的心靈力量。

社會的變動：

當社會改變時，僧眾也無法依據傳統，不作改變；雖然他們已經放棄了世間的生活。有些人無法諒解，僧人根據社會改變而作出的相應改變。若僧人想要修改任何戒條，都必須獲得僧團的批准和通過。個別僧人是無權修改或更動任何戒條。僧團有權根據僧團的需要而增加戒條。佛陀指示僧團協助僧眾防止邪惡和世間的誘惑。戒律只是一種生活的指標，不是「神」的旨意，或掌握在「神」手中的無上權力。

在亞洲國家，出家人受到普遍的尊重。信眾把出家人當作是引導他們脫離苦惱，過著神聖生活和教導佛法的導師。僧眾無私的指點佛法的學習和實踐，並不要求物質的回報。因此，信眾也為僧眾提供了生活的必需品，以換取精神上的需要。

因此，僧眾也培養了優良的品德，來換取公眾的信賴和尊敬。如果，一名僧人，在某些不道德的場合出現，雖然他並沒有不道德的行為，他同樣要受到他人的責難。因此，僧人必須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避免僧團的名譽受到傷害。

如果，僧人不尊重信眾的感受，自己獨斷獨行；他將被信眾唾棄，不再受到信眾的供養。當佛陀在世時，也有不少不負責任的僧人，受到信眾的唾棄而失去供養；這些實例都詳細的記載於經典裡。僧人從事一些世間的活動，會受到批評，只有在家信徒可以自

由的從事世間的活動。

佛法與戒律：

許多人對佛法還未真正的了解，佛陀所闡述的真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戒律同樣的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有所變動；某些戒律的更改，只爲了善巧方便。佛法與戒律並不相同；有些僧人深入的研究和實踐，某些其他宗教所沒有的，純屬於佛教，含有重大意義的正確傳統。一些自私和狡猾的人，通過一些不良的渠道，使人們誤以爲他們是德行清淨的僧人，從而誤導一些愚昧的信徒。在亞洲一些國家，某些佛教徒遵守某種錯誤的傳統和一些沒有必要的戒條。在另一方面，某些僧人也爲引導人們過著神聖的心靈生活，而做出貢獻。雖然，傳統的佛教可以培養人們良好的品德和發展心靈的力量；可是，某些戒條必須根據社會的需要而做出修正。如果不這麼做，僧人在接觸社會群衆時，將面對多到數不清的問題。

有些人指責僧人挪用錢財；在目前的社會，如果沒有錢財如何推行和弘揚佛法。但是，僧人個人私蓄錢財是不如法的，佛陀是這麼說的。當然也有一些人不正確的引用戒律來符合自己對物質的要求；這些對他們心靈的發展和自我解脫都造成了障礙。

有些人選擇了與世隔絕，到僻靜的地方進行禪定

的修行；這雖然有助於他們遠離世間物質的誘惑，可是他們必須確保能解決基本生活的問題。有些僧人選擇了與世隔絕的生活；但是，他們必須確保世間擁有足夠的僧人，爲廣大的信衆提供宗教服務。要不然，世人就會以爲僧人無法爲他們的日常生活盡義務。

僧人的品德：

純淨、自發、謙虛、樸素、無私、自律、耐心、慈悲、仁愛是僧人淳良的品德。他們遵守四種高尚的道德戒律：

一、基本的道德戒律 (Patimokkha Sila)，制約於不道德、殘忍、傷害及自私的行爲等等。

二、制約於欲望的戒律 (Indriyasamvara Sila)。

三、淨化生活的戒律 (Ajivaparisuddhi Sila)。

四、生活必需品的戒律 (Paccayasannissita Sila)。

這四種戒律稱爲「清淨戒」(Sila Visuddhi)。

當一個人剛剛加入僧團時，稱爲沙彌 (Samanera)；他需要持守十條「沙彌戒」。一直到他接受了「比丘戒」後，才真正的成爲一名比丘（僧人）。

比丘必須接受四種「比丘戒」，共二百二十七條；及一些附帶的條款。比丘戒的主要範圍在於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方面。身爲一名比丘必須嚴

格的持守比丘戒；如果觸犯任何戒條，就會被視爲失敗者，同時被僧團剝奪某些權力。如果觸犯了其他的條例，就必須爲自己過失負責，接受懲罰、做出彌補，同時懺悔於自己的過失。

出家爲僧，是個人對聖道生活的嚮往，不存在任何強制性或誓願。因此，僧人不受任何誓約的約束，僧人持守戒律是出於自願。當他想還俗時，他可以很自由的離開僧團，重新過著在家人的生活。

十善與十惡

幸與不幸的生活是受到善與不善業的影響。

十善：

善行將帶來善的功德（業績， Punna ），一種高品質的、純淨和明晰的心識。一個人的心識，如果不善加控制，將受惡力的影響導致惡行，爲自己帶來煩惱。功德淨化我們的心識，抑制貪、瞋、癡等壞的心念。貪欲導致渴求和欲望永遠無法滿足，瞋恚導致憤怒和不滿，而愚癡是貪欲和瞋恚的根源，將惡行當作善行。這三種惡根爲人類帶來不幸，抑制了人類向善、學佛和修持佛法的心。

功德有助於我們的生活；它將我們和善業，利益緊緊的聯繫在一起，同時提升了我們思維的境界。物質上的財富會因爲盜竊、水災或火災而消失，功德的利益卻緊跟著我們，永遠也不會失去；因此，我們要不斷的累積功德。一個人能獲得幸福，主要就是功德的展現。

功德是大收獲。它的大門永遠打開，任何人都能輕易的透過個人的努力而獲得。一個擁有功德的人，

如果他想做生意，將會碰上很好的機會和朋友；如果他想求學，他將會晉身名校；如果他想修行，將會遇見有高深修養的導師，協助他開發心智。他的一切夢想，都會因爲功德的迴向而實現。功德同時也幫助人往生善界，或提供正面的條件，協助他證悟涅槃。

功德的範圍廣大，是各種不同善行的積累。這有如優良的土壤，造就了優良的生態環境。善行造就的功德，同樣可以迴向給他人，如：僧人、修行者、父母、祖父母等。一個人的善行，將會造成許多不可思議和美妙的結果。

佛陀闡述了十種有助於我們獲得幸福和寧靜生活的善行，我們必須以我們的智慧，對他做全面的了解。這種善行是：

一、布施。

二、持戒。

三、發展心靈的力量。

四、尊重聖賢。

五、服務社群。

六、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功德（隨喜功德）。

七、迴向功德與他人。

八、弘揚佛法。

九、學習和聆聽佛法。

十、矯正自己不正確的見解。

實現十種善行，不僅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任何實現善行的人，都會獲得利益。發展心靈力量，能使人更容易的接近和實踐佛法。尊重賢德者，能穩定社會。服務社群，能提升他人的生活素質。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功德或將自己的功德迴向給他人，有助於提升他人的道德行爲。弘揚和學習佛法是一種自我的提升，同時也讓他人理解佛法的微妙。學習佛法的同時，也矯正了自己不正確的見解。

佛陀曾經這麼爲我們開示：

如果一個人做了善行，
他應該繼續不斷的做；
他應該喜歡於自己的善行，
善德的積累將帶來安樂。

《法句經》V.118

不要輕視小小的善行，
不要以爲它不會帶來善報。
一滴滴的水珠，能裝滿整個水瓶；
累積一點一滴的善，以將福德滿盈。

《法句經》V.122

十惡：

佛陀指示我們遠離十種惡行。這十種惡行紮根於貪、瞋、癡；它們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甚至來生。當我們了解「業力」這種學說時，就應當了解造成惡業的就是這十種惡行。

我們的「身」行，能創造三種惡行：

一、殺害生命。

二、偷盜。

三、邪淫（不正常的性行爲）。

對治這三種惡行，就是持守五戒中的前三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殺生剝奪了一切衆生平等的生命，導致無法生起慈悲心。偷盜助長了貪欲。邪淫敗壞社會倫理關係。

我們的「語」行，創造四種惡行：

一、妄語。

二、綺語、

三、惡口。

四、兩舌。

對治這四種惡行，必須持四種語戒：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

妄語、綺語造成我們的真性晦黯，無法認清真實。惡口助長了瞋恚心。兩舌造成人與人之間或社會

風氣敗壞。

我們的「意」行，創造三種惡行：

一、貪欲。

二、瞋恚。

三、愚癡。

這三種惡行是一切惡行的根本。我們持守五戒，主要的就是要對治這三種惡根。有效的壓抑「意」的種種惡行，也就是有效的壓抑了「身」與「語」的種種惡行。

我們的欲望永遠得不到滿足，惡行爲我們帶來醜陋、病痛、和令人討厭的來世。邪見令我們生起不良的欲望、導致愚癡和沒有智慧，並受到病魔的糾纏和被人批評。

一個人要永遠的實現善行和迴避惡行。當一個人有意或無意間做了惡行，他應該清楚的知道他做了什麼，他應該馬上反省，對自己的惡行做出補救或懺悔，同時努力的使自己不再重蹈覆轍。一個人要獲得聖道的生活和自我解脫，唯一的辦法就是實現善行。

爲贖罪而祈禱，是沒有意義的。當禱告過後，他又我行我素的從事惡行。什麼人能替你洗清罪孽？除了你自己，什麼人也辦不到；唯有通過自我的證悟。首先他必須了解自己所做的惡行，造成的傷害有多大；其次，他必須清楚的了解，自己所做的是惡行；

盡力的以自己的善行來補救，並從中學習，不在重犯。這樣一來，他就可以以善行來克服和減輕惡行所造成的果報了。

在佛教裡沒有所謂「永遠的罪人」；尤其是那些覺悟和正精進於佛法的人。一個人如果被誤導，從而相信可以通過「神奇的力量」來消除「罪孽」，這是一種迷信。更糟糕的是，這種迷信不但無助於心靈的發展，同時還使道德淪喪。這種錯誤的信仰，給人帶來的傷害，遠遠超越他所害怕的「罪孽」帶給他的惡果。

持戒

持守戒律，不單能培養道德規範，同時也能為眾生提供更高的服務。

每一個國家或社會都以一套自己的標準道德來規範；而道德規範也和律法關係密切。一個正確的行為是不抵觸任何律法的。這種人類自我締造的律法，通過了長時間的驗證和修訂。律法是以社會和人文的標準而擬定的，律法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規範。

相對來說，佛教的道德觀並不是人類思維的發明；也不是以宗教的價值觀取代人類的價值觀，而是基於一種宇宙的自然法——「業力」，即所謂的「善行」與「惡行」的果報對自己或他人的影響。一切為人類帶來「利益」的「行」，不一定就是「善行」，因為它可能為其他眾生帶來精神或肉體的痛苦。

佛陀曾提出一個簡單而意義深長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鑑別善與惡行？」這問題對佛教徒來說，是太簡單了。一切「行」的本質以正確的心念為出發點，不包含貪、瞋、癡的成份，就是善行。反過來說，不包含慈悲、施捨和智慧等的一切行，就是惡行。我們應該了解貪、瞋、癡就是邪惡的根源；慈

悲、施捨和智慧就是三種善的根源。這兩大類的根源，就是一切「行」的緣起。不管一個人如何忽視這些「行」的真性，都深深的受到這些「行」所帶來的果報的影響。

「意」的行，是一切「身」和「語」的行的基礎。身爲佛教徒，首要的任務就是斷除導致「意」行的貪、瞋、癡。這麼做並不是奉承「神」的旨意，如果以這種思想，就是智慧還不圓滿。這麼做，就好像小孩子因頑皮而害怕被處罰。佛教徒必須擁有理解力和智慧；透過道德的增長，能開發心靈的基礎，從而獲得解脫。他清楚的理解到，一切喜樂和痛苦都是業力的作用；要減輕或消除一切「苦」，除了要「正精進」外，還要防止一切「惡行」；他行善，因爲他知道，唯有「善行」能給他帶來真正的幸福和安寧。每個人都嚮往過幸福的生活，因此必須爲「幸福」製造條件，致力於「善行」遏止一切「惡行」。這種心靈上的進展，遏止了一切「反社會」的行爲，因此不單利益自己也利益了整個社會。

五戒：

佛教徒都受持五戒。受持五戒能帶來兩重利益。第一，令一個人合群，與群衆溝通、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第二，這是心靈發展的起點，從而獲得解脫。

持戒並不是在服從任何「命令」，而是真正的了解自己的身、語、意所造成的種種不善後，而產生的一種「自發」的行爲。他明白畏懼和處罰無補於事，因此自願的持守五戒。五戒須要每天受持。五戒是：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在持守五戒的同時，能獲得五種崇高的德行。當五戒在指示你不應該做什麼的同時，他也同時在實踐五種崇高的德行：慈悲、自制、滿足、信任與正念。當一個人持守不殺生戒時，他就會生起慈悲心；持守不偷盜戒時，自制心由然生起；持守不邪淫，將滿足於正常的家庭生活；持守不妄語戒，他的誠實將獲得大家的信任。持守不飲酒戒時，他不會在麻醉品的刺激下胡作非爲，從而培養了正念，正念生起了慈悲與關懷，從而引導他過正直和道德的生活。

持戒是佛教徒最基本的修行；持戒的宗旨在於引導正確的身、語、意的行爲。持戒能讓心識獲得發展。如果缺乏道德的基礎，一切修行將是錯誤和自私的。

八戒：

很多佛教國家的虔誠信徒，都在每個月圓日（十五）或新月日（初一），持守八戒（八關齋戒）。這是一個傳統的習俗，信徒們清晨就到廟裡，持守八戒，一直到隔天清晨。八關齋戒日的主要目的是隔離信徒們的物質與家庭生活，體驗聖道的生活，從而獲得正確的心識及精神生活的發展。

在八關齋戒日裡，信徒們誦經、靜坐、聆聽佛法開示和協助寺院的一切活動。隔天，他們重新持守五戒，回家過他們正常的生活。

八戒的內容是：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六、不非時進食。

七、不跳舞、不唱歌、不看戲、不穿華麗的衣服、不塗脂抹粉。

八、不坐高廣大床。

很多人不了解八戒的真正意義，從而誤解以爲佛

教反對唱歌、跳舞、看戲、穿華麗的衣服和塗脂抹粉。佛陀並沒有要求在家信徒戒離這些事情；這些事情的戒離，只是虔誠的弟子在短期內執行而已。他們通過對這些欲樂的戒離，來協助感官的冷靜；即使只是僅僅幾個小時的訓練，也可以使內心不受感官所奴役。這些欲樂智慧助長信眾的欲望，有助於提升個人的自制能力，和了解自己的弱點。但總的來說，佛教並不反對這些欲樂。

持戒（五戒或八戒）能開拓一個人的心識，能利益今世或來世。因此，一個人必須了解持戒的好處，並盡自己所能嚴持戒律。

慈悲心

今天的世界，缺少的就是慈悲心

今天的世界，擁有充足的物質資源、擁有先進的知識、擁有才華橫溢的作家、能言善辯的言說家、高明的醫生、哲學家、心理學家、科學家、宗教顧問、詩人、有才幹的政治領導人物等等。雖然這世間擁有這麼許多有才幹的人，可是這世間並不因此而獲得幸福與和平。這世間一定是缺少了某些東西；是的，就是缺少了對他人的慈悲心。

物質不能帶來永恆的幸福與和平。和平必須奠基於人類的心，唯有自己的心識，才能帶來和平，進而擴展到他人以及全世界。要獲得真正的和平，唯一的道路就是依據佛陀的教義而行。

要修持慈悲心，首先必須培養非暴戾的崇高原則，克服貪欲、瞋恚、愚癡，以正道處事待人。鬥爭並非我們的身體的個別作用，而是我們的「心」以不正確或不正當的「念」引導我們身體的作用。非暴戾的慈悲心，遠比以暴力的行動來報復更爲有效，報復只會助長邪惡。

要修持慈悲心，必須拋開個人自私的「愛」。這

世界太多的「愛」是以個人爲出發點，人們只愛個別的自我。

「愛丈夫，並非出自對丈夫的愛，而是出自對自己的愛。愛兒女，並非出自對兒女的愛，而是出自對自己的愛。愛上帝，並非出自對上帝的愛，而是出自對自己的愛。到頭來，所有被愛的人，都得不到真正的愛，而是他人自己對自己的愛。這就是以自我爲中心的愛。」

人們應該了解修持無我的慈悲心，能獲得自我解脫。自殺能終止身體的活動，自私卻阻礙了心靈的進展。今日世間所缺少的就是無我的慈悲心。慈悲心在佛教裡不是情緒化，也不是自私的。慈悲心是根除貪、瞋、癡、嫉妒、暴戾和根除一切污染的最有效的方法。

「慈愛」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了一切動物的性愛。佛陀說，愛的動機有很多種，首先是自私的愛和無我的愛；自私的愛，只是在滿足於個人對同伴的感受；嫉妒就是自私的愛的另一種表現。無我的愛，是指一個人完全放棄自我的感受，全心全意的去善待他人，如：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通常，人類對「自私的愛」和「無我的愛」混淆不清；譬如：父母對子女的慈愛，通常都還有要求回報的因素存在。

另一種與「慈愛」很接近的就是「友愛」。「友

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作用於少部份的人。還有就是「性愛」，「性愛」是一切成長的衆生，締結伴侶，繁衍後代的一種必然程序，「性愛」也造成了成人之間的最密切關係——夫妻關係。

超越種種「愛」的就是「慈悲心」(Metta)，這是佛陀極力推荐的。佛陀拋棄家庭、王位、榮華富貴，爲的就是由於他多世實踐慈悲心。佛陀的慈悲心不僅僅對於人類，也普及一切衆生。佛陀的慈悲心沒有動機也不自私，是一種無欲無求的奉獻。世間的愛，往往以失望爲收場，就是因爲有所求。慈悲心卻能帶來更大的幸福和滿足。一個人如果發展這種宇宙性的慈悲心，不僅爲他帶來快樂，也提升了他個人的境界。

在《古遠的佛陀之路》(The Buddha's Ancient Path) 一書中，作者毗亞達息法師 (Ven. Piyadassi) 說：

「慈悲心是一種活躍的力量，由意識的引導而作用，導致一切支援、振奮、簡化、消除煩惱的正面力量，從而獲得更高的幸福。」

「發展慈悲心，要斷除邪惡和瞋恚。根據眞性，根據業力而加以發展。瞋恚是一種愚蠢的行徑，導致無明與黑暗，唯有通過正知加以消除。慈悲心增長，

瞋恚心滅退；慈悲心圓滿，瞋恚心消遁。通過正確的方法以正精進對治瞋恚，當慈悲心獲得發展時，也就能獲得慈悲心所帶來的利益。」

佛陀在《慈悲經》(Metta Sutta) 中說道：

「有如母親在危急的環境中保護她唯一的子女一般，我們以類似的心，去培養無邊無際，一視同仁對待眾生的慈悲心。我們把這無邊無際的慈悲心，推廣普及於世間，乃至上下，橫遍十萬方廣，沒有障礙、沒有瞋恚、沒有敵意。」

佈施

無所求的佈施，才是眞正的佈施。

眞正的佈施是不要求任何回報的。如果企望有所回報，就不是佈施而是交易了。一個人佈施後，而萌起控制受施者或受施團體，是一種不正確的行爲。佈施，不要企望別人的感激，人類是善忘的，他們也一定會感激你的佈施。眞正的佈施，是不企望任何物質的回報；佈施者和受施者，同樣的不需要爲佈施而負責任何義務承擔。

佛教的佈施，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意義；佈施讓人接受和理解慷慨的眞正意義。有些人的佈施是爲了宗教的理由或信條；這種不正確的動機，不是眞正的佈施。

佛教的佈施是抑制個人對物質的貪著，從而獲得對心靈修養的進展。一個人如果想獲得心靈上的進展，就必須無我的佈施；如果他有強烈的回報欲望，就無法生起正念，導致他更加的貪婪。一個人應該經常伸出援手，協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令他們獲得利益，令他們快樂。

當一個人在佈施時，不僅僅是「身」的行動，

「心」和「意」也一起行動；因此帶來的是真正的快樂。慷慨和佈施將令一個人獲得提升。一個慷慨的人，以慈悲心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他就是在佈施。當一個人在佈施時，生起的慈悲和善心，足夠控制自己的自私和貪著。佈施能生起智慧，佈施是佛教最重要的修行，因此也成爲第一波羅蜜(paramita)；是佛陀在許多過去世中，尋求圓滿覺悟的重要法門之一。一個人常做佈施行，能獲得自我的提升和三寶的護持。

人類的佈施的東西太多了；對飢餓者施予食物，對貧困者施予金錢、衣物；知識、技術、時間、精力，一切能利益他人的，都可以佈施。他可以專心的聆聽和祝福那些有困難的朋友。他可以不殺生，同時對那些生命垂危的衆生伸出援手。他可以將身體的部份器官施予那些有需要者，如血液、眼角膜、腎臟等器官。有些人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做爲佈施；在佛陀覺悟前的許多過去世中，他不但佈施部份的身體，有時連生命也佈施出去；這顯現了佛陀的慷慨和慈悲。

佛陀真正的無價之寶，是他那大慈大悲的佛法。佛法讓衆生離苦得樂。佛陀最大的佈施是於佛法上的佈施（法施），法施足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當一個人以純淨的心接受佛法、實踐真理，他就不再有所改變；他的「心」與「意」獲得無比的幸福、寧靜和歡

愉。實踐佛法，令殘酷者生起慈悲心，令貪婪者變成慷慨，令瞋恚者懂得寬恕，令愚癡者獲得智慧。實踐佛法不僅於今世獲得幸福，在證悟涅槃後，將獲得更大的幸福。

佛教對動物生命的態度

如果我們相信動物是為人類而生；同樣的，人類也是為動物而生；因為，有些動物以食用人肉為生。

有些人認為動物只能意識到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同樣的，嬰兒也沒有未來的觀念，他們生活在現在，一直到他們的腦力發展後為止。

人類有思維能力，能以思維駕馭行動。人與動物的差別就在於思維能力。佛教相信動物不但有本能的生存能力，還有一定的思維能力。

在某些方面，動物超越人類。狗擁有超越人類的嗅覺，昆蟲有敏感的聽覺，鳥類能飛行並擁有超凡的視覺。毫無疑問，人類比動物還要聰明。但是，人類從動物身上學習了很多東西。在人性中，還保有很多的「獸性」。更重要的是，人類擁有精神上發展的潛力。

佛陀不接受動物是為人類而生的概念。如果動物是為人類而生；那麼，人類同樣是為動物而生；因為，有些動物以食用人肉為生。

佛陀鼓吹的慈悲心，不僅是針對人類，而且是針

對一切衆生；佛教徒應該以慈悲心對待一切衆生。佛陀告誡我們，我們沒有權力傷害一切衆生的生命，所有的衆生都有平等生存的權力。動物和人類一樣，有恐懼和痛苦的感受。殺害動物的生命，是一種錯誤的行爲；我們不應該濫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殺害衆生。即使有時候動物的行爲令我們討厭；但是，牠們的確需要我們的同情。殺害動物的生命，不是唯一擺脫他們的辦法。每一個生命對世間都有一定的貢獻；人類剝奪動物生存的權力，是一種不公平的做法。

D. 魯尼，在他的著作《理念的手冊》裡說道：

「我們很難說明，我們與那些一向來都被我們一口一口嚼嚥的動物的道德關係。大部份時間，我們把牠們屠宰了、煮熟了，然後吃掉；有時候還是生吃。這世間有很多人愛馬、愛狗、愛貓；可是，他們同時抓住鹿、牛的頸項，割斷牠們的喉嚨，吮吸牠們的鮮血、吃牠們的肉。這難道說，他們所鍾愛的馬，會比吃掉的鹿來得高貴？有些人甚至還吃狗肉、貓肉和馬肉，並強迫牛只爲他們工作。」

有些人爲自己所蓄養的小鳥或金魚的死而慟哭。有些人長途跋涉的去捕魚；有些人是爲了吃，有些人是爲了娛樂。有些人以打鳥爲樂，有些人到深山去做

狩獵遊戲。有些人把獵物當寵物一樣蓄養在家裡。

有些人飼養青蛙來做科學實驗；有些人切下青蛙的大腿來烹煮薑蔥田雞。有些人把鳥類關在鳥籠裡，無微不至的照顧；有些人把牠當早餐。這些對動物的態度，令人混淆。人類只關心人與人的離合和戰爭，卻沒有時間去仔細思考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道德關係。

每一種宗教都教導人類應該去愛護和關心人類，或者去愛護同一宗教的教友。可是佛陀去教導我們以慈悲心、平等心去對待一切衆生。一切衆生代表一切宇宙，也代表一切法。

佛陀非常清楚的教導，要以慈悲心對待一切衆生。一天，佛陀發現有人準備以動物來祭祀；他問那麼人，爲什麼要殺害生命呢？那麼人回答，要獲得神的庇佑。佛陀對那個人說，那你用我的生命來取代那無辜的生命吧，人的生命總比動物的生命來得高貴，更容易獲得神的庇佑。

人類殘酷的對待動物，是因爲欲望無法獲得滿足。今天，我們毀滅動物或剝奪動物的生存空間，卻堂堂正正的以環境發展爲理由。但是，我們已經爲這種殘酷和自私的行爲付出代價。如果動物無法生存，那麼人類生存的空間也無法獲得保證。這是事實，其他動物的遭遇也將是人類的遭遇。我們不要以爲人類

比其他動物來得偉大，發生在其他動物身上的事情，永遠也不會發生在人類身上。

每一種動物都爲生態環境做出貢獻。毀滅牠們，等於毀滅我們自己的生態環境，造成大自然的不平衡。

容忍

假如一個愚癡的人冒犯了我，我以無限的愛回報他；他越是冒犯我，我越是以愛回報他，我永遠的散發出善的芳香。

——佛陀——

今天，世間的人太忙碌和太疲倦了，他們充滿了恐懼和不滿足。他們沉迷於權力、名譽、財富、地位的追求。他們追求感官的滿足，生活在恐怖和猜疑中。在這動蕩和充滿危機的時代裡，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責任促進彼此間和和平與共處。今天的世界，對容忍的需求是逼切的。

今天，世間的流血和苦難，來自於教條主義和不能容忍。今天，很多國家的山河，布滿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宗教祭壇上流滿了衆生的鮮血。有如同數千年前，天空布滿了殉教者焚燒自己的煙霧。今天，人類已經覺察到有責任把人性帶到他們的生活中，進一步的尋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確，十字軍的不能容忍，破壞了宗教的紀律。

讓我們回顧一下，現代高度公認的所謂「進步」；我們生活在一個機械和發明的時代，一系列高新科技

的玩意而令人頭暈目眩——電話、電報、發電機、收音機、電視機、太空船、人造衛星等等。在同一個世紀，發明這些新玩意兒的人，也同時是那些以武力、炮彈、毒瓦斯屠殺千千萬萬同胞的人。雖然說科技是進步了，可是容忍的精神在哪裡？

今天，人類的科技已經在發展外太空了，可是卻無法促進人與人之間協調、和平的共同生活。人類將把這些荒誕的事情帶到月球或其他星球。

爲了物質的利益，人類聽不見大自然的聲音。他們只想到滿足欲樂而忽略了身心的發展。這種現代人類不自然的行爲，是人類對生活的終極目標產生錯誤觀念的結果，這也是導致現代人恐懼、焦慮、不安於不能容忍的主要原因。

今天，不能容忍仍然存在於宗教中。人們僅僅有興趣談論宗教的教義，卻沒有興趣去實踐和修持宗教的教義。假如基督教徒依據《新約》的《登山寶訓》而生活；佛教徒依「八正道」而生活；回教徒依《可蘭經》而生活；印度教徒依他們聖者的教誨而生活；那麼，這世界將到處是和平、協調和幸福。雖然，有這些偉大宗教導師的教義，在指引人類的生活；可是，人類依然無法了解容忍的價值；以宗教名譽做出不能容忍的事，是可恥和可悲的。

佛陀告誡我們：

「生活在怨恨中，而沒有怨恨，是眞正快樂的生活；在怨恨的人群中，我們住在無怨恨中。」

《法句經》V.197

「生活在貪欲中，而沒有貪欲，是眞正快樂的生活；在貪欲的人群中，我們住在無貪欲中。」

《法句經》V.199

佛教的喪葬儀式

眞正佛教的喪葬儀式，是簡單而莊嚴的宗教服務。

在很多信仰佛教的國家裡，一個眞正的佛教的喪葬儀式，是一種簡單而莊嚴的宗教服務。不幸的，一些人將那些不必要，無關的儀式，乃至迷信的風俗習慣也摻染到佛教喪葬儀式中。這些無關的和迷信的儀式是根據傳統和風俗習慣而來的。古代人們舉行這些傳統的儀式，是因爲不了解生命的眞正本質、死的本質、以及死後的本質是什麼？當這些觀念摻染到佛教喪葬儀式中，人們就開始譴責佛教喪葬儀式的鋪張和浪費。當大家接近佛教傳統，接受佛法，並對佛法有一定的了解，或向大德高僧學習後，才能眞正的對佛教喪葬儀式有所了解。最不幸的是，人們對佛教的喪葬儀式已經形成了一種不好的印象，以爲佛教鼓勵把金錢浪費在不必要的儀式上。我們要清楚的識別佛教的喪葬儀式和那些低等的儀式是完全不相干的。

佛教並不特別在意土葬或火葬。在許多佛教國家，火葬是一種傳統，爲了衛生和經濟，火葬是明智的。今天，世界人口激增，假如我們繼續推行土葬，

寶貴的土地將被死人占領，活人反而無處可以維生了。

很多人反對火葬，他們認爲這是違反「神」的旨意。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反對過很多的事。對這些人來說，他們需要花很多的時間，才能真正的了解到火葬比土葬來得適當和更有效率。

以佛教的觀點，火葬和土葬並沒有差別。佛教徒並不相信，有一天會有人把墳墓中的骨骸喚醒，並決定他們是上天堂或下地獄。

人一旦死後，意識和心理能力就與身體、骨骸、骨灰分離。很多人相信，假如沒有給死者適當的安葬，或爲死者的墳墓安立墓碑，死者的靈魂將四處飄蕩，無助的哭泣與悲嘆；有時候，還會找家屬的麻煩。這種信仰，在佛教中是不存在的。

佛教相信，一個人死後，將依據他所做的善業或惡業而往生。只要一個人眷戀、執著於生命，他必定會重生。唯有阿羅漢對生不再執著，死後不再輪迴，他們已證悟最終的涅槃。

第九章　佛法與皈依

皈依

佛弟子皈依佛陀，並不是懼畏於佛陀，而是為了獲得心靈的發展和正確的理解如何淨化自己。

佛弟子皈依佛陀，並不是因為佛陀是「神」或是「神的兒子」，佛陀從來不承認他具有「神」性。佛陀是一個已經覺悟的「人」，他是最慈悲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和最值得尊敬的人。所以皈依佛陀如同皈依老師或師傅。佛陀為我們指示了解脫於苦的正道。信徒們禮敬佛陀，是表示對他的尊敬和感激，並非要求佛陀的賜予。佛教徒不問佛陀祈求什麼，也不認為佛陀是擁有賞、罰或詛咒人類權力的「神」。佛教徒誦念經文只是讚美佛陀，歌頌他那崇高、盡善的素質，同時把佛陀當作自己的楷模和鼓勵，根據佛陀的教誨來發展自己的信心；並沒有祈禱的意義存在。有些人

責難這種皈依佛陀的態度，因爲他們不明白皈依和禮敬偉大導師的真正意義；他們以爲這只是一般的宗教祈禱。佛教徒三皈依的真正意義是，皈依佛陀、皈依達摩（佛法）和皈依僧伽（僧團）；從而培養真正的信心，斷除精神的困擾。很多人誤解了，以爲這是一種對神靈的崇拜和尋求神靈的依怙。

佛陀告誡弟子們，人類生活在恐怖和憂慮中，不要去迷信那些山、岩、木、樹等神祇，這種信仰既不殊勝也不安全，更不能消除煩惱。佛弟子必須真正的皈依佛陀、佛法和僧團；了解什麼是正知、正見，了解四聖諦——苦、集、滅、道，透過對八正道的實踐，才能斷除一切苦痛；這就是真正的皈依。一個人唯有通過真正的皈依，才能離苦得樂。

在經典中曾經提及皈依忉利天和其他諸天的天神，皈依者並不能解除內心的恐懼與不安。唯有皈依佛、法、僧三寶，才能消除內心的恐懼與不安。這是因爲諸天的天神並沒有消除貪、瞋、癡、煩惱和一切內心引起的騷動。當一個人從一切煩惱中擺脫出來時，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一位著名的佛教學者 F. 史多利，這麼看待皈依：

「我皈依佛陀；從皈依，我看到佛陀慈悲和無上的教導，從而了解什麼是輪迴。從佛陀的慈悲，我放

棄了實踐一切骯髒的思想和欲望，追求殊勝的涅槃境界；佛陀證悟的境界。他讓我消除煩惱和痛苦，他令我得到快樂。我在佛陀的塑像前皈依，不僅是供奉鮮花和焚香，而是奉獻上了虛榮和自我的重擔，也放下了執著和攀緣的重擔，更放下了那永無休止的生死輪迴。」

印度詩人 Sri R.C. 巴拉帝，在他的詩作中，對皈依做了這麼的詮釋。

尋求皈依是爲了獲得什麼？
不是懼畏，也不是仰慕於您——佛陀。
不因爲您尊貴的出身，
也不爲了獲得淵博的學識。
只因爲，被您那無窮盡的慈悲所吸引。
被您那無上的智慧所折服。
輪迴之海，將安全的渡過。
我傾心於您，佛陀！我自願的成爲您忠實的弟子。

有人認爲，佛陀也是人，爲什麼要皈依他？因爲，他們不知道，佛陀自己親口說過，他是一個「人」。但是，佛陀絕對不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普通

人。佛陀是一位不平常，而且是一位無可倫比的聖人，他擁有高超的智慧和對待一切衆生平等、無量的悲憫心。佛陀是人，而他已遠離一切人性的弱點、污點甚至人性的私欲。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佛陀是一位至善的人，至今尚未有人可以和他互相比擬。」佛陀教導我們培養偉大的德行，無懼畏、恐怖，智慧和證悟解脫之道。

人們經常會生起這麼一個疑問：「如果說佛陀不是『神』，而他也不生活在這世間；那麼，他如何保佑他的弟子呢？」其實，不一定要「神」才能保佑「人」；父母同樣在保護和庇佑自己的子女。根據佛陀的教義：「假使人們能遵循佛陀的告誡，過著神聖的宗教生活，他們將會獲得佛陀的庇護。」佛陀說過：「假使任何人需要看到我，只需要看到我的教義及如何修持它即可。」那些遵循佛法的人，比起那些只看到供壇上佛陀塑像的人，更了解佛陀的本懷。《長老偈》(Theragatha) 中說道：「人們依止於正法，將獲得正法的護持。」

其他的宗教崇拜「神」，並要求「神」的賜予。佛教徒禮敬佛陀，並非要求「賜予」，只是尊敬佛陀無比的成就。當佛教徒在禮敬佛陀時，他們間接的提升了自我的心靈。假如有一天，他們發願要成佛，他們也一樣能圓成佛道，度化衆生。

佛教徒禮敬佛陀，就有如學生向師長敬禮一樣。但是，這種禮敬並不含有依賴或執著於導師的成份。這種禮敬精神是依佛陀的教義而行的。正如經典中說道：

「僧眾啊！即使一位僧人，亦步亦趨的緊隨著我的袈裟；但是，只要他心中還有貪念，強烈的執著於五種感官的欲望，具有不正確的墮落思想和目的；行爲雜亂、怠慢、對問題不加以思考，慌張、不能鎮定，對感官不能控制的人；他遠離了我，我也遠離了他。」

「僧眾啊！即使一位僧人，雖然居住在百里之外；但是，他不貪婪，有效的抑制感官的欲望，沒有邪念，沒有墮落的思想和目的；心念堅定、精進和專心，專注的自制於自我感官的抑制；他非常的接近我，我也非常的接近他。」

《雜阿含經》

不要自我放棄

完全仰仗他人，是對自我的努力和信心的放棄。

佛教是人文主義的宗教，以公正、和平、平等爲宗旨。仰仗他力救贖自己，是一種消極的行爲；仰仗自己是積極的。仰仗他力等於是放棄對自我的努力和信心。

只有透過自我的努力，才能獲得自我人性的提升。人性的改善必須求助於知識和自己的努力，我不是仰仗「上天」。人類不應該成爲自然界外力的奴隸，即使人類臣服於自然界的力量，他仍然能以自己超越的德性來了解或超越它。佛教認爲，人類透過了解，能夠控制外緣的力量和環境，也可以防止它們所造成的傷害，和利用外緣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心靈，以臻神聖的境界。

佛教肯定，知識和努力是圓成一切的正當途徑；佛教否定依靠超自然的力量。宗教信仰是相信善法，而不是相信那些不可預知的力量。佛教不僅僅是宗教，還是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從一開始，佛教就向世人宣稱，佛陀是一位理性的導師；今日世人尊敬佛

陀，是因爲他是世人理性的導師。佛陀教導人類以「因果定律」尋求幸福，而不是通過一大堆煩瑣的宗教理論。要了解宇宙和自然界，就必須先了解「因緣法」。否則，人類的生命只是一種自我天性的不完整表現。

佛陀給予宇宙一個全新的詮釋，這是一個獲得永久幸福的新見解。在佛陀的知見裡，充滿了達到究竟的真理。這種真理是全人類的勝利，是無常以外的永恆境界，是純淨的涅槃，是遠離一切變幻無常的世界，最後從煩惱和憂慮中解脫出來。

不是罪人

佛教否定「原罪」，佛教認為相信「原罪」的存在是一種愚笨和不健全的行為。

佛教不認為人類擁有「原罪」，或曾經背叛過「神」。佛教認為每一個人都積累了善與惡不同的業習。人類的「善因」要等待時機開花、結果而後成熟。有句諺語這麼說：「在我們裡面有最好的，也有最壞的；在我們裡面有最壞的，也有最好的。」

佛教指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善與惡的業行負責，每一個人都能創造自己的命運。佛陀說：

「自己的惡行使自己變得污穢不堪；如果不作惡行，便能使自己清淨。清淨與否，在於自己；他人無法為你淨化。」

《法句經》V.165

人類的煩惱是自己締造的，不是遺傳或施予，更不是神話式的「祖先的原罪」。佛教不接受這世界要我們來受難或考驗我們對「神」的信仰。這世界能使我們獲得高度圓滿的成就，這高度圓滿的成就就是幸

福、快樂的同義詞。假如「原罪」可以獲得赦免，那麼人類就可以利用更多的機會來犯罪。佛教決不相信「罪」可以透過外在寬恕的力量，去避免它的果報。如果，一個人將他的手伸進點燃的火爐裡，他肯定會被燒傷；全世界的禱告者都無法消除他手上的疤痕。任何人走進邪惡的火坑，肯定無法得救。佛陀認爲對治一切「苦」，不是單憑想像或猜測，而是建立在觀察和經驗上。

佛教否定了其他宗教所謂「原罪」的存在；佛教對「罪」的觀點不同於其他宗教。佛教認爲相信「原罪」的存在是一種愚笨和不健全的行爲。不善的行爲使人墮落，邪惡的人是愚癡的；因此，他們需要的是教導，而不是處罰和責難。人類的一切行爲並沒有違背「神」的旨意，也不需要祈求「神」的仁慈和寬恕；他們所需要的是：有人引導他們走向覺悟。

對人類來說，他們需要的是：別人幫助他理解自己所犯下的錯誤，並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負責，接受錯誤的果報。佛教不相信單靠懺悔就能免罪。

佛陀出現在人間，並不是爲了減免或懲罰人類的罪行，或消滅那些邪惡的人。而是讓人們了解善惡的因果關係，指出惡行將獲得惡業的果報。佛教也不認爲可以透過「他人」或「他力」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佛陀不僅指示我們解脫於「苦」的八正道，也鼓

勵我們開發和運用我們的智慧。我們遵守的是戒律而不是教條；自動的去遵守。佛陀說：

「請注意！對我所說的一切，請認眞的思考。如果認爲我的教誨有助於修行，那麼就去實現它，透過修行的經驗，你將會看到它的結果。」

宗教的價值不在於教條主義，不是盲目的遵守和缺乏某種方便和了解。我們也不要以爲佛陀鼓勵我們自由放任、我行我素、胡作非爲；我們的舉止要文明、有文化、有智慧、有了解並導向神聖宗教生活的責任。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教條主義對我們就不重要了，我們也不必被他人支配，也不怕受到「懲罰」；在佛陀的指引下，過著純淨的生活。

自己做

自信，在人生裡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當明白沒有外力、信仰或宗教儀軌能救度自己後，佛教徒就會自覺非靠自己努力不可，唯有透過自己的努力，才能建立對自己的信心。同時也明白自己的今生和來生，完全由自己負責；每個人都必須去尋求自我的解脫。解脫，好比治療疾病；當一個人生病時，他必須去看醫生；經過醫生診治後，他必須自己吃藥；沒有人可以代替他服藥。沒有人能透過稱讚藥物或醫生的處方，就能把病治好。

爲了治病，他必須遵照醫生的吩咐，按時和按份量服藥；甚至連日常的飲食也受到醫生的限制。同樣的，佛教徒必須遵守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佛陀就如醫生一樣，他的處方——佛法，是爲了控制和降伏一個人的貪、瞋、癡，而後獲得解脫。佛教徒不能單憑歌唱讚美佛陀或供奉佛陀的塑像而獲得解脫。佛教不是靠祈求就能獲得解脫的宗教。佛教徒必須懂得適當的控制自己的欲望，淨化自己，精進努力才能獲得解脫。

人類要對一切負責

人類只要學會不干擾他人，就能無憂無懼的過生活。

根據佛陀的教法，人類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不要埋怨命運，而是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是人類促成了自己命運的好壞。

佛陀說，人類創造一切。我們的憂慮、困難、不幸，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們是過去貪、瞋、癡業力累積的結果。我們把結果帶來了，也唯有透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克服；把一切的不善業，轉化爲善業。

人的心有如動物，有時候還被獸性的本能牽制。與動物有所不同的是：人類的心可以透過訓練而提升層次和價值。如果人類的心沒有適當的文明，這顆沒有文明的心，會給人類帶來危機。有時候，人類比他動物更具傷害性和危險性；動物沒有宗教問題、語言問題、政治問題，沒有社會倫理問題，也沒有膚色問題；在同一種類的動物之間，不存在這些問題。動物之間的鬥爭是爲了食物、住處和性伴侶。但是，人類卻有成千上萬的人爲問題，人類的行爲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或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人類不願意

承認這個缺點，也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人類的態度，就只會把自己的過失歸咎於他人身上。如果每一個人都肯承擔起部份的責任，這個世界將是和平與幸福的。

自我囚禁

人類真的能宣稱他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嗎？

當我們考慮到人類的自由時，我們很難肯定人類是否有自由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人類受困於種種內在或外緣的因素；他必須遵守政府制定的律法，符合社會道德的規範，民族或家族的傳統，和特定的宗教原則。在現代社會裡，很多人都有不滿足於生活的傾向；而社會卻希望他能調整自己，適應目前的生活方式。人類受制於宇宙的自然定律，因爲他也屬於這其中的一部份。人類受制於區域性或氣候性，他不但要注意心理或生理的因素，還要努力克服自己的情緒。換句話說，他無法自由的去思考，因爲新的思考所表現的是抵觸或推翻舊有的思想和信心。同時，有些人相信，人類應該根據「神」的旨意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識去做。

考慮到以上種種問題，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真的能宣稱他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嗎？」

爲什麼人類要牢牢的繫縛自己的雙手？這是因爲人類有太多的不良因素存在，而這些因素會對一切衆生造成傷害和危險。數千年來，所有的宗教都想馴服

人類的態度，並教導人類不傷害一切生命的生活。但是，很不幸的，人類還是不可信賴，人類仍然沉緬於內心的不良因素。這些不良因素，並非外力的牽引、介入或影響，而是人類自己造就的。如果說，這些邪惡的力量是人爲的，人類就有責任透過自己的努力，來了解它的危險性，並清楚這些不良的因素。可是，人類繼續他的殘酷、狡猾、暴戾、邪惡、多疑、狂妄和充滿傷害的行爲。如果，像這樣的人能完全不受限制，而按照自己自由意識去生活的話，那麼，他們行爲所造成的危險性，比凶殘的動物還要來得可怕。在這種情況下，宗教賢德更加重要了，宗教指導人類如何過幸福的生活和面對和平與死亡。

另一種造成宗教和精神進展的障礙是民族的自大性。佛陀教導弟子不要炫耀自己尊貴的種姓，而應降低自己的階級來和下層的群衆打成一片。所有的宗教人士，不應該以過去他們自身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歧視其他的宗教弟兄；他們必須以平等心待人，尤其是在宗教圈子裡。但是，很不幸的是，不同的宗教都以各自的虛榮感來弘揚自己的宗教。

當幫助他人或與他人一起工作時，不應該以自己的傳統而騷擾他人的感受。要順從一切宗教的原則，以宗教道德協調一切傳統的風俗習尚。

民族自大是宗教和精神進展的障礙。有一回，佛

陀以海水爲比喻，說明了這件事。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拋開他的民族自大感；這有如河水，雖然它們有各自不同的名稱；但是，都同樣匯流到大海而成爲海洋。同樣的，不同背景的民族或來自不同社群的種族，我們不需要理會他們的差別，只需要知道他們是人類就夠了。

自我保護

保護自己就是在保護他人；保護了他人，也就是保護了自己。

在一次開示會上，佛陀對僧眾講述了以下的故事：

「有一回，兩位雜耍藝人在市集表演撐杆雜技。師傅對徒弟說：『站在我的肩膀上，爬到竹竿頂端。』當徒弟爬上去後，師傅又對徒弟說：『現在你要好好的保護我，我也會保護你，我們需要彼此保護，這樣才能做好我們的表演，我們才會有好的收入，你也能夠從竹竿上平平安安的下來。』但是，徒弟對師傅說：『不！師傅！你要保護好自己，我也保護好我自己，只有自我保護、自我警惕，我們才能安全的表演我們的節目。』」

「這時最正確的方法」佛陀接著說道：「就如徒弟所說的：『我要保護好自己』，在這種專注的基礎上修持；『我要保護好他人』，在這種專注的基礎上修持。保護自己就是保護他人，保護他人也就是保護自己。」

「一個人要如何才能保護自己，又能保護他人呢？只要經常和反覆的修持禪定和觀想就能做到。」

「一人要如何既保護自己又保護他人呢？以耐心和寬容過非暴戾和無害的慈悲生活，就能做到。」

《雜阿含經・四念處經》No.19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他人；保護他人，就是保護自己。」這兩句話是相輔相成，不能分開的。

如今，當人們大力的強調社會服務時，只傾向於保護他人；這是片面的引用佛典，曲解佛陀的本意。別忘記，在故事中佛陀讚揚那個徒弟，假如一個人想要保護他人，首先他需要保護自己。試想，如果自己陷身於泥沼中，是否有能力幫助別人脫離泥沼呢？在這種前提下，保護自己並不是一種自私的行爲，它是一種自我控制，和發展自我道德和精神領域的行爲。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他人。」這句話是多麼的簡單和實際，不需要多做詮釋。很明顯的，保護好自己的健康，就能保護自己周圍的環境；尤其當傳染病肆虐的時候。如果我們慎重和注意於我們的行動，就能避免他人因我們的疏忽而受到傷害。小心開車、不喝酒、制約自己暴戾的傾向；這樣一來，我們不但保護了自己也同時保護了他人。

現在我們來看看自我保護的道德層次是什麼？道

德性的自我保護，將安全的保護他人和社會，免於我們個人不受制約的感情衝動或自私的行爲所傷害。假如，我們允許三種惡根——貪、瞋、癡存在於我們內心，這三種惡根無邊無際的擴散；有如叢林中的蔓草，窒息了周圍植物，令它們不能健康的成長。如果，我們爲了保護自己而降伏這三種惡根；那麼，我們周圍的人或衆生，將因此而獲得安全；免於我們的魯莽、占有欲和權力欲的傷害；免於我們無節制的貪婪和情欲的傷害；免於嫉妒和猜疑的傷害；免於我們的破壞性、分裂性和殺傷性所傷害。他們將會更安全。這些突發性的情緒，導致不協調和爭執；使我們周圍的生命都無法忍受。我們對別人的貪、瞋，不僅僅是貪和瞋這麼簡單；貪和瞋具有強大的感染力，所帶來的業報無法估計。假如我們只想到貪取、把持或占有；這時，我們也喚醒了強加在他人身上的所有不良本能。我們的行爲可能是周圍環境的榜樣，我們的孩子或同事可能學習我們；我們的行爲誘導他人追求與我們相同的貪婪和欲望；我們的行爲也可能激發他人的憤怒和爭議，從而想挫敗或打擊我們。當我們充滿色欲時，同事會點燃別人邪淫之火。當我們瞋恚心重時，會造就他人的報復心。我們也可能聯合他人，或煽動、或鼓勵他們一起產生瞋恚心或某些暴戾的行爲。的確，貪和瞋就好像傳染病一樣；假如我們能保

護好自己免於受到惡根的傳染所影響；那麼，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他人」。

自我拯救

沒有別人能拯救你，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

只有自我拯救才能解決問題；尋求外在的拯救者，解決不了問題。

當佛陀即將入滅時，弟子們從四方八面湧來，他們圍繞在佛陀身邊，爲即將失去偉大的導師而感到悲傷。唯有阿塔達尊者 (Attadatta) 毅然離開愁雲密布的僧衆，獨自去修行禪定。僧衆對他那種不關懷佛陀的行爲表示不滿。當佛陀知道這件事後，召見了阿塔達尊者。阿塔達尊者說：「世尊！您即將入滅，我認爲回報您最好的方法是在您入滅前，證得阿羅漢果。」佛陀聽了很高興，於是對僧衆開示道：

「利益他人的事雖然重大，可是不要忘記自己進展。懂得關心自己進展的人，才能專注於一切利益的行爲。」

《法句經》V.166

這個故事表明了佛教徒一個重要的問題；意味著

一個人要不斷的警惕自己，使自己從生死輪迴中解脫。「解脫」需要的是個人的努力，而不是祈求外在的力量，或某個「代理」的幫助。

有些人不了解佛教，認爲這種觀念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行爲；只爲個人脫離苦難、獲得自由而努力。他們的批評一點也不對。佛陀清楚的說過：「一個人應該在爲衆生精神或物質上的幸福而工作的同時，精進的追求個人達到涅槃的目的。」無私無我的奉獻和服務，就是佛教徒的最高精神境界。

有些人不禁要問：「對身心健全的人來說，他們受足夠的因緣去駕馭他們的心識，從而證悟涅槃，這也許是正確的。但是，那些心智殘障、生理殘障、或物質匱乏的人，怎麼辦？他們又如何自我拯救？他們難道不需要依據那些外來的力量，『神』或其他的援助嗎？」

這問題的答案是：佛教徒不相信最後的解脫必須在這一世完成。解脫的歷程需要很長的時間，經過多生多世的磨練。一個人必須以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長處，靠自己的力量自我解脫。因此，那些身、心有障礙或物質匱乏的人，也一樣要靠自己的努力；不管他的力量多小，精進、努力就是唯一達到涅槃的過程。

當修行的輪子在轉動時，一個人慢慢的自我訓

練，靠自己的力量改善一切。一顆微小的種子，有一天也會茁壯成長，成爲一棵大樹。但是，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這種困難的過程中，耐心是必要的因素。

舉個例子來說，我們都知道，做父母的經常都按照自己的希望和抱負來教導孩子；然而，孩子長大後，卻拒絕了父母爲他們安排的一切，他們要發展他們自己的一套。在佛教裡，相信一個人能影響另一個人的一生。但是到最後，個人的意識創造了他自己的業力，並爲他個人的行爲負責。無論是人類或天人，都不能協助或控制他人的解脫；解脫要靠自己。

這不是意味著佛教是自私的。佛教徒以自己的努力去證悟涅槃，他持守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喝那些能導致感官失控的酒。當一個人能有效的控制自己，他就能自動的爲他人提供幸福。這種所謂的「自私」，何嘗對人沒有好處呢？

就生態層次而言，有人要問：「那些低等動物，如何自我拯救呢？當然，在無助的情況下，一些外在的慈悲力，將那些不幸的低等動物，從困難中拯救出來。回答這一問題的同時，我們要對「進化論」有一定的了解。「進化論」清楚的說明，生命的原始形態，是水中浮游的單細胞；經過數億年的發展，這些基本的生命形態演進成更複雜和具有智慧的生命。這

些有智慧的生命形態，能夠組織、能夠獨立思考，並擁有將事物概念化的能力等等。

佛陀所說的自我拯救，是針對較高層次的生命形態而言。在早期的生命中，心識和業力是潛伏的；當經過無數次的輪迴轉世，才提升到能夠獨立思考的生命形態；成爲更有理性，而不是本能了。在這個階段，衆生覺察到毫無意義，無休無止的生死輪迴，和他那如影隨形的痛苦和煩惱。然而，衆生都擁有了斷生死的能力，他們運用較高層次的智慧，獲得覺悟和涅槃，尋求永恆的幸福。以這種高層次的智能而言，每個人都有能力自我改善和自我發展。

我們知道，人類的才智水平和理性力量都不相同。有些人天生就是天才，而有些人智障。但是，人類還是擁有某種程度上的能力去分辨、選擇和取捨。如果，我們把這種生存的現象。延伸到動物界中；我們就能分辨高等與低等動物。但是，動物一樣有分辨、選擇和取捨的能力，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一切低等動物也同樣具備開創善業的能力；雖然在範圍上受了一定的限制。分辨、選擇和取捨，精進和努力，慢慢的積累善業；所有低等的動物都能提升他們再生的境界和智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佛陀在他多生多世的本生故事裡告訴我們，在佛陀證悟前的許多過去生

中，他不僅是個普通人，有時還是動物呢。

在佛陀的某一個前世，他與母親一同乘船出海，遇到風浪船翻了，所有的人都掉進大海中。他不願自己的安全，背負起自己的母親，在大海中浮游；他不知道怎樣才能獲救，哪一個方面才是正確的。就在這時候，他的勇敢和誠意，感動了天神；天神爲他指引了正確的方向，並暗中保護他；他和他的母親因此而獲救。

後來，他覺悟到如果用同樣的方法來拯救衆生，那該多好啊！於是，他下定決心，永不停息，一直到獲得最後的證悟爲止。

這個故事也說明了一件事，佛教徒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獲得天神的庇佑。天神因爲積累了很大的功德，他們有能力幫助衆生；不過，這種幫助僅限於物質或生理上，而不是精神的發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不幸的事發生、受到打擊、生病、害怕和需要安慰時，都可以祈求「神」的庇佑。

當我們祈求「神」庇佑時，我們仍然與物質世界牢牢的繫縛在一起。我們要接受一個事實，有「生」就有生理的欲望，也就受到物質條件的局限。在某些範圍內，滿足這些希望是無可厚非的。佛陀提倡中道的生活，他教導我們不應該沉迷於奢侈的物質生活，也不應該排斥基本生活的需要。

但是，我們不應該停留在這一階段。我們應該接受「生」的因緣條件，努力追隨「八正道」開發我們的精神領域，並了解執著於物質的世界，會產生痛苦和煩惱。

當我們經歷無數生死而開發我們的智慧後，我們對感官、物質的欲望越來越少。在這個階段，我們要靠的是自己，就連天神也幫不了我們。因爲，我們不再需要物質上的滿足。

佛教徒了解時間一切本來無常的事實，不執著於物質，不執著於世間所有。因此，將自己的所有無私的奉獻和布施。這是佛教徒對他人或社會福利的一種貢獻。

當佛陀證悟後，他毫無保留於他的智慧，他花了四十五年的時間，傳授他的智慧，不僅傳授給人類，也傳授給天人。這是佛教不自私的例子，佛教關心一切衆生的利益。

有人說，佛陀不幫助那些有困難的虔誠信徒。的確，在佛教歷史中，並沒有記載以神通治病或令死人復活的案例。佛陀僅以他的大悲心和智慧度化衆生。

有一回，一名叫做齊撒・喬達彌 (Kisa Gotami) 的婦女，懇求佛陀令他死去的孩子復活。佛陀知道在她的悲慟的打擊下，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傷害，無法理智的說服她。佛陀要那名婦女到一家沒有死過人的家

庭，要一把芥子。每個人都願意送給那名婦女芥子，可是每個家庭都曾經死過人。婦女這時覺悟到死亡是一種自然的規律，有生必定有死。她回到佛陀那裡，感謝佛陀對她開示有關死亡的真正意義。

這裡要指出的重點是，佛陀關心那名婦女，並協助她了解生命的本質，更甚於令她得到暫時的慰藉或開解。就算把孩子救活，孩子長大後，將來還是一樣要面對死亡。那名婦女的體驗，不但令他理解了死亡的真相，也理解到「執著」是一切煩惱之因。一但「執著」消失後，一切煩惱也跟著消失了。

佛教不排除可以藉外在力量（天神）的幫助而獲得短暫的快樂。但是，到了放棄世間一切因緣和執著，突破生死輪迴，尋求自我解脫時，唯有靠自己的努力精進、專注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力。

佛教給人很大的尊嚴，它是唯一主張人類有潛在的力量來獲得自我拯救的宗教。在人類發展精神領域的最後階段，不必透過各種犧牲祭祀、禱告、祈求於外在的力量或「代理」來獲得祂們的恩惠或施捨。

第十章　佛教與修行

信仰——信心與奉獻

有正知才能導向正信，唯有正信才能獲得智慧。

信仰應該是有神論的意識形態。但是，在佛教裡卻不存在「有神論」。有神論的信仰是導致心智閉塞的毒藥；有神論的信仰是不可知的。知識破壞了信仰，而信仰則破壞了它本身；因爲，這種信仰建立在不可知上面，導致對信仰無法產生信心。只有當對宗教有真正的理解時，才會生起信心。

宗教信仰是無知和盲目的？法國的哲學家伏泰爾說：

「信仰是去相信一些你理性裡認爲不眞實的東西，如果你的理性承認了它，就無所謂盲目不盲目了。」

信仰和信心完全不同。信心不是心靈上那種不可知的接受（信仰）；信心是一種可知的、確定的和期待的；是由每個人的理解和每個人的經驗證實。信心，好比是一個熟悉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學生，在課室內聆聽老師講解牛頓的萬有引力；他不會相信老師所教。相反的，他保留自己的判斷，一直到他自己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對佛教徒來說，信心來自理性、知識和經驗。當理性、知識和經驗獲得開展後，信心不再是盲從的信仰；信心變成一種心靈的動力。

在《佛陀的教誨》一書中，作者 W. 臘忽拉說：

「問題在於沒有覺察到信念的產生——覺察到這世間的每一種思維。當你發現時，信念的問題就消失了。當我告訴你，我緊握住的手掌中藏有珍寶；信念的問題就產生了，因爲你並沒有親眼看見。如果，我一開始就讓你看到我掌中的珍寶，那麼信念的問題就不會產生。因此，佛教的經典中說：『相信那位曾經看見掌中珍寶（聖果）的人』。」

祈禱的意義

自然是公正的，不能以祈禱方式去討好它。

人類不是失敗的動物，只有失敗的動物才會乞求牠的需要和等待施捨。佛教認爲人有潛力成爲自己與宇宙的主人。人類是因爲無明而蒙蔽了自己的潛能。因此，佛陀告訴我們，人是有潛能的，人必須提升自我的精神層次，並嘗試了解自我的能力，同時去開展它。

佛法給予人類充分的責任感和尊嚴，使人類成爲自己的主人。佛教說，沒有一個「最高」的存在，裁判一個人的行爲和命運。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世界，是因爲你和我的需要而創造的；並不是爲其他不可知的存在者的需求而創造。

記住！自然是公正的，不能以祈禱等方式去討好它；自然不會因爲你的獻媚而特別眷顧你。佛教的祈禱，是以冥想的方式來改變自己的氣質；祈禱是在冥想中重新調整人類的習性，使一個人的習性變得更好、更高尚。以這種改變激發內在的本能，去究竟身、語、意三方面的淨化。心理學家認爲：通過冥想，我們知道「我們會成爲我們所想像的」。當我們

在祈禱時，我們的內心會體驗到某種慰藉，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功效，來自虔誠和信仰。誦讀經文及詩偈時，也能獲得同樣的效果。爲了開展這種虔誠和信仰，宗教名詞和修行術語的產生是很重要的。

佛陀清楚的表示過，涅槃的真正快樂，不是通過背誦經典、苦行、祈禱、懺悔、歌頌、符咒、誓願等等途徑就能得到的。

有一回，佛陀講述了一則有關祈禱的故事：有一個人想渡河，他坐下來祈禱，希望能到對岸去；可是他的要求落空了。要渡河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去尋找橋樑，或製造木筏或小船，再不然游泳過去；這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樣的，要渡過生死輪迴的河流，單靠祈禱是不夠的；他必須精進、努力於實踐道德化的宗教生活，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情欲，淨化自己的心識，消除心中不淨的煩惱，才能達到最高的目標——涅槃。只靠祈禱是不行的。

假如祈禱是必然的，那麼應該將它轉向強化內心，而不是祈求。下面有一首詩，告訴我們祈禱的真正意義。然而，對佛教徒而言，祈禱只是通過冥想，開發內心的力量而已。

我不以祈禱躲避危險，
但是，我不畏懼它的出現。

我不祈求緩和我的痛苦，
但是，我以心靈之力戰勝它。
我不在焦慮、恐懼中祈求得救，
但是，我以忍耐贏取我的自由。

禪定

禪定是陶冶心智、訓練和淨化心靈的重要途徑。

佛教徒以修學禪定代替祈禱，從而發展心靈力量、陶冶心性。沒有一個人能不透過禪定而發展心識，進而獲得解脫。一個人如果無法淨化自己的心識，有了再大的功德，也無法完成終極的目標——涅槃。自然的，「心」很容易引起幻覺和犯罪的傾向；「心」引導「人」去做感官的奴隸。如果，「心」沒有接受適當的訓練，幻覺和波動的情緒將誤導人們。當一個人知道如何修學禪定時，就能在他的感官起誤導作用時，控制他自己的「心」。今天，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煩惱和錯誤的觀念，就是因爲我們有一顆未經訓練和不文明的「心」。禪定能有效的治療許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很多醫學權威和著名的心理學家都認爲，當心理受到挫折，憂鬱、悲傷、焦慮、緊張和畏懼所干擾時，都是造成疾病的因素；如：高血壓、心臟病、腸胃潰瘍、胃病、精神病和各種的心理疾病等。同時，其他存在的疾病，也會因爲這些心理因素而導致加重或惡化。

當意識到「我」有太多的煩惱、太多的憂鬱、太多的悲傷和太緊張時；這些煩惱就在身體中展開，導致高血壓、心臟病、腸胃潰瘍、胃病、精神病和各種心理疾病；這些疾病都是心理與情緒上不協調所產生的。在兒童疾病中，齲齒和眼疾，通常與心情不安有相互的關係。

如果，一個人在一天中，能利用幾分鐘的時間，進行禪定的鍛鍊，就能避免很多種因身心失調而產生的疾病。很多人不相信或因爲懶惰而不修學禪定，是因爲對禪定缺乏了解，而有些人卻認爲禪定太浪費時間了。我們必須知道，在這世界上，所有在精神領域有成就，能達到生命至高點的人，都是從禪定中鍛鍊而來的。他們今天被千萬人所崇敬，因爲他們以卓越的智慧爲人類做出巨大的貢獻，而這些智慧就是從禪定中得到的。

禪定並不是強迫自己「咬緊牙關，握緊拳頭」的學習，而是放鬆自己，使自己充滿愉悅和靈感；只要有一點強迫性的存在，就不是在修學禪定。我們不去修學禪定，反而去做那些歪悖真性的事；執著於「我」，執著於感官的欲樂，不肯放鬆自己和放下自我。如果這樣的話，禪定將變成野心家的遊戲了。爲了想達到個人的欲望而自我膨脹。禪定如同愛，是一種自發性的經驗，不需要強迫也不需要激烈的努力就

能獲得。

因此，佛教的禪定並沒有其他目的，而是把「心」帶給現實的生活，進入充滿覺醒的意識狀態；以覺醒的意識狀態來清除業習和傳統帶來的障礙。

佛陀的覺悟是透過他自己努力精進於心靈的發展，並沒有得到「神」的幫助；他從禪定中獲得智慧。要想擁有健全的身心和愉快的生活，就必須修學禪定。

現代生活的本質：

今天，我們的生活非常忙碌，人們不辛勤的工作，就無法生存於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充滿了激烈的競爭，在每一個生活領域裡，都有人想盡辦法，無休無止的去打擊另外一個人。「心」是生命的核心，如果「心」中沒有和平與安寧，整個生命將會崩潰。人們很自然的以感官的樂趣來克制他們的憂慮，他們喝酒、賭博、唱歌、跳舞，把所有的時間幻想於他們正在享受並獲得心情的愉快；這樣一來，就成爲感官欲樂的奴隸了，我們的欲望是永遠得不到滿足的。真正放鬆的辦法是：控制心識來冷靜我們的感官。如果，我們能控制心識，就能控制一切。當「心」完全被控制和淨化後，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困擾，就能看到別人用肉眼看不到的許多事物。到最後，我們將獲得解脫

和找到和平與幸福。

修學禪定要有堅韌不拔的決心、努力和耐心，不能企望馬上收效。我們應該知道，一名醫生、律師、數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或科學家，都是經過長時間的學習才獲得成就的。禪定也一樣，修行者要花很長的時間去控制那不可捉摸的「心」，然後才能獲得平靜。修學禪定如逆水行舟，一個人不能因爲得不到眼前的收獲而失去耐心。禪定的修學者必須培養他的道德。在適當的場所修行也很重要。修行者必須爲自己訂下目標，那顆跳躍的「心」不容易捕捉，所訂下的目標必須遠離貪、瞋、癡這三種劣根性。

當我們開始修學禪定時，我們的「心」從舊有的或傳統的思考方式，轉變爲新的、無障礙和不尋常的思考方式。在修禪時，我們以整顆「心」在呼吸；我們吸進宇宙能源，呼出慈悲喜捨。淨化了整個胸懷，生起克服欲念和種種不善的智慧；以智慧克服了知識障礙、知識限制和抽象性的概念。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我們的身體上，如：吃飯、穿衣服、洗澡、洗手、洗臉、化妝等等。可是，爲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卻很少把時間花在我們的「心」上。

有些人以佛像爲集中精神的目標，有些人關注在出入息方面；無論用什麼方法，他肯定會發現禪定能

令他獲得輕鬆和寧靜。禪定對其他方面的幫助也很多，如：身體健康、心理愉快。禪定在必要時，也能幫助我們控制自己的心念。

人類能以謝絕惡行這種簡單的方式爲社會做出高度的貢獻。通過禪定開展的文明心念，對服務他人是最有效的。禪定並不浪費時間，禪行者的精進心解決了很多困擾，同時也對啓發他人有很大的幫助。縱使生活在煩惱多多的現代社會，禪定也有助於人獲得寧靜的生活。在這人口密集，充滿煩惱的現代社會裡，我們無法企望到樹林、山野去過那種遠離塵囂的生活——象牙塔的生活，禪定不是逃避主義，它不一定要求要隱藏自己才能獲得寧靜；禪定講求的是通過訓練心識去面對、去了解、去戰勝塵俗的生活。我們必須學習調整自己，來承受在這世界上過禪定生活的種種障礙。

有些人修禪是爲了滿足物質欲望，利用禪定獲得工作或賺取更多的金錢。他們不了解禪定的意義，禪定不是爲了增長，而是爲了減少欲望；物欲的動機不適合於正當的禪定。禪定的目的是超越世間的，追求那些非金錢能夠買到的，或他人能提供的精神領域。在修禪時受到他人騷擾，要以紳士的風度，冷靜的面對他。透過修禪你將學會如何放鬆自己和使自己的內心安寧；你將獲得寧靜和愉快的內在。在修禪時，你

會否定某些思想和感覺，如：嫉妒、瞋恚、傲慢、和羨慕等等；從而學到如何控制自己的心識。

如果你修學禪定；你將學會如何在迷失方向的十字路口，做出適當的決定。如果你修學禪定，你將會發展自己的涵養，涵養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佛教徒修學禪定的目的，是從心中滌除所有的污穢，從而達到終極的目標——涅槃。

今天，禪定已被人們濫用，他們想即刻獲得成就；有如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所得到的一樣。在佛教和其他東方文化一致認爲耐心是修學禪定的最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按步就班的控制我們自己的心識，我們不應該要求不通過正常訓練，就想達到最高的境界；我們理解到某些人對禪定抱著錯誤的觀念。禪定是以一種溫馴的方式來克服我們心靈上的煩惱。如果修禪是爲了炫耀我們的成就，就是在濫用禪定。修學禪定必須以道德爲基礎；並清楚的了解禪定必須在有經驗老師的指點下，才能在正道上有所發展。總的來說，我們修學禪定，不能渴求在短期內獲得最大利益。

誦經

誦念佛陀以巴利語講述的經典，能獲得祝福和保護。

誦念巴利文經典是一種普遍的佛教儀式，特別是奉行以巴利文爲主的上座部佛教國家。很多重要的經典，是由佛陀的上座弟子結集的。這些原始經典，原本抄寫在唄葉上，後來編匯成巴利語誦念的《護持經》。這些經文選自《經藏》中的《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和《小部阿含經》。

佛教徒以巴利語誦念《護持經》。誦念《護持經》能保護信徒們不受邪靈、災難、病魔、星宿的影響和獲得信心。誦經的聲浪，能使得周圍環境安祥、寧靜。誦經的節奏也很重要，出家人以不同的節奏在不同的場合下，協調的誦念不同的經典。早期的人類已經發現到某些音調和節奏能令聽者在心靈上產生寧靜與安祥。還有，聲調也能和護法神感應；聲調同時也對那些低等衆生，如：蛇類等、精靈道、鬼道、產生一種好的影響。因此，協調的音調和正確的節奏是誦念巴利文經典的重要組成部份。

有節奏的誦經不僅是佛教的儀式，同時也是所有宗教推行的儀式。我們可以從回教徒誦念《可蘭經》和興都教徒梵文誦經儀式中發現這一點。基督教和它的各別教派，如：天主教、東正教，也都採取了各種優美的誦經方式爲主要的宗教儀式。

誦經能生起三種巨大和強烈的力量，這就是佛、法、僧三寶的力量。佛教徒信奉三寶，三寶能爲人類帶來很大的祝福。

一、佛寶：

佛陀從覺悟中發展的心靈力量和圓滿智慧的德行，再把這些神聖的經驗傳授給我們。雖然這位偉大的導師已經不在了，可是他所遺留下來的教誨，仍然在利益衆生。同樣的，發現電力的人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還在繼續的享用的電力與光明，這是發明家智慧的結晶。發現原子能的科學家已經不在了，他的發明卻與我們同在。同樣的，我們可以從佛陀的覺悟和教誨上，汲取靈感。當你懷念他、尊敬他時，就會對他產生信心。當你誦念或聆聽他所傳下來的經典，也就會獲得他的祝福。

二、法寶：

這是被佛陀所發現的真理，讓所有的信徒都能獲

得心靈上的慰藉，和維持寧靜與快樂。從你的慈悲心、虔誠和理解方面的發展，佛法的力量會幫助你獲得更大的自信和心靈的力量。這種心靈的力量產生很大的保護作用。當一切衆生知道你奉行佛法時，就會尊重你。法寶能保護你不受邪惡力量的侵害。不了解佛法的人，無法過正道的生活；經常受到邪惡力量的誘惑，從事一些沒有利益的活動。這麼一來，他們的無明導致他們更加的恐懼和猜疑。如果人們能夠正確的理解佛法，在佛法上建立起信心，就不會花大筆金錢從事那些沒有意義的事。佛法是自然法，是自然的現象，也是宇宙法。理解自然的力量，就能通過佛法來保護自己。如果，我們獲得圓滿的智慧和寧靜時，一切外緣因素就不會影響我們的心識和造成恐懼了。

三、僧寶：

這是指神聖的僧人，放棄世間的生活追求心靈上的發展。他們是佛陀的弟子，修持大德行，準備證悟聖果或阿羅漢果。我們尊敬僧團，因爲他們是佛法的園丁，是聯繫佛法和人們之間的橋樑，維護佛法和推荐佛法；二千五百年來，他們將佛法推廣到世界各地。僧團的義務就是引導人類過著正道和神聖的生活。僧團通過誦念佛經，將佛陀的教誨重新展現給我們。

誦經開始於佛陀時代。後來在某些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泰國、緬甸發展爲全日誦經或連續數日的誦經儀式。信徒虔誠的聆聽或參與誦經儀式。在某些情況下，佛陀及他的弟子們，爲那些受天災、人禍、瘟疫、飢荒的人誦經祝福，爲他們帶來心靈上的慰藉。有一回，一個小孩子受到邪靈的侵犯，佛陀吩咐弟子們誦念經文，保護孩子免受邪靈的侵犯。

透過誦念來祝福非常有效。當然，在某些時候，惡業的力量太大時，誦經還是無效的。有些輕微的惡業，可以通過出家人誦經而加以克服；因爲出家人擁有大慈悲心和道德修持。誦經只能暫時壓制惡化，並不能消除惡業。

焦慮和疲勞的信徒，曾經透過誦經或聆聽，獲得寧靜和鬆懈。這種經驗和從音樂上所獲得的不同；音樂會導致精神緊張。同時，音樂無法提供心靈上的奉獻和信心。

二千五百年來，佛教徒都體驗到透過誦經能獲得利益。我們必須嘗試去了解，爲何佛陀入滅了這麼久，誦念他所講述的佛法，仍然有這麼廣大的祝福功效。經典中曾經提到：佛陀在他的過去世，發願圓成佛道時，堅持不說妄語。佛陀不說妄語，他溫柔的語言、柔美的聲音，從來不造成傷害。佛陀以他那大慈悲心，所闡述的真理，成爲一種巨大的力量。然而，

信徒必須了解，如果缺乏虔誠，單憑佛陀所闡述的真理，是不足以爲他們祝福的。

很多信徒的疾病或精神上的障礙，透過誦念佛經所產生的奇異力量，而獲得痊癒。因此對佛教建立起更大的信心和信仰。

偶像崇拜

佛教徒不崇拜偶像；佛教徒是理想的崇拜者。

習慣上，佛教徒都供奉佛陀的塑像或畫像來表示對佛陀的崇敬；但是，佛教徒並不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一般上指人們以各式各樣，不知名的男女神祇的塑像或畫像，做爲禱告的對象。禱告的人要求神祇指引和保護他們，他們祈求這些被供奉的神祇賜予他們健康、財富和各種需要；他們也要求神祇爲他們贖罪。

禮拜偶像的意義與崇拜神祇偶像不同。佛教徒尊敬佛陀，禮拜佛像是爲了紀念這位世界上最偉大、最有智慧、最仁慈、最高貴，曾經爲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人」。這位偉人曾經生活在這世間，他是一位歷史人物，曾經爲人類無私的奉獻一切。禮拜佛像是爲了對佛陀表示尊敬、瞻仰和懷念佛陀，而不是對木雕、石刻或金屬塑造的偶像進行膜拜。

佛陀的塑像或畫像，有助於人們記憶佛陀，追思佛陀那偉大的人格和他對文明世界數千萬人，一代又一代的影響。佛教徒把佛像當作一種象徵，專注的觀

想佛像來獲得心靈的寧靜和安詳。當佛教徒在觀想佛像時，他們放下困擾他們的雜念，進入專一、平靜、虔誠、寧靜和安定的狀況。佛像能激發人們生起追思佛陀功績的信念，並熱忱的追隨佛陀的典範和他的教誨。在虔誠佛教徒心中，他們在感覺上，佛陀就活靈活現的出現在他們眼前。這種心念，使他們生起禮拜佛像的動機，禮拜佛像也就變得有意義了。佛像的莊嚴肅穆，影響和激發人類追隨佛陀正道的思想和正確的行爲。

一個有悟性的佛教徒，決不會向佛像祈求恩賜或贖罪。一個有理性的佛教徒，懂得控制自己的心識，遵從佛陀的教誨，棄除世俗的煩惱，尋求解脫之道。

那些批評佛教徒崇拜偶像的人，是誤解了佛教徒的行爲。假使一個人可以保留他去世父母的肖像做爲紀念，假使人們可以保留那些大英雄、大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的肖像或塑像；我們就沒有理由說，佛教徒不能保留他們所尊敬的導師的肖像或塑像來作爲紀念。

假使有人創作一些詩歌來歌頌他的老師，這有什麼錯呢？假使有人把花環放置在所愛的人的墳墓上表示思念，這又有什麼錯呢？假使佛教徒供養鮮花和香給所敬愛的導師——一位奉獻生命，協助人類脫離苦難的人，這又錯在那裡呢？相反的，人類卻爲戰爭英

雄塑造雕像——他們是真正的謀殺者，要對成千上萬人民的死負責。爲了權力，這些征服者，不惜以瞋恚、貪婪、殘酷去謀殺。他們侵略弱國，奪取他人的國土和財產，造成數不盡的痛苦和莫大的破壞；這種人竟然成爲民族英雄，爲了紀念他們的行徑，人們爲他們塑像、修墳和獻花。難道說，佛教徒尊敬那位爲世間犧牲一切，指導他們如何獲得解脫的導師，是一種錯誤的行爲嗎？

形象是一種潛在的語言。因此，大覺悟者的形象經常可以在虔誠的信徒心中完美的創造出來。形象能深入我們的意識，能夠對衝動起制約作用。追思佛陀，使我們產生愉悅、鼓舞的心情，使我們從不安、緊張和挫折中解放出來。這樣一來，禮拜佛像不是一種祈禱儀式而是一種禪定修行了。因此，佛教徒不是在崇拜偶像而是在崇拜理想。佛教徒也因此發現一種鮮明的力量，引導他們去建造自己生命的神龕。他們淨化了他們自己的心，一直到把神聖的形像牢固的鑲嵌在他們心靈的最深處。佛教徒尊敬偉人，以圖像來代表他們，佛教徒想從他們偉大的人格中獲得啓示，並把他們當作楷模。佛教徒不把佛像當作是木頭、金屬製造而沒有生命的偶像，佛像是代表因緣法和淨化身、語、意三行的生命動力。

佛像是佛陀偉大人格的象徵。藝術家們以精湛的

技藝，優美的藝術語言來重現佛陀高尚的人格，以表示對佛陀的尊敬。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爲什麼還是有人看低這些代表崇高導師的圖像，真是令人費解。

肅穆和清晰的佛像，已經被當作是理想美的象徵，佛像是亞洲文化最珍貴的共同財產。如果沒有佛像，我們到哪裡去找肅穆、清晰、散發熱力和心靈高度發展的人格呢？亞洲如果沒有佛像，無論它多麼高度的發展，都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

佛像不止受到亞洲人和佛教徒所欣賞。法國小說家，諾貝爾獎得主 A. 法拉西，在他的自傳中寫道：

「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我有機會參觀巴黎博物館，那裡豎立了很多肅穆而清晰的亞洲佛像，當我的雙眼和這些佛像接觸時，感受到他正在向受難的人類展開智慧和慈悲的雙手，如果世界上眞的有神來過，我覺得就是他，我眞想跪下來，如同向上帝禱告般的向他傾訴。

有一回，一位將軍送了一尊佛像給當時英國的首相邱吉爾，並對邱吉爾說：「如果你心中受到騷擾和困窘時，只要注視這尊佛像，你就會獲得舒展。」爲什麼佛像所傳達的信息，會被知識份子接受到呢？或許是從佛像中看到那肅穆和清晰的一面吧！

人們不僅用線條和色彩勾畫出對佛陀卓越教義的信念，同時也以金屬、石頭等素材來從事偉大的藝術創作。斯里蘭卡阿巴耶精舍的佛像、印度沙拉的佛像、印度婆羅佛屠的佛像，這些佛像的眼睛裡都充滿了慈愛的光輝，雙手展現了無畏、善良和祝福。他們經歷了漫長的道路，見證了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好像在呼籲人類前來瞻仰它們，同時也探索那偉大的真理。不管佛法到何處，佛像也跟到何處；佛像不僅是膜拜的對象，也是禪定和尊敬的對象。德國哲學家凱瑟琳說：

「世界上沒有比佛像更珍貴的東西；佛像是肉眼可以看見的世界中一個絕對完美的精神領域的實現。」

生命是多麼的美好，心地是多麼的純淨和善良，心識是多麼的深邃和充滿悟性，本性是多麼的大公無私——如此完美的生命，如此慈悲的心，如此寧靜的心識，如此協調的本性，實在值得我們敬佩，值得我們榮耀和供奉。佛陀是這世間最完美的人類。

佛像只是一個象徵，不是人類，佛像代表佛陀。所有的人都能證悟佛道，卻很少人能夠做到。佛道不是爲了某一個人，而是爲了一切衆生的成就。

「我每天禮敬，過去諸佛、現在諸佛和未來諸佛。」

佛教並不強制佛教徒在修持佛法時，都要禮拜佛像。有些人在沒佛像做爲目標的情況下，也能控制自己的心識和感官。佛教徒如果想親近莊嚴、肅穆的佛陀，就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實現佛陀的教義。修持佛法能夠接近佛陀，能夠感應到佛陀不朽的慈悲與智慧和不可思議的光輝。只是禮拜佛像，而不遵循佛陀的教誨，是無法找到解脫之道的。

我們必須盡力的去了解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教義是拯救這紛亂世界的唯一法寶。今天我們生活的世界，除了科技帶來的方便外，到處充滿恐懼、焦慮和失望。這世界何以變得如此的困難，我們可以在佛陀的教義中找到答案。

禁食

這世界上有很多人因為暴飲暴食而導致死亡。

佛教的禁食，是一種自我抑制的修行方法。佛陀告誡僧眾，過午不食。持八關齋戒的在家信徒，一般上也在月圓日（農曆十五）過午不食。

某些評論家認為：禁食只是宗教修持在某一時期的風尚。但是，禁食絕對不是一種風尚，而是奠基於道德和對心靈的展望。

俄國大文豪 L. 托爾斯泰說：

「一個人吃得太多，就無法克制懶惰；一個人貪吃又懶惰的人，絕對不會對欲望有所滿足。因此，依照道德規範，有效的自我制約，往往始於戰勝飲食，始於禁食。如果，要擁有優良的生命，首先需要懂得如何自我制約；而自我制約的第一件事，就是——禁食。

世界各地的聖哲，都實踐於自我制約，通過一套有系統的方法來節制飲食，從而獲得更高的心靈發

展。印度的修行者也一樣爲了培訓自我制約而禁食，往往獲得難以令人相信的高成就。在佛經故事裡，有一位修行者，被暴君嚴刑拷打，手脚都被截斷了；可是修行者以平靜的心情，忍受這種痛苦，一點也沒有怨言，反而祝福暴君。這種宗教修行者，已經能透過制約感官而開展心靈的力量。

素食

一個人的淨化或染污，並不是以他吃什麼來判斷。

在《阿瑪甘達經》(Amagandha Sutta) 中，佛陀這麼說道：

「不吃肉類食物、禁食、裸露身體、不蓄髮、蓬頭散髮、不整潔、全身污垢、拜火、一生都在懺悔、讚頌、奉獻、祭祀、舉行儀式，這些都不能克服疑難而達到淨化。」

吃魚、吃肉，並不會使人變得不淨。一個人的不淨是由於：固執、欺騙、我慢、自大和其他種種邪惡的意念，通過本身錯誤的思想和行爲，導致自己不淨。佛教戒律中，沒有明文規定弟子們不可以吃魚、吃肉。佛陀告誡弟子們，不要蓄意去殺害生命，也不能要求他人爲自己殺害任何生命。但是，總的來說，那些素食的人，更加值得我們讚揚。

雖然佛陀並沒有要求僧衆素食；但是，佛陀嚴格的禁止僧衆在任何環境下都不能食用十種肉類：人

肉、象肉、馬肉、狗肉、蛇肉、獅肉、虎肉、豹肉、熊肉和狼肉，這些動物能從人身上嗅出牠們的味道，從而攻擊或傷害人類。

有一回，佛陀的弟子提婆達多 (Devadatta) 要求佛陀開示素食的利益時，被佛陀拒絕了。因爲，佛教是一個自由的宗教，要不要奉行素食，是個人的自由和方便。這說明，佛陀並不認爲素食是一項重要的戒條；對於在家信衆，佛陀在他的教義中，也不曾提到非素食不可。

有一回，吉瓦卡 (Jivaka Komarabhacca) 醫生，和佛陀辯論這爭議性的問題：

「世尊！我這麼聽說：『爲了出家的喬達摩，動物遭到屠殺，喬達摩知道自己所吃的肉，是專門爲他屠宰的。』世尊！他們認爲動物遭到屠殺是爲了您，您也知道自己所吃的肉類是專門爲您屠宰的。這種指責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那麼您所宣揚的教義，不就被駁斥了嗎？」

「吉瓦卡！他們說：『爲了出家的喬達摩，動物遭到屠殺，喬達摩知道自己所吃的肉，是專門爲他屠宰的。』吉瓦卡！不要說，我曾經這麼宣稱過；也不要說，他們是錯誤的誹難我。吉瓦卡！我說過，當僧人聽見、看見或懷疑那肉是爲他而殺的，就不應該

吃。吉瓦卡！我允許僧眾吃肉，假使僧人沒有聽見、沒有看見，也不懷疑那肉是專門爲他而殺的，就可以吃。」

《吉瓦卡經》

在某些大乘佛教的國家裡，佛教徒是嚴格的素食者。當我們以宗教的名譽讚揚他們的同時，我們希望他們不要誹難那些不素食者。要知道，在原始的佛教戒律裡，並沒有要求信徒要素食。我們必須了解，佛教是自由的宗教，佛陀告誡信徒，修持佛法時，不要走極端。

單靠素食，並不能培養善良的品格；在素食者當中，照樣有殘酷、不道德的人；在肉食者當中，也一樣有仁慈、謙虛和禮貌的人。因此，我們不能說，要達到純淨的宗教修持，就必須素食。

話說回來，如果有人認爲，不吃魚、不吃肉，就會失去健康，這也是一種錯誤的觀點；這世上有成千上萬的素食者，他們的健康情況比肉食者還要來得好。

有些人指責佛教徒吃肉，是因爲不了解佛教對食物的概念。一個人爲了生存就必須吃。食物爲了身體的健康和獲得工作的能力。但是，在發達的國家裡，越來越多的人，殺害各種生物，只是爲了滿足自己口

舌之欲；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如果不是爲了滿足食欲，也不殺生，只是爲了身體的需要而吃，就不存在這些問題了。

宗教與月亮

在佛陀的一生中，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月圓日。

很多人都想知道，月圓與新月對佛教的意義。對佛教徒而言，月圓日（農曆十五）的確有其特殊的意義；佛陀就是在月圓日出世的。佛陀的出家也是在月圓那一天。佛陀的證悟、初轉法輪、入滅，以及在他的一生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巧合的發生在月圓日。

全世界的佛教徒，都非常重視月圓日，他們以持戒、禪定和遠離感官欲樂來慶祝這個日子。在這一天，信徒們把精力放在如何開展心靈的力量。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也一樣認爲月圓日對宗教有某些特別的意義；他們在月圓日禁食和祈禱。

古代的印度人相信，月亮能控制水，環繞宇宙、支持所有的生命，是地球上的水供之神。「聖水」(amrta) 是天神的飲料。雨露滋潤了植物、植物的液汁促使了動物乳汁的增長，乳汁轉化爲血液；這些聖水、植物的液汁、動物的乳汁和血液是永恆的水的各種不同形態，而支配水的，就是月亮。

一般相信，月亮如同其他星體一樣，對人類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根據觀察，心智失調的人，在月圓之夜情緒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英文裡的喪心病狂(Lunatic)，就是從月亮(Lunar)演化出來的。有些病患者，在月圓之夜，病情加重。科學家發現，月亮與地球的關係，不僅影響人類和動物，在植物和其他方面也有一定的影響，如：潮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人類體內百分之七十是水份。生理學家相信，人體內的流體在月圓日流動的更順暢；哮喘、支氣管炎等某些特殊的疾病，在月圓日病情都會加重。五千多年以前，人類就認識到月亮對農作物的影響。古人對穀類的種植特別有心得，他們相信穀類在月圓日開花，收成將會受到影響。醫學家也肯定了某些藥物在月圓和新月時，有不同的反應。以上種種，證明了月亮對人類的確有影響。

有見於月亮對人類的影響；古聖人建議在月圓日收斂身心、鬆弛身心；人們最好在月圓日把持好自己的心識，並持守齋戒。在月圓日這一天，人類的頭腦特別清醒，所有已將心靈開展到某一程度的人，可以在這一天得到覺悟。相反的，那些沒有接受心靈修持的人，在這一天會受到月亮不良的影響。佛陀在長時間的開展和調適他的心靈後，就是在月圓日證悟正等正覺的。

月圓日和新月日，在許多佛教國家都被定爲公共假期，以鼓勵人們從事精神領域的開拓。（斯里蘭卡在殖民地時期，才把假日挪到星期日。）有鑒於此，佛教國家認真對待重新恢復月圓日和新月日做爲公定假期的動議。不管怎麼說，佛教徒應該把月圓日當作一個有意義的宗教節日，進行宗教的鍛鍊，集中精神、開展心識，收斂感官以期獲得安寧與幸福。月亮對地球和一切生命，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和意義的。

有一位作家說道：

「我最近剛在一本美國雜誌讀到一篇文章，提到月球對我們的生命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每個月二十八天的四個階段。」

這些研究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杜克大學和西北大學進行，試驗證實，月球的確對人類的生命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對其他的生物也一樣。

我們可以確定，這種現象一點也不神秘。月球在環繞地球運轉時的不同階段，對人體的新陳代謝、靜電的流布、血液的酸鹼度，有一定的作用。

有一個重要的試驗：把螃蟹、老鼠和植物，安置在一個不受外界氣候影響的溫室中，給予特定的氣壓、濕度、光線和溫度。經過數百次的試驗，發現一

個顯著的事實。所有的動、植物都在二十八天的生理循環周期裡：新月日新陳代謝減緩，月圓日裡新陳代謝加快百分之二十。這個發現震憾了整個科學界。

有一回，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名護士告訴醫生：「病人在月圓日流的血特別多。」醫生和其他懷疑這個概念的人一樣，只是一笑置之。但是護士並不氣餒，她做了很多詳細的記錄，清楚的顯示月圓日的確比其他的日子更容易失血；因此，不適合動手術。爲了證實這一點，醫生也開始做記錄；他的結果和護士一樣。

當我們了解這些現象時，就會明白爲何聖哲或宗教導師要我們在月圓日或新月日放鬆我們的身心。鬆懈身心，是一種最有效的宗教修行。那些已將心靈開展到某一程度的佛教徒，可以在月圓日或新月日獲得心靈的證悟。

不誹與不害
嚴持於戒律
飲食知節量
遠處而獨居
勤修增上定
是為諸佛教

《法句經》V.185

第四部

人類的生活與社會

第十一章　生活與文化

傳統、習俗與節日

只要是不造成傷害、利益羣眾的傳統和習俗，佛教都能接受。

傳統與習俗：

佛陀說，不要因爲是傳統或習俗就相信它；然而，佛教並不鼓勵拋棄所有的傳統和習俗。佛陀說：

「你必須試驗它們，徹底的檢驗；如果它們合理、有助於我們的幸福；那麼，就應該接受和實行這些傳統和習俗。」

《*Kalama Sutta*》

這是從未有過、最自由的宗教宣言。在其他宗教裡，對他人的傳統和習俗的容忍就非常的罕見了。有

些宗教經常勸告皈依者，放棄他們所有的傳統、習俗和文化；不管是好、或是壞的。佛教在弘法的過程中，從來就沒有要求信徒放棄他們原有的傳統和習俗；不過，這些傳統和習俗要在宗教道德範圍內；換句話說，一個人不可以爲了順從自己的傳統和習俗，而背棄宗教原則。如果人們傾向於自己的傳統和習俗，而這些傳統和習俗又沒有宗教價值，倘若他們不以宗教名義，一樣可以奉行他們原有的傳統和習俗；但是，不可以對自己或對他人造成傷害，或傷及無辜的生命。

典禮與儀軌：

典禮和儀軌是傳統和習俗的一部份。典禮和儀軌美化了宗教，並吸引了群衆。典禮和儀軌爲某些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幫助。但是，不是所有的修行者都需要靠典禮和儀軌的幫助。在人們心目中，某些儀軌對宗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實，佛教只重視自我的解脫，並不重視儀軌。依據佛陀的教誨，儀軌化的修持方式，在淨化心靈上，會造成障礙。

節日慶典：

正信的佛教徒，不以飲酒作樂、屠殺無辜及可憐的動物來慶祝節日。正信的佛教徒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來慶祝節日；在節日裡，他們專心的杜絕一切邪惡的行爲；他們以布施幫助他人解除痛苦與憂愁。

很多節日慶典都與宗教拉上關係，從而褻瀆了宗教的神聖性。對一般人而言，宗教如果沒有慶典，就顯得沉悶和沒有生氣。一般上，孩子們和年青人都是通過慶典而加入或皈依宗教的；宗教吸引他們的就是慶典。然而，對一個禪定的修行者而言，慶典造成了騷擾。

當然，還有一些人並不滿足於節日慶典的宗教儀式，他們還喜歡有些餘興節目。典禮、儀軌、遊行等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就是用來滿足那些對宗教節目有渴求欲的人；但是，沒有人會說這些活動是錯誤的。這些慶典應該在文明的方式下進行，不可以給他人造成騷擾。

佛教與女性

女孩也能證明她們比男孩強。

女性在佛教的地位是獨特的，佛陀給予女性參與宗教的自由和權力；佛陀是給予女性宗教自由的第一位宗教導師。在佛教成立之前，女性活動範圍僅限於廚房內；男性不允許女性到寺院進行任何宗教活動，以免褻瀆神靈。佛陀時代，女性的地位低微；佛陀給予女性宗教自由時，受到當時社會各階層猛力的抨擊；佛陀成立女僧團，接受女性出家，在那個時代是一種極端的革命行爲。然而，佛陀讓女性自己證明，她們具備與男性一樣的能力，她們也能證得阿羅漢果。每一位女性都必須感謝佛陀；因爲，佛陀給予女性自由的宗教生活，並給予她們在人類歷史上的首度自由。

佛陀時代，一般人們對女性的態度，可以在佛陀與魔羅 (Mara) 的對話中應證：「女性以她兩根指頭大的智慧，是沒有希望證悟或圓成聖道的。」毫無疑問的，佛陀不同意這種說法。這時，那位被魔羅攻擊的比丘尼說話了：「當一個人心識專注，智慧獲得全面發展時，是不是女性又有什麼關係呢？」

喬撒拉 (Kosala) 國王聽到王后爲他生下一個女孩時，非常失望，他一直想要一名男孩。佛陀安慰這位憂傷的國王：

「啊！陛下。這一個女孩將來能證明她比男孩更優秀。她有智慧、有德性。是一位受婆婆尊敬的好媳婦。她所教養的孩子，做出偉大的功績，統治廣大的領土。是的，像這樣的兒子——一位國家的領導，是屬於這位高貴的婦人的。」

佛陀並不認爲男性是唯一聰明的人類，女性也一樣聰明。

某些宗教聲稱它們奉行男女平等的政策，但是，在今日，我們只需要觀察女性在社會的地位時，就會發現女性並沒有被獲得尊重，她們的權益被某些力量給剝奪了。甚至在所謂文明的西方社會，女性一樣要爲她們的權益而鬥爭。佛教並不認爲女性是弱者。佛陀在無數的生死輪迴中，曾以女相出世；她同樣的發展自我的德性和智慧，一直到他證悟正等正覺的佛果。

佛教與政治

佛教關心世間的一切福利，他是最好的政治顧問。

佛陀出身於帝王家庭，他自然與王公大臣有密切的關係；可是，佛陀從來不用政治力量來弘揚佛教。可是，今天的許多政治家，卻把佛陀牽扯到政治裡面，以佛教的名義，宣揚自己的政綱；他們把佛陀渲染成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損壞了佛陀的形象。要清楚的是，佛陀是一位超越世間一切的正覺者，佛陀從來沒有不讓其他宗教並存的觀念，佛陀也從來沒有抱怨過那些不奉行他的教義的人。

使人非常關心一個敏感的問題，就是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佛教是一個德行兼備、純淨和值得信任的宗教；而政治講求的是權力。在歷史上，宗教經常被政治利用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如：發動戰爭、征服、殘殺、暴行、造反、摧毀文明和藝術。

當宗教一被政治家利用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時，就失去了宗教的神聖性。

根據佛法，佛教是不介入或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的。當發現社會問題時，也只能透過向政治家建議，如何改善和處理問題。佛教關心社會的發展，關心人性的發展，以及如何提升人民的福利、安全和保障。

佛教希望能夠透過建議，讓政治家制定能保護人民，讓人民幸福、繁榮的政策。當人民陷入貪、瞋、癡等種種惡行時，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理想能成功的實現。如果政策本身就出了問題，那就更不能渴求人民能爲它做些什麼了。善業和惡業的果報，是導致幸福與否的真正因素；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對「苦」、「無常」和「無我」的真正理解條件上。對佛教徒而言，生死輪迴是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就算是重生於大梵天也一樣。

一個好的政治體系，確保了人民基本權益，平衡、慎重的行使職權，爲人民創造幸福的生活；有了這樣的政治體系，人民就不會背棄它，另謀理想的政治體系了。人們無法在任何政治體系下獲得真正的自由；要獲得自由，必須發展內觀，致力於釋放自己內心的欲望和無明的枷鎖。要獲得自由，除了要制約身與語的欲望外，還要鍛鍊自己的心識，開發自己心靈的力量，以期達到最高的目標——證悟。

我們意識到宗教和政治劃分界限的益處；政治所帶來的和平和幸福是有所限制的。佛陀的教誨和當前的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首先，佛陀在阿伯拉罕之

前，就已經聲明一切人類都平等，種姓和階級制度是社會蓄意建立的障礙。對佛陀而言，唯一將人類分類的是他們的道德素質。其次，佛陀鼓勵人類以互助的精神參與社會活動；這種精神被現代政治家推廣和發揚。再次，佛陀不指定繼承人，所有的僧衆都必須以法和戒爲師；直到今天，所有的出家人，都必須遵守這一點，以法和戒爲師。

佛陀鼓勵互相研究、討論的民主精神。在僧團裡，每個成員都有權力自我執行一般的事物。當重大事件發生時，就會提出來大家討論；這和現代的民主議程是一致的。令人驚奇的是，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佛教徒這種自律的管理方式，和今天民主社會的管理方式竟然是一樣的。僧團公選一位代表和一位助理，就好像今天議會裡的「議長」和「副議長」，一切議案的提出，都公開的討論；重大的問題都經過再三的討論；這和現代民主議會三讀通過的形式完全一致。當問題無法一致通過時，就以表決的形式來做最後的決定。

佛教對政治的看法是，政治家必須具備道德性和負起行使職權的責任。佛陀不鼓勵戰爭，他向全世界傳達和平的信息。在這世間根本沒有所謂的爲和平而戰爭或殺生。勝利者瞋恚心增長，失敗者生活在痛苦中。當一個人捨棄成功和失敗後，他獲得真正歡愉和

平靜。佛陀不僅反對戰爭，還是第一個親自上戰場去阻止戰爭的人。他成功的阻止了釋迦族 (Sakyas) 和廓里雅族 (Koliyas) 在羅希泥河 (Rohini) 的戰役。他也成功的說服了阿佳達 (Ajatasattu) 國王放棄進攻瓦吉 (Vajjis) 國。

佛陀分析一個優良政治體系的條件，當一個政府的領導人腐敗、墮落時，則整個國家將會變得腐敗、墮落和不幸。佛陀最反對貪污，他認為政治家都必須以仁義治國。

佛陀說：「當統治者是公正和善良的，首相也一定會公正和善良；當首相公正善良時，所有的大臣也必定公正善良；當大臣們公正善良時，所有的士兵也必定公正善良；當士兵都公正善良時，則全國的百姓都會公正善良。」

《增一阿含經》

佛陀說：「不道德的罪行，如：「偷盜、欺騙、暴戾、瞋恚、殘忍等，會因貧窮而產生。統治者和政府如果以懲罰或強力的鎮壓是無法收效的。」

《Cakkavatti Sihananda Sutta》

佛陀建議：「統治者和政府，與其用壓力來取締

罪行，不如發展經濟。政府應該以國庫的資金來改善國家的經濟，用來發展農業、發展耕地、支持人民自己創業、發展商業，讓人民有足夠的物質維持正常的生活，當人民的道德水平獲得提升時，國家就會繁榮與安定」

《*Kutadanta Sutta*》

在《達薩王本生經》裡，佛陀認爲統治者有十種責任，這十種責任可以提供給今天的政治家，讓他們有效去治理國家。

一、自由和不自私。

二、道德的提升和維持。

三、爲善良的人民犧牲一切。

四、誠實和廉潔。

五、仁愛和寬大。

六、簡單和淡泊的生活。

七、沒有瞋恚心。

八、無暴力。

九、容忍。

十、接受民意，和人民打成一片。

佛陀針對統治者的行爲，再度給予開示：

一、一個好的統治者，必須公正廉明，不可厚此

薄彼。

二、一個好的統治者，不可對人民記恨或瞋恚。

三、一個好的統治者，在執行正確的法制時，不應該害怕人民反對。

四、一個好的統治者，必須清楚的了解一切律法。不可以濫用權力，必須應用智慧和合理的途徑。

《*Cakkavatti Sihananda Sutta*》

佛陀說：「假如一個不適合、不能勝任、沒有足夠的德性、沒有能力、沒有資格做統治者時，他將受到全國人民的指責，……將受到人民的責備。因爲他不能勝任，他不配佔據那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有如一般人，如果觸犯或違背道德和人類社會的法律規範時，一樣要受到懲罰。統治者掠奪或私吞公產，也一樣要受到懲罰。」

《*Milinda Panha Sutta*》

一個統治者應該時時關注自己的身、語、意的行爲，接受民眾的意見，反省和檢討自己。如果他有不正確的行爲時，如：不正確的懲罰、貪污、壓迫和高稅收等等，民眾將指責他、反對他。如果他很公正的管理國家，人民將祝福他，祝他萬壽無疆。

《中阿含經》

佛陀指出，當一個統治者正確的運用他的職權時，人民將會因此而獲得幸福。公元三世紀的阿育王就是一個鐵證。他遵循佛陀的教義而生活和統治國家，爲國家帶來了空前的安定和幸福。他聲明不再侵犯鄰國，派使臣出使外國宣揚他和平的政策。他致力於推行社會道德，如：誠實、慈悲、仁愛、無暴戾、關懷、不奢侈、不貪婪、不傷害動物等等。他鼓勵信仰自由和互相尊重。他親自到偏遠的地方去弘揚佛法；他極力從事基層建設，如：爲人類和動物興建醫院、施贈藥物、廣植樹木，掘井和發展水力工程和歇脚亭。不允許人們虐待動物。

有人把佛陀當做社會改革者；佛陀排斥種姓和階級制度，提倡平等，提倡改善社會經濟，財富必須平均分配，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鼓勵執政者排除貪念，以仁慈的心治理國家，處處爲人民的利益著想。佛陀對人類的貢獻，遠遠的超越以前所有的社會改革者。佛陀深入人類的內心，找出存在於人類內心的煩惱；一切社會的改革，都需要靠人類的內心來執行。強制、暴力性的改革所帶來的效益是短暫的；因爲沒有根。只有通過內心的改革，才能根深蒂固。當心靈獲得發展時，就能從前潛在的生命中獲得取之不盡的能源。社會的改革來自人類的心識，對自己的同胞有公正、摯愛的心，才能持久的延續下去。

佛陀所弘揚的佛法不是建立在政治領域上，也不鼓勵人類去享受世間的欲樂。他指引了涅槃之道。佛陀最終的目標是斷除人類於世間的貪欲。在《法句經》中，這麼說道：「通往世間欲樂是一條路，通往涅槃是另一條路。」

但是，這並不表示，佛教徒不可以參與政治。社會上所有人類的行爲，都受到律法條例的制約。經濟的支配，教育制度同樣受到政治的影響。一個佛教徒，如果想參與政治，就不應該利用宗教來達到政治目的。那些已放棄世間生活的出家人，如果想過著純淨的宗教生活，就不應該參與政治。

第十二章　婚姻、節育和死亡

佛教的婚姻觀

佛教認為婚姻是完全個人的事，與宗教無關。

婚姻是一種社會習俗。婚姻締造了人類的安定與幸福。婚姻使人類的生活有別於其他動物。婚姻有效的維持生育秩序與和諧。雖然經典中對一夫一妻制度保持緘默，佛教徒卻嚴格的奉行一夫一妻制。雖然佛教並沒有限制弟子們只能擁有一名妻子；可是，從他的教義中可以看到，佛陀反對弟子與妻子以外的女性苟合，告誡弟子們不要沉迷於肉欲之樂；從這可推斷佛陀還是支持一夫一妻制的。從《善生經》(Parabhava Sutta) 裡可以看出，「婚外情」是導致人類墮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人類必須了解維持一個家庭的困

難；尤其當不幸的事發生時，所遇到的困難會更加倍。基於對人類這種弱點的認識，佛陀制定了不邪淫戒，嚴禁弟子們通奸、和對各種邪淫罪行的違犯。

佛教對婚姻的看法是非常自由的。佛教認爲婚姻是完全個人的事，與宗教無關。佛教中並沒有任何戒律要人們保持獨身、強制結婚或保持貞操。也沒有規定佛教徒要生孩子或生幾個孩子。佛教允許信徒自己自由的決定一切有關於婚姻的問題。或許有人要問：「既然佛教不禁止結婚，爲什麼出家人不結婚呢？」出家人選擇獨居的生活方式，是爲了更有效的服務人群，他們自願的放棄世俗的生活，放棄婚姻生活；是爲了避開塵世的紛擾，也爲了保持平靜；他們奉獻了自己的一生爲人類服務，幫助人類完成心靈的解脫。出家人爲在隆重的結婚典禮上，爲新婚夫婦主持儀式並祝福他們。

離婚：

佛教不禁止分居或離婚。假如，人們嚴格的遵守佛陀的教義，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假如男女雙方真的認爲他們不能生活在一起時，他們可以自由的分開。分居總比悲慘、有害的長期生活在一起要好得多了。根據《善生經》的記載，佛陀奉勸老年人不要娶年輕的妻子；這種結合會產生種種問題，造成不協調

和墮落。

人際關係是社會發展的網絡，互相支援、互相依賴。每一種人際關係都爲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一個小組。婚姻是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彼此保護，彼此支援。一個正常的婚姻，是建立在信任和了解上，而不是衝動和放縱；正常的婚姻培養了正確的基礎和文明的發展。歡愉的結合，使感情都能夠獲得發展，不再寂寞、害怕或失落。在婚姻中，雙方都要彼此互動、尊重、支持和鼓勵；要支持和欣賞對方的表現，不要有高低之分，要互相幫助；培養平等，溫柔，慷慨、平和與付出的品德。

節育、墮胎和自殺

人類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而調整家庭的人口；但是，墮胎是一種不正當的行為。

節育：

佛教徒沒有理由反對節制生育。他們可以自由的使用各種古老的或現代的方法來節育。有人說「節育」違反了「神」的旨意，因此反對「節育」；這些人必須了解，他們這種觀點是不合理的。節育，是防止促成生命，不是殺生，因此不造成惡業。但是，墮胎是一種無可分辨的錯誤行為；這涉及摧毀或殺害一個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生命；對佛教而言，墮胎是絕對不允許的。

按照佛教戒律，造成觸犯殺生戒的條件有五種：

一、必須是生命。

二、知道這生命是活的。

三、有殺害的意圖。

四、有殺害的行為。

五、造成生命的死亡。

當婦女懷孕時，生命已存在於他體內（第一條件）；兩個月後，她知道這生命是活的（第二條件）；她爲了某種理由，不想要肚裡的生命（第三條件）；她去墮胎（第四條件）；肚裡的小生命因此而被摧毀（第五條件）。這整個過程，五項條件都具足了，因此觸犯了殺生戒。墮胎的整個過程，表面上沒有殺生的跡象，而事實上就是在殺生。墮胎違反了佛陀的教義，佛教徒都不應該墮胎；對佛教徒而言，我們並沒有權力去拿掉另一個生命。

在環境的壓迫下，人們爲了自己的方便被迫去做這種不道德的事。但是，人類不應該認爲墮胎是合理的；墮胎造成惡業，將來要受到果報。在某些國家，墮胎是合法化的。然而，不要把宗教牽扯進去。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宗教原則絕對不是爲了某些人的個人享受或方便，而是爲全人類的福址。

自殺：

在任何環境或條件下，摧毀自己的生命，無論在精神或道德上，都是一種錯誤的行爲。因受到挫折或絕望而自殺，將造成更大的苦難。以自殺來結束生命是一種懦弱的行爲；如果一個人的心識是純淨和鎮定的，他就不會自殺。如果一個人以離亂和挫折的心情離開人世，他將得不到好的因緣而轉世。自殺是一種

不健全和低級的行爲；因爲，自殺者心裡充滿了貪、瞋、癡。自殺者不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問題，如何面對生活，如何正確和適當的運用自己的心識。這些人不明瞭生命的本質和世間的緣起。

有些人爲高貴的理由而奉獻自己的生命。有些人以自己的生命做爲祭祀。有些人採取飲彈、絕食等方式來斷送生命的勇敢行爲，可是，這畢竟是出自人類的盲從和衝動。從佛教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爲無法抵消它所造成的惡業。佛陀清楚的指示，自殺會導致更多的痛苦。

爲何世界人口會劇增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目前是世界人口劇增的唯一時代。

很多人都要問一個很普通的問題：如果佛教不相信人類或靈魂是「神」的「產品」；那麼，如何解釋今天世界人口劇增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爲他們假定了生物所居住的世界只有一個。同時他們也可以認爲人口劇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因爲，這個時代有好的生存條件、好的氣候、醫療普及、物質資源和食物豐富，以及各種有效的防抑自然災害的方法，來捍衛生命和助長生命力。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目前是世界人口劇增的唯一時代；但是，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與古代的歷史做比較。中亞、中東、非洲、古美洲，都有大量的文明存在，而後來都消失了。對於這些古文明的研究，我們連一點關於古代人口的資料也沒有發現。人口與世間其他事物一樣，也有起落循環的規律。在這循環規律中，人口驚人的增長。有些人反對這種觀點，也反對有其他世界生命輪迴再生的觀念。進幾千年來，我們沒有證據證明，世界某個地方的人口曾經比今天

還要多。在宇宙中擁有數不清的生命，就好像全世界海灘的沙一樣多。當因緣條件具足和善業的果報成熟時，在這些衆多的生命當中，有一小部份會轉世爲人。

在十九、二十世紀醫學發達，使人類的健康和壽命獲得延長。這就是造成人口劇增的原因。除非有人設法控制，否則人口將越來越多。因此，人口的劇增是由於醫學的發達和生存環境所造成的；不能歸咎於任何宗教或任何外在的因素。

有些人相信，所有不幸的事件，導致生命的摧毀，是「神」的安排，「神」這麼做是爲了減低世界的人口。「神」爲自己創造的生命製造苦難，爲何不去控制「生命」的「產量」。爲何「神」要爲那些貧困、落後的國家，大量的「生產」人口。那些相信「神」是萬能的造物者，無法給予人口問題一個滿意的答覆。貧窮、不幸、戰亂、飢餓、疾病、糧荒都不是「神」的旨意或魔鬼的傑作，真正的原因不難發現。

性與宗教

在人類的本性中，潛藏著獸性。

—甘地—

「性」是人類最原始的動力，性的影響深遂。因此，某種程度的自我節制，對人類而言是必要的。如果想進一步對自己的心靈有所發展，對心識的控制更加應該收發自如；致力於更高的自我心靈的鍛鍊，就顯得更重要了。要克服「性」這股強大的動力，必須先降伏自己的心念。只要能控制好「性」的衝動，將更能有效的控制其他的行爲和情緒。

「獨身」是開展心靈力量的條件之一。但是，佛教並不強迫每一個人都過獨身的生活。「獨身」與培養心靈的成就有關；但是，對一般的佛教徒而言，只要持守不邪淫戒就可了；絕對不能對性欲有所放縱。性欲放縱者，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會帶來不幸。

佛教徒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性欲。當人們沉迷於性欲時，他的行爲還不如動物。我們稱性放縱者爲「低等動物」。誰比較「低等」呢？是動物還是「人」呢？誰比較正常呢？難道是性放縱者？誰比較有規律和有原則呢？這一比較，高尚的「人」，就

顯得比動物「低等」多了。爲什麼呢？因爲，人類擁有心智能力，能夠正確的運用心智、壓制衝動。可是，人類常爲性衝動所奴役；因此，就顯得比動物更「低等」了。

我們的祖先不重視「性」的問題；他們了解「性」那股強大的動力；因此，不需要特別地去鼓勵。但是，我們今天被成千上萬的「性」渲染所誘惑，種種挑逗性的廣告、海報到處可見；有些人甚至爲「性放縱」作辯護，認爲控制「性欲」會導致心智失常。

事實上，控制「性欲」是各種文明的首要原則。我們這「現代文明」已經污染了我們對「性」的認識。我們的身心，也受到了不正當「性」觀念的感染。

在現代社會在「性」觀念的潛移默化下，養成時下青年在公衆場合造成性騷擾的習慣。一般無辜的女性，很難自由自在的行動而不被騷擾。話說回來，那些穿著新潮服裝的女性，也要爲這一點負起大部份的責任。

人類是唯一沒有性欲休止期的動物。不幸的是，商人利用人類性欲的本性，使人類長期暴露在這種病態的性刺激下。現代生活中，很多神經衰弱者，可溯源於這種不平衡的刺激。社會上都希望人類過著一夫一妻的生活；但是，女性卻被鼓勵運用一切原始的條

件，誘惑所有可以被誘惑的人，甚至令所有的男性爲她意亂情迷；包括她自己的丈夫在內。

很多社會強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制度。一個男人縱使有很多缺點，如：偷盜、撒謊、欺騙；但是，只要他對妻子忠實，在他妻子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名有德性的人，他的一切罪行都獲得妻子的寬恕和原諒。這制度也存在某種危險性，有思想的人把一夫一妻制看作是人爲的制度，而非超越一般性的普遍法則。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性」在人類的生活中，有著一定的地位。不需要不健康的壓抑它，也不需要以病態的心理去誇張它。如果我們重視「性」，就應該適當的以自己的意識去控制它。

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不應該過分的強調「性」。過份強調「性」生活，會成爲「性」的奴隸，對婚姻造成傷害。「性」是夫妻雙方面的問題，有需要，有付出，真正的協調和滿足雙方，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生活。

婚姻是結合男女雙方而成爲終生伴侶的過程。耐心、容忍和了解是婚姻的三大原則。婚姻是愛的結合，而不是被繩索捆綁。物質需求、建立家庭、與妻子分享自己的一切，是做丈夫的責任。夫妻生活的理念是「我們的」而不是「你的」或「我的」。一對好

夫妻必須坦誠相處，彼此間不保留秘密。保留秘密會導致猜疑；猜疑導致嫉妒，嫉妒引發瞋恚，瞋恚造成仇恨，仇恨形成敵對，敵對締造無比的痛苦，包括流血事件、自殺甚至謀殺。

第五部

宗教與人類的進展

第十三章　自然、價值觀和宗教信仰

人類與宗教

人類是自然界中，唯一有宗教信仰的生物。

人類建立宗教信仰，爲了滿足自己對生命內在和外在的了解和欲望。由於人類對自然現象的恐懼，崇敬自然現象，賦予自然現象擬人化的表徵，從而產生了最原始的宗教。這些原始宗教，受到時間、地理、歷史、環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不斷的在演變。

很多原始宗教，因爲組織健全和信徒們大力的支持，至今不但存在，還在繼續的發展。很多人被宗教儀式和典禮所吸引；但是，某些人選擇了自己的信仰，在生活中實踐道德性的修持。因爲強調道德性的重要，每一個宗教都宣稱他們的教義不止是信仰，還

是生活的道路。各種宗教所了解的範圍和所闡述的道理都不一樣，它們的宗旨和如何實現目標的方法也不一樣，它們對人類行爲的賞、罰概念也不一致。這是因爲各種宗教的緣起、背景和經歷都不一樣的緣故。

某些人可能是因爲信心、恐懼、理智或仁慈的理由而信仰宗教。很多宗教以滿足信徒的欲望和恐懼，來爭取信徒。有些以奇蹟或神秘的力量來迷惑那些貪婪和無知的信徒，並許諾信徒將獲得物質上的報酬。有些以迷信的概念，通過法事和儀軌來誤導那些畏懼於超自然力量的信徒。有些信仰是樹立人們的信心去面對生命的無常和對命運的恐懼。

有些宗教的發展，是基於人類的學識、經驗和智慧。理智的宗教信仰，融入自然法和人類的價值觀；建立在仁慈、善良的品質上。一個以「因果」爲基礎的宗教，強調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善與惡業負責，接受自己所造成的幸福或苦難。一個智慧型的宗教，建立在以智慧分析和了解生命的本質以及宇宙的真理上。

仁慈和善心是兩大宗教品質。宗教能帶來和平是因爲不傷害和善待一切衆生；同時，也爲信徒締造一個和諧、自由和寧靜的生活。宗教的善心或慈悲心是建立在犧牲、服務、以及爲衆生謀求福利上。

宗教的差別就在於信徒的了解和宗教導師如何解

釋教義和修行。在某些宗教裡，宗教導師擁有很大的權力制定一切律法；而某些宗教只爲信徒指引一條道德和正確的道路。所有的宗教都爲人類的不平等和種種問題給予不同的答案和彌補的方法。某些宗教認爲人類面對種種的問題，是因爲他有罪。當這種論調提出時，有人不禁要問：「人類的物質、思想、社會背景、經濟、環境及經歷都有所不同，又怎能在人類短短的一生中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呢？」

每一個宗教都有一套對自己心靈目標的不同觀念。有些宗教認爲在天堂過永恆的生活是他們的最終目的。有些人認爲生命是意識的一部份，必須回歸到原始的意識。有些宗教相信，斷滅苦和生死輪迴是終極目標。有些卻認爲天堂的快樂，和「神」的境界是次要的；因爲，他們認爲不管在什麼情況下生命都是無常。有些人卻相信目前的生活已足夠讓他們體驗人生的目標了。

每個宗教都有他們一套達到目標的方法。有些宗教要信徒歸順於「神」並依賴它。有些通過苦行來清除自己的罪孽。有些以犧牲動物的生命來祭祀，及持咒來淨化自己。有些宗教採取比較廣泛的修行方法，透過禪定來覺悟真理。

每一個宗教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賞善、罰惡的觀念。有些宗教認爲人類一生下來就在犯罪，必須接受

懲罰。有些相信因果是一種自然法，果報會在某些時候現前。有些宗教認爲這一生是無數生之一，一個人有很多機會在不同階段改善自己，最後得到最高的快樂。

每個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宗旨和教義，我們不要執著於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對其他宗教要有容忍的精神。

佛陀說：「不要因爲崇敬而相信我的教誨，必須像熔煉黃金一樣，通過試驗後才相信我。」

對各種宗教教義要有開放的思想，宗教的修持是爲了自由、幸福和利樂一切衆生。宗教的宗旨就爲了要提升一切衆生的本質。今天人類因爲貪婪而遠離宗教的基本宗旨。不道德和邪惡的行爲，充斥了整個現代社會，有些宗教信仰者，對維持正常的宗教行爲感到越來越困難了。同時，某些宗教也降低了自己的基本原則，來迎合那些污穢和自私的人群。人類不應該侵犯道德標準來符合自己的貪婪和放縱，而是持守道德規範來改進自己。宗教的道德規範是由已開悟的宗教導師所推荐的，因爲他們覺悟到神聖的宗教生活是達到清淨和快樂的唯一途徑。那些不道德行爲的人，觸犯了宇宙的法則（因果法），這會給他們帶來惡的果報。

這並不意味人類生活在現代社會，必須繼續的盲

從於傳統的宗教信仰。宗教的戒律是爲了協助人類過更有意義的生活，而不是將人類捆綁於宗教儀軌或迷信中。一個宗教的追隨者，是有智慧和有德性的。宗教也必須在不犧牲宇宙真理的情況下，重新調整，來符合現代教育、和社會的自然變化。宗教的改革難度很大；縱使改革能帶來更大的利益；但是，很多保守的信徒都反對宗教改革。保守的思想像池塘的死水；改革的思想像瀑布般的活水，一直不停的在流動，爲人類提供水源。

宗教的曲解：

雖然宗教有它一定的道德價值。但是宗教也是一塊肥沃的土地，滋長了迷信和虛妄的崇拜；這些迷信與虛妄都潛藏在宗教的外衣下。很多人以宗教來逃避現實生活；很多人雖然熱心的在從事宗教活動，可是他們並非出自虔誠的心或真正了解宗教的意義。在貪婪、無知、權力和自私心的作用下，很多宗教被摧毀；這時，人們開始指責這宗教是不正信、非理性的宗教。一個宗教在受他人指責之前，就必須提升自己，學習和發揚創始者的教義，並找出其中錯誤的成份。

宗教奉勸人們向上、向善；但是人們對這點似乎不感興趣，反而去從事一些沒有宗教價值的活動；如

果他們肯嘗試去修心養性，糾正了不良的心識，如：嫉妒、驕傲、殘忍和自私等，至少他們會找到正確的人生道路；不幸的是，他們不僅不重視這些不良心識，反而被這些不良心識所纏繞。很多人披上宗教的外衣，以宗教的名譽做盡了傷天害理的事；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而起紛爭、起分辨心、擾亂宗教，失去了宗教的崇高目標。從某些表面現象看來，這些宗教好像在進步；實際上剛好相反，因爲，他們很少去淨化自己和真正的去了解宗教的意義。

其實，宗教的修持就是心靈的發展、仁慈和對教義清楚的了解。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心靈的力量來面對問題；以宗教修行來逃避問題，是一種懦夫的行爲。在今天混亂的局勢裡，人類在自我毀滅。很諷刺的是，他們還以爲他們正朝向輝煌的文明衝刺、前進。

這種混亂、想像和虛妄宗教概念，混淆、和迷惑了我們的思維；宗教被個人的私欲和利益濫用了。某些宗教向信徒們，尤其是年青人，推荐那些不道德的行爲，如：性自由等；來吸引他們的支持。這種低賤的道德意識充斥宗教範圍，導致宗教腐化，漠視於道德以及道德的意義。有些傳教士認爲對「神」的崇拜能獲得拯救，道德與戒條不是重要的因素。在歐洲很多信徒被宗教所誤導，卡爾・邁克指出：

「宗教是被壓迫眾生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受，有如失去靈魂的軀體。它是人類的鴉片。」

人類需要宗教，並不是爲了要圓成未來的美夢，或爲自己提供某些依怙；這種做法等於自我投降，將成爲他人譏笑的對象。一個宗教必須以合理和確實的方法，讓人類在現實中活得更有意義，同時也給他人做一個好榜樣。很多宗教鼓勵人類追求外在的力量；佛教卻鼓勵人們向自己的內心尋求潛藏的寧靜——「法」。「法」的真相是：人既是法，法既是人。因此，「法」必須透過內心的修持、和覺悟於智慧、慈悲和純淨來獲得；除了修持外，沒有其他途徑能夠獲得這神聖和偉大的「法」。

正信的宗教

具備四聖諦、八正道的宗教，就是眞正的宗教。

一個人在衆多的宗教當中，要找一個真正的宗教是不容易的。每一個宗教的信徒，都認爲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是最卓越的。在五花八門的宗教裡，共同的一項事實就是彼此輕視、嫉妒和誣蔑；每一個宗教都譏笑其他宗教的教義和修持方法。這爲什麼有些宗教要用武力去宣揚它們的「神」，以及它們那「和平」的福音。它們是否褻瀆了宗教的神聖性？從這點看來，某些宗教要爲人類由合而分負起大部份責任。

要找到一個真正的宗教，必須以不偏不倚的心來觀察，什麼是虛妄和不實際的宗教或宗教理論；包括：唯物主義，它否定了死後的存在；反道德主義，它否定了善與惡。大多數的宗教都宣揚人被奇蹟般的拯救或毀滅。有神論者，則認爲每一件事都是宿命的，每一個人注定在最後得救。

佛教並沒有這些令人不滿意或不正確的基礎；佛教是現實主義者，一切理論都能被證實；它的真理已被佛陀和他的弟子們證實。佛教的真理不止被證實，

而且還是敞開的；如今，仍然有很多人想要去證實它。佛陀所宣揚和教導的真理，今天已經獲得嚴謹的科學家們所證實。

佛陀說：「任何形式的宗教，主要包含了四聖諦和八正道，就是真正的宗教。」這論點明白的表示，佛教不需要有特別的組織，佛教所示現的就是我們的生活和宇宙最究竟的真理。佛陀所宣說的四聖諦和八正道，不僅屬於所有的佛教徒，也是屬於整個世界的真理。

大多數人對宗教都有先「證實」後信仰的心理。有些人則認爲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是最古老，所以也最「真」。有些人則聲稱，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是最「新」的，所以也最「真」。某些宗教擁有很多信徒，因此他們認爲他們的宗教最「真」。然而，這些所謂「真」的宗教，都是沒有確實依據的宗教。一個人可以用普通常識來判斷或理解一個宗教的價值。

有些傳統的宗教，鼓吹信徒能通過對它的信仰而獲得超然的力量；這種超然的力量控制了信徒的創造力。行動和最後的命運。佛陀並不接受這種觀點。佛陀認爲超然的力量唯有通過個人的自我拯救才能獲得。因此，佛陀說：「這世界沒有『神』，佛陀也不是『神』。佛教給予信徒們充足的知識來分辨這一切，同時也給予他們很大的信心。一個佛教徒，當受

到邪惡的干擾時，不能依靠外在的力量。佛教徒以平常心來面對不幸；因爲，他知道他擁有面對一切的力量。

佛教擁有許多知識份子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信徒，這是因爲他們毫無疑問的接受佛陀那超然的教義。知識份子之所以信奉佛教，是因爲佛法意義深長、切實；許多知識份子追求的是有挑戰性的學識，佛陀那不可否認的真理，迎合了他們。某些宗教想以現代有關宇宙的知識，「重新評估」他們的「祖師」；而佛陀的教義已被證實是具備科學性的。

道德與心靈的發展

缺少了心靈的支柱，就沒有道德的責任；缺少了道德，社會就危險了。

佛教是一座令人羨慕的燈塔；因爲它引導信徒邁向永恆、幸福和解脫的大道。佛教在今天，顯得特別需要；因爲，今天的世界困惑於種族、國際、社群、經濟以及意識形態上的種種錯誤觀念。這些錯誤的觀念永遠無法真正有效的解除；除非能以容忍和慈悲的精神去對待他人。而慈悲和容忍的精神卻可以在佛教的指引下得到充分的培養和發展；同時也爲人類提供了理性和道德的合作典範。

我們知道，當一個人沒有老師的指導時很容易學壞。道德需要通過理念和實際例子來教導；道德教育是迫切需要的事。

缺少了心靈的支柱，就沒有道德的責任；缺少了道德，社會就危險了。

佛陀認爲心靈資源的開發，比物質資源的開發來得更重要。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不能企望世俗的幸福與永恆的幸福同時獲得。大多數人的一般正常生活基於心靈與道德價值觀。心靈與道德的價值，唯有宗

教才能有效的提供。如果人們能了解這些價值，同時去實踐那公平、奉獻和仁愛的真理；那麼就不需要社會法制或政府的律法來干預人類的生活了。高尚的道德，是獲得解脫的必要因素。但是，只有道德是不足夠的；道德必須與智慧相結合。就好像鳥類的雙翼，智慧好比人類的雙眼，道德則是我們的雙腳。道德如車輪，可以運送我們到解脫之門，而打開這扇大門的鑰匙就是——智慧。道德是精湛、專門和高尚生活的一部份；缺少道德修養，就無法使心靈上的污點獲得淨化。

佛教不是盲目崇拜的宗教，不以神話來滿足或應酬人類的情緒；佛教以自由和神聖的方式，來引導虔誠的信徒去了解和體驗真正的人生。

「神」的概念

對「神」的眞實性或正確性，要基於理解力和成熟的心識。

探討「神」的起源和對「神」的信仰，要從人類的原始時代和科學文明發展的時代開始。原始人因恐懼而崇敬大自然的各種現象，從而信仰各種神或精靈。人類利用對神或精靈的信仰，發展成各式各樣的宗教。按照他們個別對環境的理解，崇敬個別不同的神，從而奠定了各種不同的信仰。「神」的觀念，起源於人類多神的崇拜。如：樹、水、光、風暴、太陽以及地球上其他自然現象。這些「神」彼此關聯，也聯繫了整個自然現象。然而，人類給予「神」的各種形象和性別，是基於人類自己的生理與心理的特徵。「神」開始擬人化，「神」會愛、會恨、會嫉妒、會懼怕、會驕傲、會羨慕，「神」開始具備了人類各種身、心的特徵與情緒。從這些「神」中，我們或許會以爲，宇宙間存在的這種現象並不是太多。人類從理解於這個共同的根源上，產生了後來「一神論」的思想——萬能的造物者的思想。

「神」的觀念，經過社會與人類心智的變化而展

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鑑定方式；有些人把「神」理想化，成爲天堂或地上的國王；他們認爲「人」可以是「神」的概念或化身。有些人認爲「神」是抽象的。某些人把超然的「神」提升到最高的天界，某些人把「神」帶到地的最下層。當人類開始把「神」當偶像膜拜時，就把「神」安置在天堂裡。有些人甚至認爲：「沒有『神』就不能得救，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也無法得到好的果報，除非你相信『神』的存在。」無神論者，堅決的否定了「神」的存在；他們認爲：「對『神』而言，我們不知道，我們也無法知道。」實際主義則認爲：「『神』的觀念，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爲『神』的觀念和意義『不清不楚』。」因此，產生了很多爲「神」的觀念和信仰而下的定義；泛神論、偶像崇拜論、無形論、性別論等等，不一而足。

即使連一神論的上帝信仰，也因爲時間、區域和人文而改變，印度教的「天帝」，就和基督教的「上帝」有所不同。基督教的「上帝」又與其他的「神」有所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個別的存在，也和其他的宗教有所不同。但是，每一個宗教都宣稱「神」只有一個。

「神」與創世紀：

每一個宗教都環繞「神」的存在而發展，在發展的同時，開發了自己的一套「創世紀」的概念。因此，「神」就難免與神話傳說發生關係，而「人」卻利用「神」來做爲宣傳的手段，和解釋人類生存的宇宙。

今天，任何有知識的人，只要肯關注於事實的真相，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創世紀的神話，如「神」一般，是源自於人類對自然現象的誤解和想像而衍生的；這些誤解的根源在於人類對自然的恐懼和無知。即使，時至今日，人類還原封不動的保留了這世界是神創造的「創世紀」概念。按照今天的科學思維，神學對「神」的定義模糊不清；因此，「創世紀」的概念只是一種神話，沒有實際與科學價值。

如果人類是外力所創造的，那麼他將屬於那創造者而不屬於自己。佛教相信人類是屬於自己的，必須爲自己的一切行爲負責。佛教徒沒有理由相信人類是由外力塑造而成的。佛教徒相信，今天人類的存在是因爲他自己的業力所促成的，既不受到獎賞也不被懲罰。人類全憑自己所締造的善業與惡業，來決定在整個演變的過程中生存。在佛教裡，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來證明人類是由某「人」創造的。今天，科學家發現：宇宙體系是慢慢的演化和發展的；這正符合了佛教的觀點。

「神」與人性的弱點：

「神」的觀念與「創世紀」的概念，根深蒂固的被信徒們所接受，並加以保護。這些信徒需要一些觀點來爲他們的存在和對社會的貢獻做辯護。所有的信徒宣稱他們的經典來自「上天的啓發」；換句話說，他們的信仰是直接來自於「神」。每一個信仰「神」的宗教，都宣稱它們代表世界和平和博愛等崇高的思想。

儘管這些宗教拱高了它們自己的理想；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時至今日它們還在宣揚迷信的思想。某些信徒甚至還公開的倡導反對科學知識、發動戰爭和謀殺等病態的意識。在這方面，信仰「神」的宗教無法讓人開悟，已經注定要失敗了。在某些國家，當人們爲博愛而禱告時，雙手沾滿了無辜動物們所犧牲的恐怖鮮血，甚至還包括了人類的鮮血；那些可憐、無辜、無助的生靈被屠宰，奉獻於來自想像，無法得知的「神」的祭壇上。人類經過了漫長的年代，才理解到這種以宗教名譽的殘酷行爲是徒勞無功的。時間使他們理解，要獲得真正純淨的大道，必須透過慈悲和真正了解。

G. 達瑪斯利在他的著作《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中說道：

「通過『神』的概念，我發現了崇高的道德規範；但是，它也潛在著影響整個世界和一切眾生的危險性。」

「對人類最大的威脅，就是以神權來控制人類。所有的一神論宗教，都認爲神是最權威和最崇高的。佛陀在《Kalama Sutta》經典裡指出了這種危險性。人類的個性和自由受到這些權威的威脅；這些權威令你追隨它。在這種傳統的權威上，又建立了一種新的權威，那就是科學。新的宗教不斷的產生，已經嚴重的威脅到人類的自由與自尊。佛陀指示大家以圓成佛道爲人生的目標，他清楚的說明，每一個人都有潛在的能力去達到這個理想。」

某些宗教認爲：「沒有『神』就無法得救。」就算他已抵達道德的頂峰，過著正道的生活，完備了神聖的本性；他一樣被宣告「有罪」，要打入地獄接受煉火的煎熬；因爲，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反過來說，一個人無論罪孽多深重，只要懺悔並相信「神」的存在，就能因此而得救。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這種教義是不合理的。

雖然佛教與「神」的信仰有明顯的矛盾和衝突，身爲佛教徒也沒有必要刻意的去宣揚沒有「神」的存在；畢竟信仰「神」的宗教，也爲人類做出巨大的貢

獻；特別在某些地方，對「神」的信仰還是有必要的。信仰「神」也有助於人類克制自己的「獸性」；很多社會貢獻都是以「神」的名譽做出來的。同時，人類或許會覺得沒有「神」的信仰是不安全的；當他們有了信仰，才發現受到保護和鼓勵。信仰的存在也提升了人類的理解力和心智的成熟。

宗教與我們的實際生活息息相關，宗教調整了我們在世間的行爲。宗教指導我們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如果我們不正確的追隨正信的宗教，而只是借助宗教的外衣，或迷信於「神」；那麼，對我們的生活一點幫助也沒有。

反過來說，如果信徒只是一味的去爭執或企圖推翻其它宗教或它們的修持方法——特別是在證實或駁斥「神」的存在；以他們自己的宗教觀點，對其它宗教進行破壞，這會造成宗教間的仇恨和不協調。這世間有各種不同的宗教存在；但是，我們的任務是實踐容忍、耐心和了解。我們有責任去尊重其它的宗教；即使我們無法順應它，爲了融洽與協調的生活，容忍還是必要的。

然而，對於那些不願意接受「神」的概念的人，向他們推荐「神」是沒有意義的；對某些人來說，這種信仰是沒有意義的，沒有這種信仰，他們也一樣能過正道的生活。反而那些對「神」有所信仰的人，阻

礙了無辜人們的幸福與寧靜。

佛教徒一樣可以和信仰「神」的人合作；只要是爲了人類的和平、幸福與利益。不要濫用自己的觀點，強迫或威脅人們接受對「神」的信仰，存有這種動機的人，都是自私自利者。

二千五百多年來，佛教徒在修持或弘法上，都顯得非常的平和；不需要透過「神」或「造物者」的觀念。佛教徒將以同樣的態度，繼續爲佛教服務。因此，在尊重其它宗教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以「神」的概念來推荐佛教是不必要的。佛教徒應該在不傷害其它宗教的情況下保持自己的信仰。讓佛陀的基本教義源遠流長。

從歷史上證明，佛教是一個純淨且非「神」的宗教。他們必須有堅持自己信仰的能力，抗拒那些強加予他們的不良意識。對佛陀的教義，要有虔誠的信心。佛教徒必須尋求自我解脫之道，不受外來力量的干擾。佛教徒也可以和其他宗教徒一樣，無瞋恚的堅持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佛教從不挑戰其它宗教，佛教希望其它宗教也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佛教。

臨終前更換宗教

有些人相信某些力量會清洗他們的罪孽；如果不抑制內心的邪惡，是不符合佛陀的教義。

我們常遇到某些人在臨終前更改宗教信仰，他們誤以爲這麼做能洗清他們的罪孽和令他們上升天堂。他們也希望保存好他們的軀體，作最好的安葬。其實，這些人早已經信仰了某些宗教，突然又去接受另外一種全新而陌生的宗教；他們這麼做無非是想從新的宗教中獲得贖罪；這是很牽強和很離譜的事，純粹是一種夢想。有些人是在無意識狀態下或死後被強迫轉信成另外一種宗教；那些宗教狂熱份子這麼做，誤導了人類，以爲他們那種信仰是通往天堂的捷徑；並以爲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神」，能爲他們洗清罪孽。這種信仰其實在鼓勵人們去犯罪。

根據佛教的教義，沒有任何一種生命，能替他人清洗罪孽；當一個人理解到自己犯錯時，應該努力的去多做善事來彌補，這樣才可以牽制過去所造惡業的壞影響。

我們經常在醫院目睹那些宗教狂熱份子，圍繞在臨終病人的床前，向他們許諾：「死後獲得重生」；

這是利用那些病人無知恐懼的心理。可是，卻無法像他們神聖的經典中所說的那樣，讓病人痊癒。如果，他們能做到，我們就不需要醫院了。佛教徒不應該成爲這些人的受害者，佛教徒必須通過學習佛法——知道苦是人類基本的組成部份。唯一的滅苦之道，就是淨化自己的心識。一個人自己所締造的苦，也唯有他自己能夠消除。一個人不應該希望在臨終前改變宗教信仰，就能清洗自己的罪孽，獲得贖罪。

一個臨終的人，他將來的命運是掌握在他臨終前的那一念，這一念是根據他今世所積累的善與惡業而顯現的。不管他在最後一刻改變什麼信仰，結果都是一樣的。

天堂的捷徑

天堂的大門並非僅為宗教而打開；而是為一切正直與高尚生活的人而打開。

如果佛教徒想要上天堂，那一點困難也沒有。但是，那些挨家挨戶的宗教促銷員，卻以「上天堂」的承諾，來吸引人們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聲稱他們是唯一有權力送人們「上天堂」，也只有相信他們的人才能「上天堂」。這樣的做法和特效藥的促銷沒有兩樣；他們已造成對公眾的騷擾。很多天真的人，由於對宗教的無知，而成為他們促銷行動的受害者。

如果佛教徒能真正的去了解佛陀那崇高的教義，就不會被他們誤導。這批天堂的促銷員說：「世界是『神』創造的，世界末日將要來到，要獲得永生，就必須在世界末日之前信仰他們的宗教，否則將會淪落到地獄，接受煉火煎熬的痛苦。」

世界末日將在數百年後發生！？重要的是，今日尚生活著的人，為什麼要去接受這種不理智和充滿想像的論調。有些人因為沒有好好的運用他們普通的常識，而被他們誤導。

爲何惡者享福，善者受苦：

有人不禁要問：「假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真的，那麼，爲什麼這世間有很多好人在受苦，而壞人卻逍遙自在呢？」根據佛教的觀點，雖然有些人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在他們的過去世，沒有積累足夠的善業來抵償今世惡業的果報；在他們的過去世，一定存在著某些缺陷。另一方面，某些作惡多端的人，卻能夠享受人生；是因爲他們在過去世積累了很大的善業。

有些人一出世就擁有健康、強壯的身體。他們抵抗力強，因此不受疾病的侵害。雖然他們沒有特意的去照顧自己，可是還是活得很健康。而某些人，卻很在意自己的健康。刻意的進食補品、維生素、來維護自己的健康，可是一點功效也沒有。

人類無論製造善業或惡業，必定在今世或來世受到果報。透過祈禱是不可能逃避業報的，唯有修心養性和過著崇高的生活，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佛教鼓勵多造善業，並不是爲了上天堂。而是希望透過善行來改造自私的心念，並獲得寧靜和快樂。

第十四章　佛教與文化

現代的宗教

佛教能面對現代觀點和任何宗教的挑戰。

佛教對古代和現代思潮都有很大的貢獻。佛教的「因果法」、「因緣法」、「五蘊論」和它的實用主義、強調道德性、否定靈魂的存在、否定外力對修持的關係、否定一切儀軌，佛教追求理性的認識和經驗，它和現代科學不謀而合，建立了它卓越的現代性。

佛教結合了宗教和一切理性所必要的條件，它更適合於未來世界的需求。佛教是如此的科學、如此的理性、如此的進步；在現代世界中，人人都以身爲佛教徒而感到自豪和榮耀。事實上，佛教比科學還要科學，比社會主義更社會主義，比一切進步的東西更進步。

在所有的宗教創始人當中，只有佛陀鼓勵信徒去

審核自己心靈的發展；佛陀告誡他們，不要盲目的信仰，要經過試驗後才接受他的教誨。所以說，佛教是現代的宗教，這一點也不誇張。

佛教是一種盡心盡力的實際生活，也是一種自我內在文明的徹底思想；此外，它也是一種科學的教育方法。佛教能在任何危機中，恢復我們內心的寧靜；同時，幫助我們沉著的應付將來所面對的一切變化。

沒有感官的欲樂我們能生存嗎？不相信靈魂的存在會有道德心嗎？不去神社禱告能過正直的生活嗎？是的，這些都是佛教要回答的問題。這些問題可透過智慧和內心的淨化來完成。智慧是攀登高樓的鑰匙，淨化帶來寧靜與和平，使人在面對風暴等現象時能屹立不倒。

佛教是儀軌適合現代科學的宗教，它的光明來自：自然、科學、歷史的人類文明的經驗。在宇宙的任何一個角度，都能散發出佛陀崇高教義的光輝。

科學時代的宗教

宗教缺乏科學是瞎子，科學缺乏宗教是跛子。

生活在科學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都受到科學革命性的洗禮。科學革命起源於十七世紀的西方，今天它仍然繼續的對我們的思想展示它驚人的影響力。

科學思潮對傳統宗教起了巨大的衝擊，很多宗教觀點已不再被科學家或知識份子所接受了。很多古老的宗教概念，在現代科學的壓力下崩潰；真理並不是建立在神學的臆測或權威上。現代心理學認爲，人類的心識如同肉體一樣，是按照自然規律來運作，其中並沒有宗教所認爲的「不朽的靈魂」的存在。

有些宗教選擇接受科學來調整它們的教義。這種做法是無補於事的，現代人無法接受這種盲目的信仰。雖然它們非常的傳統，可是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只會增加唾棄和不信任者。

科學迫使很多宗教都認爲有必要給予自己的教義重新的定義。當達爾文推出《進化論》時，宗教家還是堅持：人是「神」的創造。否定了人類是由人猿進化而來的論點。認爲《進化論》是異端學說，擾亂了

「神」的神聖性和使人類墮落。幾百年來，宗教家都反對《進化論》，他們認爲這是對他們神聖宗教的一種打擊。近年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已普遍的被接受，神學家被迫必須對宗教一開始就反對的《進化論》和他們的教義做一個全新的詮釋。

在科學文明的照耀下，宗教的宇宙觀、生命觀和虛妄的教義全然失色。但是，我們不否定宗教曾經爲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做出貢獻。宗教也曾經爲人類的生活訂立標準、價值觀和宗旨。雖然宗教曾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它們一樣無法在現代的社會生存。在科學時代裡，如果宗教繼續宣揚那些沒有意義的教義和儀式，將失去人類對宗教的信仰。

佛教與科學：

在上一個世紀以前，佛教只流傳於科學落後的國家。然而，佛陀的教義一開始就對科學思想採取開放的態度。

佛教能被科學界接受的原因之一是：佛教從來就不鼓勵刻板的教條主義，也不鼓勵盲目的信仰，不以「神」或「天啓」爲基礎；佛陀的教義包容了一切彈性和廣泛的思想。

另一的原因是：科學精神可以在佛陀的覺悟過程中找到。佛陀發現和試驗真理的方法和精神，就是今

天所謂的「科學方法」。科學家的成果，也是一樣在無數次的試驗和研究後才獲得的。

今天所謂的「科學方法」，在二十五世紀前，佛陀尋求內心的證悟時已經使用過了。佛陀鼓勵信徒要以超然的方式，觀察存在於內心的世界。科學家以同樣的方式觀察外在的世界。佛陀告誡信徒不要接受現成的理論；要再三反覆的驗證後才接受。科學家同樣的以多次的試驗和證實後，才建立新的學說。佛陀不認爲他覺悟的經驗是屬於他個人的；科學家同樣的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公諸於世。因此，在真理的探討上，佛陀與現代的科學家一樣。爲了尋求最高的真理和覺悟的經驗，佛陀設定了一個實用性、科學性、可行性高的方法。

雖然佛教充滿了科學精神，可是不要以爲佛教就等於科學。毫無疑問的，科學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讓人類獲得從來未有過的舒適生活。在科學的協助下；今天，人類怎能像魚兒一樣在大海遨遊，像鳥兒一樣在天空飛翔；甚至還登陸月球。可是，科學有它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不斷的在變化、更新。科學無法有效的制約人類的心識，對道德性無法提供控制或引導的方法。這是科學與佛教的最大差別。

科學的局限性：

科學常被人們所誇大。科學受限制於通過感官得來的知識，科學無法理解超越感官知識的存在。科學是建立於來自感官觀察的知識和邏輯理論上。因此，科學是相對性的真理，無法在時間上永久不變。科學所求證出來的「真理」經常被新的理論所推翻。

科學包含了心智以外的所有學問。即使是心理學家也承認無法真正了解人類的心識。當一個人內心受到外來的干擾而無法平靜時，科學家也束手無策。社會學家也只能改善某些社會環境，爲人類帶來的幸福是有限的。與動物不同的是，人類不僅滿足於物質需求和舒適的生活，同時還需要有人爲他們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種種煩惱。

今天很多人受恐懼、憂慮和不安所困擾，這是科學無法平息的。當人類內心充滿獸性時，科學沒有能力教導它們如何調伏和控制自己的心識。

科學能改善人類嗎？如果可以的話，那麼爲何在科學發達的國度裡，還有那麼多的動亂和不道德的行爲發生。雖然科學獲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時也利益了人類。可是科學基本上無法改變人類的心識，反而加強了人類的依賴性和不滿足。科學的發展不但不能給人類帶來安全感，反而使世界充滿了危機，導致了人類對科學的毀滅性充滿了恐懼感。

科學無法給人類帶來有意義的生活，也無法讓人

類看清楚生活的真正目的。科學不關心人類心靈的開展。科學只注重理性的物質，忽略了感性的心靈；因此，很多問題都無法解決。科學的範圍太狹隘了，無法解決人類各種不平等的問題。

知識的盲點：

佛陀所覺悟的真理超越了感官的範圍，也超越了科學所理解的範圍。人類的知識是由宗教、哲學、科學或藝術上獲得的；也就是從感官上獲得的。這些從感官獲得的有限知識，無法真正的了解這個世界。

有些人因爲自己的學問豐富而感到驕傲。事實上，當我們覺察到自己學問不足時，就是在肯定自己；認爲自己的學識豐富，反而局限性更大。

有一位才華洋溢的作家寫了一本書，他認爲這是最完美的作品，書中包含了崇高的哲理，他也引以爲榮。當他把他的傑作，展示給朋友看時，並要求朋友的評論；朋友給了他一張紙，要他把所知道和不知道的分別列在紙上。他答應了；可是他坐了老半天，什麼也寫不出來。他的自豪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於是，他在看清楚自己的無知後，放棄了那本書。

蘇格拉底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當他被人問及：「你通曉些什麼？」時，他總是簡單的回答：「我只通曉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都不通曉』。」

科學以外：

佛教雖然被排除在科學的大門之外，卻是最有科學精神的。佛教的學識不僅從感官上獲得，也從心靈上獲得。在訓練和發展高度專注心靈力量的同時，佛教讓我們了解到這世間的一切，並非能夠從實驗室裡的試管或顯微鏡中獲得。

科學上所尋獲得真理，經常在更動；而佛陀所證悟的是絕對和究竟的真理；並不因爲時間或空間而轉變。還有，與科學相比較下，佛陀不鼓勵信徒執著於理論、現象或其它；佛陀教導人類根據真理、抑制感官的欲望而過正常的生活。佛陀所指示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能透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自然而有意義的生活。

實踐對佛教徒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人光懂得理論而不去實踐，就好像是熟讀食譜卻無法烹煮一樣；書本的知識無法解決他的飢餓。實踐對覺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佛教的很多宗派中都很重視實踐，尤其是禪宗。

在以科學精神爲指導原則下，科學家們爲了自己的私欲，過度開拓或濫用資源，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平衡和污染。而佛教卻著重於心靈的發展；對基層來說，佛教指示個人如何調整和應付日常生活所面對的事實；對上層來說，佛教指引人類如何透過心靈的發

展來超越自己。

佛教有一套完整的系統來協助心靈的調御，讓人們洞察自然和覺悟究竟的真理——涅槃。這個系統是實際和科學化的，透過理智來觀察浮動的心識，以正念來觀察內心的世界；這種做法和科學的治學精神一樣。

科學與宗教：

缺乏道德規範，科學爲人類帶來危機。科學家發明的機械統領了世界。炮彈是科學呈現給野心家的禮物；使整個世界都操縱在他們手中。人類生活在精神被虐待和恐懼中；那些科學的結晶，如：原子彈、毒氣彈等殺傷力強大的武器，不知道什麼時候用在他們身上。科學無法爲人類提供道德規範，反而加重了人類的欲望。

科學失去了道德的支撐，就會變成了怪物。很不幸的是，這些怪物變得比人類還要來的強大。除非人類能夠通過宗教道德的實踐來抑制和管教這些怪物，否則人類將被這些怪物所控制。缺乏宗教的指引，世界將受到科學的威脅或被毀滅。相反的，科學如能配合像佛教這樣的宗教，則世界將變成平靜、安穩和幸福的地方。

目前，爲了人類的利益，科學和宗教的合作比任

何時候都來得重要。宗教缺乏科學是瞎子，科學缺乏宗教是跛子。

佛教的貢獻：

佛教的智慧是奠基於慈悲心。扮演著匡正科學偏差的角色。未來的文明必須建立在以宗教精神爲指導原則的科學上。佛教爲那些已成爲自己產品的奴隸，面對失望的科學家們，提供了心靈的指導原則和前進的目標。

A. 愛因斯坦說：「如果有一種宗教能配合現代的科學，那肯定是佛教了。」佛教不受時間的影響，而科學需要不斷的更新。佛教不需向科學投降，因爲佛教是科學以外最科學的宗教。佛教是宗教與科學的橋樑，與科學攜手合作，激發人類發展內心的潛力和環境。

佛教不受時間限制，源遠流長。

宗教自由

佛教鼓勵信徒以自由的心靈過崇高的生活；佛教是一個自由及理性的宗教。

佛教不阻止任何人閱讀或研究其它宗教；事實上，佛教鼓勵信衆研究和比較其它宗教。佛陀說：「假如一個宗教有它合理的一面，它的信徒也有自由去崇敬這合理的一面。」某些宗教爲了征服它的信衆，使他們永遠受困於黑暗，堅決的不允許信衆接觸其他宗教；不允許信衆接觸其它宗教的典籍，不許信衆聽聞其它宗教的教理。它們不允許信衆對自己的信仰和教理有所懷疑，即使教理的表現是不能讓人信服的。它們使信衆生活在迷濛中，有如羊群一樣被牧放。假如有人睜開雙眼看見光明，它們就會說，他已被魔鬼占據了內心，要打入黑暗的地獄。這些可憐的人，沒有機會去運用他們的常識、他們的教育和學識。即使有人想改變這種看法，也會因爲自己不夠完善，以致不能自由的運用自己的意識來做出正確的判斷。

根據佛陀所教，宗教是一種自由選擇的信仰，不是律法，而是一種應該奉行的道德規範。佛教不是世

間法，而是自然法。

事實上，在今天的世界裡，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宗教自由，人類甚至失去了思想自由。當一個人發現他無法從自己信仰的宗教獲得滿足時；無法爲他解答某些特殊的問題。他不能自由的放棄他原來信仰的宗教，而去接受一個對他更有吸引力的宗教。原因無他，因爲這是一個權威性的宗教，宗教領導人和他的家庭成員剝奪了他的自由。人類應該有選擇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沒有人有權力去強迫別人跟隨自己的信仰。有些人是因爲屈服於戀愛對象，而跟隨他的信仰；這種人對宗教的了解還比不上木偶。宗教不應該令人屈服於情感的弱點而改變一個人。在轉換信仰的時候，也應該愼重的考慮；因爲宗教不是一種交易。一個人不應該爲了個人或物質上的利益而改變信仰；宗教信仰是爲了開發心靈而獲得自我的解脫。

佛教不以物質的誘惑來吸引信徒；佛教也不是在利用那些貧窮、病患、文盲和愚癡的人。佛陀告誡那些追隨者，不要急於接受他的教義。佛陀要信徒們要愼重的考慮和判斷他的教義，是否確實和實用。

佛陀教導我們，對外力和儀式的信仰是無法獲得智慧的；因此，對外力和儀式的信仰是沒有意義的。以武力來推動佛教，意味著以壓迫和不公正的手段去宣揚那公正和仁慈的宗教。是否要自稱佛教徒，那是

不重要的事；重要的是，要透過自己清楚的了解，和運用自己心識；這樣才能更接近於佛陀所宣說的人生真正目的。

宗教狂熱是危險的。不正確的方法得不到好的結果；方法不對，目標也不可能對；一個宗教狂熱者不可能以理性和科學性爲自己的原則。根據佛陀的教義，佛教徒必須是一個自由的人，以開放和不屈服的胸襟尋求心靈上的開展。佛教徒皈依佛陀，是把佛陀當作導師和自我鼓勵的對象；是爲了了解，而不是盲從。對佛教徒而言，佛陀不是「救世主」，也不是那擁有極高權威能洗清他人罪孽的「神」。佛教徒把佛陀當作一切老師，一位能指引他邁向解脫之道的老師。

佛教支持現代人的自由和進步。佛教在人類生活的各個層次上都代表著人性的自由和知識的進展。面對現代科學和知識的衝擊，佛教的教義並未因此而被淘汰或更動。可見佛教教義的科學性。在科學上的新發現越多，人類就越接近佛教。

佛教把人類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也把人類從極權殘暴的神權系統中解放出來。這是佛陀對人類的開示，要人類善於運用自己的智慧，不要像那些孱弱愚笨的畜生一樣，盲目的接受宗教信仰。佛陀在他的教義中，體現了：理性、民主、實用和道德；佛陀是

第一位用大眾語言宣說教義的人。

佛陀告誡信徒，不要接受那些沒有經過適當思考的事。佛陀在《卡拉瑪經》(Kalama Sutta) 中，對一般年青人說：

「不要接受那些口頭傳說、傳統或聽來的事。
不要相信權威性的宗教經典，
不要相信理論和爭議，
不要相信自己的推斷，
這一切，看起來都像眞的，
但這一切都基於個人的揣測或意見，
或基於別人表面上的能力，
或基於這樣的念頭：
「這是我們老師所教導的。」
「當你知道這對你不適當或無益時——損人不利己，你就應該拒絕它。」

「當你知道適合和有益於你時——利人利己，你就應該順從它並接受它。」

佛教徒只有在仔細的觀察和分析後，才接受和實踐自己的信仰。同時，也確保了信仰的合理性和利人利己。

真正的佛教徒決不依靠外來的力量而獲得解脫，也不希望外力的介入來擺脫痛苦。佛教徒以清除潛在於內心的煩惱，來尋求內在的歡愉。佛陀在《長阿含經》裡這麼說：

「假如有人詆毀我，或我的教義和我的弟子，我不會因此沮喪或煩惱。這麼做，只會帶來傷害。假如有人讚揚我，或我的教義和我的弟子，我也不會因此的感到歡喜、感動或得意。因爲這是造成正確判斷的障礙。如果你沉醉於別人的讚揚中，你就無法判斷讚揚的本質是否屬實，或我們眞正值得被讚揚。」

佛陀提倡高度的自由，不單是爲人類，也涵蓋了一切平等的衆生。自由並不是鼓勵放縱。人類自由的從那些奴役人性的宗教權威、神權或宗教懲罰中解放自己。

傳教

「僧眾啊！去吧！為了大眾的利益，為了大眾的幸福，為了悲憫這世界，為了善，為了利益，為了幸福，為了人與人類。去吧！」

—佛陀—

翻開佛教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到，佛教是以和平、尊重的方式來傳教；那些以暴力傳教的宗教都應該感到羞恥。

佛教在傳播上，從來不為「市場」而競爭。僧眾或信徒從來不會為了傳教而惡意去中傷或詆毀他人。宗教上、政治上或民族上的不容忍和瞋恚，對真正皈依佛教的人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佛教徒從來就不贊同攻擊性；這世界的流血事件或災難，大部分都來自攻擊性的教條主義、宗教狂熱、和不容忍。無論在宗教或政治上，都會有人覺得自己負有使命，要把人類帶到理所當然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去。這種人往往為了自己的目的，攻擊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佛教從來就不與傳統、習俗、藝術或文化發生爭執；佛教接受它們的存在，並改良它們。佛陀慈悲的言教，開啓人們的心扉，讓人們毫無困難的接受他的

教義。也因爲如此，人們自願的協助佛教成爲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不採取殖民手段，也不借助政治力量來推廣。佛教的傳教士，往往是被那些主權獨立，態度誠懇和包容佛教的國家，以敬重的態度邀請他們前去弘法的。

在歷史上，佛教是唯一以精神力量排除種族、語言、文化、風俗上的困難，而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的宗教。佛要在傳教上，不借助國際性的商業勢力來推廣，也不借助帝國主義的餘威；不是科學上好奇心的使然，也不是在殖民思想的衝擊下爲了擴展和佔據新的領土。而是指示人們透過佛法的實踐，能獲得寧靜與幸福。

阿育王是弘揚佛法的一顆明星。他將佛法弘揚到亞洲和西方國家。阿育王派遣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弘揚佛陀那幸福的信息。阿育王敬重和支持每一位傳教士。他的容忍值得我們注意。從目前遺留在印度的阿育王石碑中，我們清楚的發現他的理念：

「不應該爲了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蔑視其他的宗教。這麼做，往往只會使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蒙受更大的損失。貶低他人來抬高自己，對他人造成傷害。詆毀其它的宗教並非在捍衛自己的宗教，而是傷害自己的宗教。我們應該聆聽和關注其它宗教的教義。

在公元二八六年，阿育王使佛教成爲當時印度的最大動力。醫院、社會服務、學校、機構、水供和娛樂中心如雨後春筍般的豎立起來，人們也理解到無情的戰爭是殘酷和無益的。

在印度何其它亞洲國家的黃金時代——藝術、文化、教育，人類文明的全盛時期，就是佛教影響力最大的時期，也是國家最強盛的時期。在佛教國家的歷史裡，沒有所謂的「神聖的宗教戰爭」，也沒有受到鎮壓異端和宗教歧視的傷害，是一頁令人類驕傲的純淨歷史。公元二至九世紀的那蘭陀大學，就是佛教的產品，是世界上第一所爲全世界學生而開放的大學。

在過去，交通困難，人們必須攀山越嶺、橫渡沙漠才能到達東方，可是佛教的傳教士並不畏懼這些困難，終於使東方大部分的國家都接受了佛教信仰。逐漸的，佛教成爲亞洲最主要的宗教，至今仍然是亞洲最多人信仰的宗教。今天佛陀那和平的信息已傳播到西方，西方人也開始接受了佛教思想，並認爲佛教是唯一能和現代科學協調的宗教。

佛教的傳教士，無意勸說那些已滿足原有宗教信仰的人，放棄原來的宗教，改信佛教。佛教的傳教士充分的支持其它的宗教和它們的傳教士。如果他們的目的是勸人向善，提升人們的道德性，使他們過有意義的宗教生活；佛教的傳教士同樣的給予他們熱心的

支持和協助。佛教的傳教士也爲那些騷擾其它宗教信仰的傳教士感到遺憾；如果他們的宗旨是崇高的，目的在指引人們過神聖的生活，就沒有理由爲了讓人們轉信他的宗教而做出不健全的競爭。

佛教的傳教士，絕對不會浮誇的去描畫那虛妄的天堂生活，來刺激人類感官上的欲望，從而獲得人們的追隨和信仰。佛教是以佛陀的教誨來解釋人間和天堂，本來就「無常」本質。

第十五章　戰爭與和平

世界和平

人類忘記了他有一顆心；如果他仁慈的對待世界，世界也一樣會仁慈的對待他。

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充滿了矛盾，一方面，我們害怕戰爭，一方面。我們又積極的準備戰爭。生產過剩又得不到平均妥善的分配。人口急劇膨脹，人心也變得越來越孤獨。人類的距離被現代科學給拉近了，可是人類的隔閡也越來越大。彼此間缺乏真誠的態度和真正的了解，也缺乏信任。

聯合國成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各國首腦都同意一項條款：「戰爭是由人類的心念所造成的，如果人類都把心念用在和平上，那麼就不會有戰爭。」這項條款和《法句經》的第一首詩偈雷同。

「一切事情都是以心念爲主導，

心念主使語言和行動的產生。
如果有了污穢的心念，
行爲和言語也就不會正確，
這時苦惱就會緊緊的跟隨他，
好像牛車跟隨著牛的足跡前進。」

有些人相信唯有軍隊和強大的武裝，才能維護和平。爲了「備戰」而造成軍備競爭，這種盲目愚癡的做法，最終將導致人類自我毀滅。如果我們不關注這個問題，下一場戰爭，將是世界的末日。所獲得的不是勝利而是犧牲——最終橫屍遍野。

「傷害無法阻止傷害，唯有仁慈能阻止傷害。」

這是佛陀給予那些造成傷害的戰士和叛亂者的開示。很多人認爲，佛陀要人轉惡向善，是一種行不通的辦法；可是，這畢竟是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佛陀也親身體驗過。當我們以自我和自大對中心時，是不可能有棄惡揚善的念頭。其實，造成我們不願意棄惡揚善的原因，主要是不願示弱的心理在作祟，不願讓人們以爲我們是懦夫。但是，如果我們犧牲我們那高度危險的自尊心，以文明的方式帶來和平與幸福；那麼，我們到底又損失了些什麼呢？

要實現世界和平，就必須懂得「容忍」。要建立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就必須消除貪、瞋、癡這三種萬惡的根源。如果人類能斷除一切邪惡的力量，並實踐容忍；那麼和平的世界就指日可待了。

今天佛陀的追隨者，都肩負重任；以導師爲榜樣，爲實現世界和平而工作。佛陀這麼開示：

「一切眾生都畏懼於刑具，
一切眾生都害怕於死亡，
將心比心，
我們不應該殺害生命，
也不應該指使他人去殺生。」

《法句經》V.129

要獲得和平不困難。但是，以祈禱和祭祀來希望得到和平是不切實際的。和平是人與人，人與環境協調的結果。以武力獲得的和平，只是滿足了某些人的私欲，不是真正的和平，也不會持久。

缺乏容忍，世界就無法和平。要實現容忍，我們就不應該允許瞋恚和嫉妒在我們心中生起。佛陀說：

「仇敵害仇敵，
冤家對冤家，
心念如果向著邪惡去發展，

所造成的禍害就會更大了。」

《法句經》V.42

佛教是容忍的宗教。佛陀指示我們，爲了要獲得美滿的生活，就必須自我節制。佛教不以教條或理論來教化信徒，佛教也從不迫害或虧待那些非信徒。佛教指引的是和平的道路，佛教也不需要信徒們標榜他們是佛教徒，才可以修學這種崇高的宗教真理。

世界就像一面鏡子，如果你微笑的面對鏡子，你會看到自己美麗的笑臉；如果你拉長著臉面對鏡子，看到的將是醜陋的你。同樣的，如果你以仁慈的心對待這個世界，世界也會同樣仁慈的對待你。學習以和平的心對待世界，世界將會因爲你而充滿了和平。

人類的心識充滿了自我，因此無法看見自己的短處；經常在找藉口爲自己的錯誤掩飾。一個人如果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必須先發現自己的短處和壓抑不正當的行動。佛陀說：

「發現他人的錯誤，太容易了；

要發現自己的錯誤，太難了。」

正義的戰爭

狗與狗之間的爭執和人類的戰爭相比，差別就在組織性。

人類在貪、瞋、癡、嫉妒、自私等邪惡的念頭作祟下，在過去的三千年來，總共發生過超過一萬五千起大型戰爭。這是人類的本性嗎？是人類的命運嗎？人類有權力摧毀他人嗎？

雖然人類創造和發明了很多新的事物，可是人類卻在毀滅自己的同類；多少人類的生命從地球上消失。現代人掌握了最新的戰鬥科技，在數秒鐘內便能摧毀全人類。世界成爲武器的庫房，人類在進行一場叫做「軍事優越性」的遊戲。我們知道核子武器的威力，比起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長崎和廣島爆炸的原子彈威力還要大。科學家相信，只要數百枚的核子彈，就能消滅整個宇宙。我們到底在競爭什麼！科技到底在發展些什麼！人類到底有多自私和愚蠢啊！

人類不應該迎合那充滿侵略性的野心家。人類應該追隨崇高的宗教導師，發展正義和道德，化戰爭爲和平。

無數的國家和無法統計的領導人，大批的論文、

契約、和平方案，都宣稱已經爲這世界尋找到維持和平的方法，可是一點作用也沒有，仍然無法解除人類的威脅。失敗的原因就出在沒有好好的教育下一代，沒有讓他們清楚的理解無私奉獻的重要和自私的危險。要確保和平，就要用盡種種方法，讓我們年青的一代學習如何實現愛心、善心、容忍等等。

佛教的態度：

無論在保護宗教或保護其它的一切，佛教徒都不會做侵略者。佛教徒盡最大的可能避免任何暴力。雖然有時佛教徒也被迫與那些不尊重佛教，或企圖消滅佛教的惡勢力開戰；他們是爲了保護被親略的父老弟兄，並不是蓄意殺害生命，而是爲了和平與自由；在這種情形，我們不應該譴責他們。只要每個人追隨佛陀的教誨，這世界就不會有因爲戰爭而帶來的和平。每一個文明人，都有責任尋求一切方法，以和平的態度來解決紛爭，不需要造成殺戮。佛陀也從來沒有教導過信徒必須向惡勢力投降——無論是人類或超越自然界的生物。

在知識和科學的協助下，人類能降伏大自然。但是人類自己的生命卻得不到保障。爲何生命充滿危機呢？在追求學識和科學時，人類忽略了自己有一顆心；被遺忘了、枯萎了、和被污染了。

如果生命不能獲得保障，那又怎麼會有世界和平呢？要維持和平，就必須訓練我們的「心」，客觀和謙虛的面對事實。要了解人類或國家都不會遠永遠犯錯。要維護和平，就必須讓這世界分享我們的財富，不必要平均分配，但是要平等。我們永遠也無法做到財富平均分配，但是可以把它當作比平等更高的理想。

目前這世界百分之五的人，享有世界百分之五十的財富，真是不可思議。目前這世界僅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豐衣足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處於飢餓邊緣。和平唯有透過那些肯分享和平均分配財富的國家，富者協助貧窮、強者扶持弱者而達到。也只有在這個目標實現後，世界才會太平。

武器裝備的競爭必須停止，我們應該建造更多的醫院和學校來取代它。用在武器和戰備的金錢，用來發展經濟，提升人類的生活那不是更好嗎？

人類無法放棄自私和欲望，種族和傲慢、個人主義和權力的執著存在的一天，就無法實現世界和平。財富無法帶來幸福，而宗教卻能有效的影響你的意識形態，和讓你放下武器。

不殺害生命是宗教的原則。不幸的是，那些愚癡的人都不明白這一點。今天，在現代武器肆虐下，一秒鐘內就可以殺害數百萬條生命。這是一個比任何時

刻都更需要宗教的時代。

更不幸的是，某些人卻把宗教旗幟帶進戰場，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這麼做沾污了宗教的神聖性和聲譽。

「僧眾啊！為了滿足於自己的貪欲，到處都是鬥爭；國王與國王，太子與太子，宗教師與宗教師，人民與人民，母親與兒子，父親與兒子，兄弟姐妹與兄弟姐妹，朋友與朋友；到處都是鬥爭。」

《中阿含經》

我們很欣慰的說，在過去二千五百年來，佛教從未造成任何嚴重性的不協調和衝突而導致的戰爭。這要歸功於佛教強而有力的特性——容忍。

佛教徒與參軍

你可以做一個眞理的戰士，而不是侵略者。

一天，一位名叫幸哈的將軍來到佛陀跟前，向佛陀請示：

「世尊！我是一名軍人，我執行國王的命令爲他戰鬥，而您卻教導我，對一切苦難者要有無限的慈悲和憐憫。您是否同意我懲罰犯罪的人？您認爲我們爲了捍衛國家、保護妻子、子女和財富而作戰是錯的嗎？您是否要我們不戰鬥就投降嗎？我們是否應該歸順邪惡的侵略者，根據他們的意圖而屈服於他們或忍受他們的折磨，讓他們繼續的以暴力來威脅我們？您是否主張所有的戰爭，包括正義之戰也都應該禁止？」

佛陀回答道：

「應該處罰就必須處罰，應該關照就必須多關照。不要傷及一切無辜的眾生，以公平和正義來看待戰爭，要充滿慈悲與關懷。」

這種說法並不矛盾。人們因自己的罪行而被懲罰，這並不是執法者邪惡的意圖，而是他自己的罪行使他自己被懲罰。執法者在懲罰罪人時，心裡是沒有

瞋恚的。當一個殺人犯在謀害他人生命時，就應該了解到他必須爲他的罪行付出代價，而不是歸咎於命運。

佛陀接著說：

「佛陀提醒人類，私有的戰爭都是悲慘的。但是佛陀並沒有說過，那些已用盡一切方法來避免衝突，但是仍然不得不捲入戰爭，來維護和平和社會秩序的人應該譴責。」

「爲了生存就必須鬥爭，鬥爭是免不了的事。但是，我們要確定，我們不是在違反眞理、公道、正義或爲了自己私人的欲望和利益在鬥爭。那些爲權力、私欲、財富、名譽而鬥爭者，都不會有好的果報。那些爲了和平和眞理而鬥爭的人，就算是失敗了，也是光榮的。」

「一個人只要上到戰場，就準備犧牲，犧牲是軍人的命運，沒有理由去埋怨。一但勝利了，他將被人民視爲偉大的戰士，可是無論他多偉大，命運之輪還是繼續的運轉，終究免不了一死。如果戰士們都能緩和自己並滌除內心的瞋恚，減低征服敵人的心念，對敵人說：『來吧！讓我們和平共處的做兄弟吧！』那麼，他得到的眞正的勝利，是永久的勝利。」

「幸哈！戰勝敵人是偉大的，但是戰勝自己更偉

大。那些教導你如何戰勝自己的教義，不是教你去殺害他人的生命，而是教你去保護他人。征服自己的人，比起做自己奴隸的人更能夠生存、更容易獲得成功和勝利。人們如果能遠離心識中自我的幻覺，就能夠在生命的戰場上屹立不倒。人們的意圖如果是正義和公道的，他將不會失敗。如果他擁有仁慈與愛心，他將不會受苦。以這些心靈上的甘露，勇敢和智慧的去鬥爭，你將成爲一位眞理的戰士。」

戰爭和暴行是沒有正義的。當我們向敵人宣戰時，我們聲稱自己是爲了正義而戰。而對方向我們宣戰時，卻宣稱我們是不義的。到底誰能使戰爭合理化？誰是爲正義而戰呢？我們不應該再以這種原始和不文明的行爲來解決我們的問題了。

仁慈與殺生

仁慈與殺生永遠無法並存。

佛教不認爲殺生可以合理化，仁慈和殺生根本上就無法並存。很多人殺死他們心愛的寵物，是因爲不忍心看見牠們受苦。如果這種做法是正確的，那麼他們爲什麼不用同樣的手法殺死那些生命垂危、忍受極大痛苦的親人呢？

當人們看見他所蓄養的寵物患病時，因不忍心牠們受苦而將牠們殺害，他們把這種行爲叫做仁慈的殺生。其實這對那些寵物並不仁慈，他們只不過是爲了避免和防範將來可怕情景的發生。如果人類對動物有真正的仁慈，就不會因爲要解除動物的痛苦而殺害動物。不管人類是多麼的誠意和仁慈，殺生同樣是不正確的處理方法。雖然說，這類的殺生並沒有瞋恚的成份，可是人類還沒有理由來使殺生合理化。

很多人誤解，一位動機是善良的，殺生也可以是一種善行。殺害病患的寵物是爲了解除牠們的痛苦，這種行爲如果是善良的，我們懷疑他甚至有更善良的意圖和動機。殺生是意識產生後的行爲，注定會帶來有害的結果。因此，佛教認爲「仁慈的殺生」和「安

樂死」是不會產生善業的。

佛陀說，只要人人都不殺生，就能和睦共處。佛教無法承認「仁慈的殺生」的合理性。但是，在無瞋恚也非嫉妒，並非蓄意傷害的情況下殺生，是可以被原諒的。

話說回來，衆生的苦是惡業造成的，如果要「仁慈的殺生」不如防範惡業的形成。佛教有一套完善的系統來減輕和消除痛苦。

自衛與殺生：

佛陀告誡人們不要殺生，如果每個人都遵守這一項原則，就不會自相殘殺了。佛陀說，即使當生命受到威脅時，爲了自衛也不能殺生。以武器來捍衛自己，但是不傷及其他生命，是一種仁慈的行爲；人類太愛惜自己的生命了，不準備放棄。有這種仁慈的心就不會遭遇不幸。實際上，人類爲了捍衛自己的生命而鬥爭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因爲卻是另一回事。當自衛時，無意的殺害對方，是不需要爲自己的行爲負責的；如果是蓄意的，就會造成惡業，就得面對果報。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殺生就是殺生，不能因爲不贊成時稱爲「謀殺」，贊成時稱爲「處死」，我們的戰士被殺害時，稱爲「犧牲」；贊同殺生也就是贊同戰爭。如果我們排除了一切情緒的因素，我們就會了

解到殺生就是殺生。

在過去，很多科學家和宗教家都以「神聖的戰爭」、「仁慈的戰爭」、「正義的戰爭」、「無痛苦的戰爭」來奪去他人的生命。他們聲稱，只要刀刃是鋒利的，死亡就不會痛苦。佛教絕對不承認有合理的殺生存在。但是，當一個生命受到另一個生命威脅時，沒有人有權力阻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第六部

此世界與他方世界

第十六章　環境與生存

宇宙的緣起

我們無法假定宇宙有一個起點。認為宇宙有起點，是因為我們的想像力貧乏。

—羅素—

有三種不同的思想派系涉及宇宙的緣起，它們是：

一、認為宇宙的存在來自於它的本體，這種本體是非智力性的；但是，由於本體自我不斷的繼續運作，使所有的事物都起了變化。

二、認為宇宙是萬能的「神」所創造的，「神」創造了宇宙和宇宙上的一切事物。

三、認為宇宙的緣起是不可思議的，它無始無終。

佛教的宇宙觀是屬於第三種，西方大哲學家羅素

也這麼認爲：

「我們無法假定宇宙有一個起點。認爲宇宙有起點，是因爲我們的想像力貧乏。」

現代科學家認爲，在數億萬年以前，剛冷卻的地球是沒有生命的，生命緣起於海洋。佛教從來沒有宣稱這世界、太陽、月亮、星星、風、雨、晝、夜，是「神」所創造。佛陀認爲宇宙不是過去任何一個時刻的創造，世界在每一秒鐘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創造。世界本身在不停的創造，也在不停的毀滅。佛教認爲宇宙體系經常出現，也會自己消失。

歷史學家 H.G. 威爾在他的著作《世界簡史》裡提到：

「一般上的了解，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在久遠的年代已經存在了，它也可能永遠的存在，沒有終極點。……人類生存在地球上已經有六、七千年的歷史了；這也許是一個爆炸性的觀念。在這以前人類好像不曾出現在地球上。」

很多宗教用來解釋宇宙的緣起和終結的都是一些拙劣的構思。在宗教立場上，認定宇宙是「神」在某一特定的時間作創造的構思；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已

經站不住腳了。

今天的科學家、歷史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以及一些思想家，都在努力的探溯和發掘宇宙緣起的新知識。在最近發現的新知識中，並沒有和佛教思想相互矛盾。羅素說：他敬重佛陀，是因爲佛陀沒有犯下有如其它宗教的有關宇宙緣起的錯誤。

一般宗教對宇宙是緣起，只是接受了推理性的解說；因此，不爲現代科學知識份子所接受。甚至佛學者所注釋的經典，也被科學家質疑。佛陀並沒有浪費他的時間在這個課題上，他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佛教的價值在於獲得心靈的解脫和智慧，宇宙的緣起並不重要。然而，一個人如果堅持要研究這個科目，他就必須深入的探討與科學、生物學、地理學和天文學。這些科目能提供比佛教更多也更有參考價值的材料。佛教的價值在於培養今世和來世的生活情操，一直到解脫。

在佛陀眼裡，這世界只有生死不斷循環的「輪迴」。對佛陀而言，宇宙的起點和終點都在「輪迴」之內；因爲物質與能源不斷的相互依賴而存在，尋找出宇宙的起點和終點，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實際上，所有一切有關於宇宙緣起的思想都是空談泛論，不是究竟的或絕對的真理。

「虛空無盡，眾生無數。
宇宙中有無數的世界。
佛陀教導我們，
智慧無盡，道德也無盡。」

—斯里・拉瑪詹德拉—

一天，木倫伽子 (Malunkyaputta) 要佛陀向他解釋宇宙的緣起，如果能令他滿意，他就願意追隨佛陀。其實，佛陀並不強迫任何人追隨他，因爲真理是不需要任何強迫性的支持。佛陀對木倫伽子的問題保持沉默不給予他正面的回答。對佛陀而言，回答這個問題是在浪費時間，人們不應該關注於過去的問題，而是應該關心未來的解脫。爲了讓木倫伽子明白這個道理，佛陀對他開示道：

「有一天，一位愚癡者被毒箭射中，他拒絕醫生的診治，他要先找出箭鏃上的毒素，當他還沒有完成他的想像，就已經毒發身亡了。

我們最逼切的任務是如何通往涅槃，而不是爭執於宇宙的緣起。

他方世界

根據現代科學的發現，我們了解人類世界的局限性，同時也重視宇宙還有其他世界的說法。

有一回，佛陀論及宇宙的本質與構成，佛陀說：總共有三十一種不同形態的生命生活在這宇宙間。

較人類世界爲低的有四類衆生。它們是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獄。

人世有一類衆生——人類。

欲界天有六類衆生。

色界天有十六類衆生。

無色界天有四類衆生。

這些人類世界以外的生界，並沒有被科學所接受和認可。然而，現代的科學家們正致力於探索其它星球生命形式存在的可能性。按照科學發展的速度，他們將很快的在銀河系裡發現其他的衆生。到時，我們或許會發現到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受限制於某些生存法則。他們或許在外表上、生理上與我們不同；組成的物質和生活也和我們不同；他們或許超越我們，或許遠不如我們。

爲什麼一定要認爲地球才有生命的存在呢？地球

在浩瀚的宇宙裡只有一顆微塵。按照著名的天文學家詹姆斯・金士爵士的估計，整個宇宙大約是十億倍現代天文望遠鏡所能看到的空間。在他的著作《奇異的空間》裡說到，宇宙的樹木可能比海灘的沙粒還要多，在宇宙中，地球只是一顆沙粒的百萬分之一。他又說，光速在七分之一秒的時間裡可以環繞地球一周；要環繞宇宙一週，可能要花上一千億年。這就是「大宇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無窮無盡的宇宙，也就是一般上所說的「外太空」。從科學的角度上推測他方世界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

按照科學上的發現，我們了解到人類世界的局限性。科學界已經證明，人類的世界是存在於我們感官所能接受的頻率範圍。科學家證實了在人類能接受的頻率範圍外，還有很多或高、或低的頻率，如：無線電波、X光、高頻、低頻或微波的存在。因此，我們了解到我們的感官認識的局限性；如果從這有限的感官認識的「隙縫」中去窺探宇宙，就好像是小孩子從門縫裡看外面的世界一樣。但是，這有限的認識和覺知，也畢竟爲我們顯示他方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他方世界或許與我們隔絕，或許也能與我們聯繫。

對於宇宙的本質，佛陀說，宇宙的起始和終結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佛教不相信宇宙會突然終結或完全毀滅。當宇宙的某一部份消失時，另一部份仍然存

在，此起彼伏，循環不息。宇宙是由分子、基因、氣體和無數的能源所組成，宇宙消失就是各種能源被分解，而這些被分解的能源，也會因爲宇宙的動力和吸引力重新凝結和組合，一個新的星體又出現了。這時宇宙的自然規律，也就是爲什麼佛陀要說，宇宙的起始和終結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只有在特殊的場合，佛陀才會發表對宇宙本質的看法。他在解說時，也同時顧慮到信徒的理解能力；佛陀不願意在這個問題上起爭議，因爲這個問題無法導致心靈的開展。

佛教不同意某些宗教認爲，當這個世界有太多的人不信仰「神」而稱爲墮落的「人」時，這宇宙將被「神」所毀滅的看法。我們要問持有這種信仰的人，爲什麼「神」不用它的力量來阻止宇宙的毀滅？爲什麼不用它的力量去使人類對他產生信仰？爲什麼不用它的力量去改造人類的不道德行爲？不管「神」是否能毀滅宇宙，世間萬物只要有生就有滅，這是自然規律，也是遲早要發生的事。用佛陀的話來說，宇宙是聚集（成）、存在（住）、毀壞（壞）、消失（空）和心 (nama) 與物 (rupa) 的再組合。

最後，我們認識到，佛陀的教義充滿了科學性。而科學家掌握科技的目的是爲了物質的享受和個人的安全感。佛陀重點在於如何讓人類獲得智慧和離苦得

樂。一個人必須清楚的了解自己的本性和宇宙變化的自然性。當一個人去除了貪欲和感官的欲望，通過正確的心識，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一個人如果想戰勝「無常」，他的做法做好像唐吉柯德企圖戰勝風車一樣。一個人應該消除我見及一切不重要也不必要的欲念，以正見把精力放在降伏自己的心識上。

天堂與地獄

智者締造了自己的天堂，愚者今世和來世都囿困於自己所創造的地獄。

佛教的天堂與地獄觀，不同於其他宗教。佛教不認爲有永恆的天堂和地獄存在。因人類的弱點而宣判他永墮地獄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如果給人類機會去糾正自己的缺點，那倒可以理解。佛教認爲，即使人類墮入地獄，只要他在今世或過去世曾經有過善行和功德，他一樣能夠解脫。地獄的大門並非沒有鑰匙，地獄只是暫時性的地方，人類沒有理由要永遠在地獄中受苦。

佛陀提示我們，天堂和地獄不在人世間之外，就在這個世界裡。佛陀這種天堂和地獄的觀念是非常合理的。佛陀在一次開示會上說過：「有一個平常和無智慧的人，曾經斷言：『地獄就是在海洋的深處。』這種說法是錯誤和沒有根據的。地獄只是一個代名詞，它的意義是指身體上痛苦的感受。佛教不接受，「神」創造天堂和地獄，以及天堂和地獄存在於某一特定地方的觀念。

這個世界的地獄之火，比他方世界還要熾熱；沒

有一種火，比貪、瞋、癡三毒燃燒的火更熾熱。佛陀說，人類被十一種火燄所燃燒，它們是：貪、瞋、癡、病、老、死、憂、哀、苦、郁、悲。人類會因爲這些情欲中的任何一種火的燃燒而毀滅整個世界。以佛教的觀點，很輕易的就能分辨天堂與地獄；任何地方只要有快樂，不管是這世界或他方世界，都是天堂。然而人類的苦與樂相互交錯，人類必須經驗到苦與樂，才會了解生命的本質；他方世界的衆生很少有機會理解這個道理。某些地方擁有更多的快樂，而某些地方卻更痛苦。

佛教認爲人死後都會獲得重生。而重生是根據臨終前的最後一念，以他今世或過去世所創造的業力，而選擇了未來的世界。如果一個人在今世或過去世積累了許多的善業，他就會根據自己的善業往生善界；反之，就往生惡界。但是，一切生界都是暫時性的，當一個人獲得新的生命時，他必須從頭做起，繼續重新積累自己的「業力」。這是一種無休止的循環；除非他能以正見追隨正道，獲得永恆幸福的境界——涅槃。

天堂只不過是暫時的居所；因爲善業的果報使得他們獲得較長時間的快樂。地獄也是暫時的居所，是惡業使然，導致痛苦。但是，天堂與地獄都不是人類永久的居所，也沒有所謂的「神」在天堂或地獄中主

宰一切。佛教不以地獄的煉火去恐嚇世人，也不以天堂的快樂來取悅世人。佛教的宗旨是要人們修心養性。佛教的修持讓人們遠離天堂與地獄；以平等、寧靜的心來達到正道的生活。

「神」的信仰

佛教否定了對「神」的信仰。

佛教不否認「神」的存在，佛教認爲「神」是其他生界的「人」（天人）；祂們比人類擁有更大的欲樂，祂們也擁有超越人類的力量；但是這些力量是有限的。祂們雖然生活在幸福和快樂的生界裡，享有比人類更長的壽命；可是，祂們一樣爲「無常」所牽絆。當祂們享盡祂們的福報後，祂們一樣會根據自己的業力進入輪迴。佛陀認爲，身爲人類有更多的機會去積累善業，而「神」在這方面遠遠不如人類。

佛教並不重視「神」，也不認爲「神」對我們道德的發展和達到涅槃解脫有所幫助。無論是大神或小神，祂們也一樣會死亡，避免不了生死輪迴。

佛教徒經常把自己所開創善業的功德迴向給「神」，是因爲佛陀曾經對「神」有所教誨，要「神」保護那些嚴謹修持的人。但是，佛教不鼓勵對「神」的崇拜和供奉。當人類存在極大的困擾時，他們很自然的向「神」禱告，這種禱告是爲了抒發內心的壓抑，會得到慰藉和舒緩。但是，對一些有智慧、意志堅強、受過良好宗教教育、和理解力高的人來說，對

「神」的禱告是不必要的。佛教徒必須了解，對「神」的禱告無助於證悟涅槃。佛教徒應該相信佛陀所說：

「一個人自己作惡，導致自己污穢；不作惡就能清淨。清淨與否在於自己，他人無法令你清淨。」

《法句經》V.165

圓成佛道和證悟涅槃，不需要靠外力的幫助。因此，佛教徒在佛法的修持上，完全不需要依賴「神」的幫助。

「靈」的世界

「靈」的存在有如看見或看不見的光一樣。

「靈」是一種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生類，佛教不否認有「善靈」和「邪靈」的存在。「靈」的存在就好像是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光。我們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發現那看不見的光；也必須有特殊的感官能力才能發現「靈」的存在。一個人不能因爲肉眼看不見「靈」而否定「靈」的存在。這些「靈」也受到生死輪迴的支配，無法永久的保持「靈」的狀態。「靈」與我們生存在同一個世界中。

一個佛教徒遵循佛陀的教誨而過神聖的宗教生活，就不需要去理會這些「靈」的存在。然而對「靈」的膜拜已成爲一種習俗，佛教徒也湊上了一脚。

善行是一道保護網，能防止邪靈的滲透和侵犯。邪靈不容易侵犯人類，除非人類自己打開接受邪靈的大門。每一個過正道生活的佛教徒，都有一道防護網，能阻礙邪靈的入侵。如果他執著或相信邪靈的力量，就無法擺脫邪靈的糾纏。

佛陀不鼓勵信徒去膜拜或懼畏邪靈。佛教徒把慈悲的功德迴向給他們，佛教對他們不造成任何傷害。

如果，一個人具備了佛教的道德性和純淨的心、有智慧、有堅強的意志和理解能力，邪靈就會遠離他們，善靈就會保護他們。

功德與迴向

如果真的要紀念或幫助過往先人，你可以以他們的名義多做善事，然後把功德迴向給他們。

佛教認爲善行的功德能帶給人今世或來世的福報，也能引導人們達到永恆快樂的目標。善行表現在身、語、意的活動上。每一種善行所產生的功德，成爲行善者的「業績」。佛教鼓勵人們將功德迴向給他人，由他人分享你的福報。換句話說，功德是可以轉讓和分享的，他人可以在生前或死後接受你的功德。

迴向的方法非常簡單，行善的人把善行當作專爲某一個人而作，或爲一切衆生而做。這種願望可以在心裡或以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發心迴向的人，不一定要讓接受者知道。當接受迴向者得知你的這種行動和願望時，就會產生「喜悅」，而參與你的善行。接受迴向者認同了功德本身和迴向者，他所獲到的功德甚至比原來的更大。那麼，他的喜悅心將更高，他更了解功德，變得更聰慧和更具功德了。在巴利文三藏經典裡，保存著大量有關這方面的記載。

功德迴向是一種「喜」法，接受迴向者，不管知

不知道迴向者是誰，都會一樣的感到喜悅。但是接受功德者，起碼要表示對功德的隨喜。如發自內心或口頭上的讚賞：「善哉！善哉！」爲了分享他人迴向的功德，必須由衷的同意並喜悅於他人的善行。

做善行的人，阻止他人分享他所締造的「功德的喜悅」，他不能控制他人有「隨喜」的念頭。佛陀認爲，所有的行爲的關鍵在於心識，迴向基本上是一種心識。

迴向功德並不意味褫奪了一個人所造就的功德。相反的，功德的迴向能增上已經造就的功德。

迴向先亡：

佛陀說：「一個人給予先亡者最大的禮物，就是將自己善行的功德迴向給他們。」佛陀又說：「迴向功德者因此會獲得更多的功德。」佛陀鼓勵人們多做善事，如：供養賢德者，並把此功德迴向給先亡。應給以先亡者的名譽來布施，心裡要這麼的想：「他們生前給我財富，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爲了我，他們是我的親屬，是我的同伴。」對先亡者哭泣、悲慟、傷感、憂愁，對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迴向功德的作用是幫助他人積累「業積」，「業積」的積累影響到一個人往生善界或惡界。有些死者也可能往生到分離的「靈界」去，生活在低層次生界

的「靈」，自己不能開創善業；因此，就必須有賴於我們將善業的功德迴向給他們。

那些生前不傷害和積累了很多善的「業積」者，將重生於善界，他們並不需要世間親屬的迴向。沒有機會往生善界的人，就得等到親屬將功德迴向給他們來彌補他們生前的不足，這樣才能往生善界。

那些往生惡界的人，如果能從親屬或朋友中得到一些迴向，他們也能減免某些痛苦。

佛陀倡導的功德與迴向，是古印度習俗的一部份，流傳已久。在很多傳統的儀式中，以迴向來令先亡者生活於安寧與平靜中。這種習俗對佛教國家和社會有很大的影響。當做善事和某些節日時，如：生日、忌日，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先人，便舉行儀式將功德迴向給他們。在印度，迴向者將杯中或瓶中的水，倒入一個大容器中，誦念巴利語詩偈：

河水滿了必溢出，
流向遠外的大海。
此處的布施，
能令彼處的人受到神靈的庇佑；
如山頂流出的水，
很快的流向平原。
此處的布施，

能令彼處的人受到神靈的庇佑。

《小部阿含經》

功德與迴向受到學術界公開的質疑。然而這種古老的習俗仍然存在於許多佛教國家中。可惜的是，今天不追隨古老習俗的佛教徒，根本無法了解功德與迴向的真實意義。

有些人把大筆的金錢花在毫無意義的儀式中去悼念先亡，建造雄偉的墳墓，以香燭、冥紙、死者生前的用具及屠宰牲畜來祭拜先亡，只這是一種浪費，對死者一點幫助也沒。相反的，應該把死者的遺物和所花費的金錢布施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才有意義。

唯一幫助及紀念先亡的辦法，就是以令人尊敬的功德來迴向給他們。這些創建功德的方法包括：布施、興建學校、寺院、孤兒院、圖書館、醫院、印贈經書等等。

佛教徒的行為必須是理智的而不是盲從。當有人為死者向「神靈」禱告時，佛教徒照樣可以關懷他們，以善行的功德迴向給他們。這是一種最佳的紀念方式，能讓死者獲得永久的榮譽。當死者重生於幸福的生界時，他一樣會庇佑那些曾經把功德迴向給他的人。因此，最佳紀念先亡的方法，就是把功德迴向給他們，並以他們的名譽來布施。

第十七章　占卜與解夢

天文學家與占星術

我只相信天文學，從來就不相信占星術。

自古以來，人類都沉迷於星象和自己命運的關係。星象產生了兩門學問——天文學和占星術。天文學是一種純粹的科學，研究有關星體的距離、生滅、和它們的運行。當然，這些運算對人類生存的地球與人類的生理有關。現代天文學所探討的是那些還沒有答案的問題，如：人類的緣起和終結。天文學對宇宙與星象的新知識，爲很多宗教帶來壓力，促使它們不得不重新定義它們那套古老的理論——造物者與生命的創造。

佛教沒有面對困擾，是因爲佛陀從來就不鼓勵信徒們去猜測那些他們無法理解的事。佛陀清楚的爲我們解釋了宇宙的真相，這和現代科學是多麼的接近啊！宇宙並不是某一個時期突然產生的，在宇宙中地

球只不過是個不起眼的微塵，不斷的生滅，不斷的處於變動中。

天文學家與占星術是完全不一樣的學問。自從有人類以來，人類便關心自己和宇宙的關係。當人類開始從狩獵進步到農業社會時；人類便開始注意到太陽的運行和種植與收成有密切的關係。人類對太陽的運作越來越了解，能計算出太陽的運行，因此發行了曆算法—將太陽的運行分化爲年、月、日、時、分、秒。

在獲得這種新知識的同時，人類發現他們的生存與星體的運行也息息相關。因此對太陽的軌道和星體的運行，產生了黃道和十二星座的概念。人類了解到這十二個星座與自己的命運有關，因此把它們稱爲命理星座。

天文學爲人類的本性提供了新的知識，測算了星體的準確運行，同時洞察宇宙的各種現象。自古以來，都有占卜家的存在，今天也不例外。不幸的是，他們其中大多數是騙子；他們利用了愚昧和無知的人，以預測他們的將來，從中牟取暴利。自古以來，科學家都反對占星術，也不依賴占星術。但是，他們對占星術不友善的態度是不公平的。研究占星、命理學的目的是爲了更了解人類的格性，有如 X 光能透視人體。

從統計上看來，太陽與星座的確影響了人類的命運。罪行的發生也和星座的運行有很大的關係。

當了解星座和自己關係後，會有助於人類對生命的預防和戒備，了解命理能獲得內心的慰藉，有意義及平和的面對生命。

初生的嬰兒就像一顆種子；他潛伏著一切與成人一樣的因素。嬰兒的成長和種子的萌發是一樣；先天的賦予和後天的栽培；好與壞，完全受到生長過程的影響。如何克制壞習慣和弱點，要從小灌輸正確的思想和行爲。如果能了解人類的本性，如：懶怠、瞋恚、憂慮、衝動、病態、狡猾、嫉妒，我們就可以從正面來控制它們。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對它們有充分的了解。

占卜家爲我們指示運程。在他的指示下，我們必須採取適當的步驟，來計劃我們的生活。有些人在命理的顯示下，是個無可救藥的罪犯，可是當他了解自己的本性後，防範於罪行的發生，他一樣可以成爲聖人。

星象學是顯示一個人一生業績的圖表。一個人的生辰影響到他的一生，一個高明的占卜家能準確的算出一個人的一生運程。

每個人都知道，地球繞太陽一周需要一年的時間。從地球上來看，一年裡太陽經過各個不同的星

座。當太陽運行到某一個星座時而出生的人。他的出生不是巧合，而是受到業力的影響。

了解星座的影響後，要掌握時機，在適當的時候應該衝刺，在不適當的時候就應該放緩和收斂；或知道在什麼時候應該注意自己的健康和行爲。

佛教對天文學的看法：

佛教接受天文學的概念嗎？佛陀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他認爲一切無助於修行的，都沒有必要爲它浪費時間。佛教與其他宗教所不同的，就是佛教並沒有排斥天文學；信徒有自由去學習一切自己所喜好的，然後利用這些知識，使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充實、更有意義。如果我們認真的看待佛陀的教誨，天文學不失爲一種有效的生活工具。一個人的生命和整個宇宙的運作有緊密的聯繫。現代科學與佛陀的教誨是一致的。我們都知道月球的運行和人類的行爲有密切的關係；可以從精神病和行爲失常的人身上看到；哮喘和氣管炎也會因下弦月而加重。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其他的星體對我們也有同樣的影響。

佛教相信有一股龐大的宇宙能量鼓動著每一個生命，包括植物在內。這股能量結合了業力，影響人類的生命。一個人的生命並不是「第一生」，而是循環不息的無數次生命；業力是無法消失的，除非透過自

我解脫的境界。一個新生命的成長，必須符合環境與自然的條件。業力與心靈的力量一直在相互影響和相互依賴，導至生命不停的在變動。

根據占星術，一個人出生的時辰是被宇宙能量和業力預先安排的；生命並非突然的產生，而是根據個人的業力和宇宙的能量所締造的。生命受到個人過去所造的業力和宇宙的能量所牽引；生命一開始就被這兩種力量所控制，一直到出生爲止。一位高明的占卜家，了解宇宙與業力的影響，就能根據個人的運程計劃個人生命的途徑。

佛陀指示了一條擺脫命運牽引和影響的道路。所有潛在我們的心識中的業績有善惡之分；業力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命運。因此，必須發展和淨化自己的心靈來壓抑惡業的影響，防範於輪迴；沒有輪迴，就不再有生命，也就不再需要計劃或預測將來的生存。當心靈得到發展後，就不再需要和了解運程與生命，所有的煩惱都已經去除了。一個已全面發展的人，不需要再依賴占卜、算命。

二十世紀初期，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證實了人類的心識，比書本上所闡釋的還要來得複雜；這世間還有很多事物是我們看不見和感覺不到的。一位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鐘斯曾研究病人的命理，從五百位已婚病人的命理中，推斷出西方現代的天文學是根

據古希臘的占星術爲基礎而發展的，證明了時至今日，太陽和月亮一樣的在影響婚姻的幸福。

法國著名心理學家，馬紹爾·高科靈對占星術持反面的看法，他曾經從命理的角度調查和分析了兩萬人的性格；驚奇的發現，研究的結果和現代心理學的方式是一樣的。

在一年的不同時間裡，種植花卉、樹木和蔬菜，生長狀態都不一樣。無可否認的，在不同時間出生的人，性格也絕對不會一樣。當一個人從占卜中了解到自己的弱點和短處後，就能防患未然，消除疑慮和失望，也就能利益他人和社會。離開自己的出生地，有時也能躲避星宿對他的影響。

沙士比亞說：「錯不在我們的星座，而是我們自己。」占卜家說：「星座影響你，但不是強制性的。」St.T. 阿奎諾說：「星體對其他方面的影響，超過對人類情緒的影響。」人類透過智慧，可以安排自己的命運與星體協調，發展潛在的天賦，從而使自己進步。

占卜無法解決你所有的問題，一切問題必須靠你自己去解決。有如一位醫生能診斷你的病情一樣；占卜也只能解釋你的運程，其他的就要靠你自己去解決。有些人太過依賴占卜，無論什麼大小事情都求助於占卜。占卜並不是一個系統的科學項目，即使是最高明的占卜家也經常在犯錯誤。善於利用占卜能使你

過更快樂的日子，小心的預防那些以占卜爲招牌的騙子，他們講些你喜歡聽的話來迷惑你，從而獲得金錢的報酬。

如果自己不努力，就不要企望幸運會輕易的送上門。如果要有好的收成，就必須選擇好的種子來耕種。記住，必須等待幸運的大門自然打開，千萬不要破壞鎖頭強行進入。

占卜與符咒

勤奮就是幸運之星。

佛教不禁止對天神、精靈、星宿、占卜的信仰；但是，佛陀奉勸信徒不要成爲這些無聊信仰的奴隸。一位真正的佛教徒，如果善於運用他的智慧和意識，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難；對天神、精靈、星宿、占卜的信仰，沒有宗教上的實質意義。人類必須憑自己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難，而不是祈求天神、精靈、星宿、占卜等媒體。

在《本生經》裡，佛陀這麼說道：

「愚癡的人期待幸運日子的到來，
但是幸運卻不到來。
幸運本身是它自己的星宿，
有什麼能靠星宿來完成呢？」

佛陀相信努力工作是最幸運的星宿，一個人不應該浪費時間在占卜和選擇黃道吉日上。靠自己的努力，比依賴占卜和外在的力量要殊勝的多。

儘管某些佛教徒假借佛教的名義從事算命、占卜、符咒等行業；但是，佛陀從來就沒有鼓勵他們這

麼做。占卜、符咒是一種迷信，沒有宗教意義。然而，今天很多人把疾病和厄運歸咎於符咒的力量，當某些疾病或厄運無法獲得充分的理由來解釋時，他們認爲是符咒在作祟。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生存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世紀，科學家們早就甩掉所有的迷信，把人送上月球了。

造成疾病的產生主要是心理或生理上的因素。在沙士比亞的劇作中，有人問麥比特文醫生：「有什麼良方可以治療他的妻子。」醫生說：「她需要的是宗教而不是藥物治療。」醫生的意思是認爲疾病是需要純淨的心靈才能獲得痊癒；很多疾病是因爲心裡問題而造成的，如：腸胃潰瘍、胃病等等。

當然，那些疑難雜症，在一些高明醫生的護理下，也能痊癒。一些無法治療的疾病，就如佛教所說的「業報」，是因爲過去時所積累的惡業的展現。了解這一事實，我們就會進一步的了解那些無法治療的疾病的真正起因，也就會變得更容忍了。

當疾病發生時，就應該找醫生診治；治不好，就要找更高明的專家；再治不好的情況下，才尋求一位適當的宗教導師做心靈上的輔導。

佛陀告誡所有的信徒，不要讓不必要的困擾和沒有根據的恐懼——可悲的迷信深嵌於我們的內心；這種令人迷惑的感受，是一種病態的心理作用。培養堅

強的意志，就能抗拒這些迷惑了。

即使是短暫的，禪定或靜坐有助於淨化內心不健康的思想。禪定能淨化心識，當心靈獲得淨化後，就能帶動純淨和健康的身體。佛法是能使人寬心的鎮定劑，也能消除疾病。

靈媒

向靈媒諮詢是一種不被佛教所推荐的傳統活動。

在很多地方，人們向靈媒咨詢，或向他們尋求指示，如何克服無法理解的困擾。

求助於靈媒有很多種方法和很多種理由。當生病時，藥石罔效時，在絕望的情況下，爲了找到另外一種慰藉，他們尋求靈媒的協助。有些人在面對很複雜和無法解決的問題時，也尋求靈媒的協助。有些人爲了快速發達，也找上靈媒。

有些人相信靈媒有與鬼神、精靈有溝通的能力；能給予那些求助者超越一般的協助。而有些人相信靈媒是一種潛意識的作用，對一般意識來講是喧賓奪主。

一般人都相信靈媒，佛教對靈媒的態度是不予承認也不予否認，採取了不偏不倚的態度。向靈媒諮詢是一種不被佛教所推荐的傳統活動。

求助於靈媒是爲了獲得世間的物質或財富；而佛教的宗旨是爲了心靈的發展。如果人們都相信靈媒是事實的，那麼佛教也沒有理由去反對這種傳統習俗。

一個真正了解和修持佛法的人，了解苦與煩惱的性質，他能克服自己的困擾，不需要向靈媒諮詢或尋求靈媒的協助。

夢

生命無他，只是一場夢。

人類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夢的神秘性。從原始到現在，人類不斷的嘗試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來闡釋夢的起因，仍然無法找到答案——什麼是夢？

英國詩人 W. 吳得兒次認爲：「我們生活在夢中，當我們清醒時，生命結束了，夢也結束了。」

「我們的『生』，只不過在睡眠中，忘記了一切。靈魂是我們的星宿，依我們而生。它來自遠方，會在其他地方殞落。」

在一個傳統佛教故事裡，這麼記載：有一位天人，在與同伴遊戲的當兒，感到疲倦便找個地方打盹；他就這樣去世了。他轉世到人間，成爲一個女性。結婚生子，活到很老才去世。去世後，他又轉生天界；一切就好像在做夢；他醒覺時，同伴的遊戲剛剛結束。這故事也向我們顯示了人間與天界不同的時間概念。

佛教如何看待「夢」呢？佛教和其他的傳統概念一樣，不認爲自己擁有解夢的能力。很多解夢者，爲那些愚昧、無知的人解夢，從而賺取大筆的金錢。

根據佛教的看法，夢是一種心理現象，也是一種思維的程序；一種在睡眠中思維不受意識操縱的活動。我們的睡眠經過五個程序：

一、產生睡意。

二、淺睡眠。

三、深睡眠。

四、淺睡眠。

五、覺醒。

在《米林達國王所問經》(Milinda Panha) 裡，那噶瑟納尊者 (Nagasena) 爲夢做了六種解釋。其中三種是因爲器官受到呼吸、膽汁分泌失調（暴躁）和痰堵塞了氣管的影響。第四種是受到超自然力的影響。第五種是過去經驗的影響。第六種是爲了將來而造成的煩惱所影響。那噶瑟納尊者有次序的解釋了夢的產生；在心猿意馬的情況下入睡，怎麼不會做夢呢？其他都是次要的。

夢是一種心識在無意識活動中而產生的現象。每個人都會做夢，可是往往無法記起自己的夢境。佛教認爲夢是一種心理現象。讓我們詳細的分析前面所提到的六種解釋。

一、夢境所產生的一切景物，早已儲存在我們的

前意識裡，他們之所以會影響我們的意識，只要是因爲憂慮。當我們睡眠時，感官活動雖然暫停，可是意識還在活動，爲我們呈現了「夢境」。夢境與精神有關；但是，絕對不能把它當作是一種預言。夢是人類在休息時，心識的反射作用。

二、第二種夢境也是非意識狀態的。是因爲內外的刺激，在人們休息時，被心識呈現出來。內部因素是由於身體的干擾，如：入睡吃得太飽。外在的刺激是由於自然現象，如：氣候、風、寒冷、雨、樹葉的聲音等等。潛意識對外在刺激的反應而呈現種種景象——夢境。意識理智的處理這些現象，以致不干擾人的睡眠。這一類的夢境無關緊要，也不需要任何解釋。

三、帶預測性的夢是重要的。它向做夢的人預先提示了將要發生的事；這種夢很少發生。佛教認爲，除了我們能夠看見和感觸到的以外，還有其他的天人和精靈是我們無法察覺得。他們可能是我們至親的人死後輪迴轉世的；他們維持了以往與我們的關係。佛教徒迴向功德給這些過往先人時，和他們產生了溝通。他們也會庇護我們；因此，當我們面對問題時，他們就會以夢來提示我們。

當某些重大的事故將要發生時，他們就會透過夢境向我們警告。這類的夢可以讓我們預知危厄和喜事的發生。這些信息要好好的掌握，並以智慧加以分析。不幸的是很多人將這一點和第一和第二項夢境相混淆，浪費了大量金錢在解夢和向靈媒諮詢上。佛陀告誡出家人，不可以佛教的名譽從事算命、解夢、占卜等活動。

四、我們的心識，是過去一切業力的積累。有時候，業力現前時，我們在休息中的意識，會顯現某些景象來提醒我們。這些即將發生的事，必定是一件重大的事；因此才會有如此清晰的夢境。這類夢境很少發生，只發生在某些特殊的人身上。當我們臨終時，某些業力也會同樣的展現在我們面前。

五、夢也可以將兩個生活在不同空間的人，以他們強烈的意識相互溝通。當一個人想要與另外個人溝通時，他只要集中精神，以強烈的意識發出信息就可以了；當一個人處於心識非常平靜的狀態，在夢境中就能接受他人的信息。通常這種情況只發生在一瞬間，這是因爲人們一般上意識的動力並非那麼強大。

六、所有人類都是做夢者，他們把夢視爲「常」，

其實夢是「無常」的。他們還未發現年老將取代年青、醜陋將取代美貌、疾病將取代健康、死亡將取代生命。在這夢幻的世界裡，把無自性的一切當作真如。在睡眠中做夢只不過是夢境中的夢境。唯一清醒者就是佛陀與阿羅漢。

佛陀與阿羅漢不會做夢。前三項夢境不會產生，是因爲他們的心識，只獲得永恆的平靜。第四項的夢境也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是因爲他們已完全斷除貪欲，沒有觸發夢境的因素。佛陀是一位大覺者，他放鬆自己身體的方式與我們的睡眠不同；因此，他不會做夢。偉大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如：德國的歌德說，他最大的創作靈感是來自夢境。這可能是因爲他們在睡眠中，意識與其他五識完全斷絕關係，因此能產生清楚的意識，來啓發他們最高程度的創造力。詩人吳德兀次認爲，好的詩作是來自最平靜的靈感。

信心與治療

信心療法是一種心理治療的方法。

很多國家都採用信心療法。醫生以感情說服病人、以信心感動病人來獲得更高的療效。某些信心治療者藉「神」的名譽或宗教事物來達到目的。宗教介入信心治療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信心治療者以僞裝來誘惑病患、欺騙病患，使病患對他更有信心，引導病患們去信仰他所推荐的宗教。

實際上，信心治療在宗教上並不是那麼重要。很多信心療法也沒有把宗教帶進來；催眠術就是一種與宗教完全無關的信心療法。那些結合信心治療和宗教的人，目的無他，只不過是爲了替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爭取更多的信徒。他們把信心療法的功效歸功於宗教的神秘力量。

信心治療者所使用的方法是調適病患的內心，使病患進入一種特別有利於身心的狀況，然後影響病患的心理，使心臟和血液循環及其他的器官，進入一種非常寧靜的狀況，從而達到最高的療效。信心治療完全是一種心理治療。透過心理上的調整而達到治療的目的。

從信心治療上看來，有規律和不間斷的修學禪定，也能得到同樣的效果，減少疾病的發生。在佛教經典中多處提到，很多疾病可以透過調御身心而獲得痊癒；恐懼、緊張、焦慮也會在禪定中消除或斷絕。因此，爲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禪定的修學是值得鼓勵的。

迷信與教條主義

人們在嘲笑他人迷信的同時，卻保留了自己的迷信。

疾病無法靠迷信而獲得痊癒。即使爲了某些特殊的理由，也不能讓迷信在宗教裡紮根；這將會變成無可救藥的事。即使在今日，在某些宗教裡，我們仍然看到很多受過高深教育的人、知識份子，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智慧，屈服於荒謬的迷信。

爲了吸引信衆，某些宗教以荒謬的迷信來僞裝宗教。經過一些時候，僞裝剝落了，荒謬的迷信反客爲主，坐正宗教的神龕；宗教成爲背景，而迷信則走上前台，大唱其荒謬的戲文。教條主義和迷信一樣，阻礙了宗教的發展。對教條的執著，與缺乏寬大的容忍有關。當一個人想起西方中古時代時，就會聯想到教會如何毫無憐憫心的鎮壓異端、殘酷對待和謀殺異己等暴行；以酷刑、火刑等不名譽的手段，殺害了許多無辜的生命。人們也會聯想到那魯莽野蠻的十字軍。這一切都是受到宗教權威裡的教條主義所影響，是不能寬大容忍所引起的後果。

當科學還未到充份發展時，愚昧、無知的人非常

的迷信；他們甚至相信日蝕或月蝕，能爲人類帶來不幸。某些不正派的宗教以迷信來蠱惑信徒，從而得到信徒的追隨和供養。有些人去除無知，淨化自己的心識，了解宇宙真相，不被迷信和教條主義所侵害。他們就是那些自我解救者——佛教徒。

我們同時也要了解到，要根除迷信和教條主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即使在現代科學技術和知識強大的光芒下，也不足夠使我們放棄迷信與教條主義。比如，我們早就知道地球環繞著太陽在運轉；可是，在經驗上我們仍然看著太陽從東方升起，劃過天空，從西方落下；在感情上，我們仍然不願意承認地球環繞太陽運轉。這顯示了我們仍然不喜歡以科學知識爲依據。

我們必須了解到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危險性。在將來聰明的人可能把宗教與迷信和教條主義分開。如果不把宗教和迷信及教條主義的界限劃分的一清二楚，宗教的聲譽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和打擊；到時，不信仰宗教的人就會更加多了。

法施最勝

Sabba Dānaṃ Dhammadānaṃ Jināti

德功此以願
土淨佛嚴莊
恩重四報上
苦途三濟下
者聞見有若
心提菩發悉
身報一此盡
國樂極生同

正道的生活

正見——

正確的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和持守道德戒行。

正思惟——

斷滅惡的欲念、敵意和殘酷的心念。

正語——

戒止口惡業，道出善與真誠的言語。

正業——

行爲正當，不擾亂及損害他人。

正命——

從事正當的事業來維持生活，不侵損其他衆生。

正精進——

不懈怠的努力，策勵自己的心，離惡向善。

正念——

意念正法，對修行所緣，銘記不忘，不被物欲所誘惑。

正定——

心一境性，身心清淨，人無漏定。

（佛陀）

NOBLE WAY OF LIVING

Right Understanding-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ife and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Right Thought-

Purification of the mind by avoiding craving, ill-will and cruelty.

Right Speech-

Speak gently by keeping away from lying, backbiting, harsh words and gossiping.

Right Action-

Pure action without hurting, damaging and disturbing others.

Right livelihood-

A decent occupation that does not cause harm of injustice to others.

Right Effort-

Use effort to avoid evil thoughts and to cultivate good thoughts.

Right Mindfulness-

Awaren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mind, body and feeling.

Right Concentration-

Aim at one-pointedness to gain peace and realisation.

(The Buddha)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

佛曆 2562 年/西元 2018 年 4 月恭印 1000 本　　CH112-01/15795

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

發 行 人：簡豐文
出 版 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　　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　　址：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佛陀教育基金會行動網：m.budaedu.org
電　　話：(02)2395-1198　　傳　　真：(02)2391-3415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劃撥帳號：07694979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帳　　號：045004597503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1)親臨佛陀教育基金會三樓講堂
(2)利用傳真：(02)2396-5959
(3)發送 E-mail：domestic@budaedu.org
(4)寫信指名：佛陀教育基金會法寶流通股
(5)撥打電話：(02)2395-1198 分機：11、12 或 13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利用前面四種方式請取，若用(2)至(4)項，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儘量少用電話，以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若用電話，請長話短說，讓本會能順暢服務更多之大眾。

■本會網站，講經音檔、文字檔。內涵豐富，請多利用■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卍